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传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赵云声

以往读近代史，给我的感觉，只是军阀的混战、政权的更迭以及思想家、革命者的奋斗与彷惶。换句话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似乎仅仅是战争史、政治史与思想史，而社会生活中另一重要方面——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萌生、创建、奋斗与发展的历史——却被忽略了。这一方面有我们民族一向轻视工商的传统观念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民族资本家政策上的失误，也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资本家当作改造与斗争的对象，及至“文化大革命”则更是变本加厉，资本家成了“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

这种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悲剧后果，是只许讲资本家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他们在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的开拓精神、对他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却缺乏客观与公正的评价。至于这些资本家创业时的景况、创业中积累的经验、经营中表现出的智慧和韬略，他们实业救国、宫国裕民的理想以及他们的身世与经历，则更是湮没无闻，不为今日的人们所知。这样，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就出现了今人惋惜的缺憾。

随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和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化，仅仅依赖外国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已显得是隔靴搔痒，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在自己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前辈们的经验。于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在他们为民族企业的振兴而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变得越来越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为了抢救祖国的这份宝贵遗产，我和朋友们曾共同编撰了《中国大资本家传》一书，问世以后，得到了海内外各方人士的鼓励与赞誉，但囿于当时的条件、时间、地域、资料、尤其是篇幅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尚有许多地方显得粗糙、欠缺，不尽如人意。后来我与作者们联系，他们也都觉得言犹未尽，有的则是得到传主家属的支持，又获得了许多新的材料。在此情况下，我们得到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从中选出部分人物，重新加工创造，独立成书；并将原先限定的每人十万字左右，扩展为二十五万字左右，推出《中国大资本家传记》丛书。第一批重点介绍的六位人物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开山鼻祖张春、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中国最大家族企业的创始人荣宗敬与荣德生、中国近代金融奇才周作民、北国工业巨子周学熙和上海超级大亨虞治卿。

不日，另外六位大企业家：刘鸿生、刘国钧、卢作享、乐松生、黄楚九、陈光甫，将随之推出。望能一并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5 年 4 月 19 日
于北京芳草地

第一章

久大久大，可久可大

海滩飞来金凤凰
中国第一座精盐厂
久大升起海王星
疾风知劲草
风吹雨打未摧残

一

海滩飞来金凤凰

一个动听的故事，一个美好的传说。

桐树庄里，住着恩恩爱爱的夫妻俩，男耕女织，很是如意。可就是夫妻俩都年过半百了仍没儿没女。为此，夫妻俩整日怏怏不乐。

一天夜里，妻子突然醒来，隔窗只见院内落下一只美丽的金凤凰，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将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妻子急忙下炕连鞋都没来及穿奔到院里，然而，院内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不久，妻子便怀孕了。

妻子生下个女孩儿，被夫妻俩视为掌上明珠。为感谢那只梦中的金凤凰，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小凤。日月如梭，小凤已长到 16 岁了。

这一年，庄里的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不能下地干活。小凤的爹也得了这种病。

小凤泪眼汪汪的问娘，“ 娘，俺爹的病，有办法治吗？ ”

小凤娘叹口气答：“ 唉！娘曾听老人们讲过，大沽海口一带有一种仙丹妙药，吃了能治好百病，可谁见过这药啊？ ”

小凤的心一动，要是能找来大沽海口的仙丹妙药，给爹治病，给乡亲们治病，该多好呀！

小凤带着干粮偷偷地上路了。大沽海口在哪儿？她一边打听，一边赶路。渴了，趴在河沟岸边喝几口沟里水；饿了，就咬几口口袋中的干粮。脚起泡了，腿走肿了，小凤坐在地上走不动了。

可怜的小凤啊，这里前没有村后没有店，该怎么办呀？小凤落泪了，哭得真伤心。

突然，蓝蓝的天空金光一闪，一只美丽的金凤凰呼地落在了小凤的身旁。小凤笑了，她爬上金凤凰暖融融的背，说：

“ 凤凰姐姐，借用你的翅膀，带小凤去大沽海口吧！ ”

金凤凰像听懂了小凤的话，展开宽大的金色翅膀，飞向飘着白云的蓝天，不一会儿，便把小凤带到一片海滩上。

海滩地，只有黑糊糊的泥巴。小凤是个聪明的孩子，心想凤凰是不落无宝之地的，于是就包起一包泥巴，又爬上金凤凰暖融融的彩色背，金凤凰又展开宽大的翅膀，一直把小凤送回桐树庄，才鸣叫着像唱起欢乐歌儿，很快消失在彩霞中。

小凤的爹吃了小凤带回的黑泥巴，病立时就好了。庄里患了病的人们吃了小凤带回的黑泥巴，病同样立时好了。

黑泥巴又咸又香，后来人们才知道，这黑泥巴中有盐。

啊，盐中有多少动听的故事和传说啊！

盐啊……盐！

民国 2 年，即公元 1913 年，秋。塘沽渤海滩印上了两行清晰的足迹。

走在前面的，是个跛脚的孩子，年龄有十五六岁，穿一身肮脏的衣服，一双破鞋前露着脚指后敞着脚跟，走起路连蹦带跳，足迹有浅有深的。

跟随跛脚脏孩子的是个戴着金丝眼镜、身着西服革履的年轻人。这年轻人有 30 岁，虽然面庞瘦削却是目光深邃十分精神，他坚实的足迹，在海滩上几乎一步踩出一个深坑来。

年轻人的名字叫范旭东。范旭东用带有湖南乡音的语调问：

“ 伢子，你叫什么名？ ”

“ 我吗？张谦。 ”跛脚男孩答，又反问：“ 先生，你找我带路，是要在这海滩上，建一座大精盐工厂吗？ ”

范旭东笑而不答。很快，又像有一股阴云遮住他削瘦的脸庞，那一瞬间闪现的笑霎时没了踪影。范旭东极目远望，冷漠的天空下，海滩死一般地寂静无声。海浪冲击呼啸喊出的“ 哗 ”声隐隐约约地传来，更给海滩增加了几分凄凉。冷丁一只乌鸦绝望地一声惨叫飞去，范旭东不由觉得有一股棘手难理的愁绪袭上心头。

天空灰蒙蒙的，使人联想到北京城内的灰墙灰瓦灰色的调子。范旭东就是从灰色调子中冲出，来到塘沽海滩上的。

范旭东，湖南湘阴人，1883 年 10 月 25 日出生于长沙东乡。原名范源让，字明俊，到日本留学后，改名范锐，字旭东。祖父曾任直隶省大兴县知县，父早逝，母亲生子女三人，哥哥源濂，字静生，姐姐尚没到结婚年龄就死去了。范旭东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海滩上，范旭东的脚步变沉重了。映入眼帘的处处是残墙断壁，13 年前的炮声仿佛依然响在耳边，震颤着他的心……

那时，1900 年，范旭东跟随哥哥范源濂去日本留学。就在这一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侵华联军，为了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他们先是以“ 保护 ”公使馆为名，派兵进驻北京，接着大批人马从大沽这里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提出的是“ 扶清灭洋 ”口号，帝国主义国家惧怕这口号，仇视这口号。义和团将士为了阻击八国联军向北京的进犯浴血奋战，可悲的是，义和团是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联合攻打下惨遭失败的。痛苦的思索使义和团不屈的将士重新书写了大旗上的口号：要“ 扫清灭洋 ”。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犯……侵略军攻占了大沽炮台，攻陷了天津。慈禧太后领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最后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侵略军可以在北京、天津至山海关沿线十二处要地常驻了。……

而今，屈指 13 年过去，这痕迹并未泯灭。小道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是中国人；大路上，荷枪巡逻、气焰嚣张的是各国洋兵。

范旭东不由心中酿出一口苦水。

张谦依然是一跑一跳的，破衣服片儿在海风中呼嗒呼嗒的。为什么妈妈不给他缝？他有妈妈吗？范旭东想。

范旭东的母亲是做一手好针线活的。父亲死后，母亲就是靠做针线活儿赚些钱来养活孩子们。小旭东和哥哥常帮母亲做针线活儿，使母亲从中感到无限的欣慰。母亲经常是带着笑含着泪，她同中国的所有母亲一样，从自己孩子的身上企盼美好的希望。

母亲送小旭东到姑母身边学诗书，读《四书》、《诗经》、《左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旭东很快就背熟了，然而他觉得乏味。

母亲又送小旭东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但小旭东对八股文很是反感，他出语惊人：

“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①]

小旭东喜欢经常到中西学术并重的求贤书院去阅读报纸，研讨时事，主动接受新事物。在那里，他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海滩上，风渐大了，吹来一股腥咸味。范旭东望着浩渺无垠的大海仁立着，如雕如塑。

“先生，您在想什么？”

张谦轻声问，像是怕惊散先生的梦。

“你听，听到吗？哗哗地……”

范旭东摘下眼镜，凝视汪洋的海。

“先生，那是海浪声呀！哈哈哈哈……”

张谦笑得两眼闪泪花。

哗哗……

哗哗……

海浪一浪高过一浪，从范旭东的心头冲激而过。

19 世纪末叶，中国处在列强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爱国之士觉醒，新政高潮兴起的时候。范旭东的家乡湖南就有提倡维新变法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哥哥范源濂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 1898 年戊戌变法在慈禧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逃往日本，便祸及到范源濂，范源濂为躲追捕，被迫东渡日本留学。 1900 年范源濂潜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再次遭到追捕，无奈他再次逃往日本。这次范源濂带走了弟弟范旭东。他害怕弟弟受到牵连。范旭东被藏在船舱下，就是听着哗哗的浪声逃走的……

尽管这哗哗的海浪声令他心惊过，害怕过，但是范旭东对海依然是一往情深。他爱海的博大，爱海的力量，更爱海的永不枯竭。

从 1900 年至 1911 年，从 17 岁到 28 岁，范旭东在那个樱花盛开的岛国生活了 12 个春秋，使他掌握了渊博的知识。

1901 年，范旭东在日本清华学堂学习日语，补习功课；

1905 年，范旭东毕业于和歌山中学，同年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医学；

1908 年，范旭东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应用化学，从而，确定了他的终生志向——化学工业。

樱花开了，谢了；谢了，又开了。那樱花是冰雪般的洁白，使人想到坚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 页。

韧与挺拔；那樱花是少女般的粉红，让人觉出这就是繁荣与富强。

亲眼目睹日本国如此强盛的范旭东，想到海对岸的祖国的贫穷落后，不禁心中憋着一口气。

中国啊，您的振兴之路在何方？

范旭东在烂漫樱花中摄下一张永世难忘的照片，发出字字铿锵的誓言：

“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

旁注：

“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①]

日本国的强盛和工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范旭东看到这一点，发誓要“工业救国”。

“工——业——救——国——”

范旭东从心底迸发出的呐喊，压过波涛汹涌的海浪。1911 年，范旭东回到阔别 12 年的祖国。

祖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

10 月 10 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爆发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迅速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拥护。继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两个月内即有鄂、湘、赣、陕、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鲁、川等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于 12 月从国外归来，经 17 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月 1 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 月 12 日，清帝宣统被迫宣告退位，在神州天空飘扬了 295 年的大清龙旗降下了，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自然是极端仇视。他们蛮横地进行干预，仅至 4 月，孙中山便被迫解职，随即，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据政权，革命遂遭失败。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孙中山在他解职后不久，发表演讲说：

“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①]

孙中山看重实业的紧要性，甚至要亲自身体力行了。

范旭东也要搞实业救国。他把自己的志向对迁至北京居住的母亲、哥哥说：

“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

母亲不语，饱经岁月磨砺的老人想不好该怎样回答老儿子。已经做了民国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非常清楚弟弟的心，他认真思索，认为时机尚欠成熟，劝范旭东道：

“还是等待时机吧！”

1912 年 10 月，范旭东心中仰慕的戊戌变法的英雄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了，范旭东迫不及待地又将心声向这位年长自己 10 岁的师长道出：

“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3、4 页。

[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 642 页。

范旭东是从心眼儿里敬佩梁启超的。梁启超 16 岁时中举，真可谓是一代才子。梁启超可以置生死于不顾，宣传“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认为中国“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弱”，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这是何等有见地、有气魄啊！在日本时，范旭东还听梁启超讲过“境由心造”的道理，讲过“心为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给范旭东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难怪范旭东一见到梁启超，便和盘说出心里话。

“这……”

一张宽大的桌前，梁启超正挥毫赶写着什么。他没能正面回答范旭东，他正为各党派间展开激烈竞选的事忙碌，急匆匆赶回国为的就是这。然而梁启超到底是器重范旭东的，梁启超说：

“旭东，听说财政部正需要人，你还是去分析化验一下银元的质量吧！”

无情的事实告诉范旭东，中国的化学工业尚难兴办。

范旭东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坐在椅子上，从条案上拿起一枚银元，在手里不停地摆弄着，心里却仍惦记着他的“化学工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把当时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 7 钱 2 分，纯银含量为 96%。梁启超给范旭东找的活儿就是去化验改铸的银元是否合乎这标准。

范旭东先后去了北洋、江南、广州等造币厂调查，结论是银元含银量多有不足。

范旭东呈书上司，申请把不合标准的银元回炉重铸。

范旭东过于天真了。官僚政府积弊太深，造币厂黑暗重重，他的申请岂能实现？

范旭东再次呈书上司，只是把“申请”改成了“辞职”。他对哥哥说：

“两个月的官府生活，我却饱尝了官场的朽味。也好！迫使我另觅途径。”[①]

不久，一个绝好的良机终于来了！哥哥范源濂由教育次长升为教育总长，随即为范旭东找到一个赴英、法等国考察实习的机会，哥哥太了解弟弟的心思了。

范旭东这次来塘沽前，就是刚从欧洲考察回来。

海滩上，海风吹乱了范旭东的头发。涨潮了，海水打湿了范旭东的裤角。

“先生，不高兴了吗？为嘛不说话？”

张谦讨着小心问。”

范旭东摇摇头，用手抚摸下张谦乱蓬蓬的盖住脖梗的头发，继续想他的心事。

来塘沽前，范旭东在北京拜访了盐务署顾问景学铃，景学铃笑吟吟地问：

“怎么，你提出一个改革盐政的设想吗？快说给我听！”

范旭东脱口而出，慷慨激昂：

“我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我主张应特殊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应该无税。我主张办一座精盐工厂！”

景学铃敬佩范旭东的胆识和雄心，又为范旭东不无担心。其实，范旭东何尝不了解国情呢？政局极不稳定，无兴办工业的条件；食盐运销依然被引岸垄断，官商勾结，操纵国计民生。范旭东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已使自己走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54 页。

上一条坎坷、曲折、荆棘丛生的道路。

“这条路好难走啊！”

海滩上，范旭东自语。张谦听到先生讲话，很高兴，问：

“先生，您说这路难走吗？”

“难走也要走下去，走到底！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范旭东眼前闪现出当年自己在樱花丛中拍摄的影像，那写在像片上的誓言已烙在一颗火热的心苞上；又闪现出此行去欧洲考察的情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只允许他参观锅炉房，那时，他的手指攥成了拳，手心攥出了汗……

张谦带路，继续在海滩上行走。范旭东忽然看到不远处升起一股黑烟，问张谦：

“那是什么地方？”

“噢，那里是个作坊，通州人干的。好家伙，熬制精盐啊！”

张谦的语气充满由衷的赞叹，范旭东也觉有些意外，怎么，这里居然有熬制精盐的作坊吗？

“我们去看看！”

通州盐商开设的熬制精盐的小作坊，小锅小灶，产量极少，且不知注意盐质，只为了应市牟利。尽管如此，这个通州盐商也不失是一个精明人。

“喂，老板，生意好吗？”

范旭东问。那通州盐商不语，低着头，干他的活计。

“老板，一天能产盐多少？”

范旭东又问，这次提高了嗓门。通州盐商猛扬起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范旭东，目光分明夹杂着几分凶气！

“哎，你这通州汉子！”张谦跳上前，“这是北京城来的先生，来查查盐的事……”

血红眼睛的通州汉子对“盐”字很敏感，立时像被激怒的狮子，手伸向背后迅疾从腰间抽出一把砍刀，锃亮的刀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通州汉子异常疯狂地砍向范旭东！张谦早已看在眼里，结实的身体就像离弦的箭，用脑袋对准通州人的小肚子狠命地撞去，这一脑袋撞得非同小可，通州汉子“哎哟”痛叫一声，砍刀扔了，人倒地了，双手紧捂着可怜的小肚子。张廉拉着范旭东就跑。

“这是……俺的地盘……俺的……”

通州汉子声嘶力竭地喊，只是并没有追上去。

“准是个疯子！疯子……”

张谦气喘吁吁地安慰范旭东。范旭东一个无声的苦笑，挽起张谦的手臂，继续前走。他们看到一片晒盐场地，就像棋格一样相连着。咦，那是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呢？

“是只狗，我们这儿不会有狼的。”

张谦说，抢先跑过去，看清了，不由得吃了一吓——那是个人，一个老人，身体的上半下半就像折断的弓重叠。无情的盐工的苦难岁月，犹如沉重的巨石压弯了老人的腰。

范旭东走近，看到老人脸皮像干树皮，手指如干树枝，白发白胡须就像白花花盐碱地，不由眼角涌出泪花。

老人艰难地扭过身体，满腹疑惑的望着范旭东和张谦，似是在问，你们是谁？来做啥？

“我们走累了，讨碗水，行吗？”

张谦这么说，望一眼范旭东。范旭东确实感到腿乏了，口渴了。

弯腰老人挪动身体，一屁股坐到海滩上，又用手一指地上一把破泥壶。张谦过去抢起泥壶递给了范旭东。范旭东接过泥壶可就犯难了，那泥壶的确是脏，黑泥巴挂在壶嘴上，黑手指印印在壶把上，没有碗，只能嘴对嘴地喝。要想从弯腰老人口中听到些话，看来必须得先喝这壶水了。范旭东举起泥壶嘴对嘴，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

弯腰老人笑了，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读书人嘛！”

“老人家，你是被雇来晒滩的吗？”

“是啊。俺是山东来的。正月十五上滩，春晒 120 天，秋晒 60 天，快满滩了。又要没活儿干了。”

“你的主人有几付盐滩啊？”

“不多。俺的主人是哥五个分家分到了两付五工滩。”

“五工滩？”

范旭东不懂，问，张谦抢着回答说：

“用五个长工，就叫五工滩啊。”

“那么，”范旭东接着问，“两付五工滩，每年能产大盐多少？”

大盐是生产精盐的原料，范旭东关心这。弯腰老人闷头计算一下说：

“五千多包吧。”

弯腰老人再不想说话，拿过泥壶贪婪地嘬了几口，直嘬得腮帮一鼓一鼓的，然后嘴头朝手心一蹭，哼唱着“头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官当走狗；末等灶户卖盐滩，新债老债还是还不完”去忙活计了。

范旭东和张谦继续在海滩走，弯腰老人的身影久久地离不开范旭东的脑海。

清朝时将全国划分为 11 个产盐区，这就是生产海盐的长芦、东三省、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和生产池盐、井盐的河东、四川、云南、花定（甘肃、宁夏等地）。长芦盐区是渤海湾一带盐场的总称。东起秦皇岛洋河口，南到山东境内的黄河口，西北进入河北境内，经天津海河口的大沽、塘沽……广袤一千余里。长芦盐如此丰富，在塘沽建精盐厂，可说是左右逢源了。

范旭东喜形于色，张谦看在眼里真高兴。张谦的话也多起来。

“先生，那位弯腰老人的话，让您高兴了吗？”

“我吗，看到这盐这宝藏就高兴。”

范旭东大声说道，又兴高采烈地撒欢儿跑起来，张谦远远地落在后面，好一会儿才追上范旭东。张谦同样提高嗓门说：

“盐工的日子苦极了，灶首是小吸血鬼，盐官、盐商、盐警是大吸血鬼，他们都把嘴伸向盐工使劲地吸……我爸就是个盐工……”

“你爸他……”

范旭东发现张谦的眼睛红了，掉泪了。张谦喃喃地说：

“我爸死了。”

太阳向西滑，斜射的光弱，海滩上更增添几分凉意。这里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相连，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一样，有饥饿，有死亡，有贫穷，有落后，中国唯兴办实业方能富国富民，这想法在范旭东的心头更加强烈了。

张谦发现了什么，拉拉范旭东衣角，指指前面，范旭东也看到了，有一

伙人正风风火火地迎头而来。

“哪个是北京城来的。啊？”

“是不是你，眼镜？”

“啊？”

“说呀！”

一个人喊，几个人应，那劲头，像是要吃人。张谦没胆量跳起再用头撞，只好在一旁为这位北京城来的先生捏着一把汗。

范旭东猜想，这几个人一准是灶盐公所的。灶盐公所是刚刚成立的，负责盐场灶户的生产情况，记载驳盐入坨数字和批卖盐斤的事。灶盐公所的主要职责是整顿盐商批卖盐斤价格不一和灶户驳盐入坨数字混乱不实的问题，以减少商、灶之间和灶首、灶户之间的纠纷。但实际上，自成立了灶盐公所，数字更加混乱了，纠纷越发加深了，究其原因带头徇私舞弊的正是灶盐公所。混水好摸鱼，一个简单的道理嘛。

“我们是灶盐公所的，统管这一片地盘。你这个北京城来的，要干什么？”

一个穿黑绸褂的趾高气扬地喝问。

“那里也是你管的吗？”

范旭东丝毫没有被这气势汹汹的阵势吓唬住，用手一指不远处一座似小山丘似的盐坨。

“哈哈哈哈……”黑绸褂笑了，用手掌拍着胸脯说：“这爷们就是要到那坨地去的。绠行、杠行、秤行、车行，还有打杂的杂行都归咱爷们管！你这个北京城来的想要吃盐饭吗？那就跪地磕头连叫咱三声‘爷’吧！”

黑绸褂一副无赖架式。

坨地是由官府管理的临时盐仓。灶户的盐集中运到坨地，盐商买盐就从坨地运走。因此坨地可说是官、商、灶户三种势力的聚头处。对在坨地做工的盐工管理极严，除注册登记外，盐工进出要凭发给的腰牌。坨地各类工作的分工也十分明细。将盐从盐坨上用镐扒下来，然后挑盐装袋缝口，称为“绠行”；把装入口袋的盐排行成队，盐工们叫它“排档子”，以便点数，过秤后再装车、装船的叫“杠行”；“秤行”就是负责过秤的。绠行装完盐过第一次秤叫“里秤”，排好档子过第二次秤叫“外秤”。从坨地到火车站到轮船码头还有一段路程，需要人力推小车搞搬运，这就是“车行”。每个行当都有大把头、二把头，把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范旭东要创建精盐工厂，就避免不了和各行当的人打交道，就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带粗盐的产量，这只有进入坨地方能达到目的。想到此，范旭东缄口不语，只从眼镜片缝隙斜射出目光望着那个黑绸褂。

“你……怎么不答话？”

黑绸褂吼。范旭东更是沉住了气，用纤细的食指推推眼镜框，慢条斯理地说道：

“老兄不过是一个跑腿儿的而已，我要进坨地，见你的上司，方可回答你要知道的。”

眼前这个北京城来的人，这气势，这稳当劲儿，分明是来头不小，莫非是袁大总统派来的人吗？黑绸褂儿倒有几分蒙了。范旭东见黑绸褂正犹豫不知如何是好，自己倒抢先倒背着双手朝坨地走去，张谦被吓得目瞪口呆，紧跟着范旭东。黑绸褂召呼跟随来的一帮人，拥着范旭东和张谦呼啦啦一行人

颇有几分威风地奔向坨地——存粗盐的露天仓库。将近坨地，早有盐警迎上，厉声问道：

“干什么的？站住！”

黑绸褂赶忙跑上去，说了句什么，盐警才放行。进入坨地，范旭东看到，封码后的坨盐，天长日久，苫席下的表层水分尽失，凝固成块，大的块可有十多吨重。用镐敲击这盐块，三丈多高的坨盐码，随时有下陷砸死砸伤人的事发生。范旭东深为盐工们捏把汗。杠行盐工要扛着 250 斤重的盐包去装车、装船，有时还要过高高的跳板，盐工的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危及。这笨重的、原始般的生产方式，令胸怀壮志的范旭东很是感慨：中国啊，何时才能国富民强？

“这里的盐场年产量是多少？”范旭东盯着黑绸褂，问。

“220 万担左右吧。”黑绸褂回答，又一琢磨不对劲儿呀，我准备询问他的，他怎么反问起我呢？黑绸褂火了：“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吗？范旭东目光有神，斩钉截铁地说道：“要在这里建一座大精盐工厂，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工厂！”

一旁的张谦听此言立时兴奋起来，天啊，这当真就要成为现实吗？

“嘿嘿嘿……嘿嘿……”

张谦憨厚地冲着范旭东笑了。突然，他对着范旭东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大声欢呼着：“金凤凰飞来喽——金凤凰飞来喽——”冲出坨地，在海涛上狂跑起来。

二

中国第一座精盐厂

范旭东这样记述他首次来塘沽的情况：

“大沽口，……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①]

其实，一过军粮城就会看到这种荒芜的景象。跳入眼帘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寸草不生，破旧的渔村，人烟稀少，到处是一块连着一块的晒盐场地。初次来到这，一下子便可嗅到海风中也带着几分咸。海风是可作能源的，海风吹转了帆车，把海水由驳盐沟汲到蓄卤池内晒盐。靠盐生存的灶户们，早年是以锅煮海水为盐的，如今改煮为晒，也算是一点点的进步吧。

塘沽监海河，涨潮时水面几乎与岸相平。

河中行驶的有鱼船，货船，船上随时都有鲜鱼活虾肥螃蟹，站在岸上便可以和船主商议价钱，买回家中煮着吃。

在海河边，还经常停泊着日、英、法、美等国军舰，耀武扬威的，俨然以主人的姿态占据在这里。日本国的“丸”字客船来来往往很是随便。仔细想来，这哪里是中国的地，中国的水，中国的塘沽啊！

塘沽是交通要道，由水面行船便可以直通青岛、上海、香港、营口、大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37 页。

连等港口。

塘沽火车站东面有邮局、商场、妓院。充满商场柜台的都是外国货。从妓院飘出的，有咿咿呀呀的唱曲声，有嘻嘻哈哈的浪笑声，香粉酒臭伴着在这里纸醉金迷的嫖客。

火车站的西北方面，有中新街、前后新街及菜市街，设有饭庄、西餐馆、西服店等。可想而知，海边上，帆车旁，陪伴盐坨子度日的盐工们是绝不会光顾这里的。这一地区在八国联军攻破海河口南北炮台入侵塘沽后，就被俄国兵占据，因而人们叫这里是“俄国庆”。

火车站南为昔日存盐的“官坨”，被日本占领，俗称“日本院”。日本院设有兵营，筑有码头，有客轮可随时通往日本。

“俄国庆”的西面为法国占领地，设有兵营，并有铁路可直接通到河边码头。更西有德国、意国的占领地。

街上，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婴孩”、“哈德门”、“红锡包”等纸烟广告，日本国的“仁丹”、“大学眼药”、“老笃眼药”广告，到处可见。

范旭东从北京来、回北京去，都要出入塘沽火车站。置身如此境地，范旭东的心中难以说清是什么滋味！满目疮痍，使他的心也和荒凉的土地一样的荒凉起来。国不富强就会被列强任意宰割，唯工业能使国家富强的信念又一次像火一样炙烤着他的心，顿时一种使命感涌上心头。范旭东只觉通身燥热。

亲临实地的调查，范旭东更加确认，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还有方便的海陆交通，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原料、燃料、运销均具有较好的条件。范旭东认定溏沽是天赋的以盐为主要原料的化学工业基地。范旭东要立即赶回北京，筹集资金建工厂。

要建厂，需资金，没钱寸步难行。

而此时，刚刚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同样需要钱，需要用钱进攻国民党控制的安徽、江西、江苏、广东各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就在不久前，即 1913 年 4 月 26 日，袁世凯以办理辛亥革命以来裁军等“善后”为名，未经国会同意，便与英、美、德、俄、日五国银行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 2500 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 5 厘，47 年偿清。史称“善后大借款”。这一合同是以盐税、海关税作为抵押的，因而合同附书有成立制造业，改良盐质条款，并且内中指定 700 万英镑做改良盐务的费用。这在中国可称是史无前例了。

范旭东出国考察，去塘沽实地调查，一心为建盐厂积极准备。但是，别说 700 万英镑，就是 1 英镑也没有用于改良盐务啊！借来的英镑变成隆隆的炮响和尸横遍野了。

“预定兴办盐厂，等于一场儿戏！”[①]

范旭东愤愤地想。以盐税做抵押的借款并非用于盐务，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根据《善后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五国银行财团派专人驻所监督，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善后借款”的本息及其它以盐税作抵押的借款之本息能如数归还。每年的盐务收入需首先扣除中国对帝国主义各国的债务本息，下余之款，方可由中国政府支配。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04 页。

盐务稽核所和盐务署同隶属于中华民国财政部，盐务稽　核总所设总办、会办各一人，总办由中国人担任，会办由外国人担任，实际上总办形同虚设，会办控制着盐务大权，即使是堂堂的中华民国财政部也做不了会办的主。盐务稽核所事实上成为控制中国政府的又一工具，哪有主权可言？

除北京设盐务稽核总所外，全国各地盐区设盐务稽核分所 13 处，他们是：奉天、长芦、山东、松江、淮北、淮南、两浙、福建、云南、广东、川南、川北、河东；另销盐区设稽核处 6 处：吉黑、鄂岸、湘岸、皖岸、宜昌；皖岸分大通处、芜湖处；还设有收税局 3 处，即驻太原的晋北局，驻张家口的口北局，驻兰州的花定局。北京盐务稽核总所就是通过这些分支机构控制着全国的盐务税收。

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任会办是英国人丁恩。正是这个丁恩，范旭东将和他有一番艰难、激烈、曲折的斗争——这自然是后话。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任总办是蔡延于，旋即由张弧继任。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清朝，丧失国权的事不计其数，但唯独盐务，因为祖宗成法，不好随便更改，所以一直保留下来了。光绪、宣统之间，曾经暗地指着盐税借过外债，毕竟还没敢明目张胆地大干。如今袁世凯公然大干了。中国盐务就这样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变成“国际共管”了。要办精盐工厂，一定要创办中国的精盐工厂！即使没一枚铜板，没一文钱，那也要自筹资金，创办中国的精盐工厂！范旭东风尘仆仆地从塘沽赶回北京。北京这里，就盐政改革的笔墨官司正打得火热！

一方是以张謇、景学铃为代表的《盐政杂志》派；另一方是《谈盐丛刊》派。

张謇是江苏南通人士，被人们誉为“江北名流一才子”，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 20 岁时去如皋县应考，取了秀才，一改张家祖先世代无人应考的冷门。南通知州孙云锦爱张謇的才华，将张謇带到南京，介绍给了好友吴长庆，做了吴长庆的总文案，使张謇的名气在家乡大噪。不久，张謇应乡试中了举人，在清廷财政大臣翁同和门下，被翁同和称为第一得意门生。公元 1894 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年，42 岁的张謇一举考中了恩科殿试的头名状元，被封授为翰林院修撰。这一年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张謇目睹了中国的一败再败，同时也看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为讨主子慈禧太后的欢心，将成千成万的银子不用在加强战备上，却花在慈禧太后 60 岁大寿的庆典上。张謇斗胆上书朝廷，对李鸿章进行了全面攻击，他的“新辨奸论”流传甚广，脍炙人口，大快人心。这使张謇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然而，张謇也深感朝廷的腐败、无能，国家的贫穷、落后。当官混日子，无异空忙消费大好时光，他要辞掉官职，去搞实业，去办工厂。1899 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1902 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兴面粉厂，1905 年张謇又创办了哺通资生铁冶厂……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经孙中山提名，各省代表选举张謇为中华民国国务员，任实业总长。袁世凯任大总统后，逼着张謇做了农商部长。景学铃是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的主编。张謇和景学铃的文章态度坚决，观点明确，主张要废除引岸制，就场征税，指出所谓“盐商”根本不够商人资格；《谈盐丛刊》派则认为引岸制是神圣的，决不许吃盐的人批评半个不字。

针锋相对，黑白分明，互不相让。决不可轻视《谈盐丛刊》派，这一派的观点根深蒂固，有很强势力。以张謇、景学铃为代表的《盐政杂志》派的

观点，是一种改革，是向几千年来“盐务祖宗成法”的开战，自然是非常艰难的啊！

引岸制已有多年历史。清代的引岸制是从明末因袭而来的。这种制度是封建王朝鉴于商品与货币流通日繁，盐业市场难以控制，于是把食盐的运销特权转让给大盐商，从盐商手里索取稳定的巨额盐税和报效，盐商们便以包买包销的手段控制了盐业生产和销售市场。盐商们垄断销售市场的特权是由封建王朝赐与的，他们持有王朝发给的引票，在指定地区卖盐。

盐税是封建王朝财政的重要来源。明、清两朝始，把名目繁多的盐税统称为“盐课”。有人做过统计，盐课还分为“正盐课”和“杂盐课”，无论“正”还是“杂”都要细列出若干款项，无非是要钱要出个名堂罢了。到眼下这民国初年，以长芦盐为例，行销各引岸的正杂课税，北京有 18 种，天津 8 种，宜隶 19 种，河南 21 种，真是名目繁多啊！除此以外，盐价亦屡有增加。盐价有官定的，叫作“额定官价”，但随时可巧立名目，临时加价。清朝时这“临时加价”的事太多了。如因筹办南河大工，实行了“南河工需”加价，因海防善后费用浩繁，实行了“军需”加价，因向外国赔款，实行了“赔款”加价，等等。

“盐务”，不啻一幅既波澜壮阔又动魄惊心的历史长卷。借此升官掌权者有之，从中大发横财的有之，为此付出鲜血与生命代价的更是有之。横看竖看“盐务”这两个字，分明闪现的是刀光血影啊！

范旭东就要接触棘手的“盐务”，无异去迎接刀光血影的挑战。范旭东坚决站在张謇、景学铃一派这边。范旭东是务实的，面对笔墨之战，立即从工业技术立场鲜明地树起打倒贩盐旗帜，他大声疾呼：

“我劝先生们到海边走走，那一带，白的是盐，黑的是煤，令人欣羡。我们要办精盐工厂，不能再迟疑了！先生们啊，难道我们不该为亿万中国人民改进食盐盐质吗？难道我们不该抗阻外国精盐进口，挽回中国的利权吗？”

范旭东获得了赞同，获得了支持。

已届花甲之年的张謇拍着范旭东的肩，很是感慨，连连称赞道：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我张謇就是赞成务实业的人。中国这么大的地盘，拖的却是个病身子，肌体的腐败坏死，不在外敌，而在自己。自己若是不强盛，岂不干等着受外敌的凌辱吗？我愿意做精盐厂的股东。”

“晚生记住您的教诲了。晚生感谢您的支持。”

范旭东对张謇十分尊敬，尤其对张謇的辞官不做，一心自找苦吃创办纱厂、面粉厂、铁冶厂的壮举更是钦佩。范旭东向张謇恭敬地鞠了一躬。范旭东已然视张謇为心目中的楷模了。

范旭东回到家中。母亲谢夫人说，旭东让海风吹瘦了。妻子许馥说，旭东被海风吹黑了。可哥哥范源濂说，旭东更健壮更结实了。

天黑了。夜深了。灯光中，茶几的两旁沙发上，坐着范旭东和范源濂。当哥哥的认真听了弟弟在塘沽调查的情况；做弟弟的仔细向哥哥讲了创办精盐工厂的设想。哥哥听着，不时指出问题，不时对某一个细节做出补充……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北京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中华民族第一座精盐工厂蓝图在这里绘制成功。

为了筹集创办第一座精盐厂资金，范源濂到处奔波，拜访社会各界名流，宣传精盐厂，宣传实业救国的道理。终于，一个由范旭东、景学铃等 7 人为

发起人，梁启超、范源濂等 9 人为赞助人的筹建班子成立了。

没有英镑，便自筹资金。社会各方人士尽力解囊相助，多的两千元，少的一百元，范旭东接过钱后真是感慨万端！

梁启超，这位当年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前辈对办精盐厂更是倾注了热心。此时梁启超已担当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要职，公务是非常繁忙的。身为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对法律自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法律起源于人的“良知”和契约，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法律越是发达，人就越是文明，必须育人才变官制，变法先变人。他认为“盖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因而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并认为范旭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梁启超去天津办公务，范旭东便追到梁启超在天津的住所，汇报筹集办厂资金的进展情况。梁启超每次见到范旭东到来，都显得非常兴奋。 40 岁的人了，一面听范旭东汇报，一面扳起手指计算已经集了多少股还差多少股，算不过来了，就拿纸拿笔算。望着兴致勃勃的梁启超，范旭东不禁思绪绵绵……

1898 年戊戌变法这一年，范旭东 15 岁，随哥哥范源濂往来于梁启超任教的时务学堂求学，因而梁启超参加的戊戌变法对青年时代的范旭东影响极大。

那时候，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光农工商业是不能立国的。所以在变法前后那些日子中，一切新政设施，颇为有声有色。这期间以范旭东家乡湖南省最为起劲。长沙时务学堂就出版了《湘学报》和《湘报》两种刊物，并成立南学会，实行通俗讲演的方法，扩大与民众的接触。

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壮年名士，使湖南新政极盛一时。梁启超主张，要强盛中国，首要的是上自政府下及士农工商有团结的热情。他讲道：

“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饬，而上下之无维系，学脉之勿沟通，人心无热力，虽智其民，犹不能国其国。”[①]

梁启超见国势阽危，不可终日，写文章大声疾呼：

“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②]

这些话语，至今依然深深打动范旭东的心。

回忆往事，范旭东忘情地抓住梁启超的手激动地说：

“晚生还记得先生曾教诲过的，‘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饬，……’当我想到，‘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时，不知掉了多少泪！晚生常用先生的这些话激励自己，立誓要强盛中国。”

梁启超同样很激动。他时常为当年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感慨。只是随着岁月流逝，有些话他已淡忘了，而眼前的范旭东仍然忆得。梁启超从范旭东的身上，隐约看到了什么……

梁启超欣然为创办精盐厂集了资。

1914 年 7 月范旭东呈请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盐务署批准立案，在塘沽筹建精盐工厂。1914 年 11 月 29 日，范旭东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募股五万元，作为筹建资金，由发起人分别募集，其中范旭东负责招募两万五千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36 页。

[②]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36 页。

元。到 1915 年 3 月 21 日，范旭东先后召开了四次筹备会议，募得股金三万三千余元。到 1915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时，实收股金四万一千一百元。在塘沽购买曾被俄帝国占领的土地十六亩，作为厂房基地。所需机器由范旭东亲赴日本购买。1915 年 6 月开始破土动工，至当年的 10 月 30 精盐工厂的建筑安装工程全部竣工。

精盐工厂就要开工了，范旭东倏然想到一个人，一个两年前曾经给他带过路的跛脚穷孩子张谦。那孩子如今在哪里？应该让他有献身中国工业的机会。范旭东决定找到他。

这一天午后，范旭东离开了工厂。他要一个人步行去找张谦。不清楚张谦现在何方何处，弄辆车去找反而不方便。两年前，范旭东是在塘沽火车站遇到张谦的，那时候范旭东刚走出火车站，立时被一群破衣烂衫的孩子们包围住，他们向他伸出脏乎乎的手，这其中就有张谦。范旭东决定就去到火车站找找试试。

路很宽畅，范旭东脚步生风走得很急。他的心中有精盐厂即将开工的喜讯，因而并不觉累。冷丁地，范旭东先是听到笙、管、唢呐、笛合奏齐鸣的乐声传来。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乐声在天空回荡。接着看到呼啦啦好大一支队任，白幡、白哭丧棒林立，纸人、纸马、纸轿成群列队，仿佛海边骤起的狂风扬起白花花的盐碱地，铺天盖地而来！大路立时被堵得水泄不通。这，范旭东还只是见到了送葬队伍的头，并没见到它的尾。灵柩是用大漆漆就的，灵柩放在棺罩内，那棺罩是用鲜艳的大红色绸缎缝制而成，经阳光照射，分外醒目。可清晰看到棺罩上用金黄色线绣出的飞龙、彩凤，用粉色、白色线绣出的盛开的莲花，用五颜六色线绣出的栩栩欲活的童男童女……抬棺罩的都是膀阔腰圆的壮小伙，每 4 个人一组，棺罩前方、左右各一组，棺罩后方左、右同样各一组，竟用了 16 人抬！这是哪家的达官贵人命归黄泉了，依然这般显赫！

送葬队伍停下了。灵柩——棺罩就放在路的中央，身着素，服的孝子贤孙们依次排好，逐个对着灵柩磕头行祭礼。一时间爆竹声、哭声、吹鼓手们鼓着腮帮子吹出的凄婉乐声连成一片，震天震地！

来看热闹的人不计其数，范旭东被挤在人们中间，休想再迈动一步。

“这是什么人过世了？这般气派！”

范旭东问身旁一老者。那老者跷起脚跟、伸长脖子地看，下巴颏上的山羊胡子撅撅着，脖子上的青盘鼓鼓的。听见范旭东问话，眼珠虽丝毫没舍得离开那棺罩，嘴上却是十分热情地回答说：

“这是盐商李死了呀！别人谁能这气派？啧啧——好呀！好唢呐！——你是外乡人吧？这盐商李光老婆就娶了仨，人家有的是钱呀！见天吃馆子听大戏——好呀！来个飞镲！把镲飞起来！——你着这殡出的，少说也得三五万块钱啊！奶奶的，俺这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啊！——好呀！……”

范旭东听明白了，禁不住思绪绵绵。这些盐商在引地的专卖权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所以称为“专商”。老盐商死了，他们的子孙可以继承专卖权，继续占据着地盘。无力再经营的，还可以将地盘的专卖权力出租出贷，承租或承贷的盐商叫作“租商”和“贷商”。无论是“专商”还是“租商”、“贷商”都打着“上裕国课，下虑民食”的招牌，实际都是“富归盐商”的。有史记载，天津有个叫权守经的盐商，花了几千万两银子，仿照清宫格局，为自己建造了一处非常豪华的宅院。一个姓查的盐商，竟依照《红楼梦》书中

“大观园”的描写建筑了一座“水西庄”。长源号杨姓盐商的住宅，座落在天津卫热闹地区，画栋雕梁，深宅大院，就好像天津城中又多了一座“小城”。还有一个自称为“善人”的盐商，独出心裁地在租界地内构筑了几座洋房别墅。盐商和盐商之间争比阔气，争比排场。在他们家里，雇佣了上百个男仆女佣，这些仆人，一色青衣小帽，站在院子两旁，就像是支仪仗队；盐商出门，跟着男女仆役一大群，煞是威风！他们的公子、小姐刚生下来，就有四五个女仆侍候；刚一上学，就每人一部包月车。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光缝制衣服的裁缝就养着几十个。封建王朝最早是允许盐商们自办武装盐巡队，来保护自己地盘的，只是到了1904年即清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光绪担心盐商的武装势力再扩展惹出乱子，就下道圣旨把盐巡队改为官办的了。但盐商们的势力并未因此减弱。要知道，官府和盐商，就好比一根线上拴的俩蚂蚱，他们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

被盐商挥霍的钱财上，分明沾满了盐工们的血啊！

送葬队伍终于过去了。范旭东赶到火车站时，已是太阳西斜了。

深秋的海风吹来，颇带凉意。车站门前小广场上，范旭东举目四顾，那些景物依旧，人却不见，张谦啊，孩子，你现在哪里？

范旭东呆呆地站在那里。

“行行好吧，先生……”

一双肮脏的老手向范旭东伸来，范旭东从兜里掏出一些零钱，问老乞丐：

“老人家，你可知有个叫张谦的讨饭男孩子吗？”

老乞丐迅疾地接过钱，一个劲儿地又是摇头又是作揖，乐颠颠地跑开了。

范旭东信步四处转。忽然，传入他耳朵的是凄凉的哼唱——

天阴了，咱心里有事睡不着；

打闪了，咱看见盐坨揪心窝；

雷响了，咱赶快爬起奔坨地；

下雨了，咱快马加鞭苫大坨；

吃饭了，咱盐工还是没有辙……

范旭东寻声找去，哼唱声是一个躺在墙角的中年人唱出的。中年人面皮黝黑，脚上穿一双千层底的帮布鞋，鞋底上钉满圆帽钉。范旭东听人讲过，这种加工后的布鞋能够增强抗盐卤浸泡的能力，这中年人显然是个滩灶户雇佣的盐工了。

范旭东倍觉伤感。中国穷苦百姓太多了，他一个范旭东自然是无能为力。此时的他只企盼能够找到张谦，以报他两年前的带路之情。

范旭东默默地离开了面皮黝黑的中年汉子，离开了那双钉满圆帽钉的布鞋。只是那哀伤的歌声依然在心中响着，像针一样地扎着心！

突然，一股香粉气充斥鼻孔，范旭东被一个妖艳的、描眉抹唇的肥胖女人拦住，那女人嘻嘻笑道：

“嘻……先生，快请进哟，找个嫩姑娘陪您啦玩玩哟！”

范旭东吃了一吓，转身就跑，身后，立时传来那肥胖女人的斥责声：

“妈的貔！没玩艺儿玩在老娘的门前转悠嘛？”

夜幕降临了。闪烁的灯光照亮火车站。

“呜——哧——”

传来火车进站的长鸣，接着是巨大的喷气声，片刻，旅客们相继走出站台。与此同时，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孩子们蜂拥而上，专找那些看起来像是

有钱的旅客团团围住——这情景，和两年前范旭东走出站时的情景一模一样，范旭东不由自主地也围上去。

“先生，要帮忙吧！”

“太太，我替您拿箱子吧！”

“我来扛吧……”

“给个烧饼钱就行啊……”

孩子们口口声声哀求着。孩子们中，一个长别人半头高的孩子蓦地跳入范旭东视线，啊呀，正是他——张谦！

范旭东上前一把抓住张谦，大叫道：

“呜呼！你让我好找呀！”

张谦认出是范旭东，兴奋地说：

“是先生啊，我天天都见到您呢！”

“什么？”范旭东不解，“你天天都见到我？”

“是啊，你们建精盐厂，我天天都去看一眼，我见您是真忙活啊！您是个好人，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好人。”

范旭东哭笑不得。他见到自己躲开了，自己却费劲来找他。

范旭东拍着张谦的肩膀说：

“张谦啊，跟我走，去精盐厂当一名制造精盐的工人！”

“这是……真的？”

老天啊，张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个穷孩子，怎会有这样福份呢？随即想到眼前的先生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时，张谦呵呵地乐了，直乐得泪水顺着面颊流。就这样兴奋了好一会儿，张谦忽然说：

“先生，我饿，能不能给我买两个……两个烧饼吃？”

“这当然容易。”

范旭东的肚子同样饿得咕咕叫了。张廉带路，还像是在海滩上一样，步子走得很欢实。他带领范旭东来到车站拐角处，范旭东立时闻到一阵芝麻烧饼的香味扑鼻来。那烤炉上，刚刚摊上的芝麻饶饼嗞嗞地喷油气！

张谦抢先到了烧饼铺，掌柜的分明是见到了老主顾，只是对老主顾表现得非常不友好，对张谦瞪圆了眼：

“你这穷小子，怎么又来了？这儿不是要饭的地儿，没钱，连一个芝麻粒也甭想拿走呀——你还是闻闻味，快走吧！”

“给我包十个热烧饼！”

张谦几分得意地说，回眸望一眼紧走过来的范旭东，并不介意烧饼掌柜的不友好。

烧饼掌柜一见范旭东，立时变得满脸堆笑了，赶忙捡了十个刚出炉的热烧饼，熟练地用纸包裹好，然后张开手掌就等着接钱了。

范旭东掏兜找钱，谁想来得匆忙兜内并未装钱，仅有的一些零钱已被那老乞丐要去了。他赶忙拉着张谦就走，避开烧饼掌柜锋芒显露的目光，凑近张谦耳朵风趣地说：

“有些事情啊，说起容易做到难。你呀，还是跟我回厂共进晚餐吧！”

三

久大升起海王星

出盐了！像晶莹剔透宝石一样的精盐啊！

海水掀起波浪，那浪花竟是白花花的精盐涌起的！好开心哟——

整个塘沽都被精盐埋没了……

梁启超一觉醒来，却原来一场南柯之梦。时间尚早，眼前一片漆黑，他干咳两声，摁亮了床前的灯，然后瞪着眼睛，呆呆地盯着屋顶天花板。北京的夜啊，这般难熬！

梁启超的情绪不佳，思绪陷入极度复杂的漩涡。有时他甚至觉得真应该向范旭东那样，脚踏实地地干一场，搞政治，如苍海行舟，需时时看风使舵，否则，将随时有可能载入历史死鬼行列。然而他自愧自己并不具备像范旭东那样的实业家胸襟，实业家气魄，实业家才华。他今生今世，难道只能挣扎于政治漩涡中吗？

梁启超复杂思绪的源头来自袁世凯。他开始研究起袁世凯了。袁世凯这个河南人，却是在天津这块宝地发的家。1895 年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当年，戊戌变法搞得轰轰烈烈，袁世凯看到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握有实权，便不顾及光绪皇帝了。他一方面佯装答应谭嗣同“定助新政”，一方面在暗地里拐个弯向慈禧太后告了密。可怜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可怜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死屠刀下！他梁启超就是从塘沽登船，逃往日本的，亦可称是不幸中的大幸吧！从此，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赏识，开始飞黄腾达，三年后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如今他已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了。梁启超依附于袁世凯，看中唯此才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被袁世凯邀请入内阁，担任了司法总长，按理应该是心满意足的。但是近来他感到一种不安，这不安随着袁世凯紧锣密鼓地要当皇帝与日俱增。梁启超理智地看到，在举国一片“民主共和”呼声中，复辟帝制是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他那条政治荒海中的小舟，舵该怎样摆？船头该向何方行？

“要变拥袁为反袁！”

梁启超下了这决心，折身从床上坐起。他要写一篇文章，宣布他的反袁立场。既要反袁，就要以坚决维护共和的战士姿态出现。梁启超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对自己是最有力的。这个袁大头啊，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了，既然已经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了，又何必一定要废除共和而当皇帝呢？想到此，梁启超倒颇有几分替袁世凯惋惜了。

梁后超又想到范旭东。不知怎的，这些日子，范旭东务实的身影总是在脑海中闪现。继而他觉得应该去找一趟范源濂，他要变拥袁为反袁，好比塞翁失马，有谁知是祸是福呢？不可再像当年参加戊戌变法那样连累范源濂和范旭东了。

范源濂已经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当了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长。做学问虽是苦事，倒也别有一处天地。早早起来，他正在家中书房里读报纸，忽见师长梁启超到来，赶忙请进屋中，又是洗杯又是泡茶地好一通忙活。

梁启超坐在一张沙发上，默默地望着范源濂，许久没有说话。或许是在回忆昔日时务学堂时的情景吗？范源濂坐在一边，并未打扰老师的沉思，只在心中猜测着老师此行的目的。

“旭东的精盐厂……要出盐了吧？”

梁启超忽然问起塘沽精盐厂的事，倒出于范源濂预料，便点头答道：

“是啊，要出盐了。”

梁启超清楚，他必须依靠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这几个省的地方势力来反对袁世凯。已计划派自己的学生蔡锷绕道日本，以避开袁世凯的耳目，再到南方几省去说服唐继尧他们。此一举非同小可啊！

梁启超并未喝那杯飘着茶香热气的茶，起身说了句“请转告旭东，有任何事都不要去找我”就告辞了。

“这是怎了？哦……转告旭东。”

范源濂想，陷入沉思。旭东在忙出盐吧？

1915 年 12 月 1 日，范旭东写文呈报财政部盐务署要求开始制盐，12 月 7 日获得批准。

品质纯净、色泽洁白的精盐生产出来了！吃未经改制的原盐，无异于吃土。现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良食用盐质，一获得了空前成功。

范旭东希望精盐工厂长久，盼望精盐工厂大有发展，因而起名“久大”精盐厂。

天上的星有千颗万颗，范旭东惟独厚爱海王星。宇宙苍穹，茫茫无穷尽，在天体中循环运行的海王星自强不息，精盐的商标便设计为“海王星”。海王星，五角形，请海王星辰下凡吧，为人民造福。

传说很早很早的时候，海边住着一个穷老头，穷老头在海边拣到一个大蛤蜊，大蛤蜊回不到海水里，眼看就要死了。老头可怜它，把它带回了家，放进水缸里，天天按时给它换清水。一天夜里，老头听到“啪嗒”一声响，大蛤蜊从缸里跳出来，嘴一张，双壳里亮出一套小玩意儿：一盘小石磨，一头小石牛，一个小石孩，小石孩赶小石牛，小石牛拉小石磨，哗哗哗……哗哗哗……白花花的盐粒滚出来。

传说从前海边住个小伙子，一天小伙子在路上救活一个快要饿死的老婆婆，老婆婆为感谢小伙子；送给小伙子一个玉雕小石龙。

“孩子，需要什么就对石龙讲吧！”

老婆婆嘱咐完就不见了。

小伙子想了想，便对石龙说：

“石龙啊，石龙啊，快吐盐珠吧，乡亲们没盐吃，浑身无力，不能干活了！”

哗哗哗……哗哗哗……

白花花的盐粒从石龙的嘴中吐出来。

海边的传说太多了，人们祈盼盐。海边的人们都传说，如今，或许那盘小石磨就装在久大工厂里，或许那条小石龙就卧在范旭东的口里袋。

范旭东是搞实业的，他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干。制造精盐的第一步，就是使用平锅再制粗盐。

这是中国第一批制造精盐的平锅呀，从此掀开中国制盐技术史上崭新的一页。

这里，生产盐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说从遥远的汉、唐时代，人们就已经用简陋的锅灶熬盐了。据当地的方志记载，在幅员五百顷盐场里，就放制了熬盐大锅四十六面。秋后人们割取滩地芦苇作燃料，用来烧火熬盐，烧过的草灰还要收藏好，来年再把草灰滩在灶地上，等盐花侵入草灰以后，取海水淋之成卤。用鸡蛋做测试卤水的标志，视鸡蛋在卤水上的浮沉情况检验卤水

度数，好使用高浓度卤水熬盐。到了终于实现开辟土沟水池，引入海水进行日光晒盐的明代后期，那些笨重的熬盐太铁锅也就随之绝大部分的被淘汰了。生产方式进步了，生产能力高了。生产盐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同治十年时，盐场有一个名叫井煦的人到江南经商，途经盐城县时见到稻田里用风车绞水，他回到盐场后，加以仿造改制，使用布帆八面，中设大柱，下有铁碗，制成了风车，借助风力转动，用于盐滩上车水，很是方便。直到今日，海滩上还沿用此法，处处可见车水的风车转动呢。

如今，中国久大精盐厂雄纠纠地矗立起来，中国人民吃肮脏粗盐的历史，该结束了吧？

善良的人们总是将彩色的希望描画得十分完好，范旭东可称是描画的最起劲的人。

铁一般的事实是，中国盐政承袭封建旧制，食盐的销售权都掌握在少数盐商的手里。这些盐商，手中握有王朝发给的引票。这引票可是张“王牌”，它决定了这个盐商在指定的地盘内握有专卖权，别人插手不得，否则就叫“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

“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好家伙，怪吓人的！仅从清朝的几条刑律中，就可见“以私盐论处”的厉害。

据《清盐法志》规定：

凡盐场灶丁人等，私挟、私卖盐的绞死；

凡偷卖官盐的，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打六十大棍；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打脊背二十大棍，然后处死；

凡买卖私盐的，打一百大棍，判徒刑三年；有军器的，罪加一等，充军二千里；拒捕者斩；

凡兵民聚众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兴贩私盐的，不问曾否拒捕，伤人，皆斩，立决。①

尽管已是民国时代，但是引岸制依然根深蒂固。袁世凯忙于打内仗，巩固自己的地位，北洋政府只是刚刚想到几千年以来的盐务，还需要改良，离着手去改，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当海王星牌精盐从久大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那些盐商个个咬牙切齿：

“妈妈的，又他妈妈的出盐了！”

“那个叫范旭东的书生，别他妈的三头六臂吧！”

“久大久大，不久不大！久大久大，子时成立丑时垮！”

盐商的势力不可低估。范旭东越来越清楚这。主管方面只允许久大海王星牌精盐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离开东马路行销就叫“越界为私”了。

范旭东心急火燎。他清楚，不解决行销问题久大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极大威协。

范旭东站在寒气袭人的海滩上许久了。他喜欢面对着蓝天，面对着大海，面对着盐滩与蓝天汇合成一线的天际，任脑海翻起浪涌起波地去思索。那古老的汲水风车依然在转，在慢悠悠地转……仰目祖先，这汲水的风车或许能称之是进步，然而看今日呢？看将来呢？中国的化学工业难道只能像风车一样，滞留在一个永远不前进一步的随时有可能坍塌的险地吗？

“去北京想办法，一定要打开这局面！”

范旭东拿定主意。一想到北京，立即在心中闪现的是，母亲勤劳的身影。

母亲那双手，那双曾经缝补过成千上万件衣服的巧手，如今已是道道皱纹堆起，就连引线穿针的本领都不能了，她老了。又想到哥哥。满腹经纶、图强奋发的哥哥，似乎永远是一副沉思面孔。他在生活上关心弟弟，在事业上协助弟弟，他与弟弟一样，胸中涌动的是热爱祖国、盼望祖国强盛的热血。还想到妻子，亲爱的妻子，那一双含情的眸儿，召唤着丈夫的温情，尽管丈夫的温情中有海滩的腥咸……

但是，回到北京后，范旭东却没有回到亲人们身边。他要立即去为精盐行销的问题去奔波。

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冷气肃杀，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前，范旭东得知梁启超转告他“有任何事都不要去找他”的口信后，就已经觉出一股火药味，只是因为忙出精盐的事，没及思索源自北京城的政治风云将如何翻滚。当袁世凯已经缝好了龙袍，就准备登基当皇帝的惊人消息传出，当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打起反袁复辟帝制旗帜后，人们才晓得北京城又出了乱子。眼下，范旭东自然是找不到梁启超了。据传说梁启超已到达云南和蔡锷会合，八成是要有大举动不能去找梁启超解决精盐行销问题，看来只能去找他——张弧。

张弧是盐务署署长，北京盐务稽核总所总办。范旭东刚从欧洲考察后回国，张弧就笑眯眯地问过范旭东：“咱们自己办一个精盐工厂如何？”表现出对创办精盐工厂有极大兴趣。

张弧祖籍河南，后他的祖先举家南迁，定籍在浙江省萧山县。张弧家世代为官，祖先中有一人考中了探花，获得了清乾隆御赐“探花及第”匾额一方，可称是老祖宗的最辉煌时期。张弧颇带有祖先的灵气，前清时考中举人，历任奉天盐运使署科长、东三省盐运使，后来又在 1911 年他年仅 36 岁的时候，被袁世凯任命为两淮盐运使，1912 年任长芦盐运使，1913 年又升为财政次长、盐务署署长、盐务稽核总所总办，可谓是官运亨通了。

张弧靠盐务起家，是个极善于看风使舵的人。据说他头次见到袁世凯时，袁世凯问他：“来北京干什么，是想做民国的官吗？”张弧绕了个弯儿回答：“晚生来北京是想瞻仰大总统风采，如蒙有何差遣，当尽力效劳。”袁世凯就喜欢说好话的人，就以张弧应答得体为根据，封了张弧的官。张弧也不辜负袁世凯的重用之恩，以整顿盐务为名，增加税收。他首先统一全国称盐所用的衡器，其次，调整盐价，把盐的销售价格改为按离产区远近分别计价，即销区距产区路程愈远价格愈高。范旭东生产精盐所需的长芦、永平等七县为一区，盐价每斤三分四厘。天津区每斤四分，每远隔一县，盐价增加二厘。这种计价办法，使老百姓增加了负担，盐商却大发其财了。当然盐商不会也不敢亏待张弧，张弧从中渔利百万元全部呈交了袁世凯。袁世凯拍着脑瓜子哈哈笑，连声称赞张弧：“好小子！鬼点子不老少呢！”张弧对钱不感兴趣吗？哪能呢。他另有打算。盐务世家出身的他，从他爸爸当盐官时他就熟悉了盐商的各种弊端。张弧对长芦总纲说，他要取消引岸制改盐为自由买卖，公文就要发下去了，可就是不发。盐商们明白此意，立即揍齐二十万元送给张孤，嘴上还得说好听的：“请您啦笑纳！”张弧把二十万元一古脑儿揣进了个人腰包。其实他根本无意下发那样的公文。

就是这个张弧，后来范旭东办碱厂时，他见有利可图，也成了股东，这自然是后话。

现在，要是能够打通张弧这关节就好了。凭范旭东的面子看来不行，只

能通过景学铃找张弧。景学铃是盐务署顾问，又是《盐政杂志》主编，与张弧说得上话。景学铃是久大精盐公司的董事长，也应该出面去说句话。

范旭东看到了希望，直奔景学铃的《盐政杂志》编辑部而去。

楼房很古老，走在木质楼梯上嘎吱嘎吱地响。范旭东走上二楼，在一间大玻璃窗前停住了脚，玻璃窗被一捆捆的杂志、稿件遮得望不见屋里，却能听见屋里的说话声传出来——

“对共和，我是举起双手赞成的。共和离不开民主，民主不就是一种进步吗？在西方民主已不成问题，可是我们中国，民主共和刚刚现出一丝曙光，怎么，就要被扼杀吗？”

“非也，非也。古老的中国，愚朴的国民，习惯于帝制。吾并非否认帝制乃独裁也，中国之博大，人口之众多，倘无独裁，无异散沙一盘，势必群龙无首，其情景不更糟吗？”

“妙啊！这里竟然有人公开欢迎独裁，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哼！”

“喂，老弟，你吾各抒己见，何必红脸？何况即使我们认识袁大总统，他老人家也未必认识我们。何必……”

范旭东举手敲门，门即刻被屋里的人悄然拉开，范旭东进屋看清了，屋中只两个他不相识的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个蓬松着长长的头发，那长发随时都能迅疾地扎在一起编成辫子的。

“请问，找谁？”眼镜问。

“打搅了。请问景学铃先生在吗？”

范旭东毕恭毕敬，长头发笑容可鞠地告诉范旭东：“请稍等。”然后接着攻击眼镜：

“你拥护共和，共和能给你饭吃吗？你欢迎民主，能民主个一官半职给你做吗？”

“哎呀呀！”眼镜也不示弱，“您老这不是辩理，乃是抬杠。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质问你，你拥护独裁，难道就赏你个独裁的官当当吗？”

“呜呼哉！看来你根本不懂独裁，既是独裁，那便都是独裁者说了算的。赏我个官是独裁，不赏我同样是独裁，左右都是在理的。”

长头发和眼镜又都落座在同一张桌子的对面，红着脸，红着脖，辩论得嘴头唾沫星儿四处溅，像是忘记屋中还站个范旭东。

“这么说吧老兄，独裁有独裁的好……”

“这么说吧老弟，共和有共和的好……”

“咱哥俩这是关起门来论国事，有外人，可不能随便说。”

“那自然，有一个外人也不可……”

长头发和眼镜同时明白了，屋中早已经有了外人。长头发问：

“先生是来找……”

“我说过，是来找景学铃。”范旭东心头冒火，可还是急不得。“景先生在吗？”

眼镜一拍脑门说：“对了。景先生去天仙园听戏了。梅兰芳老板的《霸王别姬》。”

范旭东赶忙告辞，踩着嘎嘎吱吱的楼梯下了楼。

梅老板贴出了《霸王别姬》海报，天仙园门口挤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买不到票或是买不起票的戏迷。有的居然从早上到晚上地蹲在戏院门口。就盼望天赐良机能遇见梅老板上车下车。睹一眼梅老板风采地不枉然。

范旭东赶到天仙园门口时，戏还没散。这日场戏是临时增加的，新增加的日场戏也和晚场一样，三天的日子都写着斗大的“满”。景先生可真有眼福、耳福，说不定此时正美滋滋地欣赏着梅老板舞动双剑与霸王永别情景呢。

等。范旭东站在戏园子门口等。

基实，“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的主张，他从欧洲考察归来后就写成方案呈报政府了，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范旭东深感自己力量的单薄。搞化学工业，他可以有巨人般的力量，但是搞技术，他却显得一窍不通，颇感无能。长期以来。盐民世代承受引岸制度的压榨，穷困到无法生活；长期以来盐工贫困“富归盐商”而且食盐紧缺，盐质粗劣，这不合理的状况不改变，改革盐政，岂不是一句空话？

戏散了。观众们哼着、说着、议论着，从剧场内走出来。那喜兴劲儿，就像是刚喝完蜜汁正抹着嘴头子。直到最后，范旭东才看到景学铃迈着四方步子慢腾腾地走出来。

“景先生！”

范旭东唤。景学铃听到了，先是一怔，旋而迎上前，拉着范旭东的手，眉开眼笑地说：

“也来听戏呀？梅老板的戏真是好呀，恰似白壁无瑕！梅老板 10 岁登台，如今是 21 岁正当年啊！咿呀咿……呀咿呀……”

景学铃兴致极浓，竟学唱了两口。只可惜范旭东没听清一个字。

“我找您是为塘沽的事。”

范旭东拥着景学铃去到马路边一株泡桐树下。泡桐树的叶子都落光了，只挺着秃枝杈。

“我知道，知道。”景学铃笑模吟吟地说：“久大开工了，海王星闪光了，要不我怎会高兴得来听大戏呢！”

“可是，无地盘行销。”

景学铃这才感到症结所在。脸上的笑模样没了，额头皱出个“川”字。

“办法我想好了，”范旭东压低声音，“通过您去打通张弧关节，为我们开地……”

“嘘……”

范旭东的“盐”字没出口，就被景学铃止住，景学铃的声音压得更低：

“张孤逃跑了！”

范旭东目瞪口呆。有谁会不知张弧是袁世凯的大红人呀！这几年，张弧被袁大总统提升再提升，如今袁大总统正忙活登基当皇帝，张弧怎会逃跑呢？

景学铃向范旭东道出原委。

原来，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几乎公开化后，为了收买各方有关人员，开支加巨，急需要大量款子。袁世凯便将筹集钱款重任交付自己的心腹张弧。从盐务上搞钱，张弧的鬼点子多得像牛毛，袁世凯这么想。对袁世凯要称帝，社会上早已啧有烦言，张弧并非充耳不闻。袁世凯命令他筹集款子不久，他接连收到由上海寄来的匿名信，信中对他严词警告，说他胆敢为袁世凯筹集款子的话，必给予他严厉惩处。有的信中还附有一枚子弹。张弧害怕了，不敢为袁世凯筹款。袁世凯岂能饶了张弧？张嘴就给张弧定了罪名：“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并下令立即逮捕。张弧是多么精灵的人啊，早已逃得不知去向。近些日子，袁世凯打听到，张弧就藏在天津，袁世凯又下令去天津追捕，这事还没完哪。

“哦……”

范旭东听后颇为感慨。深感搞政治真是如履薄冰，陷阱时时就在脚底下等着。范旭东想找张弧解决行销问题的愿望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难啊难啊……”

景学铃一连道出几个“难”字。景学铃手中的毛笔可不得了，和《谈盐丛刊》打笔墨官司那阵，笔锋犀利，痛责引岸，使《谈盐丛刊》暗淡无光。可想办法解决精盐行销问题，照样是束手无策。不过，他倒是说了一些使范旭东大受启发的话：

“引岸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要改变久大运销状况，唯一人可。”

“谁？”

范旭东迫不急待地问，景学铃一语惊天，悄声在范旭东耳旁说出三个字：

“袁世凯！”

老谋深算的景学铃说的一点不假。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又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当皇帝，要改变久大精盐运销状况，也只有他的话管事啊。

景学铃要忙着审定稿子，不得不和范旭东告辞了。

有什么办法能让袁大总统替久大精盐厂说句话呢？

北京的冬季，寒风刺骨。那风也像是长了牙齿，咬得人的耳朵生疼！

范旭东在街头默默地走着。斜射下来的路灯光，照着他，他的身后托起一条孤零零的身影。

“你有什么办法吗？”

范旭东心中问，问影子，影子晃了晃，像是在摇头。

倏地，范旭东想到一个人，一个经同仁们讲起他才认识的人，这个人就是在袁世凯身边当差的杨度。

想到杨度，范旭东也就想起了关于杨度的一些事。

据说自唐绍仪担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后，杨度很是嫉妒，常在袁世凯面前进谗言，说唐绍仪是孙中山同乡，同乡之谊会重于一切的，要袁世凯提防着点。袁世凯也真的听杨度的话。唐绍仪将要娶一个小自己二十岁的小老婆，便将两撇老气横秋的仁丹胡剃去了。袁世凯听说后叫来了唐绍仪，一语双关地说：

“绍仪啊，为了新欢，竟抛弃二十年相伴的老友，真是贪新忘旧啊！”

说罢哈哈大笑。后来唐绍仪便借病辞去总理职务，离京移居天津了。

就在八月里，为给袁世凯做皇帝造舆论，杨度打头，杨度等六个人组成了“筹安会”，公开进行了帝制活动。“筹安会”强迫一些机关职员上街加入劝进袁世凯做皇帝的队伍，不参加劝进者，就不给发薪水。这招儿够损的，职员们养家糊口的，不发薪水怎么活呀？只好参加了劝进队伍。

由此可见，这个杨度在袁世凯跟前可是吃得开。当久大升起海王星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杨度看准当久大的股东看赚，曾有意入股，对呀，就拉杨度入股！

范旭东拿定主意。

“哈哈哈哈……”

杨度乐了。乐得一张小白脸上堆起褶儿。杨度是湖南人，曾留学日本，颇有学识。见范旭东来访，邀他入久大的股，正中心意。杨度举着范旭东带来的两瓶精盐，操着浓重湖南腔痛快地说：

“好哟！我就入你久大的股。”

范旭东看准当口，讲出久大遇到的运销难处。

“出了这么多盐，光在东马路屁大的地方卖怎么行啊？”杨度思忖，“我是主不了呀，嗯……我可以去和袁大总统说哟。我说老乡，你把这几瓶精盐留下吧！”

精盐是装在瓶里的，瓶上贴有光芒四射的海王星商标。范旭东和杨度告辞，静候佳音。

“啧啧，不错呀！好呀！”

袁世凯一手举着一瓶精盐看，一手捋着仁丹胡称赞，又拧开瓶盖，用食指沾了一点儿放进嘴里咂咂滋味：

“嗯，的确是不错嘛！这用瓶子装盐很好嘛，卫生嘛！海王星？海王星是什么东西？”

“可是……”

杨度故意欲言又止。袁世凯瞪圆了眼珠子追问：

“可是什么？”

“盐务署只许这精盐在天津东马路一处销售，这……”

“盐务署？”袁世凯触到痛处，怒气不打一处来，吼道：“那张弧算个什么东西？我正要逮着他宰他呢！可……是啊，是没有个大地盘卖……”

杨度觑看袁世凯的脸色，袁世凯也咂出这精盐的另一味道，这需要打破引岸制啊……袁世凯沉思。

杨度进一步进言：

“大总统，盐务界可都在传言，说从五国借来那两千五百万英镑里，有七百万本该是用于盐政改良的，可实际上……当然了，您用这笔钱是去干大事了。说，让他们胡说好了。关键是，您即将称帝改年号为洪宪了，眼下云南那面闹得又正欢，梁启超叛变了，张謇辞官不干了，咱们应该多笼络人心，尤其是多笼络工商界的人心才是，您说呢？”

杨度的话可是抓住了袁世凯要害，袁世凯啪地一拍脑门：

“他娘的，给他们五个口岸！”

五个口岸，意味着久大的海王星精盐将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销售局面啊！

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事。历史应该给杨度同样写上一功。

历史无情亦有情。杨度等六个人为帝制摇旗呐喊的行径，世人讥讽他们是“洪宪六君子”，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十二年后的 1927 年时，杨度为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进行了积极活动,并且于 1929 年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历史又写上杨度的光辉一页。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把自己摆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上。孙中山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已在云南会合的梁启超、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于 12 月 25 日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出兵贵州、四川和两广。

1916 年春天，贵州、广西、广东宣布独立，袁世凯派兵入川，未能取胜，被迫于 3 月 22 日取消帝制，仍居大总统地位。至 5 月，岑春煊、梁启超在肇庆设军务院，提出以驱袁为媾和条件。湖南、四川、浙江相继宣布独立。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别有所图，不肯为袁作战，6 月 6 日，袁世凯忧惧而死。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以黎元洪继任总

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结束了护国军战争。

历史上称这时期为“护国运动”。

二十八年后，范旭东在《久大第一个三十年》这篇讲演中愤慨地说道：

“袁世凯一生，最会抓住机会，利便私图，自甲午由驻韩办事员做起，国家倒一次霉，他升一次官。议会和政府冲突，在民主国家，极不算事，尽有解决办法。乃北京群小，张脉偾兴，咒诅中国不够共和，鼓吹帝制，袁世凯抓住这种心理，又乐得利用，卒至演出天与人归那一幕，极尽人世丑态……”[①]

四

疾风知劲草

自久大生产的海王星精盐闯进长江流域那一天始，范旭东与口岸淮商的斗争也随之开始了。

原来，盐的销地有着不同称谓。直隶一百三十一州县及旧州、采育二营，叫作“直岸”；接近东北的永平府所辖的滦县、昌黎、临榆、乐亭、迁安、抚宁、卢龙等七县另为销地，叫作“永七岸”；河南开封、陈州、彰德、怀庆四府所辖五十二州县及仪封一厅，叫作“豫岸”；北京，包括大兴县、宛平县，被称为“京引”；天津和武清县被称为“津武口岸”。

斗争的对手何止是口岸淮商啊！由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以盐税和海关税作抵押的，因而范旭东气愤地指出：“中国盐务已变成国际共管了！”这即是说，范旭东还有国际上的对手。

塘沽。清晨，范旭东一个人登上大沽口。

眼前是悬崖峭壁、对峙如门的大沽口，极日远眺，波涛滚滚的海水正托起一轮红日，把海面涂上一层金光。范旭东溶于这情这美景之中。

往事如烟，记得，他刚从日本国归来在财政部参与化验银元含银量时，他仗义直言，坚持要将含银量不足的银元回炉重铸，结果是他失败了。他只得以辞职告终。事后，朋友们劝他说：

“……本来‘币’与‘弊’有何不同，无须太认真……”[①]

听后获益匪浅。而今斗争结局会怎样呢？

还记得，当他要办工业的信息传出后，朋友们又劝他：“不要指望政府投资，要干，便自己招股，走自己的路。要么，安心地领着公俸找个位子混下去。”

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这路，好难走啊！尽管远处是光明灿烂，而他必须战胜脚下的悬崖峭壁。

只有斗争，不会有其它选择。

制造精盐首先得有粗盐原料。久大所需的粗盐原料完全仗着长芦一带的灶户供给。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非常仇视久大，他召集灶户们开会宣布：

“任何灶户，都不许把原盐卖给久大，听到没有？”

“听到了……”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06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04 页。

灶户们有气无力地答。但有一个灶户没应声，这灶记叫李少堂。

“李少堂，你怎么不说话？”

李赞臣恶狠狠地问。李少堂似梦初醒，慢条斯理地应了声：

“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李赞臣并不放过，李少堂又慢条斯理地应了声：

“不许把原盐卖给久大……”

转天，李少堂便把他仅有的十付盐滩及房屋设备全部卖给了久大。李赞臣知道这事后大为恼火，气势汹汹地找到李少堂，厉声问：

“李少堂，你吃了豹子胆吗？”

“俺的胆顶小。”李少堂依然是慢条斯理地说：“大人您讲的是不许把原盐卖给久大，俺这是把盐滩卖给久大。原盐和盐滩，好比庄稼和土地，也好比儿子和妈妈，两回子事哩！”

李少堂扛扛鼻子尖，走了。从此，长芦一带盐滩上再没有见到他。

据长芦四沽代表四十二户灶户的灶首张文洲回忆说：

“1916 年，我在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的批准下，在宁河县汉沽附近大神堂，以利海公司名义投资，开辟了新滩六付。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后，经过段芝贵的介绍，我将利海的六付盐滩出售给久大，又订立了长期合同，指定盐滩十九付（包括我家九付）全部供给久大原盐。时价每包四十元，我们降为每包三十八元，但还是供不应求。”“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大为恼火，从中破坏，不准灶户四十二家供给久大原盐，又经新盐运使张调宸有意以此四十二家原盐转供河南境芦纲襄八公所。这时，另有灶户李少堂，愤将自备盐滩十付及房屋设备，以十万元售与久大，使其生产不虞匮乏。”[①]

这是久大精盐厂成立后与反对派势力的初次交锋。久大精盐厂胜利了。范旭东从心眼儿里感激这些朴实的灶户们。有像李少堂这样的灶户们的支持，还愁没有粗盐原料吗？还担心脚跟站不稳吗？

在盐滩，同为灶户，也因为滩地的多寡、滩质的优劣，而采取各不相同的经营方式。由此引出一首歌谣来——

一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商当走狗，全为自己有；
二等灶户富家翁，不等盐款就上工，常年乐融融；
三等灶户卖久大，不等年终就发价，新老盐剩不下；
四等灶户当军师，见了盐款任意支，帮喝又帮吃；
五等灶户跳了槽，自晒自卖自逍遥，盐商管不着；
六等灶户逞英豪，找着灶首就不饶，好似老鼠见狸猫；
七等灶户真扯蛋，找灶首不见面，趟趟白蹲店；
八等灶户怕惹祸，守着盐坨干挨饿，脚步不敢错；
九等灶户晚驳盐，天寒水浅难雇船，充公在眼前；
十等灶户卖盐滩，有几付一盘端，新老债还不完。[②]

这歌谣将卖给久大原盐的灶户归为三等。这三等灶户可是遇见好买主了。

范旭东遇到的国际对手首先就是那个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38 页。

[②] 《十等炉户》歌谣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6 辑第 138 页。

丁恩是英国人，这家伙总是笑眯眯的，可骨子里狠着哪，从荞麦皮里他都想榨出来二两油？他把管理印度殖民地盐业的英国人调来许多，对中国盐业如法泡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丧失了独立的权力。北洋政府为缓解一下财政饥荒，想发行“盐税公债”。丁恩摇脑袋：

“喏喏，这怎么成？”

北洋政府就愣没敢发行，真是可悲可叹！

稽核总所、十三处稽核分所按期在中国收缴食盐税款，那银元就像水溜儿似的，哗哗地流向外国银行。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带着皇帝梦到极乐世界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

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机敏。梁启超是久大精盐厂的赞助人，从开始就支持范旭东办工厂。因而他当了盐务署的官，对久大真是件好事！

梁启超告诉范旭东，湖南、湖北正闹盐荒，当地的十八家精盐商号在长沙、岳阳、湘潭、常德等地方做小量的试销，根本解决不了盐荒问题。范旭东便抓住这个时机，来到汉口。

汉口，滚滚长江连着天际，使范旭东立时想到塘沽，想到海河。他的眼前忽然出现这样光芒四射的情景——

海河清澈的水面上，一队轮船排成长长的船队，船上满载的是海王星精盐，浩浩荡荡，驶入长江……

范旭东激动得心脏急速地跳动。然而，这只是一个梦幻。湖南、湖北省议会不允许久大精盐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害怕海王星光芒四射。范旭东愁肠满腹，该怎样打开这局面？

只有在十八家商号身上打主意了。范旭东想。时间已进入 1917 年。

十八家商号，倘若搞成个“精盐联营”，势力便非同小可！必须有一股势力，给省议会的那些官员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北盐南运”。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出面能够把这十八家商号吸引过来。范旭东想到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黄文植。这一带的盐商能够服从黄文植，只是范旭东与黄文植素无交往，谁能够请出黄文植呢？

问题的关键又转化为请出黄文植。范旭东打听到有个叫萧豹文的人和黄文植关系密切。可范旭东同样和萧豹文说不上话。问题的关键转变成打通萧豹文。

能够支使萧豹文的，唯谭延闿了，范旭东想。此时已经是 1918 年了。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有四十多岁，待人接吻非常谦恭，因善于看风使舵混迹于军界政界中，故有“八面玲珑”之称。

谭延闿 1912 年国民党成立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他却依然和君主立宪派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左手挟黄兴、宋教仁以见重于国民党；右手挟熊希龄、范源濂以通达于袁世凯。并且对湖北都督黎元洪、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极尽拉拢之能事。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在考虑湖南督军（即都督）人选时，带兵入湘的陆荣廷不允许北洋军重占湖南，湖南人要求“湘人治湘”，黄兴便借机极力推荐谭延闿。段祺瑞只得任命已是国民党湖南支部长的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只等机会，再补上正式督军。三个多月后，即到了 1916 年 11 月，机会来了，谭延闿的母亲在上海病逝，段祺瑞想利用谭延闿去奔丧机会，派人递补湖南督军。熊希龄、范源濂得知

此事，便从中斡旋，终于使大总统黎元洪阻挡了段祺瑞。

冯国璋替代黎元洪为大总统后,段祺瑞于是于 1917 年 8 月下令由他的内弟傅良佐做湖南督军。谭延闿自知自己无力抗拒此事，慨叹地说了句：“ 我做惯了婆婆，做不了媳妇啊！ ”回茶陵“ 省亲 ”去了。到茶陵后又向北京政府打电报辞去省长，然后化了装，偷偷离开了湖南去上海了。

但是，事情多变。傅良佐领兵到达湖南不久，便被湘军、桂军打败。傅良佐仓皇逃走。

这样，就爆发了湘桂军和北洋军之间的南北战争。北洋军第三师长吴佩孚领兵进攻湖南，桂系陆荣廷为保实力不战而退，吴佩孚很快占领了衡州。但是，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健将第七师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

谭延闿认准这是个时机，便立即离开上海来到广西找陆荣廷，建议陆荣廷和吴佩孚建立同盟关系，共同支持他重任湖南督军。陆荣廷想，只有谭延闿任督军，才能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便点头答应了谭延闿。一与吴佩孚接洽，吴佩孚正需要有个能和南方通气的人，也同意了。

1918 年 7 月，谭延闿在永州重任湖南督军。后来，湘军又打跑了张敬尧。

“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

谭延闿不禁咏两句古诗，抒发心头的感慨之情。回思往事，应感恩的人很多，范旭东的来访使他想到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也是他应感谢的人。谭延闿答应了范旭东的请求。

谭延闿找到萧豹文，萧豹文拢到黄文植，黄文植说：“ 我只有从命了。 ”

于是，汉口十八家精盐商号被组织起来，成立了“ 精盐公会 ”，黄文植担任了会长。这，实现了范旭东计划的第一步——“ 精盐联营 ”。

第二步便是由精盐公会发动湖南、湖北各县商会向省议会请愿，要求“ 北盐南运 ”。

省议会迫于压力，同意了。

塘沽码头，满载久大精盐的轮船列队出发了。翻起的浪花，一朵连着一朵，一片连成一片，像是在欢呼！像是在歌唱！

南京，沿江大饭店。范旭东爬啊爬啊，再高些，再高些，范旭东一直登上饭店的楼顶了，他用竹杆挑起一挂鞭炮，盼着那一刻，望着长江口，来了——满载海王星精盐的轮船驶进长江口了！

噼噼啪啪的鞭炮立时响起来！

范旭东落泪了。这是高兴的泪水啊！

1920 年，徐世昌任大总统。范源濂再任教育总长，这对范旭东更有利了。范旭东又在九江组织了“ 九江精盐公会 ”。淮南的旧盐商已耳闻范旭东在汉口组织精盐公会的厉害，他们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骂，骂得唾沫星儿飞溅！

“ 姓范的，这个该刀劈斧砍的，是要夺咱们饭碗啊！ ”

“ 五个口岸是袁世凯给的，袁世凯活着时都不算数，甭说现在袁世凯完蛋了呀！ ”

“ 再说哩，那些洋盐就是用瓶子和纸袋包装，海王星的包装和洋盐一样，他们还是到洋人居住的地方去卖吧！ ”

呼地，淮南的盐商们也组织起来；哗地，扯起一杆旗帜叫“ 淮南公所 ”。这淮南公所专和范旭东的精盐公会对抗。淮南公所组织人疯狂地查禁海王星

精盐，和九江精盐公会抢占地盘。

“公所”与“公会”对抗的事，传到了赣北镇守使吴金彪的耳朵里。吴金彪一打听，这位范旭东可是范源濂的亲弟弟，范源濂可是政府一级官员，将来说不定用得着，这么一想，“公所”与“公会”哪头轻哪头重吴金彪心中自然掂量得一清二楚了。可自己不便出面干预此事，于是吴金彪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吴朗山，他找到自己的弟弟，让自己的弟弟去支持范源濂的弟弟。吴朗山心领神会，在九江另设了一个精盐查运所。这个查运所可名不副实，名为“查禁”，实则成为久大海王星精盐在淮南销售的保护伞，并且为久大海王星精盐的销售统计数目。据他们记载，久大海王星精盐一次就倾销了四千多袋！

海王星又在九江升腾起来。海王星的光芒本该是照到中国每一寸土地上的，范旭东想。

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表演的杂耍都是一段接一段的；北洋政府时代的大总统也和中国文艺舞台上的杂耍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袁世凯后是黎元洪，黎元洪后是冯国璋，冯国璋后是徐世昌，徐世昌后又是黎元洪……大总统职位就像一个皮球，踢来抢去。

任时势去变吧，范旭东搞“工业救国”的决心丝毫不变。

但是，战火烧到了久大精盐厂的门口，塘沽成了争夺之地。这就是1924年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北洋军阀公开分裂成派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垮台后形成的。直系的头子是冯国璋，是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奉系的头子是张作霖，割据东北三省，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又一个工具：皖系的头子是段祺瑞，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支持段祺瑞，段祺瑞控制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这是三个主要派系，另外还有晋系、滇系、桂系等。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争夺地盘、争夺政权的战争。张作霖派兵入关，在榆关和直军进行了争夺战，直军吴佩孚的势力很大。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塘沽成了两军拉锯的地方。

趁着打仗的乱劲儿，长芦盐运使张廷谔想到“发战争财”几个字。

张廷谔是直隶省丰润县人，早年毕业于遵化学堂，1911年进入北洋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后他当过天津内河轮船局局长，当过直隶省议会议员等职，为把持长芦盐运销，他便瞄准了长芦盐运使美差。

张廷谔来到久大精盐厂，找到范旭东。要知道，“谔”这个字的含义就是直话直说，年方三十四岁的张廷谔又值血气方刚时，所以张廷谔说话也就不拐弯了。

“喂，听到了吗？这是什么响？枪炮响。谁的枪炮响？当然是吴佩孚吴大将军的枪炮响了。”张廷谔高腔大嗓，又突然一拍桌子，“吴大将军就要打败张作霖了，这块地盘统统归吴大将军所有了。不过，眼下，吴大将军罗锅上山前（钱）紧，派兄弟来找你借钱，听清了，是借，你可别不识抬举！”

范旭东一言不发，只是用几乎喷出烈火的眼睛怒视着张廷谔。战火烧到了久大门口，生产艰难，范旭东正心如针扎！此时又来了个趁火打劫的，他的心在流泪，默念着唐朝诗人聂夷中写的一首诗：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绩罗筵，只照逃亡屋。

诗到伤心处，范旭东不禁潸然泪下。

“咦，你怎么哭了？哎呀，没有吴大将军保护你，你的精盐厂不早就化为灰烬？”张廷谔说，又咂咂嘴，“啧啧，这样吧，过三不过五，三五天之内我来拿钱。难道你非等吴大将军亲自出马找你算帐不可？哼！”

张廷谔走了。

不久，有消息传来，冯玉祥由古北口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与胡景翼、孙岳等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联合奉系，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

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起来打直军，直军前线全军覆灭。吴佩孚拣得一条性命，从海路逃走了。

别说三五日过去，三个月五个月都过去了，张廷谔也没敢再找范旭东。

豺走了，狼来了；或言之，狼走了，豺来了。豺狼本是一丘之貉。 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直隶督办李景林，把张廷谔的故伎重演。比起张廷谔，李景林更狠毒些。

李景林是直隶省枣强人。自保定讲武堂毕业后，就养成一种孤傲的军人气质。历任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参战军团长，当过奉天第七混成旅旅长，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已攫升为第二军军长了。不久又担任了直隶督办兼省长。“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就是这个李景林，在日本人唆使下出动军警对工人进行镇压，造成六十多人被屠杀、四百多人被逮捕的惨案。此时，李景林手上的屠刀血迹未干，便又将黑手伸向范旭东。

那是一天的黄昏，范旭东回自己的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这是个很繁华的地带。范旭东的脚刚要迈进家门口，突然有两个彪形大汉上前来，驾起范旭东塞进汽车门，汽车尾部喷出一股黑烟就跑了。

太和里，范旭东家中，妻许馥在焦急地等待着范旭东。

“这是怎么了？说好这时回来的呀！”

许馥自语，心怦怦地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爸说今天要送我礼物的，怎么还不来？”

大女儿果恒，刚刚过十岁，眨着聪慧的眼睛问妈妈。

“我要爸爸来！”

小女儿果纯喊，又用手指点点自己的小脑门，爸爸每天都要亲吻“小脑门”，今个为什么还不来呀？

“好孩子，让妈安静一会儿，爸爸的事情多，忙完就会回家的，啊？”

许馥对两个女儿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但她的心里，那种不祥预感却越发强烈起来。

“来，姐给你撒雪花玩。”

果恒哄着妹妹，来到院里。果恒从衣兜内拿出一张白纸，撕成一点一点的，然后将纸屑抛向空中，果纯笑了，拍着小手掌欢呼：

“下雪了！下雪了！”

许馥感到欣慰。倏然，她的心怦然一动，眼前仿佛闪现出纷纷扬扬的雪花……

许馥是湖南长沙人。1905年，她随母亲到日本求学，成为东京青山实践

女校附设师范班的学员。初到异国，对一切她都觉得新鲜！

满目樱花，真好看，真美丽！富士山虽没有家乡的山峦那样被浓郁的绿装装扮，然而却是独具特色，别具一番风采！

更喜那雪。这个岛国的雪好大好大啊！雪把天染白了，地染白了。许馥就愿意置身于雪花中，尽情领略雪的魅力，让雪花同样将自己染成玉般洁白。

姑娘的心是天真的，也是浪漫的。

是那一次雪，许馥跑到雪地玩耍。她从暖融融的羊皮手套内抽出两手，尽情地伸向天空，去迎接飘飘落下的雪花。刹那间，姑娘纤细的手指被冻红了，冻僵了，冻疼了。

“我真是个傻姑娘哟！”

许馥这么以想，咯咯地笑出了一声，她的心情极畅快，竟哼起家乡小调：

“湘江水哟波连波哟，

姑娘的心哟甜又甜哟……”

许馥的歌戛然而止，她突然发现身边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手被冻得红红的，脸也被冻得红红的，和洁白洁白的雪成了鲜明对照。

“您的歌好听，中国湖南人吗？”

男人恭敬地问，仍在原地踏步。

许馥眸儿中流露出惊疑欣喜的光，在异国他乡她听到了乡音——一种亲切的、美妙的乡音。许馥点头回答，也想问他些什么，可那男人已迈动步子踏雪跑去。雪地上的脚印深深的，很快又被扑簌落下的雪花覆盖上。

正是那一次雪。雪地上陌生老乡的身影，深深地印在许馥的心田内。

那男人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天晚上，有人来看母亲。客人叫范源濂，与母亲早在长沙时就相识。范源濂和许馥的母亲谈论中国的时局，谈论中国的未来。许馥为客人倒茶，范源濂慨叹道：

“哟，您的千金这么大了！还是让我作个大媒吧！”

一个美好的夜晚，许馥和男朋友见面了，啊——他正是雪地上遇到过的老乡。

“我叫范旭东。”

许馥嫣然一笑，抬头望，天上的月亮圆圆的，晶莹的光照到姑娘的心田里。

沉默片刻，范旭东轻声问：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天的月真圆，月亮的光真亮啊……”

许馥喃喃地说，眸儿望着蓝天上的月。

“不，”范旭东无声地一笑，“你在想，我为什么天越冷越往雪地上跑，是吗？”

“是啊？”

许馥眸儿中是期待的光。那一次雪打动了姑娘纯洁的心。

“我在炼，炼一种意志。我准备毕业后去走一条荆棘丛生的路。没有钢铁般意志，在这条路上就会寸步难行。”

“什么路？”

“搞化学工业，救中国！”

范旭东的话是从心窝中迸发出的，许馥掂出了这话的千钧重量，感觉出

了这话的热能。

两颗赤诚的心从此跳动在同一节拍上。

1910 年，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被留校担任专科助教。就在这一年，范旭东和许馥的爱情成熟了。

洞房之夜，范旭东端详着心爱的妻子，他的心醉了。

南国姑娘的秀美是天赋的，恰似南国的青山，南国的绿水，美得像一幅画，甜得像一泓水。范旭东恨不能立时将妻子抱进怀里，然而他没有，他不想破坏这画的完整，不想打碎这水的宁静。妻子安静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端庄、恬静，甜甜的笑纹在嘴角含着，合体的旗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女性优美的线条……

就这样，柔和的灯光中，他与她相视着，没有语言，只有心灵的交融。

月光透过窗洒进充满温馨的新房内。今夜真好啊！

家乡，中国，好吗？

“馥，我们……睡吧……”

“东……”

要炼，炼一种意志，去走一条荆棘丛生的用化学工业拯救中国的路……

许馥的心被感染了。她融化在丈夫怀里，充满深情地吻了丈夫。

从日本回到中国，从北京来到天津，许馥以丈夫的喜怒为自己的情感，将丈夫所追求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屈指十五个春秋了。如今，丈夫的事业已经起步，钢铁般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只是，愈是如此，许馥愈是为丈夫担心。社会总是光明与黑暗并存，清澈和污浊同在。她担心丈夫会被暗箭所伤，会被污浊裹去，为什么，今天夜幕都已降临，仍不见丈夫归家来？

“妈，信——”

果恒小跑进屋，将手中的信递给妈妈。

许馥急切地接过信，急速地抽出信纸，急忙望去，信纸上气势汹汹地写着几行字：

许馥女士：

您的丈夫暂时很安全。只需要二十万元即可使您的丈夫回家团聚。

天津驻军兵灾善后清理处

许馥的手在颤，心在颤，她急巴巴地问：

“孩子，这……这信，是在哪儿……看到的，啊？”

“就在大门缝儿里呀？”

果恒忽闪着像妈妈一样的大眼睛，她幼小的心怕死了，怕信里写着关于爸爸的坏消息。

果纯举着小手找妈要：

“是爸爸送我的礼物吗？”

许馥奔出屋，奔向院门外。院厅外，匆匆过往的人流，匆匆过往的车流。

夜色倾泻，许馥顿觉心中一片黑暗。

“天啊！这是绑票！这是讹诈！”

许馥的心在悲愤地高呼。她向黑暗中冲去，不顾一切地跑啊跑……她猛地醒悟，自己这是跑向哪啊？兵灾善后清理处在哪儿？孩子，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还被扔在家里，许馥又不顾一切地朝家里跑。

“妈啊……”

“爸啊……”

果恒、果纯站在家门口哭，许馥扑过去，将两个女儿揽进怀，禁不住泪似泉涌。她喝问苍天：

“公然绑票，天理安在？”

天津驻军兵灾善后清理处，一间宽畅豁亮的办公室内，李景林出面了。李景林挺着胸脯，话语强硬：

“范旭东，本督办急需军饱二十万元，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

范旭东严词拒绝：

“我无钱可拿！”

“没钱就要你的命！”

李景林吼，从腰间拿出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拍。心想眼前这个喝墨水长大的书生一见真家伙准晕，没想范旭东不屑一顾，冷笑道：

“要命，本人倒有一条。”

李景林见硬的不行，换一副嘴脸劝道：

“坐，坐沙发上。老范啊，你今年四十二了吧？长我一岁，我该叫你一声哥。兄弟眼下有难处你总该帮一把吧？你变通变通，可以向久大借些钱嘛！”

“本人无权借用公款哟！”

范旭东寸步不让，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中两个拇指般大的小瓷马，这是准备送给女儿的礼物。

一个硬要“借”，一个硬不借。李景林终于耐不住性子了，从范旭东手中抢过两个小瓷马摔得粉碎，大骂道：

“妈拉巴子的！把范旭东给我关起来！”

久大精盐厂也接到李景林的信：如不送钱来，就杀了范旭东。

这事，被任过大总统的黎元洪知道了。黎元洪不当总统了，就离开北京来到天津。黎元洪幼年时随父从湖北移居天津北塘，天津也可称是他的家乡了。他离开北京时曾向临时执政段祺瑞保证“赴津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当西南一些省发生反段祺瑞风潮时，段祺瑞担心黎元洪会受到利用，就三番五次派人迎黎元洪入京，黎元洪便又向段祺瑞保证：“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从此黎元洪转向实业经营。山东枣庄煤矿、天津久大精盐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都有他的投资。

黎元洪找到李景林，大发雷霆：

“你们简直是马贼作风！快给我放人！快领我去看范旭东！”

久大精盐厂已背着范旭东给李景林送去八万元，李景林就借黎元洪台阶放了范旭东。

1925 年可真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关于盐的笔墨之战再度打起。

景学铃不愧是笔杆子，挥笔上阵。

景学铃在北京《实事白话报》上发表《真不可解》一文，宣传精盐，指责旧盐商公开掺土售盐，迫使国人成为“食土民族”。

淮盐引岸旧商则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盐政之危机》文章，反对精盐，抨击久大精盐厂“增加产额，冲销四岸”。

按理说，这场笔墨仗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谁是谁非。但结果却是盐务署修改了“精盐条例”。修改后的“精盐条例”竟然增订对久大精盐厂“年产万吨”为限额的条款。

范旭东的心隐隐作痛。他清楚，这种结局是政府屈服于外强压力所造成的。在新修订的“精盐条例”公布不久，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便封闭了长芦盐坨，从粗盐原料上控制久大的生产。当年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没办到的事，由英帝国主义给办到了。更为甚者，英国海军封锁了塘沽港口，以阻止盐船出港外运。

范旭东目不转睛地盯着景学铃手中的笔，就让这支笔，把我们心中的不平，心中愤慨都喊出去吧！

景学铃愤怒了。他在《盐政杂志》上奋笔疾书，义正辞严地高呼：

盐务稽核所会办丁恩是中国盐商的官僚，是官僚难道不该打倒吗？

盐务稽核所是“年糜三百七十万”的“丧失国权之机关”，[1]这样的机关难道不该坚决铲除吗？

把盐务稽核所还有他们设在各省的分所，统统地撤销吧！

呼声是强烈的，只是无济于事。长芦的盐坨照旧被封，军舰上的枪炮依然耀武扬威。

1928 年，奉系军阀褚玉璞在塘沽成立了“京榆一带盐食户饷捐局”，对久大精盐厂运销外埠的海王星精盐每担征收饷银二元，比盐务署对工业用盐征税章程抬高了十倍！

范旭东拳头手攥得嘎叭响。他决定，久大精盐厂停工停运半年——这分明是强烈地抗议啊！

久大啊久大，你该如何发展？

五

风吹雨打未摧残

北京城内盐务上的斗争，可真够奇特的。中国人之间的争斗就足令人心痛了，外国人也插进手，推波助澜，并且当着中国盐务的家。

看看这场斗争的发展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1914 年 8 月爆发的，日本为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段棋瑞为达到从日本借款的目的，对德宣战了，但实际却是宣而不战。段祺瑞借款目的是扩充势力，消灭异己。从此中国无年不打内战。内战一起，一定向盐商要钱，盐商一定拿久大搪塞，又是限制精盐销路，又是不许人民购食自由，年年都要重演一遍，成了惯例。范旭东久经斗争磨炼，已然是见怪不怪，进而想出种种方法反攻了。

“借此迈进一步，真是有趣！”

范旭东从不停的斗争中尝到这喜悦。

1914 年 12 月 7 日，海王星精盐出世，与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斗争的结果是，使久大拥有盐田二千余亩，粗盐原料从此无缺，脚跟牢牢地站稳了。

1918 年，范旭东在汉口组织十八家精盐商号成立精盐公会，与湖南、湖北两省议会斗争的结果是，海王星精盐打破长江禁区。久大在天津的精盐厂由两所扩充为四所又扩充到六所之多；久大还接收了德国在塘沽的铁道支线，收买了沿海河的俄国码头。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3 页。

地，是政府卖的；买回地，是百姓办的工厂掏的腰包。这一卖一买，个中味道，颇值得好好地品一品啊！

1920 年，九江精盐公会的成立，使久大取得了淮南四岸的半壁天下。

1922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决定：日本继德国之后在中国山东掠夺得到的各项权利，都要归还中国，其中包括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和制盐设备。

归还的东西，北洋政府不能不要。然而要虽然是要了，国库空虚的北洋政府哪有力量经营啊！北洋政府只得决定将青岛盐田和制盐工厂招标商办。

华盛顿会议还规定：日本每年可向青岛制盐厂购盐二十五万英吨。换言之，北洋政府必须保证每年卖给日本国二十五万英吨的精盐。

显而易见，承办青岛盐厂并非易事。

就连范旭东都犹豫了。他苦苦地思索，倘无巨额资金，是很难接管这样一个庞大的制盐厂的，可巨额资金在哪里啊？还是作罢吧。

青岛盐区在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一带，沿海滩地广阔，适于汲海水晒制粗盐，和长芦一样，都属我国主要海盐产区。以青岛盐区为基地的青岛盐厂，所需粗盐原料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盐务虽属商业，却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官气。去接管青岛盐厂，天晓得会遇见来自盐商的明枪，还是遇见来自官僚的暗箭啊。

久大精盐厂已然使范旭东追求的事业放出光彩。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叫作“知足者常乐”吗？既然是政府拿不出钱接管青岛盐厂，关他的久大关他范旭东什么事啊？

范旭东这样想来，心似乎坦然了许多。

夜深了。范旭东躺在家中床上，许久许久合不上眼。妻许馥睡得很香很甜，只是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像是担心丈夫会从她的身边跑掉。

夜色沉沉，周围一片漆黑。于寂静中仿佛有一种声音滚滚而来，向他的心头滚来——

哗……

哗……

是水声，海水声。范旭东先是觉得亲切，渐渐地，他的心又觉恐慌起来。那是怎样的情景啊，他躲在船舱下逃往日本……

樱花，樱花国的强盛，在他的心中刻上了深深的印痕。为此，他发奋读书，攻读化学。为他自己祖国的强盛，他摄像立誓，用化学工业拯救祖国。

“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难道，此时，竟忘记了吗？

一张脸，日本人的脸；狂笑声，一个日本人的狂笑声：

“哈哈哈哈……离开我们大日本帝国，这盐厂你们能经营吗，啊？”

范旭东霍地从床上坐起，周围仍是漆黑一片。妻许馥被惊醒，惊讶地问：

“东，你怎么了？”

“我不许，日本人耻笑我的祖国。”

“是啊，我也不许……”

许馥抱紧丈夫，又甜甜地睡了。

范旭东决心下定，一定要把青岛盐厂接管过来。决不允许外国列强耻笑他的祖国。他爱祖国，尽管他的祖国十分贫穷；他爱祖国，尽管他的祖国官场腐朽官僚当道：他爱祖国，他要尽毕生力量为祖国的强盛奋斗！

天亮后，范旭东告别妻子，迎着阳光，奔赴青岛。

美丽的青岛、美丽的胶州湾。当年，日本对德宣战，就是从山东龙口登陆，向驻扎在青岛的德军进行进攻的。尽管袁世凯政府早已宣布中国采取中立态度，但是，战争还是在中立国内进行了。什么违反国际公法？以强凌弱就无“公法”可讲。国家贫弱，人家就会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日本攻占了青岛，将胶济路沿线城镇厂矿全部占领，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强盗还得寸进尺，强迫袁世凯签订了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不仅规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而且还要“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特殊利益”等等。

范旭东此一行，就是要把日本继德国之后在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要归中国，这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他要挺起腰板。

范旭东用他的火热的一片爱国之心打动了青岛盐商。青岛盐商们团结在范旭东周围，成立了永裕盐业公司，集资三百万元承接了收回的日本在青岛的全部盐厂。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永大承办十九所制盐工厂，裕大承办收回的盐田。北洋政府批准永裕盐业公司为青盐外销专商，从此每年卖给日本国二十五万英吨精盐，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这可称是范旭东指挥他的久大，在国际间打了一场关于盐的大胜仗。

范旭东十分了解那个开满樱花的岛国。盐在日本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吃盐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的工业尤其是制碱工业需要大量的盐，而青岛的盐，又像海沙一样的便宜。这次无奈将青岛盐权交与中国政府，简直就是剜了日本人的心头肉。

“中国人，只知盐是吃的，不知盐还能干别的用。”

日本人一直是这样蔑视中国人的。当他们按约从中国买走二十五万英吨盐时仍这样想。

至 1925 年，久大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资本由原来 1915 年第一次股东会议时的四万一千一百元已增至二百五十万元。年产量由最初的一千八百吨增到三万吨。

1929 年，久大海王星精盐打进了酱油业。这一年全国精盐总会秘书长、酱业工会特别顾问钟履坚提出“打破酱业的引岸制度”，[①]呼吁为上海酱油减轻盐税，以便通销全国。

范旭东以企业家的敏捷和胆识交即抓住了这契机，马上在南京成立了全华酱油公司。

范旭东为全华酱油公司制定的宗旨是：

要让全国人民吃到好酱油；

要为盐制品打开新销路；

要抵制日本酱油在中国的倾销。

很快，范旭东的全华酱油公司制造的固体酱油遍销了全国。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发生爆炸，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集中精力打内战，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将军队撤到山海关以南。致使到了 1032 年 1 月，日军即占领了东北全境。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3 页。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范旭东忧心忡忡，估计到战争会由此而打起来，便在江苏省大浦设立了精盐分厂。他舍不得厂子，担心他的工厂会被战争毁掉，给工厂留了后路。

至这一年，久大精盐厂已在沿海有盐田十万亩，年产盐二十四万吨之多。按全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可吃久大一年多精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土地上更加动荡不安。范旭东为他事业的前景担心，更为祖国的命运担心。

1932 年 1 月，日本军向上海进攻；

1933 年 2 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国共产党根据地；

1933 年 3 月，日本军占领了热河，并继续向华北进攻；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人的兵力，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根据地；

1935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协定，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主权交与日本。即所谓“何梅协定”。

迫于形势，1936 年，范旭东决定将久大精盐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南迁。

在天津召开的最后一次股东会上，范旭东心情沉重地说：

“由塘沽运精盐行销长江，以后恐只能维持现状，一时决难望再有多大发展……公司营业既百分之九十五在长江，故决定呈准盐务署，将久大精盐公司改名久大盐业公司，并将总店由天津迁往上海……”[①]

南迁后的久大盐业公司将怎样发展？

要知道，中华民族正面临一个苦难的时代啊！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3 页。

第二章

永利永利，永远顺利吗

《圣经》和洋碱
雪中一束盛开的梅
可贵的中国心
金子制造的脚镣
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六

《圣经》和洋碱

“铃铃……”
“铃铃铃……”
大街上，传来清脆的铃响。不是一个铃的响，是一串铃合奏的响。使人联想到中国农村屯镇串乡叫卖布匹的商人，攥在手中不停地摇的播郎鼓。
“仁慈的主啊，伟大的圣母玛利亚啊……”
“铃铃铃……”
“你把幸福和甘露降下吧！”
“铃铃铃……”
“降给中国这块饥渴的土地吧！”
“铃铃铃……铃……”
铃声和带着洋腔的中国话交织一起，又使人想到中国的大街上，那些敲锣打圈子叫喊着卖大粒丸药的。
这个摇铃呐喊的人是个黄眼珠黄头发的洋人，英国人。不过，他倒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立德。李立德摇着串铃沿街串巷地叫卖《马可福音》书。
《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属《新约圣经》的第一部分。这些福音书写的是关于基督降生、基督言行、基督死后升天的故事。“福音”的意思是“喜讯”，基督降生了，基督来“救世”，这不是“喜讯”吗？
李立德要给中国人带来什么“福音”呢？
李立德用叫卖《马可福音》做幌子，真正要推销的是他身后一个中国人挑着的洋碱。
李立德是英国卜内门公司驻中国上海卜内门总公司的经理。他雇了中国人挑着洋碱，用叫卖《马可福音》来吸引街上的行人，然后用洋碱进行当众表演。酸性物质一加上他的碱变中和了，所以发起的酸面粉加入碱才能蒸出得香甜的馒头呀。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买。
摇串铃用《圣经》当广告推销洋碱，可谓是李立德这个传教士出身的人一大创造。
这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的事。当时中国人吃的是天然碱，产在张家口、古北口一带，俗称为“口碱”。口碱的做法极落后，把天然土碱化成碱水，再凝成块儿就叫做成了。加工粗劣，杂质多得就像是一块儿黄色

泥巴。口碱不但严重地影响人民身体的健康，而且根本不能用于工业。难怪伴随《马可福音》而来的英国卜内门洋碱一下子便占据了中国市场。

“铃铃铃铃……”

“哈哈哈哈……”

李立德摇着手中的串铃笑了。这是一种脚踩着异国土地发出的得意的狂笑。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意等国都参加了战争。激烈的战争使欧亚交通梗阻，卜内门公司的洋碱没办法从英国运到中国来，李立德便将手中的洋碱存货的价钱一倍、两倍、几倍的上涨，这立即引起了民食业和工业用碱的恐慌。要知道，生产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药品等都离不开洋碱做原料的，碱，国计民生都离不开呀！

这个时候，范旭东正在塘沽忙久大精盐厂开工前的准备。洋碱中断的消息他听说了。碱，本来就是他心中一直想着的东西。创办精盐厂同时也是为将来建立碱厂做准备。怎么，形势的骤然变化，促使他心中宿愿提前实现吗？

在欧洲考察时，范旭东曾经参观过德国的制碱工业，也了解过比利时的苏尔维法制碱。塘沽，这盛产长芦盐的宝地，席盖泥封的盐坨索到处都是。盐可以制成碱，中国的制碱工业，此时不发展，还待何时？

苏尔维法制碱技术当时就在五十年历史了。但是，各国都在严格保密。范旭东的制碱之路该怎样走？

1917 年，正是久大精盐厂脚跟站稳开始进军长江市场的大好时刻，范旭东充满信心地宣布：

“筹建中国的制碱厂！”

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江河湖海，激起轩然大波。首先跳出来破坏的，正是卜内门公司里的人，他们造谣：

“海水，海水怎么能制碱呢？哈哈……”

又一副李立德嘴脸。

此时，在中国，除范旭东外，还有一些人在打着制碱的主意。苏州就有热血青年在做着碱的梦。

盛夏季节，苏州市城南三元坊附近的历史名园沧浪亭内，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拥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一行人边走边谈。

“陈先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制碱？”

一个胖墩墩的学生问。这话像热油锅内激进了冷水，呲啦——炸了锅，几个学生都你言我语的问起来：

“是啊，陈先生，当今碱如黄金贵，中国的碱厂在哪里？”

“陈先生，您说话呀！”

这位陈先生叫陈调甫。陈调甫是江苏吴县人，1913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被留校任教并从事化学研究，不久前他获得了硕士学位。虽说他是一位年轻的硕士，但在东吴大学内却备受学生们的拥戴。这是因为他的学问颇深，除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学习外，他还出版了专著《国宝大漆》。在这本专著中，他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成品油漆又倾销中国获取厚利的作法，深感痛心疾首。如今，碱同样在威胁着中国，是啊，中国的碱厂在哪里？

陈调甫是吃洋碱长大的。他十七岁离苏州到上海求学，先入复旦公学，旋即转入革命党人马君武等主持的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三年间，他接受了

近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萌发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雄心。

中国应有自己的碱厂，自己生产的碱，不能再仰人鼻息，让外国人的洋碱控制中国的国计民生。于是，在东吴大学研究室内，陈调甫放下了正在研究的油漆分析，开始试验搞起纯碱制造来。几经周折，竟试制出了少量的纯碱，经化验，含碳酸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完全可以和洋碱媲美。消息自己不胫而走，东吴大学的学生们奔走相告。为表祝贺，他们拥着陈调甫来游历史名园沧浪亭了。

沧浪亭因北宋诗人苏舜钦在园中建沧浪亭而得名。园中假山座座，重重叠叠，树木浓郁苍翠。山在园内，水在园外，山水相映，独具一格。

望着蓝天白云，学生们的游兴极高。那位胖墩以假山为屏蔽，时隐时现，又冷丁跃上一块石，抑扬顿挫地背起《沧浪亭》来：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

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野。

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

这诗是苏舜钦留下的。苏舜钦丢官后流寓苏州，买下这园。他有感于孟子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之语，在园中建筑亭子，写下这诗。亭因诗得名，诗为亭而作，苏氏也自称为沧浪翁。沧浪亭内呆坐着沧浪翁，可见当时苏舜钦低沉的心绪了。

抚红漆剥落的沧浪亭柱，陈调甫的情绪也很低沉。他并无仕途可言，唯慨叹人生苦短，抱负虽长，怎能实现？他举目亭上横匾“沧浪亭”仨字，竟变化成“中国碱”三个字了。

日暮时分，园中愈发恬静优美。闻听鸟语水声鸣响园中，仿佛那一泓清水缓缓地从心头流过。

“卖汽水嘞，苏州产的桔子汽水！”

一声吆喝打碎这宁静，早有几个学生跑去围住小贩，一人提来一瓶。胖墩递给陈调甫一瓶，陈调甫看汽水瓶上商标，果然是苏州瑞记汽水厂生产的。他喝下一口，觉口感不错，只是略甜些。

胖墩问陈调甫：“陈先生，听说制造汽水所需的碳酸气同样是制碱所需的原料，何不将汽水厂改为制碱厂？”

“如果那么简单，碱就不会如此匮乏了。”

陈调甫苦笑。不过，汽水和碱都需要碳酸气做原料倒是实情。胖墩从汽水想到碱，另外也有人同样这样想。这个人就是苏州瑞记汽水厂厂长吴次伯。

吴次伯人还年轻，五短身材，微微发福。一身银灰色春绸长袍，红润的面庞，两只骨碌碌转动的大眼睛，给人以精明之感。此时，他叫人力车夫在弄堂口停住车，合上绢制的折扇，下了车，见弄堂口有个水果摊，便缓步过去，仔细看过各种水果的成色与标价后，问一个卖荔枝的大娘：

“有劳您老，东吴大学的陈调甫先生可住这里吗？”

大娘指给他看，“就那间，挂粉窗纱的。陈先生和几个学生出去了，我看见的。”

吴次伯掏出怀表看，已是下午五时多。正夕阳西下，满天彩霞。该是回来时候了，他望一眼水果摊上的荔枝，荔枝是用冰决镇着的，好新鲜！

“要荔枝吗？刚上市的。”

大娘问。吴次伯点头。

吴次伯买了一兜荔枝，又转身走进对面的商店，转了一圈，狠狠心买下一块时兴的洋绉。薄薄的丝料，月光一样清亮，托在手上修托着一片云彩。

吴次伯估摸时间差不多了，便朝挂粉窗纱那户院走去。

“咳——”吴次伯咳了声，站在院中，提高嗓门问：“陈先生在家吗？”

屋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只见她清清素素的花绸旗袍，干干净净的脸上无脂粉，漂漂亮亮的一双大眼睛，整整齐齐的发髻一丝不乱。她是陈调甫的太太，叫潘瑛如，潘瑛如打量吴次伯，礼貌答道：

“阿甫刚回来，您请进屋。”

吴次伯进屋，陈调甫早迎上前，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先生是——”

“鄙人吴次伯。初次登门，这小礼品实不成敬意，请笑纳。”

吴次伯将手中的丝料和荔枝放在一张八仙桌上。陈调甫想真是无巧不成书，刚游园时还提到瑞记汽水厂，这厂长便登门来。

“吴先生请坐，”潘瑛如递上茶，说：“我和阿甫早已相约不收礼的，这东西……”

“好说好说。”吴次伯端坐椅上，“时间就是金钱，我还是长话短说。我来找陈先生，为的是当今最金贵的东西——碱！我已听说陈先生实验制碱成功，我吴次伯有意将汽水厂改为制碱厂，为中国化学工业写上一笔辉煌。不知陈先生可否愿意助吴某一臂之力？”

陈调甫静静地坐在椅上，听吴次伯讲他的创办碱厂计划。当听到吴次伯已邀请上海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共同筹建碱厂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起吴次伯的精明。王小徐是留学英国的数理学家，对数学、电工学、机械学了如指掌。他创办的大效机器厂，虽刚刚建立两年，但已闻名全国。

吴次伯一个“碱”字，已将陈调甫心底的弦重重地弹响，陈调甫痛快地答道：

“创办碱厂，调甫正求之不得，只是不知王小徐的意下如何？”

“痛快！”吴次伯喝彩道，“王小徐听说办碱厂，和你老弟一样的痛快，慨然应允呀！我吴次伯不才，但有你们二位高人相助，真如同天助我也！”

吴次伯眉开眼笑，好不得意十分！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拍在桌上：

“这点聘资，不成敬意了。”

陈调甫也站起，指着吴次伯带来的丝料和荔枝说：

“我本想破个例，收下这的。既然吴厂主如此见外，请一并带回吧！”

“那好那好，”吴次伯赶忙又收回支票，拿起放在桌上的折扇，“我这就告辞！”

吴次伯乐颠颠地走了。望着吴次伯背影，潘瑛如扑哧笑出声来。陈调甫问妻子：

“阿如，你笑什么？”

“你呀，书呆子！”潘瑛如说：“你不收他的聘金，还说人家见外，莫不是要与人家对半分利吗？”

“哦呀呀，明天向他解释清楚。我怎么没想到这呢？”陈调甫有些后悔。

“你呀，人家吴厂主非得折腾一宿不可，寻思怎样用你才经济些。”

潘瑛如说着，已端上饭菜。陈调甫大口往嘴里填着米饭，游园游得饥肠

辘辘，饭菜吃的特香。陈调甫笑着说：

“让他寻思好了，只要他一心创办碱厂。”

潘瑛如把菜夹进陈调甫碗中，“阿甫，我总觉得你是一潭清水，他是一瓮豆油，你们搅和不到一块儿的。”

陈调甫放下竹筷，拍着妻子的手说：“阿如，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很完美？”

潘瑛如两只黑黑的眸儿望着丈夫，笑了。

转天，陈调甫如约前往吴次伯家，会见上海来的王小徐。

王小徐三十岁上下，长得一表人材。一身合体的白色西装，白皮鞋白丝袜，漆黑头发覆到脖颈，举止潇洒，颇富艺术家风度。

为了碱，三颗火热的心碰到了一起。

三个人遂商定，在瑞记汽水厂拨出一块空地，两间房子，由吴次伯出钱，王小徐设计，陈调甫主持，搞一个工业性小型试验。

连续三个月，王小徐搞出一套小型机器，与陈调甫一起昼夜奋战，终于获得满意成果。

但是，吴次伯却凉了半截。根据陈调甫的报告，王小徐的测算，创办碱厂需要大型机器设备，又需出国考察国外先进工艺，所需资金巨大，并非他一个汽水厂厂主能负担的。看来吴次伯当初把事情看简单了。

吴次伯茶饭不思，几天下来，竟比忙活了三个月的陈调甫和王小徐还憔悴。抖抖手不干了？吴次伯还真舍不得。干下去？那所需资金怎办？

吴次伯思来想去，突然啪地一拍脑门儿，咳，怎么把他忘了！

吴次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南通的张謇。张謇因苦劝袁世凯别当皇帝不成，一气之下离开北京回到南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概不见客。直到袁世凯一命呜呼上了西天，他才舒出心中一口闷气。

“对，就去南通找他！”

吴次伯作出这决定。陈调甫和王小徐也觉得这是一条路。

正秋高气爽时，南通一派热闹景象。

南通，既有花园之城苏州的秀美，又有滨海城市的粗犷。时值重阳节，到处是盛开的菊花。饮菊花酒，插茱萸，登高望远，游人乐此不疲。路旁的酒店，除了插茱萸处，有的还别出心裁，用菊花扎成一座“花门”，酒客从菊花门进出，酒后离店，可以拔下一技菊花带走。满城皆香气，路上尽落英。吴次伯打头，陈调甫、王小徐随后，三个人边走边看，陈调甫不禁赞道：“真是冲天香气透南通，满城尽带黄金甲呀！”

王小徐同样赞道：“不虚此行啊！没想到离苏州二百里，还有这么繁华的南通！”

“你们不来上一枝吗？听说这东西能够避邪呢！”

吴次伯也很兴奋，他从酒店“花门”拔下一株绿色茱萸，喊。

“哈哈……”陈调甫笑道：“吴厂主，如果再喝上菊花酒，不但避邪还能发财呢！”

吴次伯认起真来，拉他们两个进了一家叫全贤楼的酒店，非要痛饮菊花酒不可。

酒家端上菊花酒。透明的玻璃杯中，一朵朵拇指盖大的小黄菊在晶亮的酒液中盛开，甚是惬意。酒香、花香清醇醉人。

“只是，我们如何能见到张謇呢？”

王小徐一句话，酒桌的气氛立时沉闷了。来南通容易，见张謇谈何容易！与张謇熟识的人尚且有约定才能会见，这三个年轻人想拜见张謇有何理由？要知道，张謇名副其实的是一朝元老啊！

酒家又端上菊花酒来，殷勤地说道：“三位初到南通吧？明日城东王字河岸五福寺门前有江北富县如皋人举行赛马，三位何不就住我店明个去大饱眼福？”

“是个好主意！”陈调甫欢呼，又吩咐酒家道，“就请你给我们收拾三张干净的床吧！”

揽到生意，酒家眉开眼笑地去了。王小徐很高兴，他真想看看南通赛马是什么样子。只是吴次伯不悦，碱的事尚无眉目，还有心思去看赛马吗？

“你们想啊，赛马乃南通要事，主办者一定请出张謇以提高赛事知名度的。我们明日何不去赛马场找那位张大人？”

吴次伯听着在理，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三个人早早赶到城东五福寺。虽说离赛马时间尚早，新修出的跑道两旁已挤满了人群。游人津津乐道赛马情形。原来如皋赛马由来已久，多在本县由有钱人出资举办，今年决定将赛事挪到南通举办，无非是显示如皋有钱又有好马罢了。南通人乐得大饱眼福，这又是集市贸易的绝好时机，所以前半个月就将寺前道路修整平坦，大小商贩们也把买卖搬到这里，估计这里要热闹一个月呢！

如皋人来南通赛马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要请清朝状元、民国元老张謇到贵宾席上坐一会儿，一小会儿亦可，以让如皋人的赛马史上描上光彩的一笔。张謇闻听这话，哈哈一笑答应了。与民同乐是趣事，张謇还真想欣赏一下如皋的赛马哩。人越聚越多，年轻人和小孩子们纷纷爬上树去观阵。十点正，马到了，人群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伸脖子垫起脚跟，陈调甫和他的两个伙伴从人缝中望去，只见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冲人群高声宣布：“名马进场！”

一时间南北器乐杂响，唢呐声、丝弦声、锣鼓声齐鸣，参赛的名马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威风凛凛。那马鞍别具一格，是用牛皮与木头合制而成，形似元宝，马鞍外表锦缎包裹，不是湘乡就是苏乡，全绣着四季花草龙凤鸟鱼等吉祥图案，真是气派！

主办人在骑师的簇拥下，向贵宾席拱手为礼，接着赛马开始。陈调甫已看清，贵宾席上正坐着他要找的人。陈调甫向吴次伯、王小徐招呼一声，挤开人群，挤向贵宾席。

贵宾席是用苇席扎成的一个大棚，一妙龄女郎飘然若仙，在大棚内为贵宾逐个敬茶。陈调甫挤至棚口，待那女郎敬茶完毕，便朝那女郎招手。女郎袅袅婷婷地过来，忽闪着水汪汪的眼睛问道：“先生，有事吗？”

陈调甫举出一封信，“有劳小姐，将信交与那位张謇张大人。”

“那怎么可能呢？”

女郎一副利齿，陈调甫亦固执地反问：

“那怎么不可能呢？”

“瞧你这书生挺犟！”女郎欲笑，又赶忙举起纤手捂住自己的唇，“你这信内，若是夹着炸弹呢？”

陈调甫哭笑不得，抖着信封说：“小姐言重了。这信中有重要事禀告张大人，你将信送上，说不定张大人要赏你银子哪！”

“银子我倒不稀罕。姑娘见你不像是歹人，就为你劳动劳动吧！”

那女郎从陈调甫手中接过信，又袅袅婷婷地朝大棚中间走去，将信递到张謇手中，陈调甫这才一块石头落地。

“嗷——”

人群欢呼雀跃。陈调甫看到一紫衣骑士正被人们抬起来，像打了胜仗的英雄一样，披红戴花，被抬到大棚前由贵宾颁赏。

直到太阳落山，赛马才暂告一段落。转天赛马还将继续。陈调甫等三个人随着人流向城内走，突然身后汽车鸣叫，一辆黑色轿车忽地驶过，人群中有认识的，喊了一声：“瞧，这是张大人的车！”

这又勾起吴次伯心事。他问陈调甫，“信是交给张大人了，张大人就会来找我们吗？”

“是啊，调甫，这也正是我的疑惑。”

王小徐问，望着陈调甫神秘莫测的脸。陈调甫似成竹在胸，颇有把握地说：

“张大人不会来找我们，他会派人来找我们的。中国有句老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呗！”

果然，三个人一回到会贤楼，掌柜的便乐颠乐颠地说：“四先生差人来过，要陈先生今晚到他府上。”

四先生是南通人对张謇的尊称。顿时，吴次伯和王小徐都怔住，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陈调甫，几分得意的整理起西装领带，那神情分明在表示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中的。在吴次伯和王小徐追问下，陈调甫才从来时带着的一只皮箱中拿出一册书来，说：“张大人请我去，为的是它！”

王小徐接过书来一翻，原来是苏东坡的手拓碑帖。陈调甫解释说：“难道二位未闻张謇酷爱苏帖吗？想当初，张大人为给慈善事业筹款就卖过字。他的字揉合诸家自成一派，但他最推崇的是苏东坡、刘石庵的字。我这册苏帖是家传，为了碱厂，忍痛割爱吧！”

王小徐似梦初醒，十分敬佩陈调甫是个富有心计的人。吴次伯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笑罢几分诡秘地说：“我忽然悟出个‘鼎”字来，诸位看啊，苏州有陈调甫，上海有王小徐，再有南通的张謇，正是三足鼎立之势，难怪我吴次伯心想事成了。”

陈调甫带好字帖，去往张謇寓所。刚至张宅大门外，早有一着长袍者迎出来。老者十分谦恭地说：“您是陈调甫先生吧？四先生去处理一件急事，刚刚离家。深表歉意了。”

“那么，张大人没留什么话吗？”

陈调甫顿觉几分沮丧，眼巴巴望着这位十分谦恭的老者。老者慢腾腾地说：“四先生说，您可去大生纱厂找他。只是，大生纱厂离这儿还很远啊！”

“那算什么呀，老爷爷！”

陈调甫兴高采烈地喊，撒腿便跑起来。

大生纱厂，总办事楼大厅内。明亮的灯光下，六十六岁的张謇身着灰色便装，虽须发皆白，然目光炯炯，面色红润，声若洪钟。陈调甫终于见到这位传奇式人物，心中充满崇敬，双手献上苏东坡字帖。

“哈哈哈……”

张謇笑声朗朗，接过字帖，并不看，放在身旁茶几上，陈调甫倒不知所措了，呆站在厅内。

“年轻人，坐啊，就坐我的对面。”张謇的目光不离陈调甫。“我听说过你，东吴大学的硕士，高材生。我还听说你在实验制碱，很了不起啊！你用字帖做敲门砖，想必是有求于我，至于字帖嘛，你若喜欢，我送你两册也无防。”

“这……这……”

陈调甫已觉羞红了脸。正欲说什么，又被张謇拦住：“莫急，先不要说明你登门目的。我将见面地点改在这里，就为请你观看墙壁上这四幅《厂儆图》。”

陈调甫起身，靠近墙壁仰望，这画出自南通画师单竹孙之笔。从落款墨迹可知画师是受张謇之托而挥毫泼墨的。

四幅画分别是“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①]

“请先生赐教。”

陈调甫央求，张謇喟然慨叹道：

“我大生纱厂苦苦行走了二十二年。这期间，中途退出不克终事的有之，答应筹股而又食言的有之，欲毁我纱厂的、垂涎纱厂利润的亦有之。欲创办工厂，谈何容易！陈先生，看过《厂儆图》还讲你的登门目的吗？”

陈调甫顿时清楚了张謇的良苦用心。在这样一位可尊敬的先辈面前，陈调甫一吐心中志愿：“晚生不才，但愿为中国化学工业奋斗，我要创办中国的碱厂，还请先生助晚生一臂之力。”

“好！”张謇拍案而起，握住陈调甫的手激动地说：“后生可畏，仿佛使我看见老朽当年。不过，一人个指头总不济一个拳头力大，你应该带着你的雄心壮志去天津找一个人。”

“去找谁？”

“范旭东。”

张謇介绍了范旭东，介绍了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厂，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已老矣。唯你们才是中国化学工业之希望。”

陈调甫的心中深深记下一个人：范旭东。

七

雪中一束盛开的梅

1917 年，初冬。华北平原刚刚接受了第一场雪的装扮，一片洁白。

四野茫茫，天渐渐亮了。一艘客轮缓缓驶入天津码头。两个久候在客轮甲板上的年轻人，近不及待地跳下船来，匆匆走出码头。走出老远，才停下身来，等待行动迟缓的吴次伯赶上来。

洁白的街道已被千万双奔走的脚踏成了泥泞的路。

“先生，来套天津风味的煎饼果子吧。”

“先生，云吞热的。”

小贩们向下船的客人兜售早点。

“三位，要车吗？”车夫跑到两位年轻人面前，却望着吴次伯的脸问。

[①] 《文史资料选辑》96 辑第 174 页。

陈调甫摆了摆手，“吴厂主，干脆我们步行取暖吧，早晨空气又好。”

王小徐赞同，“步行，锻炼身体又节省开支，何乐不为呢？”

三个年轻人嘻笑着，步履匆匆。

“先生，买花吗？”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寻声望去，好一束含苞欲放的腊梅。陈调甫刚一住步，两束系着绸带的梅花已送至眼前。

花束后面，一张冻得通红的小脸蛋。

“好花！”

王小徐赞叹，已将手伸进兜，拿出钱。

“这鬼天气，齁冷！”

吴次伯嘟囔着，把嘴藏在大衣领子里，跺着脚。

王小徐接过小脸蛋手中的梅花，递到陈调甫面前：“调甫，严冬时间，一花独放。愿你有梅花精神。”

陈调甫高兴地接过梅花，望着花苞，心中却想起未曾见过面的范旭东，轻轻地说：“但愿他也有梅花精神。”

小脸蛋望着踏雪而去的三个外地人，大胆地喊一句：“马上就开花！”

陈调甫再看那花时，果然有一两朵梅花已悄悄张开薄薄的瓣片，像一只美丽的眼睛在勇敢地傲视风雪。陈调甫兴奋至极，竟吟诵起诸葛亮的《待天时》来：

凤翱翔于千仞兮，

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垄亩兮，

吾爱草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

以待天时。

……

王小徐被陈调甫的兴致感染，接着吟诵：

鹏奋飞于北溟兮，

击水千里；

展经纶于天下兮，

开创镒基。

救生灵于涂炭兮，

到处平夷。

立功名于金石兮，

拂袖而归！

吟诵毕，陈调甫、王小徐击掌大笑。吴次伯也凑过来助兴道：

“听你们俩背的一套一套的。听我老吴也背一段给你们。咳——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王小徐赞道：“好，不错，声音洪亮！”

“哈哈哈哈！”

年轻人清朗豪迈的笑声在初雪的天津上空回荡。

太和里。范旭东寓所。

范旭东似乎对雪有一种特殊情感，看到下雪，天刚麻麻亮就起了床。他一个人悄悄地来到院中，用手去接那舞来的雪花，仰起脸，去感觉雪花的甘甜。他身穿家做便服贴身丝棉袄，头顶瓜皮式样棉帽，一副当时并不多见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是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

院外的法国梧桐树上，两只喜鹊突然降落枝上，“喳喳”地叫起来。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早报喜”吗？范旭东饶有兴致地望着梧桐枝上的喜鹊，喜鹊跳跃着，冷丁像是发现了范旭东，拍拍翅膀飞走了。一片干枯的树叶，随着树枝上的积雪，飘飘摇摇地落了下来。

范旭东望着地上的枯叶，想起不久前，曾和比利时的苏尔维公司洽谈合办碱厂，因苏尔维公司的条件过于苛刻而没能谈成的事，心中一直耿耿于怀。那来自异国的蔑视目光，时时闪现在心头。这是一种耻辱，范旭东记下了。

范旭东俯身去拾那片枯叶，头上的帽子滚落在地，他捡起帽子，门铃响了。

“铃铃……”

急促的铃声打破小院宁静。会是谁，一早儿就来？银雪飘舞的天空中，那两只喜鹊又踅回来，又落在梧桐枝上叫个不停：

“喳喳……喳喳……”

范旭东拉开门，门外，雪花中，三位并不相识的客人。跃入眼帘的梅花已经开放，洁白的雪中好一点点醒目的鲜红！

“你是管家吧，干什么愣着？我们是苏州来的，快去通报范旭东先生。”

吴次伯说，用手捂着发僵的耳朵。

范旭东惊讶，“哎呀！是远方的客人，快请进屋！”

小客厅不大，温暖如春。范旭东帮三位客人扫掉身上的雪，又忙着打开墙角的炉子加煤，好一通忙活！只是三个人都不去坐那沙发，坚持站着。

“咦，你们为什么不坐？请坐呀！”

陈调甫说：“我们是慕范旭东先生大名而来的。范先生是我们心中楷模，是我们的师长，因此我们三个在路上已经商定，要恭敬地向范先生鞠上一躬。此时尚未见到师长，学生怎敢落坐！”

“先生言之过重了。范旭东不过是一寻常百姓而已。我就是范旭东。”

一句话，使三个苏州来的客人都愣住了。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厂已然是累累硕果，获利颇丰。范旭东一定已成为一位有知识的阔老，怎么却如此寒酸呢？待意识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陈调甫激动了，满怀崇敬地向范旭东深深鞠了一躬。

“为学生尊敬的范旭东，为中国的化工事业，我愿投奔先生。”

范旭东和陈调甫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是这四只手，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描绘出崭新的一笔。

吴次伯拉着王小徐也要行礼，早被范旭东拦住，按坐在沙发上。吴次伯一劲儿地自责：“我们食言了，食言了。”

相互介绍后，范旭东更是兴奋异常。他一扫刚才捡地上枯叶时的不快，捧着陈调甫带来的梅花，高兴地说：

“太好了！化学硕士陈调甫，数理学家王小徐，汽水大王吴次伯，为了中国的碱，咱们攥成拳头一起干！”

吴次伯望着身材瘦削的范旭东，心想全国闻名的范先生敢情是这样平易近人。哪像自己呀，买卖不大，架子不小，就像是紫砂壶把儿总端着。

王小徐被范旭东感染了。他似乎觉出范先生瘦弱身躯中竟饱含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正是这力量能把人紧紧抓住，把事业紧紧抓住。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他若是也学习化工的话，他一定同样会永远跟随范旭东这样的人干的。

“你们已经搞过制碱实验，真是可贵。”范旭东语重心长地说：“碱是人民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又是化学工业不可少的原料。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现南北同仁都愿把久大当做中心，共同筹建制碱工业，中国碱业这粒种子，就在塘沽种下吧！”

听着范旭东朴实无华的语言，陈调甫深感范先生境界高远，抱负不凡，博大的胸怀简直容得下整个渤海。这是位可亲的兄长，是可信赖的人，陈调甫已将自己交给范旭东，为中国化学工业大干一场了。

墙角的炉火烧得通红，小客厅内热气腾腾。范旭东说：“我的太太带女儿去北京了，让我们自己动手，搞些热粥喝怎样？”

“好呀！”

吴次伯想到应放下架子，抢失上前去忙活熬粥了。

筹建碱厂工作是从实地调查入手的。

隆冬时节，一辆灰色轿车由天津驶向塘沽海湾。车里坐着范旭东和陈调甫、王小徐、吴次伯。虽说是冬季，但一路上运盐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车停在海边盐场。下得车来，呼啸的海风立即灌得他们站不住脚。南方来的三个人虽说穿上了刚购置的棉衣，还是觉得寒风透骨。吴次伯干脆回到车里，“你们去看吧，我在车里一样看。”

范旭东指着片片盐池，兴致勃勃地说：“你们看，把海水引进盐田，变海水为卤水，经过浓缩和蒸发，就会结出晶体。这盐田因为含氯化钠成份多，三九天也不会结冰的。冬天不见冰，夏天不见青，一年四季刮海风，只有男工没女工。盐工的生活很苦啊！”

陈调甫举目望去，百里盐滩一片皆白。别说荒草，连一颗枯树很难见到。肆虐的海风呜呜叫着，一堆一堆的原盐，星星点点反射着太阳的光亮，又和蓝天的尽头相衔。

王小徐的兴致极高，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他对着百里盐滩，对着惊涛拍岸的渤海，迎着呼啸的海风，放声呼喊：“嗬依——依——嗬嗬——”

“北方的冬季，你，能行？”

范旭东的话是轻柔的，深邃的眼睛盯着新结识的同路人陈调甫，满怀期待，说出的话也是意味深长。

“我想行，因为有您在领路。”

陈调甫不由得用手立起衣领。北方的风真凉，尤其是海边的风。范旭东清楚陈调甫此时的心境，满怀深情地说：

“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①]

陈调甫的心怦然而动，再看范旭东时，范旭东已是泪湿双眶了。

到底是化学家见了盐场亲。范旭东拉着陈调甫，陈调甫拉着王小徐，在海滩上跑这跑那指指点点。他们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任海风吹吧！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7 页。

任扬起的盐粒打吧！中国的碱厂就是要在这艰难险境中矗立起来！

见到盐场，见到海，吴次伯漠然视之，王小徐新鲜刺激，陈调甫却一下子激起热情。范旭东想，这三个人，很有趣哩！

回天津的路上，几个人谈兴大发。谈盐，谈碱，谈酸，谈海。讲古，讲今，讲中，也讲外。那亲密劲儿，就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亲似手足的弟兄。

“我是湖南人，我深爱大海。当年我藏在船舱逃往日本时，我领略了大海的胸怀，我被大海折服。”范旭东用食指推一下镜框说，“我时常想，为什么千条江河不知疲倦日夜不息的奔向大海呢？除了地理原因之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些顽固的中国人，应该把几千年埋头耕作的身体转过来面向大海，去开拓一个崭新的未来呢？”

“妙啊！这就是唐代李商隐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呀！”陈调甫欢呼，汽车颠簸，磕了他的头也不顾。“大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啊。范先生，久大的精盐命名为海王星，恐怕不是一时兴之所致，而是经过深谋远虑吧？”

“海王星乃司海之神。盐也算海王对人类的贡献吧。国人认菩萨、拜观音、供财神的不少，可谁人知道大海呢？真是憾事！”范旭东叹息道。

海滩的风越加大了。范旭东隔窗望去，天底下一片混浊。

中国幅员辽阔，倘若只认准这块土地甚至不能走出这块土地的话，那该是件悲哀的事。范旭东猛然意识到，大海是有灵性的，大海的灵性就在于让你超越，超越自己的过去，超越人世间所有的过去。

王小徐打破沉寂说：“我在英国时就思索过一个问题。英、美两国都没有我们的历史悠久，近几年却突飞猛进，除了他们重视工业发展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呢？听二位刚才说的我也大悟了。英、美两国重视贸易交往，向海外发展，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利用了海王，而我们却把海王忘了。”

“你们说，谁先发现海的重要？”

陈调甫突然发问，范旭东和王小徐一时语塞。

“我们中国人自己啊。”陈调甫慨叹，“中国人对不起祖先啊！”见范旭东、工小徐茫然，吴次伯睁开惺松睡眼也想听个究竟，陈调甫讲道：“两千年前，有一位大学问祖先给后人讲了一个故事。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发大水，他发现自己太伟大了！他的东西两岸相隔之远，对岸竟分不清是牛是马。河伯得意洋洋地向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竟茫然不知所措。海的主宰海若，其实就是海王，海王对河伯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井蛙只知自己的井底之地，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河伯先生，你走出了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人更高境界。哎，你们说，这是寓言还是预言？”

“好家伙！”王小徐伯着陈调甫肩膀说：“你别入错行了吧？干脆回东吴大学教文学会吧。《庄子》我也读过，绝不会像你讲的如此生动。”

范旭东大受启发。他想，《庄子》的这篇寓言讲了一个极精辟的哲理，这就是只有知道自己的局限，才能迈进一个更高境界。要创办中国的化学工业，不能团结一群人为之奋斗，那就没办法迈进那个美好的“更高境界”。范旭东记下了这话。

吴次伯说了句：“这趟没白来，长大学问了！”又合上眼。

“调甫，小徐，我想搞个试验，用苏尔维制碱法，用长芦盐做原料，你们看呢？”范旭东征求道。

陈调甫抢先表态：“我同意。只是，搞试验的地点呢？”

“地点好办。”范旭东已想好，“就在太和里，我家院里。”

玉小徐充满信心地，“回去我连夜就把图纸设计出来。”

按照王小徐的设计，需要造一座三米多高的古灰窑供碳酸气，陈调甫袖子一挽说，这活儿我来；需要订购一套简易设备的零件，范旭东介绍了天津三岔河口的三条石天祥铁工厂，王小徐说要亲自去把关；需要运来长芦盐，范旭东当即表示亲自去塘沽。

“哎呀！你们都有用武之地了，我哪？”

吴次伯还真有些着急，忽然又一拍胸脯几分得意地说：“过几天制碱试制成功，报界再广为宣传，招慕股金可是个大事，到那时就要看我老吴的本事了。眼下，我还是去了解了解天津卫的民俗民情吧！”

吴次伯摇头晃脑地走了。惹得大家一通哄笑。

公平地说，吴次伯并非是怕干活，而确实是不知该怎么干。想当年，他创办瑞记汽水厂时，就是凭着他不要命的苦干而成功的。这几年他的汽水厂盈利不错，可他的目光也没离开过市场。市场多变化，抓机遇如两军对峙的战场抓战机，万不可高枕无忧，吴次伯常这么想。这次他瞄准了市场上的碱，他相信自己不会瞄错，他盼望真的能“财源茂盛达三江”。因而范旭东、陈调甫、王小徐三个人的每一次谈话，每一项计划，每一实施步骤，他都是合着眼睛在心中揣摸无数遍的。只是他觉得“这步该这样走”才没吱声。倘若他认为不该这样走的话他是定拦阻不含糊的。眼下是该造个窑搞试验，将来碱厂建在塘沽，原料必用长芦盐，如果长芦盐做不了制碱原料的话，碱厂不是白建了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试验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疑虑。从盛夏到隆冬，吴次伯为碱忙活了几个月，投入不少本钱，从这个角度看，吴次伯比谁都急切巴望碱厂快建成。虽然他干不了具体事，但他可以去抓大事。他笃信三尺之上有神灵，天津卫不是有个娘娘宫吗？听说娘娘特别好说话，因而香火特别旺。他要去求娘娘，保佑他吴次伯日盼夜盼心想肝想的碱厂快快建起来！

“大街上人来人往。卖苦力的，做买卖的，要饭的，卖唱的，抢了人家东西正被人家追着跑的，甚至还有敲锣打圈子耍猴的，满眼都是乱乱哄哄。这场面中，时而出现的是阔太太娇滴滴的浪笑，大学生急匆匆的背影，拿步枪当拐杖的伤兵，趾高气扬的穿西装的。冷丁冒出的是拖着长长辫子的，长辫子边走边凄凉地呼喊：“大清国回来呀……”

经人指路吴次伯照直走到城东北角，向右拐再照直走，很容易就找到娘娘宫了。

娘娘宫门前别是一番景象。

正值腊月二十三，天津卫人叫“过小年”。这儿的年味特别足。性急的大姑娘已是披红戴绿，手里还举着刚刚买的绒花绢花头饰。老太太们给娘娘上完香，在宫门前地摊上挑上几张杨柳青年画，捎带请张灶王爷画像，乐颠颠地回家送灶王爷上天去了。吴次伯挤在人群中转了转，好家伙！卖年货的、卖香烛纸箔的、卖佛龛佛像的、卖吊钱儿的、卖福字的、卖泥人儿的、卖艺卖针的……眼花缀乱，目不暇接。

挨挨挤挤，好不容易挪到天后宫。只觉香烟缭绕、佛乐盈耳。到宫里进香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点上香，献上供品，也有献布料献钱的，然后跪下磕几个头，站起来赶紧走。不走不行，后面等着哪。队伍排出去有

半里多地。遇见趴在地上念念叨叨不起来的，排队的人急了就催：“喂，说你哪，麻利点儿，大年根儿的，谁不忙呀！”高腔大嗓，直来直去。吴次伯站在队伍里，心想，海边儿人嗓门儿是豁亮，比不上苏州人嘤嘤细语婉转，倒也受听。前后看看，都是大红大紫的女人，便多了个心眼儿，招手叫过一个卖香的小孩，“我问你，这娘娘是做什么的？”

小孩儿直直眼，“管生孩子的。你看，尽出来拴娃娃大哥的。”果然，出来的都手里抱着个泥娃娃。

嗐！吴次伯拔腿要走，后面一个大娘拽住他，“别听这小孩儿的！他知道嘛？我实话告诉您吧，这娘娘可不一般，灵验着哪。活着时候在海上救了不少人，死了以后就被皇上封了神了。谁有嘛事，一求准应。康熙钦封‘护国庇民昭显灵应慈天后’，康熙老爷子都说过灵了，您怎么走呢？这可不对，见佛不拜三分罪呀！哎，您啦求嘛事？”

吴次怕只好说，“求财之事，准吗？”

“哟，看您说的，生孩子都准，求财那不是小意思？再说哩，您还没进去看看，走了不可惜了的？进去看看吧，除了娘娘，还有财神爷、灶君、玉帝、雷公、斗姆、河伯、岳飞、关羽、唐明皇，还有别地方没有的五大家都住这啦！”

吴次伯感到新鲜，“五大家？”

“胡仙黄仙白仙柳仙灰仙！”大娘颇为自豪地，“别地方没有，只天津卫蝎子　　独一份儿！”

果然，诸神诸仙把个天后宫装点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

吴次伯进得宫来，见像就拜，光香就上了十五柱，磕一次头心里念叨一次，精神在上，保佑我们碱厂成功，保佑我吴次伯财源茂盛！”

出得宫来，揉揉两条发酸的腿，心中不免存些得意。虽说多花了点香火钱，可一趟把各路神仙都请动了，值。想到此，不觉哼起一句越剧唱词来：“眼巴巴、看落晖，只今宵一过，便无机会。”

腊月二十八，街道上下时传来孩子们放的爆竹声。天津卫的家家户户收拾干净利落，准备过春节了。太和里范旭东家院子里，范旭东和吴次伯热情招待着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陈调甫和王小徐围着三米多高的石灰窑忙忙碌碌，用比剥时苏尔维制碱法，用长芦盐试制纯碱的实验工作即将开始。

纯碱出来了！人们掌声雷动，纷纷上前向范旭东表示祝贺。

“纯碱万岁！”

吴次伯高呼。他已觉厚利在望，恨不能一口气便将纯碱工厂吹出来。

转天，天津各报均登出这一震惊消息。请各界人士参观，请报界大张旗鼓宣传，是范旭东的良苦用心。下步要进行艰难的招股集资工作，无资金创建碱厂永远是一纸空谈。

招股集资，吴次伯不是拍了胸脯吗？

吴次伯满有把握地说：“三位放心，我这就动身去上海，上海有我熟识的富商大贾，都是见钱眼开的人，准保愿意投资碱厂。请等待老吴传来的好消息吧！”

吴次伯真是个急性子，说动身，连夜就去上海了。

但是，到上海后，吴次伯没能说服那些富商大贾，却被富　商大贾们说得哑口无言：

“哎呀，吴老板，你难道不知重工业资金周转太慢，不如干一些转手得

利的投资吗？范旭东、陈调甫都是书生意气，有现成的洋碱，还用去费力建碱厂吗？吴老板，你可是有生意眼的呀！”

吴次伯的心被说活了，“你们，你们说的有道理，有见地。我还是回苏州，卖我的汽水吧！唉，眼巴巴、看落晖……”

吴次伯回苏州了，再没有到塘沽去半步。

尽管吴次伯知难而退了，但历史还是应该给他记上一功。因为正是他，使中国化学工业开拓者范旭东、陈调甫尽快地携起手来。

王小徐和范旭东、陈调甫告辞。他是电学专家，他的兴趣应该在机电事业上。

陈调甫没有走。制碱实验成功，目的就是去迎接更艰苦的考验。路还很长，必须用毕生的心血去走，眼下才刚刚起步啊。

范旭东握着陈调甫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但范旭东的心里却起伏难平，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同路人……”

范旭东领陈调甫来到久大精盐厂试验室。实验室仅两丈见方，范旭东指着小试验室说：

“调甫啊，我想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你要把制碱的技术责任担负起来。”

“我……我吗？”陈调甫有些意外，“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啊，这怎么行？”

“哈哈……”这话把范旭东逗乐了，“你是个孩子，那我哪？我 35 岁，你不到 30 岁，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①]

范旭东要办碱厂的决心已下，十头牛也休想拉回来。

制碱的主要原料是盐。制碱一担，需用粗盐两担。尽管粗盐很便宜，但是政府抽的盐税要高达制盐成本的几十倍！这就是说，如果盐税不免，将来即使制造出纯碱了，成本也将大大地超过售价，根本无法经营。

怎么办？唯制碱用盐免税这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要求制碱用盐免税的申请范旭东写好后，万分火急地递交北洋政府了。

等。范旭东焦急地等。那申请仍似泥牛入海无消息。

1917 年过去了，1918 年到来了。到了 10 月份，北洋政府的大总统由冯国璋换为徐世昌了，范旭东的申请依然杳如黄鹤。

在申请书上，范旭东和陈调甫用心良苦地给碱厂起名“永利”，就是祈望碱厂能“永远顺利”。而此时，建厂尚无一砖一瓦，就这样的不顺利啊！

1918 年 11 月，范旭东在天津召开了永利制碱公司创立会，这是一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当局施加了丁点儿压力。范旭东大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架式，只等“用盐免税”了。

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厂的壮举人人皆知，人们都在称道海王星。因而，当范旭东建碱厂筹款时，很快得到了一些银行家、官僚、议员、盐官各行人的支持。特别是久大精盐厂成为碱厂最大股东，起到经济支柱作用。

参加永利制碱公司创立会的，有一位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张弧。 1915 年时，张弧不是因拒绝为袁世凯称帝筹款，被袁世凯通缉，逃往天津了吗？那时袁世凯派人到天津寻找张弧，当得知张弧躲藏在日租界福岛街时，袁世凯便密今天津警察厅长和日本领事馆交涉，非要逮捕张弧不可。日本领事馆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7 页。

却暗地通知张弧逃走了。后来日本领事馆又将张弧隐匿在日租界的井上医院。并由日本警察署加岗保护。直到袁世凯一命身亡，张弧心中日夜高悬的心才落了地。张弧聪明就聪明在他看透了政治舞台的变幻多端。袁世凯在台上，他就变着法儿的巴结袁世凯，以袁世凯当靠山。袁世凯完蛋了就赶紧重新找靠山。因此，不论是以前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执政，还是现在的徐世昌执政，张弧照样是官运亨通。1917 年六七月间，张勋闹着拥清室复辟，改民国 6 年为宣统九年。段祺瑞利用张勋驱赶黎元洪，又以反复辟为名率兵攻打张勋。趁这时候，张弧便自告奋勇给段祺瑞当顾问，并从日本正金银行北平分行借了十万元钱，用于收买张勋的部队，维持北京的治安。从另一个角度助段祺瑞一臂之力，自己也就自然找到了新的靠山。

张弧充当水利制碱公司的发起人，目的自然是从中获利，但碱厂建不起来他的目的也就别想达到。于是，张弧利用他的关系，开始多方斡旋“制碱用盐免税”的事。

范旭东当然清楚，这事难就难在外国人当着中国人的家。因为盐税是作为中国向外国借款的抵押品的。尤其是卜内门公司的李立德和他的英国制碱商们，听说中国要建立碱厂简直气疯了，这岂不是要打碎他们永远占据中国纯碱市场的美梦吗？

“盐税盐税盐税……是不能免收的，永远也不能免收的！永利永利，什么永利？是借公助以图私利！”

张弧的斡旋同样没见成效。

“我走了。谁知道，还要等几年几月才能批准我们的申请啊！与其在这里消耗时间，倒不如趁此时去美国进修。碱，中国的碱……”

海浪阵阵拍打着靠在码头上的客轮。哗哗的海浪声，像拍在陈调甫的心上，令他感到格外沉重。

范旭东一直把陈调甫送上甲板。二人凭栏远眺，海天一线，天海茫茫。今后，要有一段日子，与范先生天各一方单独作战了。结局如何，实难预料，但陈调甫信念坚定。因为他心中燃烧的那团火，有范旭东内心深处顽强奋斗的火种。

范旭东殷殷嘱托：“调甫，现在的制碱工业，你知道，完全为国际苏尔维集团垄断。他们对技术实行了严密封锁，绝不容他人染指，对这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调甫记下了。”陈调甫又悲愤地问：“为什么我们搞自己的工业这样难啊？”

范旭东很冷静，用手掌轻轻地拍了拍陈调甫的手，又扬起胳臂拥着陈调甫肩头，朝海面望去，一群海鸥正遂浪翱翔。范旭东刚刚把汉口的十八家精盐商号组织成精盐公会，为海王星精盐开辟了淮南四岸的市场，他从中已经领略了“忍耐”的味道。范旭东无声地笑笑，说：

“我说过，北方的冬季很冷，现在不已经开始了吗？去吧，去美国进修，一不要忘了咱们中国还不能制碱，二不要忘了寻找制碱的人才。我等着你，中国的化学工业等着你。还记得你送我的梅花吗？让我们用梅花精神，激励自己，战胜困难，顽强拼搏！”

陈调甫深深地点头。他多么希望范先生在身边多呆一会儿，哪怕只一小会儿啊！

范旭东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到陈调甫手中，陈调甫一看，愣住了。

范先生给他的，是先生自己的心爱之物，一块镀金怀表。

“先生，您——”

范旭东亲切地说：“带上吧，你用的着。”

捧着这块带有范先生体温的怀表，陈调甫直视着先生那深沉睿智的目光，轻轻地说：“先生，我一定珍惜时间，一定！”

客轮缓缓离岸。陈调甫立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远的海岸线。范旭东始终面朝大海，一动不动地站在岸边。海风撩起他敞开的大衣，衣摆飞舞起来，像一只矫健的翅膀频频扇动。

范旭东瘦弱的身影与整个海岸连为一体，渐渐隐去。但陈调甫却分明看到，一匹白色快马飞驰在海天之中，那英俊的紫衣骑士不是别人，正是他敬爱的兄长范旭东。

码头上，送走了陈调甫的范旭东，只觉心中怅然，木呆呆地望着水，望着浪，望着早已经望不见的船，如雕如塑。

“范旭东——”

有人喊，但他没听见。他的心仍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范旭东！”

直到喊他的人双手抱住他，范旭东才如梦初醒，惊喜地喊道：

“哎呀，是你，李烛尘，你怎么在这里？哦……我想起了，你今年毕业，怎么，刚刚从日本回来吗？你……”

“哎呀，老同学，”李烛尘把手提的皮箱放在地上，“你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哈哈……”

范旭东笑了，摆出一副洗耳恭听模样。

李烛尘年长范旭东一岁，36 岁了。一副墩墩实实的身板。他出生在湖南省永顺县的毛坝乡，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土家族聚居的乡村。1900 年，19 岁的李烛尘到永顺县城赶考，从此打开眼界。他有生以来初次得知外边的世界很大，世界上的学问很多。什么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知识太新鲜了！他下决心求学求知，开小饭铺的父亲支持他。到了 1905 年，24 岁的李烛尘考取了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与林伯渠同学，并参加了“湘江学会”，结识了徐特立、范源濂。这使他的思想产生一个极大的飞跃。1909 年，李烛尘千里迢迢赴北京城会试，结果名落孙山。面对打击，李烛尘没有退怯，心中燃烧的求学求知之火不熄。他更加刻苦学习，1912 年，终于获得了官费到日本留学的资格。在日本，李烛尘学习一年日本语言后，考入了东京工业大学预科班，后又考入化学系，攻读了四年电气化学。如今，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李烛尘终于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亲爱的祖国。要祖国强盛，就必须兴办工业，他已年届中年，不争分争秒的报效祖国还待何时？他早已听说了久大精盐厂，因此坐上轮船，他直奔塘沽而来。

“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我毕业了。你离开日本的时候，我们不是商定……”

李烛尘圆圆的脸上荡漾着喜悦，话头却被范旭东抢了过去：

“我们商定：和衷共济，各用所学，开办工厂，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①]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83 页。

“好吧，好吧，”李烛尘双手交叉抱肩，“谁让我长你一岁呢？还是让我的小弟弟说个够吧？”

“是啊，烛哥，你我已是三十六七岁的人了！”

范旭东顿觉时如穿梭，岁月不等人。

“我来了，让我们一起干吧，实现我们的诺言。”

李烛尘的话是从心坎跳出的，范旭东感觉到了一颗火热的心。

八

可贵的中国心

美国。纽约。

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上完进修课的陈调甫顾不上与学友打招呼，便急急走出研究室。他一边走，一边穿上从中国带来的藏蓝色毛呢大衣，围紧围巾。

一走出研究院大楼，刺骨的寒风立即示威般地向他刮来。寒风扬起的雪粒，像刀子削在脸上，似乎在考验这个中国南方青年的意志。

寂静的校园内空无一人。大学生宿舍和研究生宿舍内却热闹起来，这种天气，学生们都围在暖气旁喝酒取暖，谁愿意顶风冒雪的在外面受罪呢。

陈调甫踏着没胫的深雪踽踽独行。腹内一阵空鸣，这才想起因为忙乎完成一份实验报告，而忘记了吃午饭。他摸摸口袋，口袋里有半块干巴巴的硬面包，便三口两口填进嘴里，用手掌捂着冰冷的鼻子，以防把冷风吸进肚内。冷啊。手指冻得麻木了。他使劲张了张手掌，把手揣进大衣口袋。口袋内有一副毛线手套。拿出手套戴好，心里不觉一阵温暖。这是妻子潘瑛如连夜为他赶织的，深蓝色的毛线手套正好和昵子大衣配套。厚厚的软软的暖暖的，织进阿如的一片情意。

现在家乡苏州，仍是绿木一片苍翠。丰收以后的农民纷纷进城卖粮卖菜，然后从城里购回日用品和年货，准备过年了。今年的春节之夜又剩阿如一人在家。四季如春的苏州虽说不上冷，但阿如一定会感到孤独的。

陈调甫站住脚，躲过迎面吹来的一股冷风。回头望去，两行刚踩出的脚印，已被大雪填平了。风雪遮住了他的视线，伊利诺大学躲在风雪背后，星星点点，只透出窗子里的灯光。

陈调甫的指导老师向他介绍了美国的制碱专家梯波尔。此刻，陈调甫顾不上吃晚饭，正是去登门求教梯波尔制碱的事。

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好不易按照老师写的地址，找到梯波尔住处。

脸白得像失血的梯波尔伸出手来，握住陈调甫冷冰冰的手掌，惊异这么恶劣的天气，这个中国年轻人照样如约来到。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取消呢？比起冒着风雪步行半小时赶来，取消约会是很方便很正常的。

“哈罗，你很冷吧？喝点什么，咖啡还是威士忌？”

陈调甫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谢谢，咖啡很好。”

梯波尔一边给他递上一杯热咖啡，一边问道：“你就是中国的陈？化学家吗？请坐！”

陈调甫坐在沙发上，“学生陈调甫，专程拜访，是来向您请教制碱工艺上的事。”

梯波尔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陈调甫发现梯波尔的家庭办公室又宽敞

又明亮。书架旁边是酒柜，办公桌一侧是试验仪器，沙发前不远处的壁炉内，粗粗的木柴正熊熊燃烧。身穿开士米羊毛衫的梯波尔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看威士忌，目光不停地打量着陈调甫。

梯波尔颇有绅士风度地转了几步，停在壁炉旁，“请教？制碱工艺？我不明白，中国人要碱能做什么用？”

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啊？陈调甫心想，但还是望着梯波尔黄褐色的眼睛回答说：

“除玻璃、造纸、肥皂等工业用途外，我们还用它做馒头、油条。”[①]

“馒头、油条，哈哈哈……”梯波尔大笑道：“噢，我刚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脸色发黄，哈哈，是不是吃了碱的缘故？哈哈哈……”

陈调甫拂然起身，“梯波尔先生，既然您无意收我这个中国学生，告辞了！谢谢您的咖啡。”

陈调甫拂袖而去。梯波尔木怔怔地望着陈调甫的背影，“喏喏喏，中国人，只会吃，不懂技术，更不懂幽默。”

茶几上，那杯咖啡一动未动，丝丝缕缕地冒着热气。

夜幕中，雪地上陈调甫艰难地走着。晚上的气温又下降了。美国的冬天，比中国北方的冬天更加寒冷。陈调甫，中国北方的冬天你已经见识过了，难道你要在美国的冬天面前退缩吗？

不！绝不！

陈调甫对漫天风雪挥舞着拳头。梯波尔的奚落点燃了他一腔怒火，暴风雪似乎变小了。猛然觉出右手中指关节处一股温热，原来刚才攥拳时，拇指指甲刺进中指上部，热血滴滴渍了出来。

陈调甫甩了甩手，血滴在雪地上，立即绽出几朵梅花。啊，梅花……

鹏奋飞于北溟兮，

击水千里；

展经纶于天下兮，

开创镃基。

……

那捧梅踏雪投奔范旭东时的情景浮现在陈调甫眼前。范先生啊，您好吗？陈调甫摸着怀中嘀嗒作响的怀表，面向着遥远的东方。范先生啊，那“制碱用盐免税”的申请仍在等吗？

中国。北京。

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第一千四百一十五号训令：范旭东等筹办碱厂事特许立案。

——这是 1917 年的事。

据此训令范旭东已筹办碱厂两年。但“制碱用盐免税”申请一直未得到答复。范旭东仍在等。

范旭东迎来了 1919 年，仍没能迎来北洋政府对申请的批复。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斗争的导火线是由所谓的“和平会议”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1 月时，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也以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北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51 辑第 21 页。

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废除日本亡灭中国的“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但“和平会议”在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 月 4 日，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很快便得到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的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在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展开了爱国活动。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先是逮捕北京学生三十多人；接着，6 月 3 日，又逮捕北京学生两千余人。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释放了学生；不得不撤去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交通总长曹汝霖的职务，撤去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的职务，撤去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签字者、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章宗祥的职务；又不得不在 6 月 28 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逐步形成为一个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发生，范源濂离开了政治舞台，准备去美国游历。

范旭东送哥哥走时，只说了一句：“哥，你知道弟弟的心。”范源濂当然清楚弟弟的心。在美国纽约，范源濂找到纽约华昌贸易公司总经理、湖南人李国钦。者乡见老乡，自然是亲热十分，两个人还共同吟唱了李白的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好，好！”范源濂称赞，“您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啊！”“好吧，老乡，找我来有事但讲无妨。”

李国钦不愧是阅历颇丰，寒暄两句后便言归正传。

“我请你的公司为我代购机器，制造纯碱的机器！”范源濂说罢，审视着李国钦那双精明的眼睛。李国钦的眼神先是一怔，随即几分惊讶地问道：

“这么说，中国要搞自己的制碱工业吗？是谁？居然有如此大的气魄？”

“是……一个男儿。”

李国钦欣然应允由他的公司代购制碱机器设备。只收取百分之二的最低手续费。

喜讯飞跃大洋大洲飞进范旭东的心窝，他的心内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

“哥，谢谢你了！”

但是，各国的制碱工业完全为几个大公司垄断。重要机器设备均由各碱厂自制，而且保密极严。李国钦没办法买到整套的机器设备。

这就是说，制碱机器设备必须自行设计自行制造。那么，图纸呢？

难题飞跃大洋大洲摆在范旭东的面前。范旭东立即想到在美国进修的陈调甫。对，就找调甫。范旭东做出这决定，一封饱含期望的信由天津发往纽约。范旭东请陈调甫立即和李国钦联系，无论困难多大，也一定要设计出机器制造图纸来。

美国。纽约。陈调甫奉范旭东之命拜访了李国钦。李国钦在美国是经营矿业的。欧洲战争时，李国钦曾将中国的钨矿砂销往美国，如今虽是个巨商，但颇富爱国之心。事已至此，李国钦有意无意地已经介入到中国的制碱工业了。

“是啊，图纸是当务之急。可……”

李国钦在他宽大的办公室内踱步沉思。纽约最大的碱厂是席勒叩斯碱厂，能不能就让陈调甫去这家工厂碰碰运气？李国钦绰起办公桌上电话，叫通了席勒叩斯碱厂，用英语和碱厂厂长说，有位陈先生去谈笔生意，请接洽。席勒叩斯碱厂的厂长同意了。

难得的一个好天气，灿烂的阳光照得陈调甫的心中暖融独。陈调甫兴致勃勃地来到席勒叩斯碱厂。老远，就看见碱厂内高高的烟囱正突突地冒烟，浓浓的黑烟与屋顶和地上的积雪形成强烈反差，像一幅色彩分明的木刻画。

推开碱厂虚掩的角门，陈调甫正要迈步，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国壮汉迎上前来，严严实实地将门口挡住：“先生，您找谁？”

“已和厂长联系好，我姓陈，是来参观一下贵厂。”

“是的，厂长已经通知我。”美国壮汉倏地又警觉的悟到什么，问：“刚您说是……参观？您不是来谈生意的？对不起，请稍等。”

美国壮汉进门房用电话请示厂长。陈调甫只好站在厂门口等待。一会儿，美国壮汉走出门房，耸耸肩，拿眼睛扫着陈调甫说：

“对不起，厂长说不见。来参观绝对的不可以。”

美国壮汉说着就动手关门，陈调甫用手抵住门，“先生，我是远道而来，从中国来，请您……”

美国壮汉索性将门大开，然后双臂抱在胸前，傲慢地望着急得几乎落泪的陈调甫，卖弄地说：

“哈罗！中国人，中国人很可笑。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换总统比我们美国人换袜子还快。袜子，你懂么？S、O、C、K、S，听说你们中国人不穿袜子，用一条布来包脚。你们连袜子的事情还没有办好，又远道而来参观什么碱厂？哈哈哈哈……”

陈调甫的胸中呼地燃起火苗子！他横眉立目怒视美国壮汉，一字一句地说：

“先生，你冒犯了一个中国科学家。你很蠢，蠢，你懂么？f、o、o、L、i、s、h，如果你不向我立即道歉，收回你侮辱性语言，我就……”

望着陈调甫铁一般的拳头，喷火的目光，美国壮汉明白了，被激怒的中国人是同样懂得怎样报复的。美国壮汉屈服了，“对不起，我道歉，收回刚才的话。”

陈调甫盯了他足有五六秒钟，才转身走了。

陈调甫在席勒叩斯碱厂外徘徊。深深的积雪一步踩出一个雪坑，一个又一个脚印，这脚印竟绕着席勒叩斯碱厂整整三匝。

夜幕降临，纽约城一片灯火通明。

陈调甫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华昌贸易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内，李国钦正接席勒叩斯碱厂厂长打来的电话。

“……哎呀，李总经理，”席勒叩斯碱厂厂长在话筒中寒暄道：“怎么，您介绍来的陈先生是个中国科学家？您看，恕我没有问清楚，我以为是来谈生意的。陈先生要参观碱厂，那是不可以的。很遗憾，涉及国家工业机密，

爱莫能助了！您与我友谊归友谊，生意我们照样做，只是以后请勿打碱厂的主意喽！”

对美国人坚持原则的做法，李国钦是理解的，或许还掺杂几分佩服。不说明陈调甫去碱厂目的和陈调甫身份，意在使陈调甫不虚此行有所收获，没想陈调甫无意中暴露了一切。出于某种原因，李国钦并未明说此行中需要搞几分“欺骗”。咳，中国人的善良诚实，往往会使自己理直气壮地败下阵来。搞工业如同面对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一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有时可以联合作战，有时又必须孤军奋斗。战场上的一切计谋，在工业大战商业大战中随处可见，甚至会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得更为激烈！刚刚30岁出头的李国钦就如此老成持重，难怪他的事业获得成功了。

李国钦请陈调甫坐沙发，并为他泡了一杯龙井茶，然后是沉默。同为炎黄子孙，遭人凌辱，被人瞧不起的心境可想而知。中国人不应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没有一副铁铮铮的钢筋做骨，要自立于强手如林的国际化学工业之中，根本是不可能的。

陈调甫呷一口香郁的龙井茶，用笔在一张纸上随意勾勒出了一幅席勒叩斯碱厂的厂区图。他已经把碱厂的占地面积、大概的生产规模和产品吨数摸得八九不离十了。

李国钦颇为感慨，“咫尺蓬莱，可望而不可即，陈先生内心的惆怅可知。我认识一个叫杜瓦尔的人，是法国人，他在华盛顿的一家玻璃厂工作，他说他有丰富的制碱经验。我不了解杜瓦尔这话是真是假，所以就没向你讲。要不就请杜瓦尔试一试？”

“只能如此了。”

陈调甫同意。转天，陈调甫奔赴华盛顿，去玻璃厂找到了杜瓦尔。

杜瓦尔有40岁左右，小小的个子，一张白净子脸庞，高高的鼻梁两侧是一对褐色的眼睛，眨着几分精明，几分狡黠。

“好，没有问题的嘛！不就是图纸吗？”

设计图纸的工作在华盛顿进行。陈调甫租了一间住房。杜瓦尔白天到玻璃厂上班，晚上来到陈调甫住处搞图纸设计。渐渐地，调甫觉察到，这个杜瓦尔的设计图纸能力，远没有他自己吹嘘的那么高，工作进展极慢。

纽约，李国钦的办公室内，陈调甫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国钦非常懊丧，深感到中国人心实，是优点，难道不也是个缺点吗？

“要不，请一些中国留学生来，帮一下杜瓦尔，促成图纸，如何？”

“这……可以吧。”

陈调甫碍于情面，同意了。中国人心实是优点也好是缺点也罢，反正是实到底了。

中国留学生被请到李国钦的办公室。留学生中有一位29岁的年轻人，名叫侯德榜。

陈调甫和侯德榜热情握手。不知怎的，当他们的四只手握在一起，两双眼睛相视时，陈调甫立即联想起初到天津范旭东紧紧握住自己双手时的情景。只这一瞬间，陈调甫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已经把他和侯德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历史有灵，正是这样巧妙地安排的。如果没有李国钦，就结识不了杜瓦尔；如果没有杜瓦尔的无能，就想不到请来中国留学生。正是请来中国留学生参与碱厂的设计图纸工作，才使我们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化工先驱侯德榜

崭露头角。

侯德榜 1890 年 8 月 9 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坡尾乡。初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响亮的啼哭，震动了闽江岸旁那个普通的乡村，普通的农舍。小德榜从 6 岁时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写字。浓黑的墨汁，道劲的笔锋，横平竖直的“中国”两个字跃然纸上，也同时镌刻在那颗幼小的心苞上。十六岁，侯德榜在福州仓前山鹤龄英华书院读书时，因参加反对美国搞种族歧视的游行被英华书院开除了。世界上有人搞不平等，还霸道地不许别人反对他搞不平等，这真是个不平等！侯德榜愤愤地想。 17 岁时，侯德榜入上海闽皖铁路学堂，于三年后毕业。 21 岁时被北京清华学校录取为留美预备学堂高等科学生，到 23 岁，即 1913 年时，侯德榜以特优成绩在清华学校毕业，被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科。就在这一年，塘沽海滩上第一次踏上范旭东的坚实脚印。历史在安排着中华民族的这一对化工先导的尽快并肩携手。

中国农民的儿子侯德榜在美国开始了脚踏实地的如饥似渴的学习。1916 年侯德榜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便开始了在美国东部的水泥厂、硫酸厂、染料厂、炼焦厂、电化厂的轮回学习，以从实践中补充自己的知识。1917 年，侯德榜到纽约市卜洛克林的普拉特专科学院专学制革化学，转年毕业，旋人美国新泽西州制革厂实习。秋天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 1919 年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侯德榜便在李国钦这里结识了陈调甫，陈调甫还向侯德榜介绍了范旭东，介绍了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厂，介绍了范旭东正为之努力的永利制碱厂……

侯德榜静静地听着。朴实的心被这个未曾见过面的人追求事业的精神打动了。侯德榜已将这个人的名字牢牢刻在心上：范旭东。

留学生们同样没见过制碱机器，因而也就给杜瓦尔帮不了多大的忙。

杜瓦尔的图纸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了。他自己也觉得手中的铅笔越来越重，重得很难握在手里。

“中国有句俗语叫鞠躬下台，陈先生，我鞠躬了！你们只有去找屈兰波吧！”

杜瓦尔扔下铅笔，那几分精明几分狡黠的眼睛带着羞色，走了。

屈兰波是美国制碱业的权威。说不定在美国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陈调甫想。决定去闯一闯这位权威的门坎。

无情的事实是，屈兰波不见任何人。

陈调甫心中万分焦急，给范旭东去信讲了设计图纸的情况。范旭东立即回信说：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设计搞出来。多花费些时间、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经买好三百亩，只等你的设计了。”[①]

陈调甫致范旭东的信中，以难以抑制的情感写道：

“我已在美物色到您所需要的人。他的名字叫侯德榜……”

范旭东复信赞美道：

“有了侯德榜，有了陈调甫，中国的化学工业敢不振兴吗？”

美国。纽约。化学所俱乐部。

坐在陈调甫、侯德榜对面的，是美国工程师孟德。

孟德曾是一家碱厂的厂长，离厂后，在报纸上以顾问工程师名义登广告，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9 页。

愿代人设计碱厂。陈调甫就是通过报纸找到孟德的。

此时，在化学所俱乐部，陈调甫、侯德榜和孟德正谈到设计费问题。孟德圆乎乎的手指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弹跳着，然后向陈调甫、侯德榜伸出两个手指。

“多少？”陈调甫仿佛心被扎了一下。

“二万？美金吗？”侯德榜急切地问。

孟德的脑袋靠在沙发背上，一对黄眼球盯望着灯光闪烁的俱东部屋顶，好一会儿才趾高气扬地说：

“二万。当然是美金喽！”

“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买好，只等你的设计……”

陈调甫想起范旭东信中的话，他的心颤了，手颤了，但还是咬着牙和孟德签订了协约。

孟德搞外快真是不择手段，他从碱厂偷了一套蓝图，然后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当然很快就把图纸设计完了。

陈调甫提醒他，“孟德先生，请结合我国的情形略为变通好吗？”

“喏！”孟德两只手一摊，“修改的地方，你的负责，我不负责。

也难怪孟德如此，他是照偷来的图纸描的，哪有“变通”的可能啊？

“孟德先生，我能否到您服务过的碱厂参观参观？”陈调甫真诚地要求道。孟德的脑袋立时摇得像中国乡村布商手中的拨浪鼓，连声阻拦：

“喏！喏！我离开碱厂之后，是不能再进去的。你是外人，中国人，就更不许进到碱厂去的。”

也难怪孟德如此，陈调甫一去厂，孟德偷图纸的事要是露馅怎么得了！

甭管这图纸是偷来的还是描来的吧，反正是两万美金到　手了，孟德想。孟德一手交了图纸，另只手接过了钱，吹着口哨，找家酒馆喝香槟去了。

陈调甫带上图纸，立即启程回国。到天津，去塘沽，一路上马不停蹄。他知道塘沽有焦急等待图纸的人。

范旭东从陈调甫手中接过图纸，他发现，陈调甫比去美国前瘦了，眼睛内布满一道道的血丝。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范旭东眼中涌出了泪花。

“他们，讹了我们两万元……”

陈调甫心疼地说。范旭东的手一挥，朗声说道：

“不怕！等我们建成了碱厂，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化学工业，……那时，那时我们也不去讹人，哈哈……”

范旭东笑了，陈调甫也跟着笑了。

范旭东和陈调甫商议决定，把图纸交给王小徐按图制造。王小徐离开塘沽后，在上海仍然管理着大效工厂。范旭东信得过王小徐。

陈调甫忽然想起件事，问范旭东：

“那个用盐免税申请，还无回音吗？”

范旭东刚舒展开的眉头又聚拢在一起，他举拳咚的一声打在展开图纸的桌上，愤慨地说：

“和外国列强打交道，首要的是要想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去年，久大公司接收德国在塘沽的铁道支线，收买海河边的俄国码头时，这想法就越发强烈！”

陈调甫越来越感到，中国化学工业的希望正是眼前这位瘦削的男儿。

“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财政总长陈锦涛就是一位这样想的人。

英国汇丰银行总经理找到陈锦涛，摆着一副阔脸说：

“贵国目前财政竭蹶，只要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与英商，我行定拨巨大款额解贵国燃眉之急。”[①]

啊，又是盐，又是碱，又是围绕盐和碱打的算盘。陈锦涛正气胸中升，说了句：“谢谢贵银行的好意吧！”随即起身送客。或许，陈锦涛仍觉难解心中闷气，竟差人去催促范旭东速办碱厂。

1920 年 9 月，农商部以第四百七十五号令批准永利制碱公司注册。永利制碱公司可设工厂于塘沽，资本总额为银洋四十万元。特许工业用盐免税三十年。并规定，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设碱厂。公司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

等待几年的申请终于批复了。范旭东高兴啊。这一年，还有使他高兴的事，哥哥范源濂重新当了教育总长，久大精盐公司在九江又组织了精盐公会。高兴之余，他的心中更加盼望那个未曾见过面的侯德榜。

侯德榜啊，范旭东在盼望你归来啊！

美国。纽约。

1921 年 6 月，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铁盐鞣革研究》，获化学博士学位。就在这学业完成的时候，远隔重洋的范旭东向他发出邀请，聘请他担任永利制碱公司的工程师。通过陈调甫的介绍，侯德榜已对那位尚未见过面的范旭东有所了解。范旭东那种孜孜不息追求事业的精神，强烈的“实业救国”的决心，早已令他肃然起敬。只是，他的专业是制革，答应范旭东的邀请就意味着弃革从碱。面临重大抉择，侯德榜陷入深深的思索。几十年如一日阿，他求学求知，自觉自愿，像一头勤奋耕田的牛。这执著追求的劲头，并未因鹤龄英华书院的无理开除而吓退，也并未在十门功课考一千分、创清华学校奇迹的特优成绩面前而固步自封。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却祖辈光宗耀祖的心愿？是为个人的出人头地？不是，不是，都不是。也许幼年时，他只知用饱蘸浓墨的笔横平竖直地写“中国”两个字，对其含义还懵懵懂懂。那么，如今他已毫不含糊的清楚，这求学求知的动力源泉正是来自热爱中国。世界上，唯热爱自己祖国最崇高，除此，还能有什么呢？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楼内，侯德榜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已经许久了。窗外，明晃晃的月亮悬挂在湛蓝色的天上，纽约城一片灯火辉煌。月光灯光交相辉映，笼罩这座不夜城。这个国家已经十分富有，而他的祖国却是十分贫穷……

“当当当……”

传来轻轻地敲门声。侯德榜这才想起，那位制革厂厂长雷纳先生说好来找他的。侯德榜曾到制革厂实习过，被这位明眼识金的雷纳看中了。晚九时正，雷纳按说定的时间准时敲响了侯德榜房间的门。

侯德榜请进雷纳，两个人热情握手问候，分坐在两张椅子上。

“侯先生，祝贺您获得博士学位。”雷纳的话是真诚的。“明日我将在纽约最大的中国餐馆专为您举行酒会。也就是说，从明日起，您就被聘为纽约州制革厂工程师了。”

侯德榜的胸中涌起一股热流，微微一笑，由衷地说了句：“谢谢……”

“至于聘金，自勿须赘言。我将按照您的学位、职务从优付给。除此外，我们还将力您准备一套公寓，提供一部专用轿车，您可以从遥远的中国接来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8 页。

您的夫人，您可以永远定居在富有的美利坚合众国……”

侯德榜的确想家了。闽江岸，那贫穷的乡村，那普通的农舍，那与土地相依的亲人们……

“侯先生，您有些累了，我们明日中国餐馆见？”

“不……”侯德榜拦住欲走的雷纳，“雷纳先生，您给我的待遇十分优厚，只是……我不能接受。”

雷纳惊讶地，“为什么？”

“因为我的祖国很贫穷，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只一瞬间，雷纳便理解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中国心。他充满敬佩之情却不无遗憾地说：

“我知道，侯博士的心是金子做的。我雷纳只有祝您和您回到祖国要从事的事业，一帆风顺了！”

侯德榜与雷纳紧紧地握手。

1921 年 10 月，侯德榜毅然离开美国返回祖国。美国，侯德榜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在他宝贵的记忆长河中，有欢乐的浪花，有搏风斗浪的甘苦，也有战胜浊流的惊险！他一次又一次地梦中回到家乡，去吮吸闽江清凉甘甜的水。如今这梦终成现实，侯德榜回到阔别八年的坡尾乡。

年迈苍苍的母亲，张着没牙的老嘴，一声连一声地唤着：“儿啊……儿啊……”

妻子哭了，又笑了；笑了，又哭了。她是一位刚强的女人，她将无穷无尽的思念强压心头，此时竟再也控制不住了。

已经 10 岁的儿子侯虞篪怯生生地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陌生人。

奶奶告诉孙子：“这是你爹！”

母亲告诉儿子：“这就是你常问起的爸！”

儿子相信了，大喊一声：“爸——”

儿子和父亲紧紧抱在一起。

家庭，事业，祖国，侯德榜心中清楚该如何摆位。他的内心深处还在思念一个人，一个他事业上的同路人：范旭东。告别亲人，侯德榜孤身独影地北上天津塘沽。这是 1922 年年初，大地复苏，荡漾一片春天气息。

范旭东日盼夜盼的侯德榜来到塘沽了！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抬头望，是皎洁的圆月；侧耳听，是涛声轰鸣。

月光洒下来，映着永利碱厂十分气势的工地，映着工地上三个志同道合的人。

侯德榜激动地对范旭东说：“您的事我听介绍了。您是值得我们拥护的人。”

“先生放弃异国的优越条件，毅然归来创办民族工业才是可钦佩的。”范旭东又高兴地对陈调甫说，“你荐贤应受上赏。”

“哈哈哈……”陈调甫打心眼儿里高兴，“我不要赏，我希望能充催化剂，发生化学作用，干事业有利，就是我的成功。”[①]

“说得好，这也是我的心愿！”

话声是从不远处传来的。三个人同时扭头望去，范旭东叫道：“烛哥，你呀，来得总是正是时候！快来，认识一下！”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61 页。

李烛尘来到久大精盐厂不久，便奉派到四川自流井调查井盐，这一去就是几个月啊，圆脸蛋瘦去一大块，皮肤也晒黑了。

李烛尘和侯德榜、陈调甫亲切地握手，一下子便熟识了。像是他们的心早就贴在一起。

“我再不赶来，恐怕碱厂的烟囱就要冒出烟了！”李烛尘高腔大嗓地喊，“走吧走吧，都跟我走，我呀，带回一瓶四川老窖酒！”

九

金子制造的脚镣

庐山，美丽的庐山。盛夏季节，青山，郁郁葱葱，碧水，喝一口，直甜到心间。

范旭东为筹集股金的事，来庐山找一位朋友，借此良机，他要登庐山。范旭东的兴致极高，不停地往上攀登。极目朝西北方向望去，香炉峰被烟云环绕，那烟云，袅袅茫茫，时聚时散，宛若仙境。充进双耳的是哗啦啦的水流声，飞泉直下，一水挂天，令人顿觉心旷神怡。范旭东想起古人李白，想起李白那首数代流传、脍炙人口的诗篇，禁不住高声诵道——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好诗好诗，诗写得好唱得亦好呀！”

称赞声是从脚下传来的。范旭东低头看，只见一位黄发黄眼的外国汉子正拾阶而上。

“哈罗！你我的缘份不浅，在这峰巅相遇了。要不要我拉你上来？”

范旭东说着，弯下身，伸出手，外国汉子借力登了上来。

外国汉子气喘吁吁地，“每次来庐山，不累个七死八活是决不回转的。那仙人洞，仙人洞……在哪儿？先生请领我到那里纵览云飞，意下如何？”

“当然可以。”范旭东十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迹名胜比比皆是，足能使先生大饱眼福，玩个痛快！先生是——”

“我吗？”外国汉子耸耸肩膀，“驻上海卜内门洋碱总公司经理李立德。先生你哪？”

范旭东已觉心中不快，但还是礼貌地自我介绍道：

“我叫范旭东。”

“哎呀呀！”

眼前就是要创建碱厂和他英国卜内门公司争夺市场的范旭东呀！李立德惊讶这巧遇，狡诈地拍拍范旭东肩膀说：

“碱在贵国确实非常重要，只可惜足下办得早了一些啊！就条件来说，再后三十年嘛，也不迟。”[①]

范旭东的心被刺痛，反击道：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76 页。

“恨不早办三十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②]

“哈哈哈哈……”李立德大笑，“范先生何必自讨苦吃哪？我们大英帝国卜内门公司生产出的碱，质量第一，举世无双……”

“够了！”范旭东厉声打断李立德的话，转而又一声冷笑道：“李先生，你说这话时，忘了摇手中的串铃了！”范旭东甩下李立德继续攀登。

范旭东不由得挂念起他的工厂，正在建设中的永利制碱厂。

永利制碱厂建厂工作艰难地进行着。

李国钦，凭着一颗爱国之心，在美国到处奔波，为建立碱厂代购了锅炉、汽机、发电机、压缩机、真空唧筒。他的华昌贸易公司，简直成了永利碱厂驻美办事处了。

王小徐，一个学者风度的电学专家。那个捧梅而来的冬季，范旭东第一次接触他，就对他留下了极深极好的印象。王小徐的大效铁工厂尽管规模极小，设备简陋，但一想到是为中国自己的碱厂制造设备时，担子再重也放到了肩上。由于有时铁水温度不够，铸造出的大圈砂眼特多，王小徐便一声不吭地将大圈重新回炉重铸，直到合乎质量。自 1919 年陈调甫从美国带回图纸时算起，王小徐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把所有生铁制造仪器、碳化塔、蒸铵塔等制碱设备铸造完毕啊！

当所有机件运到上海码头准备装船运往塘沽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费大劲铸造出的大圈落入河中。

随即让人见到的，那是怎样的一幅壮丽的图景啊——

几十名工人跳入河中，找啊找啊……

河水被搅乱了，河水被踩浑了，河水终于屈服了，大圈重新被推上岸。

机件运到塘沽码头。从塘沽码头运到碱厂工地，咫尺之遥却难似天涯海角。几十副铁肩膀抬着，几十根圆木作轨，一寸寸地挪啊挪，只要铁了心，世界上还有办不到的事吗？

侯德榜把西装脱下了，穿上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们一起干。这个农民家庭的儿子，热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他要把永利碱厂坚实地矗立在土地上。

那位请来的美国专家 G·T·李，不无感慨，几次操着带洋腔的中国话称赞：

“好！真好！真了不起！”

还有陈调甫，还有李烛尘，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历史真该记下他们，记下他们所开创的事业。

范旭东无心在庐山多住一天，告别友人，日夜兼程地赶回塘沽。

“永利就要出碱了！”

“要出国碱了！洋碱完蛋了！”

塘沽人在奔走相告，天津卫的人在奔走相告，北京的人也在奔走相告。

这风吹到了北京盐务植核总所。英国籍的会办丁恩耳朵直了，眼睛大了。怎么他们的碱，果真制出了吗？这真是个恼人的消息。丁恩握住笔，在纸上狠狠地写了个“杀”字。用力大，纸被笔尖划破了。

狼要吃小羊总要寻找借口。丁恩把中国要生产出碱的消息十万火急地电告他的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驻华使节，指令丁恩立即想出对策。丁恩肚子里的坏水多着哪。他赶忙用写“杀”字的笔，制定了《工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76 页。

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制碱用盐每百斤纳税两角，这就是说制碱一担须负担盐税四角。丁恩迫使盐务署公布他制定的《工业用盐征税条例》。

自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北洋军阀政府盐务署设置的盐务稽核所，署长名为总办，主管的是行政；会办主持的却是盐务的关键——稽核税收。总办是中国人，会办是外国人，盐务实权落到了外国人之手。因而，遇到盐税增减的事，稽核所的会办具有无限的权力。

“请公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马上！”

丁恩的杀心狠毒，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即使在挥舞屠刀，也不忘说一个“请”字。

永利还没有出碱，即使出碱了，又如何承受得了这沉重的盐税？更何况，永利碱厂筹建时，1920 年 9 月，农商部就以四　百七十五号文批准，“特许工业用盐免税三十年”。难道，中国政府的批准，只有经过盐务稽核所会办的点头才算数吗？

“这是阴谋，这是扼杀！”

范旭东气得浑身颤抖，跌坐在刚刚建成的永利碱厂厂房内。

陈调甫过来了，李烛尘过来了，侯德榜过来了，他们围住范旭东。范旭东稍微冷静了，刚毅的神情又出现在他的嘴角上。

“你们，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厂长、部长……为什么，不去准备出碱？”

范旭东问，目光充满渴望与企盼。

“背信违法，妄图摧毁我新兴碱业，用心何其毒也！”

范旭东义愤填膺，据理向平政院提出对财政部盐务署的控诉。

平政院为难了，这实际上控告的是英国人丁恩，人家外国人咱管得了吗？

平政院哪敢“依法审理”？不过，平政院的官员并不觉难堪。法是人定的，人不执行法又奈何妨？再说哩，从有皇上的年头起就都敬着外国人哪。

结果是财政部出头和丁恩协商，丁恩给了财政部一点面子，允许水利制碱用盐可免税一年。附带条件是，永利生产的纯碱售价要高于洋碱。

制碱用盐可免税一年，原先那“特许工业用盐免税三十年”还算数吗？还是别提原先的事吧。

1924 年 8 月 13 日，水利碱厂制碱车间内。几十双眼睛盯往一处，几十颗心屏住呼吸。准备燃放的爆竹举起来了，准备敲打的锣鼓搭出来了，就准备在那一刻，制出纯碱的那一刻，欢乐的锣鼓敲起来，喜庆的爆竹僻僻啪啪地放起来！那一刻终于到了，但是爆竹没有响，点燃的火又熄灭了；锣鼓没有敲，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纯碱应该是洁白、干燥、无杂质的，而此时生产出的碱却是黑红两色相杂，带有杂质的。

这是制碱史上的红碱时期。红碱时期是一个悲哀时期。

“永利制不出碱了！”

“国碱完蛋了，还得吃洋碱。”

丁恩笑了，笑得很开心，很得意。他立即把这“美好”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强盛，强盛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一种骄傲。

永利的“悲哀时期”已耗资三百余万元，超过资本的七八倍。这三百余万元耗资，除股本二百万元外，尚欠银行及久大精盐公司一百余万元。十年没发一分红利的股东们，面对残酷的“悲哀时期”悲哀到极点了！

范旭东主持召开了股东会。这是一次被失败情绪笼罩的会议。仿佛会场

内加了某一种催化剂，将空气给凝固了。

会场外是海滩地，正秋风瑟瑟，草木皆鸣。

会场内股东们眼含泪花，面面相觑，相对无语。突然，会场内有人高声大喊：

“陈调甫，你荐人有误，什么慧眼识英，简直是有眼无珠！”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怎么会制碱？范旭东先生，你把我们的钱交给两个孩子去打水漂了吧。啊？”

会场立时乱了。有几个股东蹦着脚地喊。有位姓吴的股东，手中的文明棍戳在水泥地上笃笃地响，下巴上的山羊胡也撅起来。

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陈调甫四个人默默无言，内心痛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干脆以沉默待之。

坐在会场角落里的陈调甫内心更痛苦一层。侯德榜是他推荐来的，真的是荐人有误？陈调甫得知一个令他万分震惊的消息：开滦煤矿派人来高薪聘侯德榜，此时侯德榜一走了之，岂不是利落得很吗？

侯德榜就坐在陈调甫身旁。陈调甫看他正低头在本上写着什么，看那专心致志样子，简直是对眼前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

“侯博士要高升了！”

陈调甫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倏然冒出这句不无讽意的话。难说清是盐味，还是碱味。

“哪里，哪里。”

侯德榜随口应着，脑于仍在笔头上。陈调甫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是开滦派人来请侯博士了么？”

“是啊，是啊。”侯德榜明白陈调甫怒气冲冲的原因了。“开滦那里，丰富的藏书，完善的实验室，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啊。”

“你——”

“嘘——”

见陈调甫气愤交加的样子，侯德榜笑了。侯德榜认真地 说：

“老兄啊，现永利正在倒悬之际，德榜再无仁无义，也不至危难关头拔腿就走吧？开创中国基本化学工业是我们共同的宏愿，德榜今生今世都要为宏愿献身了。”

“哈哈！这才是我认识的侯德榜呢！”

听这里说的热闹，吴股东敲着文明棍怒气未消地走了过来，一把抢过侯德榜手中的笔记本看去，只见本上画着——

一个圈连着一个圈，一道杠连着一道杠，一个圆筒架在铁架上，下面还画着长圆，像是火苗子……

只上过私塾的吴股东立即认定这是一套连环画。他心头的火气更大了，气喘吁吁地举起笔记本，声嘶力竭地喝喊：

“看呀看呀，好一个侯博士要当画家了！他根本就不在乎碱红碱白呀！红利红利，我的红利在哪儿？我们十年没拿一分红利呀……”

侯德榜的笔记本在几位股东的手中传阅，突然，被红利欲望熏心的吴股东嘎然停止了干嚎，冲到一直不语的范旭东面前，质问道：

“范旭东，你为什么不请英国卜内门公司协助？你说，你说……”

“是啊，你说，说！”

“吴股东，你手中的文明棍难道是只敲地不敲头的吗？吴股东，我们拥

护你！”

“来呀，找姓范的要红利呀！”

股东们喝喊着，在吴股东的率领下，呼啦啦朝范旭东围去。也有的专为吴股东助威，叫好，恨不能看到文明棍敲脑壳的精彩场面心中才痛快！

先是李烛尘，接着是侯德榜和陈调甫不顾一切的冲上前，挤过股东们，用身体护住了范旭东。李烛尘挽起了袖子，侯德榜怒目瞪圆，陈调甫攥紧了双拳。他们三个的心中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哪个敢碰他们敬重的范旭东的一根毫毛他们也不会答应，也会拼命保护范旭东。

以“文明棍”打头的势头汹汹的浊流，猛然间被范旭东的三员大将挡住去路。像一面坚固的铁墙，折回浊流的峰头。

“铁墙”和“浊流”僵持不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千钧一发时刻，范旭东平静地站起来，走出“铁墙”，走到吴股东的面前，轻声说道：

“刚才你说到英国卜内门公司，这家公司确实有丰富的制碱经验。那么，你吴股东为什么不去入卜内门公司的股呢？”

“人家……人家不答应嘛。”

吴股东喃喃回答。他不敢正视范旭东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因为那犀利的目光射穿了他的胸腔，看清了他的五脏六腑。

“各位先生，”范旭东提高声音，“想永利建厂之初，便有‘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的明文规定，这叫什么？这叫国家主权。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碱厂，这叫什么？这叫民族气节。倘若一个人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置民族气节于不管，这个人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区别哪？”

会场内霎时鸦雀无声。

“至于红利，各位先生，用我范旭东的人格担保，一分也不会少给大家的。”

范旭东说着，目光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侯德榜的笔记本。有一位股东知趣地将笔记本送到范旭东的手里，说了句：“吴股东瞎说，这怎么是连环画呢？”

范旭东将笔记本举起，“这是侯博士在找制碱失败的原因。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失败举手投降，鸣金收兵。而我们，吹的仍然是进军号，任何失败都不会吓退我们的！”

范旭东的话句句落地有声。有几位股东听着是这么个理儿，干嘛做行尸走肉呢？抢先打道回府了。吴股东见只剩下自己，知再闹不出个子丑寅卯，便将腰弯得像张弓，用文明棍顶着脑壳，嘴中嘟囔着：“我的头有些疼呢！”灰溜溜而去了。

范旭东的心中充满碱的苦涩，将希望寄托在手中的笔记本上，“德榜，碱红的原因找到了？”

“我怀疑是机器受到氨气和碳酸气的侵蚀形成铁锈，而铁锈又污染了白碱……只是，我现在还拿不准。”侯德榜皱着眉回答。

“旭东，我们是否停产？”李烛尘问。

范旭东望着沉思中的陈调甫，“你说呢？”

陈调甫坚定地说：“不能停产！红碱，也到底是我们自己亲手生产出的。”

“我同意生产不停，但不同意生产红碱。”范旭东坚毅的目光望着三位同路人，“生产不停的目的是查找碱红的原因。德榜，要变你的拿不准为拿准了！我想我们的脚下只有一条路，这就是继续干。这是强者的路，这强者

正是我们！”

范旭东和他的三个同路人要——继续干！

但是，更大的打击在七个月后发生了。

1925 年 3 月，因主要制碱设备皿口干燥锅都被烧坏，就连红碱时期也结束了。永利碱厂，被迫停工。

这，自然又被作为“喜讯”传到了英国。

卜内门洋碱公司的头头们，或许是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语“趁火打劫”，尽管，这俗语是用来形容强盗的；他们想抓住此时机吞掉永利碱厂。李立德是卜内门驻上海总公司经理，出头找永利碱厂谈最合适。可是，李立德不敢去谈，庐山上的狭路相逢，使他至今想来心有余悸。无奈，卜内门伦敦总行的首脑尼可逊只得远涉重洋来中国出场了。

尼可逊说：“我来上海视察工作，碰巧听说永利碱厂停工了，真是不幸！”

尼可逊老奸巨猾，将有目的而来，说成是“碰巧听说”，耍了个掩耳盗铃把戏。

尼可逊说：“值此永利危难时刻，有朋自远方来相助，不亦悦乎！”

尼可逊为争取舆论支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

这一通舆论欺骗工作完成以后，尼可逊正式下达“战书”：“英国卜内门公司要求和中国永利制碱公司谈判；尼可逊要求会见范旭东。

这消息立即在中国传开了。

——这，达到了尼可逊的第一步目的。犹如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尼可逊将球踢给了范旭东，倒看你范旭东敢踢还是不敢踢。“敢踢”只有和他英国卜内门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创办碱厂；“不敢踢”，那些盼红利盼红眼的股东们就又会群起攻向范旭东。

尼可逊得意地笑了，“亲爱的范旭东先生，我们谈，是为了中国的碱厂，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见不见尼可逊？谈还是不谈？

这难题像球一样地摆在范旭东的桌子上。

“不能谈。”陈调甫这样认为，“尼可逊谈判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让他的卜内门公司吞并永利碱厂。我们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呢？”

“可是，永利制碱尚未成功，正需要解决困难继续发展，此时硬要拒谈……唯恐导致不必要的争端啊！”

李烛尘忧心忡忡地说。侯德榜早已按捺不住，一拳打在自己的脑门上，充满自责地喊：

“都怪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争气？为什么不能制出合格的碱啊！”

这个朴实憨厚的汉子，两行热泪，滚出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多少个日日夜夜啊，他和美国专家 G·T·李共同细心观察，终于证实了他的最初判断：碱红就是因为机器受到氨气和碳酸气的侵蚀形成铁锈而致。他们已研究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拆掉一部分钢制管道，改换成铸铁管道，并加入少量的硫化钠，使之与铁器接触，在铁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模。这样既防止铁器生锈，又防止纯碱被污染。碱红的症结刚刚找到，解决碱红的方案正要实施，皿口干燥锅都被烧坏的无情事实迫使永利再无法继续生产。尼可逊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来强行谈判的，侯德榜能不痛心吗？

陈调甫、李烛尘、侯德榜三个人三双眼，都望着范旭东。范旭东坐在办

公桌前，一直在沉思不语，细心听着每个人的话。范旭东目不转睛地盯着办公桌，仿佛桌上真的摆着一只足球，他正在考虑如何将这只球踢向尼可逊。一丝刚毅的笑纹浮现在范旭东的嘴角，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特有表情，范旭东突然说道：

“请余啸秋来！”

余啸秋有三十六七岁，是湖南长沙人。1904 年，余啸秋赴湖北武昌上学，接受了较新的知识，绪业后在武昌教授过英语课，因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13 年，余啸秋考取了湖南省公费赴美留学生，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会计与国际贸易专业。 1918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后，就职于李国钦的纽约华昌贸易公司。余啸秋于 1919 年回国，在上海华昌贸易公司从事会计、审计工作。 1921 年调任华昌贸易公司天津分行经理。这个时候，范旭东筹办碱厂急需骨干人材，李国钦忍痛割爱，将余啸秋推荐给范旭东。余啸秋于 1923 年加入永利公司，在天津总管理处主持会计工作，并担任中英文秘书职务。

请余啸秋来，这表明范旭东要决定与尼可逊谈判了。范旭东要带上余啸秋做他的英文翻译。还要带上侯德榜做他的谈判助手。

谈，有原则地谈，范旭东为自己制定的原则是：

永利制碱公司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自身的力量和奋斗。在任何情形下，中方在主权上、制造上是绝不容许外国人参加的。

尼可逊接到范旭东答应谈判的球，一连说了三个“好！好！好！”

尼可逊也给自己定了原则：

坚决并吞永利制碱公司。扼杀中国的化学工业于摇篮中。

两个原则，互不相容的火与水。

刀锋与剑刃的较量，将在谈判桌上迸出刺眼的火星！

1925 年春，风景秀丽的大连。范旭东和尼可逊各抱着自己的原则，在这里见面了。

范旭东站在大连港口，望滔滔水面，不禁浮想联翩。三十一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烟火曾燃烧到这里。历史记下了这一页……

1894 年 11 月，日本军继侵占九连城、安东之后，又攻陷大连、旅顺等地。到 1895 年 2 月，日本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海军提督丁汝昌战败自杀。3 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仅赔款这一项，日本就从清政府勒索了二亿两黄金！

三十多年了，这里面貌依旧，并无多大的变化。奔流不息的海水，哗哗地，如泣如诉，仿佛在讲述历史的屈辱，历史的悲壮……历史会重演吗？

谈判桌，一侧是范旭东、侯德榜和余啸秋；另一侧是尼可逊和他的助手们。

礼节性的握手，礼节性的相互介绍。尼可逊说着笑着喷着烟圈，想制造一个“在和谐气氛中”。记者们像机上的镁光灯闪烁，有的甚至已经拟好“英国卜内门公司已成为中国永利制碱公司最大股东”的大字标题，只等谈判一结束，就以“急件”发

出了。侍者们已准备好香槟、高脚杯，只等一个响指招呼，香槟

的瓶塞启开，就要那个酒香酒沫四溢的精彩劲儿，然后斟满高脚杯。人们热烈碰杯，碰杯声叮 响；人们尽情欢呼，欢呼“圆满成功！”

“哈哈哈哈……”

尼可逊十分得意地笑了。尼可逊眼前闪现出这场景，这笑声是发自内心的。

“范旭东先生，您这样瘦，可要注意保养身体呀！”

尼可逊摆出一副关心模样。余啸秋把这话翻译给范旭东，范旭东微微一笑：

“谢谢尼可逊先生的好心。尼可逊先生的路途遥远，大连临海，海风很冷很硬，可要当心哟！”

第一回合交锋，未见分晓，彼此保持着警惕。尼可逊的话锋一转，切入正题：

“范旭东先生，我非常钦佩先生的伟大的创业精神！可是……您的永利制碱公司已资金耗尽，用句中国俗话叫作穷得叮当响了。值此危难之际，我们，英国卜内门公司愿意助先生一臂之力。我们资金雄厚，你们需要多少钱？只管讲来！”

“谢谢尼可逊先生的美意。”范旭东说，声音是柔和的，又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框，“我记得，英国有句谚语叫作‘脚镣即使是金子制造的，也没有人喜欢戴。’按我国政府批准永利制碱公司注册之规定，永利的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我想尼可逊先生和您的卜内门公司是不具有这条件的吧！”

仅两个回合，范旭东便将尼可逊的美梦打破。

谈判僵化，尼可逊愤然离座。

侍者把香槟收回了。高脚杯也被端走了。那酒香酒沫四溢的精彩劲儿没出现，只能遗憾喽！

无奈何，那些忠于职业的记者们，手中像机的镁光仍在闪，摄下了尼可逊的尴尬。笔下的大字标题仍在写，只是写成“英国卜内门公司欲做永利股的愿望成泡影，尼可逊灰溜溜急匆匆离华”了。

尼可逊要回伦敦老家了。机场，李立德为其主子送行。尼可逊皱着眉头对李立德说：

“请李经理提醒丁恩先生，永利制碱公司用盐免税一年，该到期限了。”

“是啊，还差些日子，就到期了。”

李立德讨着小心回答。心里话，早就说过范旭东是个软硬不吃的主，怎么样？知道盐是咸的碱是苦的了吧？

“我说到期限了，就是到期限了！”

尼可逊厉声吼着，登上飞机舷梯。

李立德哪敢耽搁？飞机刚离开地面，他就立即去和丁恩联系了。

丁恩的一双小眼睛一直盯着大连。谈判失败的消息恰似一根硬梆梆大棒，直打得他心疼肉疼。不用李立德转达尼可逊的提醒，他已经又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摆在了写字台上。哼，倒看你范旭东如何应战？

十

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地上本没有路，范旭东就是要开拓出一条路来。开路，就需要铲除荆棘，

砸碎绊脚石。范旭东开拓的是中国化学工业之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有时真的觉得自己的薄弱，自己的孤单啊！

英国卜内门公司是以化工产品称雄于世界的企业之一。世界上任何角落，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营业机构。中国幅员广阔，国穷人多，是他们最好的经济侵略对象。因此他们选中了在中国传教多年、会华语、熟悉中国国情的李立德，作为在中国的总经理。此时，卜内门公司生产的碱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生存与死亡的斗争序幕刚刚拉开，谁胜谁负？范旭东和李立德都充满了信心。李立德自恃有他的大英帝国政府的庇护，在国内，制碱用盐根本不用上税；在国外，又有丁恩这样的官员保护着市场利益，胜利岂在话下？

范旭东凭的只是他和他志同道合者的一颗中国心。

“纯碱为工业之母。”扼杀永利碱厂，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工业。可惜，军阀政府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企业创办初期，政府往往要对企业给予经济贴补的。而范旭东的永利制碱公司，在资金耗尽的生死存亡时刻，哪敢奢望中国政府贴补一文钱啊！

中国心是可贵的，是火热的。范旭东从卜内门公司的阴谋中更激励了前进的决心。范旭东果断地采取了几项措施：

派侯德榜再次赴美，率领几位技术人员进一步考察制碱技术，寻找永利失败原因；继续使用久大精盐公司的资金，并继续向金城银行借款，解救经济困难；职工和工人暂时裁减半数左右，以节省开支。

但是，美国专家G·T·李的聘期已满，他可以拿上聘金，把钱搁兜里回国了。范旭东找到他。

“G·T·李先生，您的聘约已满，可是我想……”范旭东面带难色。

“范先生，”G·T·李的话是真诚的，“您的精神感动了我，倘若您需要，我愿意再续聘三年。”

范旭东握住G·T·李的手，“谢谢，太谢谢了！”

G·T·李和技术人员一道对制碱的全部工艺流程进行了检查。终于发现制碱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从美国买来的干燥锅质量低劣，系生铁和熟铁合成，造成膨胀系数不一致，因而容易烧裂。而且这种半圆形的干燥锅，已属落后设备，操作不方便，杂质易入锅内，造成制出的碱不合格。

G·T·李和侯德榜一道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们了解到，那种半圆形干燥锅在欧美各制碱厂早已经淘汰。当年，孟德偷到的图纸并不是先进图纸。

G·T·李和侯德榜在美国购买了先进的圆筒形干燥锅，运回了永利碱厂。

范旭东和陈调甫、李烛尘带领技术人员，对碳化塔水管、滤碱机、石灰窑等设备进行了改造。第二次开工的条件日趋成熟。

“永利又要开工了！”

“国碱又要顶洋碱了！”

丁恩听到这消息了。他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

丁恩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开始起草一纸公函。这公函是以北京稽核总所的名义行文到塘沽稽核分所的。丁恩命令塘沽稽核分所，因永利制碱公司用盐免税一年的期限已到，即日起开始执行《工业用盐征税条例》直到永远。丁恩还强调注明“如若违抗，严加惩处”八个大字。

公函起草完毕，丁恩颇觉得意。这样，永利的前途只有一条道——灭亡。除此，还能有什么呢？

“铃铃铃……”

办公桌上红色电话机急促地响起来。已是午夜，这红机子电话一准是来自伦敦的。丁恩迅疾地抓起听筒：

“我是丁恩……啊，是大臣先生，您问对永利制碱公司用盐征税的事吗？公函我已经起草好了，就要开始对永利实施我们的用盐征税条例，……您说什么？暂缓实施？”

“丁恩先生，要注意局势，中国的局势。你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啊？”

对方切断了通话，丁恩立即觉察到事情的严重。

上海，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群众万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地南京路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死十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随即引起了罢工、罢课、罢市……

范旭东理直气壮地向盐务署提出维持免税原案，“值五卅案起，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登出本案始末，公开地尽情揭露。”[①]

这节骨眼儿，如果硬要对永利制碱公司征收盐税，那么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天津这一地区也不得安宁。英国政府顾忌到这，才急令丁恩暂缓实施《工业用盐征税条例》。

中国的总办请示英国的会办：

“丁恩先生，范旭东提出维持免税原案，这事……”

“这事，这事……”对付中国政府容易，对付中国百姓真难，丁恩这么想，说：“可以……可以再免税五年吧！”

制碱用盐再免税五年？五年就五年吧，范旭东想，五年后咱们再论理。起码要达到制碱用盐免税三十年，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批示。

1926年6月29日，是永利制碱公司历史上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湛蓝的天空充满阳光，温暖的阳光洒向大海，洒向盐滩，洒向永利碱厂。

范旭东精神抖擞地按动了电钮，皮带机刺刺地转动起来。当皮带机上出现白色粉末时，等候一旁的人群立时欢呼起来：

“出碱了！出碱了！”

爆竹点燃了，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锣鼓敲起了，咚咚咣咣地震起来。

纯净、洁白的碱啊，你倾注了多少颗火热的中国心？想你、盼你、等待你，你来了，明知道这不是梦，却如同在梦里——就因为，梦中一次次地捧起你，紧紧地贴在心窝上！

范旭东落泪了。他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

“您这是怎么了？”

侯德榜说范旭东，然而自己同样是热泪盈眶。

陈调甫和李烛尘一边抹着泪水，一边欢喜地大笑，然后他们俩异口同声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75页。

地冲范旭东和侯德榜喊：

“咱们该给自己的碱起个名了！”

红色的三角形图案中间，是一个试验室常用的坩埚，“红三角”牌碱诞生了！中国的化学工业兴起了！

曾经被临时裁减的三百多名工人又回到厂里了。永利制碱公司日产量达三十吨以上！

李立德被这事实震惊了。他望着床头挂着的串铃发呆，这串铃是他卜内门公司占据中国市场的象征，是他引为自豪的资本，难道，从今以后他即使将串铃千遍万遍地摇响，也避免不了被挤出中国市场的悲惨下场吗？

李立德不甘心，他想他的上司尼可逊、他的大英帝国政府都不会甘心的。果然，尼可逊给他发来指示：

“降价抛售洋碱，挤垮红三角。收买人打入永利碱厂的内部，随时掌握永利碱厂的生产、机器、人事等备方情况，以抓住机会挤垮永利。”

“是，是，”李立德连声应诺，又憋不住地发牢骚，“都怪那个丁恩，《工业用盐征税条例》公布了，却不能执行，不是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李立德不愧是个中国通，连中国的俏皮话都讲得十分流利。尼可逊可听不懂了，一劲儿地追问：

“你讲什么？费蜡？什么费蜡？我讲的是降价，降价抛售，你懂吗？”

降价抛售，尼可逊这招儿可够毒辣的。卜内门公司资本雄厚，其实力在美国杜邦公司、法国法本公司之上。尼可逊的碱厂就建筑在深厚的盐矿上，他们只需要往地下打入管道，便可吸上来含有浓卤的岩盐，可见其制碱成本低廉到何种程度。再加上卜年门公司制碱技术先进，历史悠久，永利碱厂怎可与之相比？

“卜内门的洋碱降价了！”

从上海、汉口、长沙传来这消息，范旭东先是震惊，随即他明白了对手的狠毒用心。范旭东指示各代销店，永远比洋碱便宜三角钱出售红三角碱。

降价，降价，你降他也降，两家比着降。卜内门公司的如意算盘是等永利制碱公司无力招架之时，他们再杀个回马枪，将损失的钱捞回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清楚，范旭东这样比着降价凭的是什么？

降价抛售的毒招儿没能使范旭东屈服。尼可逊火了，从伦敦发话责问李立德：

“我说过的，要收买个人打入他们内部，你完成得如何？拿出当年你摇串铃的精神来！”

“密探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李立德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纹。

物色密探是个极秘密的事，再近不过亲儿子。李立德将这任务交给了儿子小李立德。小李立德选中了卜内门公司天津区行的中国职员老王。

老王是“直隶省人，父亲曾以‘二爷’身份伺候过李鸿章多年，本人学得一些粗浅英文，得以混进卜行任事。”[①]

老王喜欢吃白记羊肉馅饺子，再喝上二两烧酒。小李立德便请他进了白记饺子馆。老王喝着吃着正美时，小李立德说话了：

“老王，我看你对这饺子挺有感情。这样吧，我行每月再另外发给你三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78 页。

十元银洋，专为你吃这白记饺子用，如何？”

“哎哟，那敢情好！”

老王高兴地笑了。又一想，这是为什么？小李立德将脑袋凑近老王，悄声说：

“不过，你必须设法搞到永利的情况！”

“这没问题。”

借着酒气，老王一点头答应了。

老王回到家里，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酒气一没可琢磨开了：自己是中国人，去帮助外国人整治自己同胞，这不是缺德吗？可硬不按小李立德的话去干吧，自己的饭碗可就砸了，正为难之时，老王想起一个人，此人叫余啸秋。那年范旭东和尼可逊在大连谈判时余啸秋也随同去了。就是从那时起老王知道了这个人，可彼此并未来往过。对，就去找余啸秋！可是，余啸秋家住何处呀？

转天，老王早早的就来到卜内门公司天津区行上班。他敲开了经理室的门。

“小李经理，潜入永利内部的方法我想好了。余啸秋是负责永利经营的，我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因此，我准备登门拜访余啸秋。”

老王说完，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接过小李立德递上的三五香烟，一副运筹帷幄气势，优哉游哉地喷云吐雾了。

“嗯，这是个好主意。”小李立德称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需要我如何配合？”

老王慢慢道来，“首先，要弄清余啸秋家庭住址；其次，要准备两瓶好酒，两条好烟，两罐好茶……”

小李立德一一照办。这些日子，老王那个乐啊，喝着好酒，抽着好烟，还品着好茶，心中还美滋滋地想，这外国种的儿子真孝顺！

一个漆黑的夜，老王按地址找到余啸秋的家。隔门缝看到，余啸秋家的灯还亮着。

“当当当……”

老王敲门。他不敢用力敲，怕惊动街坊四邻，不敢不用力敲，怕余啸秋听不见。老王是个细致人，把每一细节都思虑过。

院里传来脚步声，有人问：“谁呀？”

“我。您是余先生吗？”老王将嘴对准门缝，“我是卜内门公司天津区行的职员，有要事向您报告。”

门开了，余啸秋站在门口，看了看老王，说：“进屋说话吧！”

余啸秋又关上门。将进屋门口，老王还跺跺脚，他怕鞋上的土带进人家的屋里，要不说老王是个细致人呢。

进了屋，老王的屁股在椅子上没坐稳，便一五一十地讲了小李立德要他干的事；还讲了小李立德给他提供的余啸秋的家庭住址。老王自然没讲那些酒呀烟呀茶呀，唯这点地方忘了细致了。

余啸秋觉得事关重大，和老王约定明晚再来后，便立即去往太和里，连夜向范旭东作了汇报。

“卑鄙，太卑鄙了！”

灯光下，范旭东拍着桌子。忽然，他的心中一动，何不将计就计呢？

范旭东和余啸秋研究了一个反间战术。

第二天晚上，还是那个时间，老王又坐在了余啸秋家的椅子上。

“永利哪经得起降价比赛呀！只要能保住天津这块地盘足矣。”

余啸秋说，审视着老王的脸色。老王觉察到了，拍着胸脯保证：

“余先生放心，我决不会把这话告诉小李立德的。无论老李立德还是小李立德，都他奶奶的是二分钱买的小王八——不是玩意！”

余啸秋拿出三十元钱递到老王手里，“请王先生把这话告诉那位小李立德。”

“这……”

老王肚子里的心眼儿一转，明白了。

这一宿，老王睡了个好觉，总算是为自己的同胞当间谍了。还是一大早，老王又敲开了经理室的门。

“小李经理，永利的秘密我探听到了！”

老王颇为得意地说。余啸秋给的三十元银元就放在贴身口袋里。一面两吃着，他同样可以在小李立德这儿拿到钱。

“快说！”小李立德有些迫不及待了。

“永利已经无力招架降价大比赛了，只想保住天津这块市场就行。因为他们见我行在天津这儿并未与他们搞降价比赛。”

小李立德一声冷笑。心中很是佩服老爹的英明决策，那就是除天津以外的代销商店的洋碱降价，唯天津按兵不动。一旦其它销售区洋碱站稳市场，然后再来收拾天津。看来，范旭东已准备退出市场竞争了。

“好，很好！”

小李立德称赞两句，急忙去向他爸爸李立德报告消息去了。

“吔？他外国奶奶的，那赏钱不提了？”

老王骂两句，出门奔白记饺子馆了。

范旭东不但不会退出竞争市场，并且正秘密地和日本三井财阀接触，在国际市场上和卜内门公司争个高低。

日本的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正在争霸。三菱有旭硝子工厂产碱，而三井并无碱厂，所以争霸处于劣势。范旭东得此信息立即找到三井天津行区，请他们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碱，允许他们价格可以低，但必须作好宣传，压过卜内门公司在日本行销的峨嵋牌碱。三井财阀乐不得想干呢。三井在日本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推销甚便，一下子，卜内门公司在日本的市场被永利的红三角碱冲破了！

尼可逊火了，疯了，急电中国找李立德。“李立德先生，李立德，你……主啊！我的胳臂太短了，为什么不允许我打李立德两个耳光呀？”

“总理，总行总理先生，您太激动了！我管的是中国市场，您是否又委托我管理日本市场了啊，亲爱的尼可逊先生？”

李立德并不服软。尼可逊语塞，半晌，才喃喃地说：

“好了，李立德先生，总行委托你到永利制碱公司声明，停止竞争，谈判解决价格上的问题，明白？”

李立德顿觉心中苦涩，这等于是打着白旗到永利制碱公司向范旭东求饶啊！

尼可逊向范旭东屈服了。卜内门公司驻中国总行向永利制碱公司屈服了。尼可逊承认了这样的事实，红三角碱不但占领了中国市场，而且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再这样降价比赛，无异于把白花花的银子往海里扔。只是，尼

可逊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范旭东这个白脸书生，为什么竟似钢铁般地坚强？

李立德和范旭东签了协议，规定卜内门公司今后不再搞降价倾销，倘洋碱价格变动，需先征得永利一方的同意；并规定：“以永利百分之五十五，卜内门公司百分之四十五比例，成立配销协定。”[①]

这是个使永利碱厂职工扬眉吐气的协议！一个使中国人挺直腰杆的协议！

还有，在日本市场，红三角牌碱大有取代峨嵋牌碱之势。李立德想，应该提醒尼可逊，还应再屈尊一步，谈判日本市场问题。否则，等到了夹着尾巴败逃的时候，他李立德即使是去到日本，把串铃绑到广岛旗杆上摇也无济于事啊！

想只是想，没委托的事李立德只字也不敢对范旭东讲。李立德还想到了庐山，庐山顶峰上那个瘦弱的身躯，已和庐山浑然一体，变得万分瑰丽与强大了。

1926 年 8 月，美国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金质奖。博览会评价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②]

这特大喜讯飞越大西洋飞到中国飞到了塘沽，永利碱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隆重的庆祝大会开始了。会场上彩旗林立，在微风中飘扬。主席台上悬挂着写有“永利之荣誉·北美合众国万国博览会奖证”的万国博览会金奖证，金奖证下方被红色绸缎包罩的方桌上，摆放着红三角牌纯碱样品。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范旭东健步走上主席台，未曾开口，他已是热泪满面了。

“我讲些……什么哪？”

范旭东哽咽着，感情越加凝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讲出话来：

“这么多年的辛勤、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来了大家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诸君内心是得到安慰的，我为诸君祝福。求自己进步的人群，应当是永生的。”[①]

范旭东的目光落到 G·T·李的身上。正是这位美国专家，在范旭东正困难的时刻，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为修改永利的石灰窑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他，使石灰窑自然通风改为机器鼓风，促进了燃烧过程；是他，设计了一个更大的石灰窑，用自动旋转机出灰，大大提高了效能；是他，加大了吸氨塔的冷却面积，增加了一系列的室外冷却管；是他，扩大了蒸氨塔的溢流管，改塔内管为塔外管，使灰乳达到畅通无阻。增加了预灰桶的，设计了旋转化灰桶的，设计了旋转烤碱炉的，还是他！

范旭东上前，伸出双臂抱住了 G·T·李。侯德榜十分理解范旭东此时的心情，兴奋地对 G·T·李说：

“你帮助了永利碱厂，也就是帮助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向你致谢。我们不忘你的真挚友谊，以后我们就叫你李佐华吧！”

“OK！”

G·T·李——李佐华高兴地答应了。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83 页。

[②]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21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4 页。

范旭东的目光又落到李烛尘的身上。这个性情憨厚温和的烛哥啊，他担起了久大、永利两个厂的管理工作。小学校、补习班、医院、工人食堂、宿舍等等，都是他在苦心地经营。当永利首次开工制碱失败时，四面八方的债主登门要账，扬言要揪范旭东是问，就是他——烛哥啊，顶着嘲笑、谩骂、攻击，泪往肚子里流，苦往肚子里咽，陪着笑脸应付着，同时他也作了最坏的准备——哪个敢碰范旭东一个指头，他就豁出命冲上去！

陈调甫呢？范旭东的目光在搜寻。啊，陈调甫正默默地凝视金奖证，在想什么？是在想那位对制碱失去信心的汽水商吗？是在回忆那幅图纸绘制出来的曲折吗？还是难忘记那漫天白雪，火红的梅花……

还有侯德榜，大家叫他“寡妇”。就因为他总是甘于寂寞，苦守空房，在思，在想，在无穷尽的知识海洋中去顽强地遨游。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有心计的人才，应该让他静下心来继续当“寡妇”，搞出一部著述。国外有“苏尔维制碱法”，中国难道不能有自己的制碱法吗？到那时，我们中国制碱法不保密，将帮助那些需要的企业。

还有李国钦、余啸秋、王小徐……他们都是永利的功臣啊！

范旭东提高嗓门，大声宣布：

“洋碱霸占中国市场的时代结束了！”

是结束了，丁恩承认这个事实。他拿起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撕了，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箱。心中颇不是个滋味！

尼可逊同样承认这个事实。他开始考虑李立德的提醒，再屈尊一点，和范旭东谈判日本市场问题。

日本市场，要么是峨嵋牌碱和红三角牌碱并存，要么是一种碱吃掉另一种碱。尼可逊担心的自然是自己公司的峨嵋牌碱被吃掉。卜内门公司要保住日本市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参与永利碱厂的制造，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大连谈判的决裂已使尼可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那么，较好的办法就是把红三角牌碱统收过来，叫做为永利代销吧。想到这儿，尼可逊只觉心中犹如刀剜针扎般的难受！唉，此一时彼一时，堂堂的卜内门公司已到这般地步了。

范旭东以大将度量同意了尼可逊的请求，满足了尼可逊在名义上仍独占日本市场这个目的。当年，范旭东建立永利碱厂的目的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抵制外货。卜内门公司能够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牌碱，为红三角牌碱树立牌子，何乐不为呢？

1928 年 6 月 1 日，永利制碱公司和卜内门公司日本总行签订了如下协议：

1、区域日本本部和台湾，不包括朝鲜。

2、期限从 1928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931 年 10 月 21 日止。

3、数量甲：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夏季，卜内门公司每月委销永利纯碱六百吨。乙：此后每月委销纯碱一千吨。丙：在协定期内任何十二个月里委销的纯碱不得超过一万五千吨。

4、卖价卜内门公司应以尽量使红三角牌碱接近峨嵋牌碱价为原则，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低于峨嵋牌碱百分之五；万一有对不得不再低价出卖，这项价差，卜内门公司保证仍按只低于峨嵋牌碱百分之五缴付永利。

5、付款在塘沽交货后，卜内门公司同意每担先付永利银洋二元，其余在五十天内付清。

6、报账卜内门公司经销的红三角牌碱，在销出后必以代销账报告永利，

并按日元折合天津银元的兑换率付还永利。……[1]

协议签完，尼可逊有一种感觉，当初他是低着头和范旭东讲话的，而如今，他必须扬起脸来才能和范旭东说上话。

这样的协议，尼可逊认可了。只是白花花的银元流入永利账户时，他只觉头晕得厉害。

1930 年，红三角牌碱又获得比利时工商博览会金奖证。永利碱厂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到 1932 年，永利碱厂的工人已达七百人。三班工作制，每班工作八小时。年终对先进生产者给予奖金红利，对技术人员每工作三年，给三个月假，公费去外地旅游；工厂设有医院，免费治疗；设有幼稚园和小学校，职工子弟免收学费。并且设有工读班和特别班，各分一、二、三年级，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

对工人的待遇是优厚的，同时，对工人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工人住在工人宿舍内，每间住八个人，选有室长，定时熄灯休息。不许外出过夜，不许赤背在外乘凉，如有违犯，要受记过、开除处分。工人进厂上班，经过管工处摘牌挂牌，打时间卡片，以检查是否迟到。

在厂外还建有工人住宅，房租每月一元三角，以使结婚成家的工人有自己的家，建有职员住宅，有前后门独院，每月房租八至十元房，价很便宜，工人和职员都是负担得起的。工人月工资八到十元，徒工六元，工人最高者能拿到九十八元。职工中工业专科毕业的技术员为三十元月薪，大学毕业月薪为四十四元，职员最高为四百元月薪。

这样好的工厂，能没有凝聚力吗？

1933 年，范旭东这样写道：

“我们在世界秘密中寻出一条路线。受尽工业技术上折磨和世界托拉斯的压迫与引诱，差幸还没有屈服。现在每年进口的洋碱由一百万担减至四十八万多担了。”[1]永利已能够生产三碱，即纯碱、洁碱、烧碱，用于民食和医药、造纸、染色、玻璃、肥皂、人造纤维等工业。中国第一座制碱工厂以雄伟英姿屹立在世界化学工业之林。

但是，中国的化学工业还缺少一翼。如同展翅的大鹏，缺一只翅膀，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翱翔在浩荡天空上的。

范旭东创办了中国第一座久大精盐厂。以盐为本，长出了碱；他还要生长出酸来。补上“酸”这只翅膀，才能为中华民族奠定盐、碱、酸三位一体的基本化学工业。

范旭东想到了这，或许，卜内门公司同样想到了这。在“碱”这一仗上卜内门公司失败了，那么，在“酸”这一仗上呢？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80 页。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1 页。

第三章

蓝天一只大鹏鸟

明争暗斗巧周旋
中国的版图像雄鸡
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十一

明争暗斗巧周旋

“调甫…”

范旭东喊，随即又觉自己好笑。陈调甫已经离开永利，去创办油漆厂了。范旭东这些天闭门不出，将自己反锁家中，脑海中却一直晃着陈调甫的身影。十四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血气方刚的陈调甫，就是在这间小客厅内恭敬地向自己献上一束梅花的。从此，这梅花和陈调甫一同深印在范旭东的脑海中。对了，陈调甫喜欢读《待天时》：

鹏奋飞于北溟兮，
击水千里；
展经纶于天下兮，
开创镃基。
……

调甫，你又在读吗？

那是两年前——1929 年元旦节时，陈调甫就是坐在小客厅内这张沙发上，许久，许久，不开口讲一句话。就这样呆呆地坐着，望着范旭东。四十一岁的男子汉，泪花花在眼圈中含着。

窗外，皓月当空，月光如水，一片皎洁。

窗内，范旭东不愿打破这回思美好往事的沉默，一声不响地拿出了桂花酒，擦净了高脚杯。

最终，还是范旭东先开口，“我虽眼睛近视，但还不致昏花。调甫，永利这十几年来奖给你的，恐怕只是你头上这一层薄薄的碱霜了。当初由苏州来津，满头青发，捧梅踏雪，恍若昨天。如今你华发早生，我们不能不叹人生之苦短啊！这头上拂不掉的碱霜，就是酬报我们的战利品了。艰难的大业，居然由几个贫弱书生创造出来，有谁能说成果不伟大呢？这成果是用我们的人格和学识拼搏而来，如果我没猜错，调甫，你此时所想，必和你的人格、学识分不开的。你有何想法，尽管讲来。我记得当年王小徐说过，你是不甘寂寞的。”

陈调甫望着范旭东，几分吃惊地，“先生能知调甫所想吗？始料未及！”

范旭东努力使气氛活泼些，便兴致勃勃地拿来钢笔递给陈调甫，指着桂花酒和高脚杯笑着说：

“哈哈！来呀！调甫，我们都把对方心头所想写在手上，你写对了我当饮三杯；我写对了，你不许赖账啊！”

“好！”

陈调甫点头答应。片刻，二人同时出掌，只见陈调甫出示给范旭东的是一个“酸”字；范旭东出示给陈调甫的却是一个“漆”字。

陈调甫万分惊讶，“先生怎知调甫心头所想？”

“你呀，书呆子硕士！”范旭东为陈调甫斟满液杯，“你读书忘记时间，被图书管理员锁在阅览室一夜的事谁人不知啊？我问过图书管理员，你把图书馆有机化学的书都读旧了，制碱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中你感兴趣的还不是油漆吗？再说，你早就著有《国宝大漆》一书，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油漆又倾销中国获取厚利，一直是恨恨不平。如此你心头梦寐以求的，不是漆又能是什么？”

“知我者，先生也。与先生共事十多年了，调甫未言一个漆字，然先生洞察秋毫，一言中的，我当饮三杯！”

陈调甫一连干了三杯，连声喊着：“痛快！痛快！痛快！”

范旭东也一连饮了三杯，终于控制不住，热泪滚出了眼窝。是一个“碱”字，连接了他和他；是一个“漆”字，他要离他而去……

陈调甫又斟满酒杯，高高举起，未曾开口，已是泪流满面了。陈调甫深情地说道：

“让调甫对月盟誓：永不忘记自己是永利的人，并为做一名永利人而骄傲，创建中国酸厂，同样是调甫内心宏愿，只要先生一声招呼，调甫必应声而至。调甫当终生以先生为榜样，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先，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我已将要建漆厂定名永明，愿它像这当头明月，给黑暗增添一份光亮！”

1929 年 5 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成立。

要知道，此时，天津的油漆工业竞争得相当激烈。最早设厂的大成油漆公司，是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创办的，厂址在唐家口，聘德国人为技师，生产一般的油漆和颜料。还有宇纬路的东方油漆厂，是冯国璋的孙子冯海伦独资经营。另外还有振中与中国油漆股份大公司和颜料庄组织的几家小工厂。新生的永明漆厂要想立足油漆工业，必须有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的方式。难啊！前不久调甫捎信来说，正在研制一种名为“鹤牌”的油漆，说现在到处都是日本的鸡牌油漆，他定要“鹤立鸡群”！范旭东从心里祝福着成功。

“开创镒基”。陈调甫又大干起来了。那么，范旭东盼望已久的酸厂呢？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范旭东一遍遍地在心里背诵着庄子的《逍遥游》。他喜欢大鹏鸟“若垂天之云”的翼，盼望着中国化学工业早日像大鹏鸟一样展开巨大的翅膀。

几乎与陈调甫创办永明漆厂的同时，范旭东热情满怀地致函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投资二千万元办酸碱厂。其中以六百万元办碱厂，以巩固永利制碱公司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八百万元办硝酸厂，以六百万元办硫酸厂。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对范旭东的要求并未表示出多大的热情。中国人，也能办制酸工厂吗？

致函国民政府一年，范旭东没有听到任何答复。

庆幸的是，国民政府还清楚酸工厂的重要。打仗需要炸药，生产炸药和酸可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是 1930 年 12 月，孔祥熙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时年五十岁的孔祥熙与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孔祥熙命令上海各报把建立硫酸铵厂的计划刊登出

来，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这等于是摆出一个钓饵，要建立酸工业，不相信中国人能担此重任，这钓饵实际是抛向外国人的。中国这个大市场张开了臂膀，投入者——那些工业强盛的国外投入者能少得了吗？

在中国推销硫酸铵最多的仍是英国卜内门公司，卜内门公司光肥田粉硫酸铵一项，每年就要在中国市场销售十几万吨，从中国要赚去二千万银元！其次，才是德国的蔼奇颜料工业公司。

驻上海英国卜内门公司负责酸工业的经理是英国人翟光安。驻上海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的经理叫舒傅德。他们几乎同时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要建立酸工业的消息。

“好！”

“很好！”

这两个不同种却同贪心的小子，像是即将抓到了金元宝，洋洋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翟光安信心十足，他从李立德惨败于范旭东手下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向他的伦敦总行拍着胸脯说他翟光安“已经把胜利抓在手心了！”真实，翟光安心里清楚，他之所以如此乐观是因为他听说国民政府早在去年就否决了范旭东申请创办酸厂的计划。中国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范旭东！

伦敦总行尼可逊警告翟光安：

“万不可乐观呀！范旭东会以百倍的努力百倍的坚强突然出现在你的对立面。因为，他决不会甘心把中国化学工业的另一只翅膀交给我们这些大老外手里的。”

“哈哈哈哈……”

翟光安笑尼可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笑罢，翟光安说：

“亲爱的先生，我刚刚从中国通李立德那里学会一句俏皮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呗！”

到如今已时过半年，翟光安和舒溥德依然挖空心思地在表演着。

1931 年的夏季真是异常，太阳火辣辣地干热，连续两个月天津没下一滴雨。

“怕是要出乱子了！”

信佛信神信鬼的老人们这么讲。

乱子还没见出，范旭东的心里已经乱了。侯德榜不负众望，苦苦奋斗多年，终于用英文写完了《纯碱制造》的初稿，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只是，范旭东心头的喜悦被上海的酸厂事掩盖上一层阴影。翟光安联合舒溥德，上窜下跳地抢办酸厂，范旭东能不气愤吗？中国的工厂由中国人自己办，这是何等干脆痛快啊！然而当权者偏偏不让他痛快。

范旭东陷入沉默。整日听不到他笑一声说一句话。他在静观上海事态的变化。

上海。翟光安和舒溥德给国民政府实业部孔祥熙部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表示：“英、德两公司愿用他们两个公司的总公司在欧洲创办硫酸铵厂的经验，与中国政府合作组织中国氮气公司，在中国创办硫酸铵厂。以助中国政府一臂之力。”[①]

不知道从中国哪一位祖宗那里传下病根，说是外国人的话最动听，外国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05 页。

的月儿圆又圆。用他们的“经验”建中国的硫酸铵厂，这美妙语言着实打动了孔祥熙的心。

这事早该办的，孔祥熙想，还不是去年那场战争分了心？

1930 年 4 月，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等地开枪开炮了。这面打着仗，阎锡山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于 9 月成立了“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任委员，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谁知，战场上，阎、冯的队伍受挫，张学良又以调停为名，进兵平津。结果是：阎、冯失败，“扩大会议”和他的政府随即垮台。

此时，孔祥熙看着英、德两个公司写给他的信，连声叫好：

“好，很好嘛！人家很诚恳嘛！”

孔祥熙暗思忖，5 月 1 日、2 日，刚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会议通过了“实业建设之程序案”，要修筑铁路新线，要导淮河、治黄河，要辟 5 万里航空线、20 万里公路，购千架商业飞机，建港口，要发展农业、水利，……人家英、德两个公司真会瞄准这“实业建设”时机啊！孔祥熙握起他那支颇具权力的笔写下一道命令：组织人和英、德两个公司谈判。

谈判地点是驻上海英国卜内门公司。

英、德两个公司是要求和中国政府谈，是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办厂，中国政府却派人屈尊到卜内门公司谈，真可以说是做买卖“服务到家”了。

中方代表是政府实业部的邹秉文、徐善祥和刘荫茀。

会谈开始，翟光安首先发言：

“中国政府官员能够光临敝公司，可见其谈判的诚心和急迫之心。我代表蔼奇公司的舒溥德经理对三位的到来表示万分热烈欢迎！”

翟光安带头，舒溥德随后，两双巴掌吧嗒吧嗒地拍起来。

邹秉文只觉心中酸楚，不忍听这弹棉花一样的响声。邹秉文原来是工商部简任技正兼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上海商品检验局隶属实业部后，又兼任中国氮气公司筹备委员。邹秉文深知，英、德两个公司是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侵略的工具，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销货赚钱。同他们谈合作办厂，无异于引狼入室。但是，谈，还得谈。因为有孔部长的指示，谁敢违抗？

那弹棉花一样的响声过后，翟光安故意咳了一声，似是在显示威风。他接着说：

“我以为，贵国不必建立硫酸铵厂。有我们英、德两个公司在，完全可以保证贵国的需求嘛！再者，我们两国的先进的举世无双的生产技术，你们中国是万难跟上的……”

“翟光安先生！”邹秉文打断他的话，“我国政府和你们两个公司谈的是建设硫酸铵厂事宜，如果你们不愿谈建厂事宜，谈判只能到此为止了！”

邹秉文站了起来。舒溥德赶忙拦道：

“邹先生，邹先生，我们就谈判关于建厂的事宜嘛！”

翟光安一声冷笑，也霍地站立起来，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口气说道：

“邹先生，谈建厂事必须先从调查入手，比方说原料啊厂址啊等等等等。要调查，你们中国出技术人员吧！”

谈判告一段落。不快心绪一直困扰着邹秉文的心。邹秉文曾多年从事农业工作，对中国建立第一座化学肥料厂始终抱着热烈的愿望。他的心在企盼，只是对英、德两个公司愈来愈失去信心。困惑中，他的心里一直活跃着一个

人，一个他十分钦佩、寄予满腔希望的人，这个人就是范旭东。

徐善祥和刘荫茀回南京向孔祥熙汇报去了。邹秉文北上天津，恨不能立时见到范旭东。

天津，太和里，范旭东的家。

邹秉文一迈进门，顾不得寒暄便冲着范旭东喊：

“哎呀！老范，我可想你了！快给我沏杯茶润润嗓子，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呀！”

在所钦佩人的面前，邹秉文早已没了政府官员的架子。范旭东忙着涮壶沏茶，急切地问邹秉文：

“快说说建铵厂的事吧，我的心一直在上海啊！”

邹秉文喝着茶，叙说了和翟光安、舒溥德谈判的经过。范旭东听罢，一拳打在茶几上，震得茶几上茶杯中的水都溅了出来。他喊着：

“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干？我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盼得头发都白了，就盼着能给我们中国再建一座硫酸铵厂。知道吗？大鹏鸟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我们要飞，中国的化学工业要飞起来！咳咳……”

由于急，范旭东剧烈地咳起来。

邹秉文保持一种缄默，但是内心却似波涛汹涌的海一样不平静。他的愿望是将建立中国第一座硫酸按厂的重任交与他信得过的范旭东，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力；他反对孔祥熙请外国人建厂的主张，可是又不敢违抗孔祥熙的指示；他恨不能将手中的茶杯仍向翟光安、舒傅德骄横的脸上，可是又不能不坐下来和他们谈。这种苦衷会有谁知呢？邹秉文呷口茶，说：

“老范，我来天津就是请你参加筹委会，这一点我想是能够说服孔祥熙的。”

范旭东立时明白了邹秉文的良苦用意。先参与进去，倒要看看英、德两个公司如何拿出他们总公司在欧洲建厂的经验给中国建厂的。

“好吧！”

范旭东痛快地答应了。他站起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厚厚的一叠纸，递给邹秉文：

“这是我们关于创办氮气工业的意见书，请代面呈孔祥熙部长。”

邹秉文接过《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未在天津久留，立即奔赴南京。到南京后，邹秉文将《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交给了孔祥熙，并向孔祥熙详细地介绍了范旭东，介绍了范旭东创立的中国第一座久大精盐厂，第一座永利制碱厂。

“这么说，这个范旭东是个人才啊？那就发展他为氮气公司筹委会委员吧！”

孔祥熙一面用小刀削着苹果皮，一面对邹秉文说。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发生爆炸，突然炮击沈阳城，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打内战，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以南，致使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

正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一天，范旭东在天津收到了聘他为中国氮气公司筹委会委员的聘书。

“……实业部索性再进一步，在上海设立筹备硫酸铵委员会，委员人选比较宽泛，金融、工业以及上海各界名流都择要聘任，一鼓作气要把这工业

办成。记得通知书送到公司，恰好是‘九·一八’那一天，大家的情绪极不自然，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工业和国难的因果，更叫人兴奋。试思 1915 年的德国，不遭敌军包围、国亡无日的危机，这门工业或者到今日还是空中楼阁。中国在这个当儿要办氮气工业，我们决不要忽略这段史实。这是我们当日大家的口约。回忆起来，真是感慨无量……”[1]

这是后来，范旭东在他写的《溯源》文章中，回忆收到聘书时的情景。范旭东热爱自己的祖国，用生命和心血爱自己的祖国。

收到聘书，范旭东感到无比的兴奋。妻许馥也很高兴，丈夫的喜怒哀乐连着她的心。在天津看着上海干着急，不如直接到上海参与，邹秉文这个办法好。范旭东还需要一名助手，参加翟光安、舒溥德那个建厂联合调查组。正琢磨着，忽听到院里传来脚步声，这脚步声十分熟悉，是他——陈调甫！

范旭东迎出门，啊，关键时刻果然“应声而至”他日思夜想的陈调甫！

1931 年 9 月 28 日，范旭东在上海出席了实业部召开的筹备委员会。陈调甫一并到上海。

散会后，范旭东、陈调甫到一家咖啡厅。当服务小姐笑模吟吟地将两杯香气飘溢的咖啡放到桌上后，范旭东语重心长地对陈调甫说：

“调甫啊，英、德的代表，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和我政府签订合办氮气工业的契约。这事他们双方已经讨论了多年。政府的目的在启发中国的化学工业；英、德为的是把持市场，完全是背道而驰。而外人用意又比较来得深刻，大有不成功不放手之势。我们都清楚，硫酸铵厂是民生国计紧密相关的事啊！一旦英、德的真实目的暴露无遗，我们就把这硫酸铵厂从虎口里夺回来！”

陈调甫点头。范旭东所担心的是英、德和政府背道而驰的目的，同样是陈调甫所担心的。无奈政府对这外来势力的期望太高了！

“那么您准备回天津吗？”陈调甫问。

“不，我要搞自己的调查！”

范旭东将咖啡一饮而进，虽苦，却品味一种浓香。

陈调甫非常理解范旭东这颇富匠心的安排。开会吗？开。谈判吗？谈。调查吗？可以。任千种万种变化，唯中国人建中国的硫酸铵厂这一宗旨不变化。

陈调甫同样品出了咖啡的苦香……

范旭东坚持要搞自己的调查。

中国氮气公司筹委会上海会议结束后，9 月 30 日晚，范旭东急匆匆地朝着黄浦江方向走去。他走得急，便道上一块翘起的方砖险些把他绊倒。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扶住他，小姑娘热情地叮嘱道：

“老爷爷当心，这路上尽是绊人的砖！”

小姑娘走远了，范旭东怔住了。怎么，这小姑娘刚才叫了声什么？范旭东追上去：

“你……小姑娘，叫我什么？”

路灯下，小姑娘眨着聪慧的眼，“您这是怎么了，老爷爷？”

“难道，我老了？”

范旭东固执地质问。小姑娘笑了，说：

---

[1] 《伙工先导范旭东》第 106 页。

“咯咯……您不老，只是头发秃了，也白了。妈妈说，操心的人都老得快。咯咯咯……”

小姑娘笑着，跑走了。

范旭东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紧迫感。年至半百了，不可再虚度一时一日的功夫啊！

范旭东“于九月三十日晚乘德和轮船赴汉口，转黄石港及湘潭两地做实地调查，为将来设厂地点做准备。”[①]

黄浦江水翻起浪花，离上海远了。先是还望到闪烁的灯火，渐渐地，连灯火也没了。眼前是黑茫茫一片，只听见滔滔的水声，仿佛在冲激范旭东的心扉。

建硫酸铵厂，需要设计，需要技术，需要资金。政府和英、德两个公司的谈判，终究要破裂。他已和陈调甫、侯德榜等同仁谈了，一定要从虎口中夺到建厂权。到那时，设计和技术将如何解决呢？只能请外国公司代为设计。但如果请欧洲的公司来承办设计，那么，在谈判中败下阵来的英、德两个公司就会极容易地从中破坏，这，岂不是他们在谈判时未得到的，在谈判外得到了吗？

只有用欧洲以外的公司搞设计。可是，究竟找哪家好呢？

范旭东冷丁想起美国氮气公司的工程师白斯脱。

范旭东在接到实业部聘书的前两个多月，即 6 月 30 日，在天津会见了白斯脱。范旭东和白斯脱专门就中国建立硫酸铵厂的种种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白斯脱被范旭东强烈的事业心所感动，不止一次地表示：“中国建立硫酸铵厂，有范先生这样的人承担必定成功。倘范先生需要我的帮助，我会立即飞越大西洋来到中国的。”

“对，就找白斯脱！”

范旭东兴奋地自言自语，他猛地打个冷战，方觉出身上格外凉。夜风习习的甲板上，只他一人仍未归舱。

在汪洋水面上，这船太渺小了。哎呀，伟大非海洋莫属呀！

“海量无极，海藏至宏，亿万生物，繁衍其间，动静咸适，各遂其生，构成一极庄严而绝肃穆之水族世界。”[①]

这浩荡大海，只有那大鹏鸟展翅其间，才能构成一幅壮丽的图景！

大鹏鸟，范旭东心中的大鹏鸟，何日才能展翅蓝天？

十二

中国的版图像雄鸡

“当当当……”

有人敲门。有人敲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办公室的门。

邹秉文局长已经接到禀报，来访者是美国氮气工程公司总经理蒲柏。邹秉文礼貌地请蒲柏进，坐到沙发上。

蒲柏长得膀阔腰圆，一米八个头，脸庞上两只大眼睛总是不安静地眨着，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06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35 页。

走路也是落地有声，鞋后跟上的铁钉砸得水泥地嘎嘎的响。蒲柏的屁股没在沙发上坐稳，就用流利的华语说：

“听说贵国政府有意创办硫酸铵厂，我们美国氮气工程公司曾经为苏联、日本等国设计过硫酸铵厂的图纸，如果你们需要，我公司将会竭诚为你们服务的。”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邹秉文想，一旦和英、德两个公司谈判决裂，自己办厂，这设计难道不是解决了吗？

“只是……”

邹秉文不动声色地打了个沉儿，眨巴着眼睛的蒲柏急了，追问：

“只是什么？我公司还可以帮助你们选购机器，装配机器，指导技术……”

“我是说，蒲柏先生，你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给我两个估计，分年产七万吨和年产三万五千吨硫酸铵两种。建设费是多少？每吨产品的成本是多少？都需要写清楚。”

“这完全可以的。”

“还有……”

“还有什么？邹先生，我喜欢把要讲的话一口气的讲完，不要只是、还有的，可以吗？”

“可以。”

邹秉文点头。心想这蒲柏招揽生意的心可真够急的。邹秉文说：

“我想请蒲柏先生见一个人。”

“见谁，你们的孔样熙吗？”

“倒无须乎见孔部长。我更想请你见一见范旭东。”

“太棒了！”蒲柏高兴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范旭东先生，邹局长你的两只眼睛识金子，范旭东就是一块金子！”

在邹秉文的安排下，范旭东和蒲柏就关于中国建立硫酸铵厂事宜，进行了秘密的长谈。

蒲柏工作效率和他眨巴眼睛一样快。他离开上海后去了日本。就在旅途中，很快便从日本给范旭东寄来了他的两个估计：

年产七万砘硫酸铵厂的建设费为美金三百五十二万元，每吨硫酸铵的成本是银洋九十二元六角五分；

年产三万五千吨硫酸铵厂的建设费为美金二百一十三万五千元，每吨硫酸铵的成本是银洋一百零三元二角五分。

范旭东心中有了底。

1932 年年初，轰隆隆的炮声响彻上海闸北一带。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和日本军打起来了。说是因为一个日本和尚被上海人打了，所以日本军就攻打上海城。其实，日本军还不是想占完了东北三省再占上海城吗？直到 5 月 5 日国民政府和日本国签订《淤沪停战协定》，这枪炮声才暂时不响了。

中、英、德建厂联合调查组结束考察后回到上海。

这时实业部长已换为陈公博。陈公博是广东南海人，刚届不惑之年。1921 年初陈公博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于这一年参加了中共一大。可是好景不长， 1923 年陈公博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于 1925 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工人部长等职。

国民政府除直辖的各部外，还要逐步实行五院制度，这是 1928 年 8 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决定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行政院下设财政部等部，“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曾任财政部长。如今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长，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陈公博便当了实业部长。

考察归来的翟光安和舒溥德向新就任的实业部长陈公博递交了一份建厂估计书。

中、英、德专家联合调查组跋山涉水，行程数千里，历经苏、皖、鄂、湘诸省，进行了煤炭、硫铁矿资源及厂址水文地质条件的实地勘察，费时数月，不能说不辛苦。但是，陈公博一看，这估计书可实在是太笼统了，连起码的分门别类估计数也没有。还是请他们重新估计吧。陈公博把建厂估计书又退给了翟光安和舒溥德。

“哈哈……”

翟光安拿到退回的估计书反而笑了。舒溥德不理解，问：

“老兄，你笑什么？”

“哈……我笑……”翟光安说，“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我把这退回的估计书原样再送上。决不会改的，不会的，因为一切都得我们说了算。”

“老兄就不怕这笔生意黄了？”

舒溥德这种担心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叫范旭东的人已参与了此事。范旭东的眼睛是那样的深邃，像海一样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黄了？”翟光安不以为然，“没有我们他们自己干？这岂不是想让地球停止运动一样的不可能！”

1933 年 1 月，上海卜内门公司在英国的总公司——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派遣了柏烈上校来到中国，向实业部递交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书并非“建议”，字里行间充满了霸道和专横！现列举几条——

“我们英、德两个公司在世界所生产的硫酸铵每年在七百万吨以上，全世界化学氮素肥料消费量的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们的。因而，中国要建硫酸铵厂唯我们能承担，不可能再有第三者；

“在十二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八省和任何其它公司开设新厂；[①]

“中国氮气公司所出产品要全部由驻上海英、德两个公司组织联合公司包销。”

拒而不拿“估计书”，却拿来一份并非建议的“建议书”，让人嗅到一股浓烈的经济侵略火药味儿！看来，他们是要赤裸裸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了。

范旭东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气闷。他要亲自出头，找那些当权的，有势的，管着国计民生的人，说说理，打打气，我堂堂中华民族难道就办不成一座硫酸铵厂吗？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孔祥熙部长破例接见了范旭东。

“与其受人挟制，不如干脆自己干。”[②]

范旭东开门见山，话语铿锵有力。孔祥熙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09 页。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5 页。

似是将范旭东的话咀嚼片刻，才缓缓地问：

“那么，所需资金呢？”

“资金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您是财政部长，当然最清楚这点……”

“是哟，我清楚。”孔祥熙打断范旭东的话，“政府是拿不出一分钱的哟！”

“资金我会有办法的，只要国家主权在手就一切好办！”

范旭东语气坚定，孔祥熙颇觉震惊。范旭东刚说的，连他这个财政部长也不敢说出口啊。五十几岁的孔祥熙，两鬓已现银丝，岁月已教他处事圆滑。他清楚，他此时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历史口实。因此，孔祥熙态度很是谦和地说：

“先生为国为民，实在是可敬可佩。只是……如今我已不在实业部任职，还请先生去找行政院长宋子文申述主张吧！”

范旭东起身告辞。

上海，祁齐路，宋子文官邸。

宋子文可谓是风华正茂！他刚过完 39 岁生日，好不春风得意！宋子文原籍广东，可却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见范旭东来访，宋子文笑容可掬的脸上泛着油光，忙毕恭毕敬地招呼道：

“您老就是范旭东啊？来，快请坐，坐下说。先生所为事业，实在是世人楷模。您老是为建硫酸铵厂事而来的吧？”

宋子文说话和蔼，范旭东感到温暖。范旭东坐到沙发上，点头说：

“我正是为硫酸铵厂事而来。”

佣人为范旭东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范旭东真感到累了，呷口咖啡，口内立时充满苦味。

“那么，您老是主张中外合资办厂，还是主张官商合资办厂呢？”

宋子文问，不时地揣测范旭东的心理。范旭东警觉起来，宋子文话中像是还有另一层意思。

“中国人必先苦苦地干一番，至少要自己站得起来才受得起人家的帮助。否则不是人家帮助我们，倒是我们帮助人家消纳资本、扩充市场了！因此，在目前中国情况下，我们对于外资合办工业的问题，不肯轻易赞成。”[①]

范旭东说到这里，有意停顿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了对“官商合办”的看法：

“官营工业，历来没有好成绩，不一定是当事人不道德，但总有一个使它失败的……失败的理由！”[②]

“有道理！有道理！”

宋子文称赞，突然，又压低声音，转而说道：

“范老的永利制碱公司获利颇丰啊！至于硫酸铵厂嘛，我想用我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只是，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位置……”

图穷匕首现。范旭东只觉背后冒出一股阴森的寒气。企业就是企业，决不允许官场中种种腐化习惯带进去。范旭东这种信念是非常坚定的。无论是眼前的宋子文，还是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倘他们投资一个铜板，我的工厂就关门。

[①] 均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8 页。

[②] 均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8 页。

范旭东心头所想自然不能向宋子文说出，只得转个弯儿，婉转地说：

“宋院长真会笑谈！区区董事长位置，怎能劳您大驾呢？”

宋子文只觉讨了一个没趣儿。

1933 年 10 月，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又派了总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长麦高温爵士来到上海。

麦高温端着肩膀挺着胸脯，趾高气扬地向宋子文又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与上次柏烈上校交给陈公博的那份建议书不同的是，麦高温递交的是一份用英文打印出的建议书。

麦高温明确表示，“事情不圆满解决，我决不离开上海。”

来者不善。宋子文掂出麦高温爵士说的话重似顽石的分量。

“是的，是的。阿啦想召开个座谈会，侬的意下如何？”

宋子文笑眉笑眼地问。不知怎的，嘴里竟跳出了上海话。

“OK！”

麦高温用纯正的英格兰语作了回答。

座谈会于 10 月 16 日下午在宋子文的家中召开。

范旭东自然没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麦高温参加了。中国政府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陈公博、徐善祥、刘荫茀。

座谈会由宋子文主持。宋子文将翻译过来的建议书和年初柏烈上校带来的不用翻译的建议书对照，顿时傻眼了——

前后两份建议书只字未改。

宋子文心中大为不快。这岂不是在戏弄我们中国政府吗？岂不是拿我们中国政府找把乐吗？我们中国政府好歹也是……政府啊！

“中国人必先苦苦地干一番，至少要自己站得起来才受得起人家的帮助……”

宋子文不由得想起范旭东说过的话。宋子文真想站起身大声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又琢磨不对劲儿，会议尚未宣布开始怎能宣布结束呢？

陈公博、徐善祥、刘荫茀几个人已明显露出不高兴了。只有麦高温，大口大口地嘬着拇指一样粗的雪茄，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一副盛气凌人模样。

“现在……开会——”

宋子文喊，其实根本无需这么大声音的。

座谈会不可能使麦高温满意。

会后，实业部通知麦高温：条件完全不能接受，谈判到此为止。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麦高温仍不罢休。他立即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

“……关于硫酸铵厂一事，是英、中经济合作的第一件事，此事不成，以后就更难望成功。”[①]

这就是说，建硫酸铵厂这件事不答应麦高温，往后就别指望英国能帮助中国干别的任何事。孔祥熙坐不住了。当初就是他决定在上海各报纸上放出“钓饵”，吸引外国人来建硫酸铵厂的，谁料到事情僵持到这般地步。孔祥熙给上海打长途电话找邹秉文，要邹秉文立即飞南京向他汇报建硫酸铵厂事。

孔祥熙离开实业部一年多了，何必插手这事？当你的财政部长不完了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0 页。

嘛！邹秉文这样想，可还是得遵命飞往南京。

邹秉文是支持由范旭东承办硫酸铵厂的。早在麦高温爵士来华之前，他就和范旭东筹划了自己办厂的资金。按照摸底情况，永利如果能有美金四百万元或银洋一千二百万元，就可以办一个年产五万吨的硫酸铵厂。这笔钱倘由上海、浙江、金城、中国四家银行各认三百万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邹秉文和范旭东分头找这四家银行商议。上海银行的陈光甫最痛快，立即拍板："支持范先生办厂，没问题！"随后浙江银行的徐新六、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也答应了。就是中国银行的张公权不怎么顺利。后来范旭东拿着周作民的信再求张公权，张公权难驳周作民的面子，总算也答应了。这暗中筹措钱的事邹秉文和范旭东严守了秘密，怕的是节外生枝，是不是孔祥熙耳闻到这情况了？

邹秉文见到孔祥熙后，把和英、德两个公司这次谈判的情况作了汇报。最后，邹秉文直截了当地告诉孔祥熙：

"范先生已和四家银行口头谈妥了一千二百万元借款。我们自己办厂的决心己定，不必再和他们作无谓的纠缠了！"

"这个……这个范旭东……"

孔祥熙咽回要说的话。弄不清他的真意是想褒还是想贬范旭东。孔祥熙沉吟片刻，从喉咙内咕哝出一口痰吐出，才说：

"秉文啊，这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你明白我的话吗？"

"是啊，我明白。"

其实，邹秉文未必明白，他只想尽快地结束谈话。

邹秉文没敢在南京过夜，乘当日夜车返回上海了。

范旭东建立硫酸铵厂的竞争对手一个个地败退。1933 年 11 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呈文：

"内外情势已不容我们再观望，建中国第一座硫酸铵厂，请实业部准予由我永利公司集股自办。"

11 月 28 日，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致电范旭东：

"本日院议通过硫酸铵厂由兄办理，惟附限于一年半内成立之决议，特此通知。"[①]

范旭东的心里是高兴的，也是冷静的。他清楚从此他将再往肩上放一副何等沉重的担子！再踏上一条何等艰难的道路！

麦高温走了。他尝到了失败的苦果。他的心苞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范旭东。范旭东是他事业上的敌人。又不能不承认，范旭东是化工事业上的最可尊敬的人。

传教士李立德又送走一位上司。李立德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便宜话：

"我早说过，中国化工业有了范旭东，我们这些大老外就甭想有好果子吃！中国有成语曰：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到头来终于被人家识破，黔驴技穷，不过如此罢了……"

后来，范旭东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写道：

"这时候，中央急于要办国防化工。指派代表多人和上海外商商议投资合办。外商的立场和中国是对立的，他们最大的理想是中央永远莫办工业，好让他们的剩余商品有个宣泄尾闾。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9 页。

“最后到了民国 23 年（1934 年），才由永利肩起这个千斤重担，办了南京硫酸铵厂……”②

千斤重担啊！是范旭东煞费苦心抢来的。范旭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哈哈地笑了，笑得好开心！好痛快！他的心中一遍遍地呼唤着：“调甫啊，我们胜利了！我们战胜了国内的阻力，国外的势力，可称的上是建立硫酸铵厂的初战告捷，调甫，你该高兴啊？”

千呼不应，万呼不应，陈调甫啊，正被汹涌的悲痛恶流冲击！

疾病呀！魔鬼呀！夺去了潘瑛如宝贵的生命！潘瑛如安详地、永远地合上了那双秀丽的眼睛。就这样，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妻子，带着一身碱味，一身油漆味，带着对酸厂、对中国化学工业的美好祝福，静静地走了……

陈调甫痛不欲生，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两个撕心裂肺的字：阿如，阿如，阿如……

清清素素的素花绸旗袍，干干净净的脸上无脂粉，漂漂亮亮的一双大眼睛,整整齐齐的发髻一丝不乱……这是阿如,阿如轻盈盈笑吟吟地走来了……

陈调甫问妻子：“阿如，你笑什么？”

潘瑛如叮嘱丈夫：“阿甫，我总觉得你是一潭清水，他吴次伯是一瓮豆油，你们搅和不到一块儿的。”

陈调甫拉着妻子的手，“阿如，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很完美？”

潘瑛如黑黑的眸儿在笑……

陈调甫要去美国伊利诺大学进修前的那一个夜，一个不眠的夜，一个难舍难分的夜……

“阿如，我一没财产，二没佣人，三没有家。跟着我你要受苦的。”

那黑黑的眸儿凝视着陈调甫，“有的，你都有的。你的财产是学问，你的佣人是我，你的家在中国。跟着你，我会很幸福的。”

阿如用苏州姑娘特有的温柔与坚韧料理着家，在家中特意为陈调甫布置了一间实验室。陈调甫发现阿如白哲的脸庞日渐苍白消瘦后，曾为她请医诊治，他心疼地把阿如拥在怀里，深情地梳理妻子乌黑的发丝，“阿如，为了你的阿甫，你要多保重！”阿如点头答应。她要让丈夫放心无牵挂地去美国。阿如坚决卖掉了自己的嫁妆，将卖得的钱交给她的阿甫以充实学资路费，“这钱虽少，足够你一人衣食住行的。永利的钱，只能花在永利的事上，对不？”

那一个夜，他拥着她坐在床前，一直坐到天亮。陈调甫拎起那只轻便的皮箱要走了，却发现那黑黑的眸儿已被泪水湿透。从此，留在陈调甫脑海中的，除了阿如那梳得一丝不乱的发髻儿，清清素素的素花旗袍外，还有一双期待的目光。这目光跟着他，远渡重洋，伴随陈调甫度过六百个日日夜夜！

终于，阿如迎来了从美国归来的丈夫。为建设永利碱厂，陈调甫的心日夜拴在建设工地上。为支持丈夫的事业，阿如告别家乡，离开了江南的秀丽风光，来到北方城市天津。她能为丈夫的事业添一分力，她那颗善良的心也会得到无限欣慰。永利成功了，陈调甫的身体累瘦了，阿如的心也操碎了

那乌亮的黑黑的眸儿啊……

阿如为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阿甫，以前你是一身呛人的碱味，如今是一身难闻的油漆味。邻居太太们逗趣说，用鼻了一闻，就知是不是陈太太。你闻啊，我的身上是不是也染上这味道了？”

“哈哈……”陈调甫笑道：“这就是伟大的化学家的妻子啊？不久，就会再增添一种新味道——酸味！”

阿如不解，“怎么？”

“是这样，范先生推荐我以中国专家的身份与英、德专家组成建酸厂联合调查组……”

阿如又不解，“你和范先生不是不赞成与洋人合办酸厂吗？”

陈调甫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几分神秘地说：“正是为争取自办，才令我去与他们周旋！”

阿如理解了，称赞道：“啊，你们真是有办法！”

阿如阿如阿如……

如今建酸厂的权利我们抢到手了，你该与你的阿甫共同欢呼，共同欢笑，共同欢唱——可你为什么要离阿甫而去呀！

陈调甫在讣告中写明：拒收挽联、挽幛等物，如送奠仪，只收现金。

永利碱厂院内，卸下一车又一车的砖瓦砂石。上夜班的工人会在夜晚看见头发几乎全白的陈调甫，孤独地用小推车把砖瓦推到工地。一车，又一车……他拒绝任何人的帮忙，执拗地要自己干。

陈调甫伤痛的心在劳动中与阿如交谈。

阿如向他走来，一身浅地素花的衣服，背后是一片灿若红霞的木棉花。黑黑的眸儿直视着他，冰清玉洁清爽脱俗满眼透明。

她说：“阿甫，我和你一起去图书馆。”

陈调甫往小推车里装上一摞砖，喃喃地，“阿如，我们去图书馆。”

码头上，阿如孤零零地望着汪洋的海，远去的船，“阿甫，我们如果还有钱，就一起去美国，省得相互惦念。”

陈调甫装上一摞砖。

阿如为他打点行装，缝牢一个个衣服上的扣子。

阿如抱住他，热泪盈眶，欲言又止。

阿如啊，你分明沉疴在身，却长期瞒你的阿甫，这是为什么啊！

阿如甜甜地笑，“你的财产是学问，你的佣人是我，你的家在中国，跟着你，我当然很幸福啊！咯咯咯……”

无数个阿如扑面而来。青年时代的阿如，中年时代的阿如，着学生装的阿如，穿旗袍的阿如，笑盈盈的阿如，泪眼迷离的阿如……

陈调甫大叫一声，栽倒在地。

陈调甫被送到水利医院。他对赶来看望的范旭东说：

“那些建筑材料，是用阿如丧礼上收的钱买的。我再拿出一些，以充人工费用。为水利建一座幼稚园吧，这是阿如生前的一点心愿。希望总经理批准。”

范旭东摘下眼镜，已然是泣不成声了。他默默收下陈调南递过来的一叠钞票，流着泪走了。

1934 年 10 月，水利碱厂幼稚园建成。范旭东亲自命名：怀瑛堂。

痛苦往往会伴随欢乐，欢乐后面时而隐藏着痛苦。有时痛苦袭来，有时欢乐跳来，有时痛苦与欢乐交织而来……

1933 年，一件令范旭东十分欢乐的事就是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纯碱制造》一书，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

“好德榜，好德榜啊！了不起呀！你简直是中华民族之宝啊！”

范旭东的心里一遍遍地喊着侯德榜名字。他为有侯德榜这样的同路人而由衷地自豪！

《纯碱制造》一书第一次系统地将制碱技术公布于众，第一次彻底公开了苏尔维法制碱的秘密。从此，《纯碱制造》像一柄重磅铁锤砸开了苏尔维集团封锁了七十多年的锁链。侯德榜这是把自己的心血、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给全人类啊！

难怪，美国化学家E·O·威尔逊教授放下手中的雪茄称赞说："《纯碱制造》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①]

《纯碱制造》一书，是对世界科技文献宝库的一大贡献。是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范旭东想着，心潮澎湃，许久难以平静。

翻开《纯碱制造》一书，"前言"中赫然写道：

"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在以英文撰写的此类专著中或许是第一部。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工艺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述叙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这一生产工艺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做研究改进的工作；还认为在物理化学的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之于世界为其它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①]

侯德榜啊，此时，你那无私的胸怀，又在谋划什么？

永利制碱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侯德榜对着墙上的中国版图发呆。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上，两道浓眉紧锁，犹如石雕泥塑。唯那一对眼睛，闪现出像海一样的智慧无尽无穷……

中国的版图像什么？外国人说，像一片桑叶。这片桑叶"专供外国列强蚕食的。还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我们的祖国被掠夺，民族被欺辱，难道我们就甘心受欺辱？受掠夺？当东亚病夫吗？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我们要用自己行动救中国，要振兴中华，团结起来，要掌握科学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祖国，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②]

中国的版图像什么？中国人说，像一只雄鸡。这只难鸡"引颈高鸣，告诉沉睡的人们：天亮了！会把蚕食我们的害虫统统啄食掉。"[①]

此时的侯德榜正在谋划更大的举动，立即全力以赴的建立中国的第一座硫酸铵厂。

侯德榜走出办公室，迈着坚实的步子，去找他的领路人范旭东了。

十三

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调甫，德榜，烛尘，我们开始建自己的硫酸铵厂了。让我们再将副苦担子勇敢地挑起来！"

范旭东下了进军令。为中国的化工事业，他的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头。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36页。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247页。

[②]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165页。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165页。

侯德榜负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争取投资少，见效快。

范旭东和陈调甫负责敲定硫酸铵厂厂址。

李烛尘要担负起久大、永利两个厂的管理工作。李烛尘手一挥，朗声道：

“你们放心地去干吧！尽快让中国化学工业的另一只翅膀生长出来！”

在一次和陈调甫等人的谈话中，范旭东语重心长地说：

“（把硫酸铵厂）从虎口里夺了回来，就国家全局上说，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而就永利本身上说，简直可说是自讨苦吃。此时万一我们应付不得法，便可根本动摇。这并非危言耸听，有事实摆在眼前。在铵厂未出货以前，每年三十八万五千的利息，和一切开支，都要这每天一百多吨的纯碱担负，这是已经成了铁案的；出货之后，还有外货倾销的压迫，不知要经过多少时候的奋斗，才能克服得了；此外筹备时期的一切负担，都要靠碱厂开支，在最近期中，没有遇到外货倾销或意外打击就罢，否则，就够头痛的。诸如此类，说不胜说，我们大家须要十分觉悟！”[①]

强烈的爱国之心，使范旭东率领同路人踏上“自讨苦吃”的道路。

1934 年 4 月 8 日，肩负重任的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张子丰、章怀西、许奎俊、杨作冰、侯启萱等五人启程赴美国。

范旭东满怀期望地说：“德榜啊，你可到纽约市第五街五百三十五号找氮气工程公司总经理蒲柏上校。1931 年时，经邹秉文介绍，我与蒲柏曾做过一次长谈，而且蒲柏旅行到日本后，还给我们寄来了建设硫酸铵厂的建设费、成本费的估计书，我看这个蒲柏还是满有诚意的。还有一个叫白斯脱的，也表示想帮助我们。都不妨找找试试。”

侯德榜望着范旭东布满血丝的双眼，心头一酸，轻声说了句：

“您多保重。德榜决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德榜心中清楚这使命的千钧重量……”

陈调甫也来送行了。

陈调甫极目远眺，盯望海天衔接处许久，才慢慢地问：

“德榜，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美国时，常听到的一句话？”

侯德榜点头，“确信是成功的三分之二。”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切殷切希望，都融于这紧紧的握手中。

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走了。他们住进了纽约李国钦的寓所。

“不得了！不得了！范先生真是拼上老命了。久大、水利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愈来愈加辉煌。他却仍旧抢来一副苦担子往肩膀上挑，实在是……不得了！”

李国钦听完侯德榜介绍，万分感慨。

“范先生特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筹办永利硫酸铵厂的诸多问题，还请您多加协助。”

侯德榜恭敬地说。李国钦听罢，将手用力一挥，爽快地说道：

“范先生真是太客气了。范先生长我十六岁，是我师长，也是我楷模。他的事，我自当责无旁贷的。”

侯德榜当即和李国钦商定，永利硫酸铵厂在美的一切合同，均由李国钦代表签订，以免日后出现纠纷，不致使侯德榜脱不开身。

侯德榜是个办事稳重的人，他没有立即去氮气工程公司找蒲柏和白斯

[①] 摘自范旭东文章《对于水利化学工业公司励行新组织之重要谈话》。

脱，而是让随行人员和他都去搞调查，以求稳妥。

侯德榜考察了美国两座工厂。这两个工厂，一个是采用德国哈伯法的硫酸铵厂，另一个是法国克劳特设计的兼做磷酸混合肥料的工厂。来美国前，范旭东和侯德榜已商定一个指导思想：“除制硫酸接外，凡氮气工业应有的设备部应尽量促其成立”。但因钱紧，中国的钱在世界上信用又极差。于是，侯德榜决定采用德国哈伯法的硫酸铵厂设计。

这个主意定了，紧接着就是图纸设计问题。侯德榜接触了克罗特、卡塞利、福塞耳三家欧洲国家公司，可是他们说出来的设计费，噎得侯德榜半晌没喘出大气来。尤其是福塞耳公司索要设计费竟高达美金三十四万二千元，折合中国银洋约一百万元！

纽约的四月，乍暖还寒。黄昏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看来，只能去找蒲柏了。

侯德榜买了一袋饼干，一面吃着一面找第五街五百三十五号。雨将他身上的蓝色西服浇湿了，浇透了，雨水顺着头发流向面颊，嘴中的饼干和着雨水咽入肚里。

五百三十五号找到了，侯德榜上前敲门，听见里面有响动，便用英语问：

“哈罗，你好！我找蒲柏上校。”

“到点了！下班了！”

里面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丝毫没有打开铁门的意思。

侯德榜央求，“先生，我是远道而来……”

“远道有多远？”

“从东方……从中国来……”

铁门内半晌没有回答，好一会儿才“哗啦啦”一声拉开了铁门。侯德榜看到一个干瘦的老人冲他点头致意并解释说：

“您是中国的范旭东先生吧？莫介意，我们这里的强盗都是冒充远道而来骗开门进行抢劫的。我刚才和蒲柏上校联系了，他非常愿意见您，请上第三楼！”

“谢谢！”

侯德榜急切地朝楼内跑去，刚迈上楼梯迎面便有一人冲他欢呼道：

“你好呀！范……怎么，不是范旭东先生，你是谁？”

眼前这人一定是蒲柏上校了，侯德榜想，解释说：

“我叫侯德榜，是范旭东派我来找您，您是蒲柏上校吧？”

“上帝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侯德榜呀！你的《纯碱制造》一书，我工程公司每人都有一册，这书真是……中国话怎么说？真是……盖了帽儿了！”

蒲柏热情地拥着侯德榜上三楼，进了贵宾室。侯德榜坐在沙发上，很舒适。

“范先生派你来，如此说来，你们决定亲自建立硫酸铵厂了。很好，很好的。图纸设计、技术培训、购买设备，等等，我公司会竭诚为你们服务的——哎呀，侯先生，你的衣服都湿了，要患感冒的！”

蒲柏要设计费美金十九万元。经侯德榜压价，以美金十万零二千元成交。并且谈妥，美国氮气工程公司负责将随侯德榜去的五名技术人员分别介绍到各有关厂实习。

望着侯德榜认真压价的劲头，蒲柏眨着狡黠的眼睛，冷丁问：

“侯博士，恕我冒昧，你压价后可从中提多少钱？”

侯德榜淡淡地一笑，用英语回答了一句：

“零。”

蒲柏颇有感触地解释道：“侯博士请勿见怪。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不久前我公司曾经接到过为中国一家硫酸铵厂设计图纸任务，他们可是……”

侯德榜万分震惊，怎么，是中国的一家硫酸铵厂在这里搞设计图纸，难道，在中国曾有人打过硫酸铵厂的主意吗？

在侯德榜请求下，蒲柏才道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中国广东省建设厅在 1933 年时曾请某外商设计了日产 15 吨的硫酸厂。投产后，因中国的工业基础差，销路不畅，工厂只得时开时停。为了利用过剩硫酸，就想进一步设计硫酸铵厂。这本来是件好事，问题就在这件好事在某些中国人手里办起来却变了样。广东省建设厅厅长用人失察，虽然他本人“颇忠正”，但其手下的几个人纯属败类。这个硫酸铵厂及附加工厂委托给安利英行设计和采购，共计 11.5 万英磅，折合国币一百八十万元之多。其中，仅被建设厅某经手人就中饱去十几万元。而安利英行将工厂设计交给伦敦某化学工程公司设计，而该工程公司又转托美国氮气工程公司设计，每转手一次就抽去一部分佣金，到了蒲柏的氮气工程公

司对，资金已所剩无几了……[①]

“这样的事若是发生在美国，那将被认作是最耻辱的事！”

蒲柏说，侯德榜已觉出自己的脸上火辣辣地烧。

告别蒲柏后，侯德榜心中谈判设计成功的喜悦，被那件“中国丑闻”蒙上一层阴影。搞工业目的是为富强祖国，倘为使自己渔利，中饱私囊，那么，中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那些中国人中的败类，明白这吗？

侯德榜心中的闷气难舒，却已觉出饿了。那一袋饼干刚刚吃了一半，侯德榜伸手向兜内摸去，天啊，被雨水浸透的饼干已成了“饼干粥”。他掏出来，喝起来，真香甜啊！以十万零二千元美金成交，永利节省了美金八万八千元啊！

可是，遭雨淋的侯德榜患感冒了。这种洋感冒真厉害，侯德榜头痛欲裂，夜里常时出现呼吸困难症状，不能入睡。李国钦劝他休息几天，侯德榜笑笑，摇摇头：

“不能躺下啊，范先生在国内，日日夜夜地在忙啊！”

中国，天津。

范旭东日夜忙着建厂所需资金。

上海、浙江、金城、中国等四家银行，虽答应给范旭东一千二百万元建厂借款，但正式合同的签订以及款项的支付，按银行规定，是需要证实永利具备向银行借巨款的条件的。为此，银行派人到天津，将永利的账目查了个天翻地覆，将固定资产逐项核实，最后证实永利具有借巨款条件，具有增股筹债的基础。

范旭东像个等待教师评判的小学生，难以说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自讨苦吃”，或许这就是个开始吧！

得到四家银行的认可后，经临时股东会议同意，范旭东决定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并决定，除旧股二百万元外，另增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186 页。

新股二百万元。除此外，还决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发行债券五百五十万元，年息七厘共计三十八万五千元。

政府热衷办硫酸铵厂，这债息暂由政府垫付，估计问题不会有的吧？

范旭东对政府抱有极大希望，立即写好了申请，讲明“暂由政府垫付”，连夜飞往南京。他决定去找财政部长孔祥熙。

这些日子，财政部和国民政府其它部门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蒋介石以优势兵力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又调集了一百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部分反蒋势力共同发动的。

“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进行反共内战。第五次“围剿”开始不久，十九路军便遭到红军的打击。蔡廷锴等将领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出路的，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蔡廷锴等便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在福建省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但是，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优势兵力围攻下，没能得到红军应有的援助，到 1934 年初终告失败了。

第一、二、三、四次“围剿”，蒋介石尝到的是失败的苦果。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蒋介石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术获得成功，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闻名、光耀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民政府财政部，宽畅明亮的部长办公室内，欢乐气氛笼罩之中的“竹城之战”正酣！孔祥熙是东家，他抓到一把绝好的牌。这牌是清一色全部是万子，成好的一条龙只四万六万之间用混子代替五万，要将有将，要胡有胡，倘他再抓来一张五万牌那就是清一色捉五魁一条龙啊，这牌大发了！下方南家顺利闯过，对门西家亦平安无事，只剩下方北家了，北家打出一张“红中！”西家“碰！”北家再伸手摸牌，竟摸来一张“五万”胡了！这张牌本该是孔祥熙抓的，气得孔祥熙险些背过气去。

正此时，孔祥熙的秘书推门进来，猫腰在孔祥熙轻声报告：

“那个叫范旭东的来了，要见您。”

“不见！不见！”

孔祥熙正没好气。再一思忖，范旭东是工商界知名人士，影响力很大，生硬拒绝不好，于是便换个口气对秘书吩咐：

“你对范旭东讲，就说我有外事任务，没时间见他。”

秘书出去了，须臾又返回，“范旭东问，外事任务什么时候结束。”

“让他……明天来吧！”

孔祥熙哗啦一声将手中的牌扬到桌上。

接待室内，坐等着范旭东。秘书按部长的吩咐讲了，范旭东只得起身告辞。出门后，便听见“哗啦哗啦”声响，范旭东冷笑道：

“请代转告孔部长，外事活动是万不可着急的。”

范旭东只得找一家旅舍先住下。

南京古时称为金陵还称作石头城。三国时，诸葛亮论金陵地形时说：“钟阜龙盘，石城虎踞。”形象地道出这石头城像虎一样地蹲着，可见其地势险要。走如此险要地势，又如牛负重，范旭东清楚地觉出了步步艰难！

这里，被称作“金陵第一名胜”的，是南京水西门外的“莫愁湖。”范旭东讲不出这湖有什么传说典故，只十分喜欢“莫愁”二字。走如此险要地势，又如牛负重，范旭东鼓励自己：“莫愁莫愁莫愁哟！”

第二天，范旭东终于敲开了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门。

“孔部长，听说您对建硫酸铵厂事颇为关心，我和永利同仁向您致谢了！”

范旭东刚落座便说出这违心的话。因为他根本说不出在哪一方面孔祥熙关心过建硫酸铵厂。孔祥熙也摸不准范旭东风风火火地赶来南京做什么，只好用话应付着：

“范先生忧国家之所忧，力争建成我们中国的第一座硫酸铵厂，该向您致敬致谢哟！”

“为建硫酸铵厂，永利发行了债券五百五十万元，年息七厘共为三十八万五千元。我们请求政府将债息暂为垫付，五年为限，以后我们公司再分年偿还政府。这事，全仰仗孔部长支持，可以吗？”

范旭东一口气说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孔祥熙那张缺乏血色的脸。孔祥熙的反应是非常迅疾灵敏的。他立时想到，他是绝对不能不答应的。当然了，答应归答应，距离兑现还相差很远呢。孔祥熙当即表态：

“可以。范先生写个申请报来吧！”

“申请书我已带来了。”

范旭东递上申请书后告辞，前脚刚迈出孔祥熙办公室的门，便转回头说：

“孔部长，我在南京是坐等批复的。明天我还来打搅您。”

南京的雨水相当勤，傍晚，风和雨一起光顾了这座石城。范旭东只觉冷气袭人。

纽约的雨，也这样凉吗？

美国，纽约。

侯德榜打了针、吃了药，感冒已经好多了。只是，侯德榜在外跑了一整天，回到李国钦的华昌矿冶公司后，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你这是怎么了？”李国钦问。

“太气人了！”侯德榜气愤地回答。

原来，永利硫酸铵厂需要购置四个深井水泵。侯德榜看到奇异公司有货，就和奇异公司磋商价格，谁知奇异公司竟回答说：“不卖！”然后再也不答理侯德榜。

李国钦觉得此事蹊跷，一对精明的眼睛眨了眨说：

“这背后肯定另有文章，明天我去问个究竟。你呀，继续服药，早早地休息。你呀，甭看在美国生活多年，但距离了解美国还存有很大差距呢！”

夜深人静，侯德榜躺在床上翻来复去难以入睡。他在为祖国的富强而奔波，而他的祖国，外强入侵，内战不断，百姓不得安宁，百姓的生命财产正受到威胁……

侯德榜躺不住了，忧国优民的情思缠绕心头。他到桌前，拿起笔，给范旭东写信：

“……私人身体，家庭情况，国事情形，无一不令人烦闷，非隐忍顺应，将一切办好，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吾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勿顾……只知责任所在，

拼命为之而已。”[1]

面对“令人烦闷”的国事、家事、个人事，侯德榜想的仍然是中国的化学工业。为了化工事业，他拼出性命亦不惜，还怕那令人烦闷的这事那事吗？

令人烦闷的还有“天下事”。侯德榜身在异国他乡，这一点是感触颇深的。

“距离了解美国还存有很大差距呢！”

李国钦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究竟是什么？侯德榜像是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这问题。

就说这纽约城吧！

一方面，这座位于纽约州东南赫德森河口，濒大西洋的纽约城，市区与海水浸淫在一起，沼泽、河流、运河、海湾从各方面侵入，穿插在各区之间；另一方面，走在纽约城喧闹、嘈杂街道上的行人中，8 人中有 5 人是外国人或外国人的后裔。人们的肤色从白色到深黑各种肤色都有。

可谓是，地理上是各种水源的交汇；人口上是世界各民族博览所。

一方面，市中心的曼哈顿区，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垄断集团开设的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大工业公司、大运输公司、证券交易所集中于此，摩天大楼犬牙交错，直插云霄，“站着的城市”因之得名；另一方面，黑人聚居的哈莱姆街区，以肮脏、拥挤、破败不堪而广为人知。

这真是“站着的”与“趴着的”，鲜明对比，截然不同。

一方面，市内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学研究机构，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是人们求知求学的圣地；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广场和第 42 街，是黄色中心，有“花都”之称。

有道是清水、浊水合流，泾渭分明。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此可见，美国是人间的天堂，同时美国是人间的地狱。

侯德榜直琢磨到星星落了，灯火灭了，火红的太阳升起来。

李国钦了解到了四个深井水泵的背后文章。

奇异公司既然备有深井水泵，就是要出售的。哪有拒绝买主之理？无奈奇异公司接到了同行慎昌公司的电话，慎昌公司已得到消息说深井水泵是永利硫酸铵厂必备之物，并指定购买慎昌的深井水泵，慎昌公司认为这笔生意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就向其它公司打招呼，声言谁对侯德榜出售深井水泵，慎昌公司将不择手段地予以报复。因此，奇异公司便拒绝了侯德榜。

“真是欺人太甚！慎昌公司的目的，不就是乘机捞永利一大笔钱吗？他们连起码的商人道德……”

侯德榜满脸涨得通红，宽大的手掌不时地攥成拳。

李国钦劝他，“在美国，商人信奉的是唯利是图，哪有道德可言？这样吧，买深井水泵的事交给我华昌公司，量他们也不敢对我李国钦怎样。你呀，还是去抓紧图纸工作！”

一方面，先进科学技术，使美国的工业在世界遥遥领先；另一方面，领先的工业产品，成为卑鄙行径的资本。

侯德榜对美国又有了新认识。

深井水泵风波总算过去了。侯德榜来到美国氮气工程公司。

---

[1]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52 页。

蒲柏告诉侯德榜，为水利硫酸铵厂，他的公司一共绘图样七百余种！

侯德榜很有感触。这段日子，为询问议价而交往的信件有三万封，大部信件都是侯德榜亲自处理的。想一想这繁重的工作量，会让人的心颤抖！

范先生那里哪？您可要顶住那繁重的工作量啊！

中国，天津。

范旭东孱弱的身体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量再多范旭东也能从工作中得到欢乐，得到满足。要知道，最使人痛心的是人为的压力扑向他，而他只能痛心地去招架。

为永利硫酸按厂厂址问题，各方势力都在显示着威力。

“范旭东，厂址要选在上海租界地！上海有外国人势力，投资有保障，听见没有？”

这是银行界人士向他喊。

可爱的银行界财东啊，你们可曾计算过祖界地的价钱？你们看中的杨树浦租界地一万平方米地皮高达七十万元，而且无发展余地。范旭东坚决不点头。

“范旭东，厂址选在湖南吧！”

“范旭东，厂址选在马鞍山吧！”

范旭东还没表态，上海金融界投资者已先表态强烈反对，“难道让我们为内地投资，为内地建厂吗？”

把硫酸铵厂笨重的设备运往内地，耗时伤财是其一；其二，怎么运啊？范旭东想。

“范旭东，永利硫酸铵厂要建在南京的附近，以便于政府的控制。”

这是国民政府的指令，从而结束了关于厂址的争吵。建成的酸厂，只需改几道工序，便可生产出炸药。国民政府自然想到了这点。

“这些财东一定要把这出戏放在他们大门口唱才放心，真是没有办法！”[①]

范旭东又想起那句话：“自讨苦吃”。

厂址最终选定距南京下关码头二十里的卸甲甸。范旭东兴致勃勃地要陈调甫陪同，前往卸甲甸查看。

“调甫，你看这卸甲甸怎样？”

“好。这地方是水上交通门户，土质也优良，是理想的厂址。”

范旭东觉得腿乏，便席地而坐，靠着一株高高的杨树，招呼陈调甫坐在他的身旁。

“调甫，你知道这儿为什么叫卸甲甸吗？”

陈调甫觉出范旭东今天心情格外好，便也打开了话匣子：

“当年，项羽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后，便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谁知刘邦却趁项羽出兵打仗的机会，一举占了项羽的根据地徐州。项羽火了，反回头来又打败了刘邦，夺回徐州。项羽就是在夺徐州时，走到这儿累了，把盔甲脱下来歇会儿——卸甲甸就这么得名了。”

“哈哈哈哈……野史！野史！”

范旭东开怀大笑，一把拉起陈调甫，大声说道：

“我们可不能卸甲，我们的征程初始，中国化学工业的征程刚刚开始！”

[①] 《化工失导范旭东》第 120 页。

1935 年初，美国氮气工程公司圆满完成了设计绘图工作。白斯脱自告奋勇来到南京卸甲甸，指导建厂房安装机器。他说自和范旭东在天津见了第一面后，就总盼着能见第二面。

5 月间，国外定购的机器开始运动；年底，在国外的实习人员陆续回国。

侯德榜完成了范旭东的嘱托，结束了筹建永利硫酸铵厂在美国的工作，于 1936 年 3 月 24 日回到上海。

此次美国之行，历时二年。为建中国第一座硫酸铵厂，侯德榜“拼命为之”。就是在这二年中，由于国内战乱，他的家被盗，失去财产；他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年迈的父亲是唤着“吾儿归来……归来……”而离开人世的呀！

侯德榜面对滔滔的黄浦江水，心颤抖了，眼流泪了……恨不能即刻起程赶回坡尾乡家中，去安慰默默承受孤独、无悔无怨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的妻子；去到老父的坟头，填一把土，烧一些纸钱，唤一声：“爹呀，不孝的儿子归来了！”

然而不能。这无穷无尽的思念与愁绪，依然只能深埋在心底。真应了那句“忠孝难两全”的古语。侯德榜起程了，坚决地奔赴南京卸甲甸。

卸甲甸沸腾了！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巨幅横幅上大字鲜明：“热烈欢迎侯德榜博士凯旋！”

范旭东盼望侯德榜归来，日盼夜也盼，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范旭东不止一次地啧啧称赞侯德榜：

“整个工程系统由彼一人主持，这是人所共知的。”[①]“他经手公司采购器材的资金，……动辄千万元，也没有同事帮助他清帐目，但帐目一丝不苟，比公司任何帐目都清楚。”[②]

欢迎的锣鼓在敲，欢迎的彩旗在摆，许久了，仍不见人们日夜想念的侯德榜。忽然，一名职工从建厂工地上跑来报告：

“侯博士……侯博士已在工地干上了！”

永利硫酸铵厂的设备来自美、英、德、瑞士等国家的厂家，有些设备是本国制造的，最后全部配套，未发生“接口”问题，这是才干和苦心的结晶；这是精心设计、精心采购、科学严密的组织结出的成果！

倘若这被称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范旭东就是这曲交响乐的总指挥。

倘若这被称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范旭东指挥演奏的乐曲正是：歌唱祖国的颂歌，富强祖国的凯歌……

这其实就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正演奏一曲民族工业最美妙的乐章。

1937 年 2 月 5 日，中国男儿在卸甲甸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从此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

被聘为永利硫酸铵厂首席顾问的白斯脱，不无感慨地说：

“和我在世界各地参加过的同类工程相比，就工程进展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言，中国稳居第一。尤其是永利的专家和工人艰苦奋斗、精明能干、办事认真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①]

永利硫酸铵厂利用高压合成的生产原理进行生产，工艺复杂，设备精良，投资庞大，其工业水平号称“远东第一”。它的主要产品是硫酸、硝酸、硫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51 页

[②]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56 页。

[①] 《化工先驱侯德榜》第 39 页。

酸铵、液体阿摩尼亚等化工的基本产品。

范旭东望着这些产品，兴奋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侯德榜挤过欢呼的人群，搀扶住激动不已的范旭东，范旭东拍着侯德榜的手臂，连声说道：

“德榜，我们成功了！又成功了！创办硫酸铵厂，是你的第二期成绩，了不起啊！”

“范先生，您才是了不起。”侯德榜也很激动，“您与列强抗争，为中华民族创业，子孙后代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范旭东握住侯德榜的手，“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又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受基本原料恐慌的限制了。”[②]

范旭东从怀里拿出两份申请书，一份是五百五十万元债券的债息暂由国民政府垫付的申请，另一份是修筑浦镇至卸甲甸长二十五里的铁路支线的申请。两份申请书国民政府都批准了，可根本没兑现。

范旭东把两份申请书都撕了。撕得粉碎。

一片片的纸屑飘向天空，像纷扬的雪花。

[②]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46 页。

第四章

东方的黄海

社长自唐山来
凡事待人而兴

十四

社长自唐山来

“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世论辄嫌这看法太迂缓，权势在握的人十九又口是而心非之，我人何敢强聒？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斯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1]

范旭东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图，决定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

他需要一名社长，一名有资历又肯“沉下心来”“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的社长。

范旭东心目中的社长啊，你在哪里，黄昏，范旭东仍逗留在碱厂建设工地。劳累一天的职工们去休息了，喧闹的工地一下子安静了。春风拂面，沁人心肺，晚霞是这般美好！晚霞中，制碱的心脏——蒸吸厂房和碳化厂房已初现端倪。碳化塔、蒸氨塔、吸氨塔等大型设备基本就位，最复杂、最繁难的数以千计纵横交错的管线安装，也在美国专家 G·T·李指导下理出了头绪。成绩是令人欣喜的。渤海滩上，已昂首屹立久大精盐厂，又即将巍然屹立中国第一座制碱厂。可是，萦怀心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哪里？

“旭东，你叫我好找哟！这里光辉灿烂，是画中有诗，还是诗中有画呀？”

熟识的音调，亲切的称谓，范旭东顿时心花怒放，回过头高喊道：

“哥呀，怎么会是你来了呢？”

兄弟俩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说呀，笑呀，滚滚热流涌上他们的心头。

范源濂刚刚从美国考察乡村教育后归来。范旭东想，哥哥可真是的，可真是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1912 年民国肇建，哥哥第一次任教育总长，次年辞职； 1916 年再次出任教育总长；两年前，即 1920 年，是他第三次当教育总长了。哥哥非常热爱他的教育事业。他赞同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讲的“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1]这话，认为这是改革当今教育的出发点和主导思想。

1918 年时，哥哥随同严修和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到美国进行教育考察，这是一次有目的的美国之行。是为归来后创办南开大学作准备的。美国的西雅图大学，芝加哥的高等学校，纽约的林肯学校、工业学校、孟禄师范科、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48 页。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5 辑第 43 页。

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小学，华盛顿的参议院，教育局，都留下了他们勤奋的足迹。南开大学创办后，哥哥被选为该校董事。

这次从美国考察乡村教育后归来，哥哥出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对了，何不请哥哥推荐一名黄海社社长呢？范旭东说：

“哥——不，是范总长、范校长，弟有事求你了！”

范源濂笑道：“你这家伙，哥跑来塘沽，你见面不问吃不问喝，不道寒不叙暖，却抢先向我这个总长发号施令了！哈哈……”

范源濂拉范旭东坐在一截工字钢上。他清楚弟弟每次张口请求帮忙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范旭东说：

“我要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我需要一名社长。”

身为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十分清楚研究社的重要性。从弟弟渴望的目光中，他体会到了弟弟的急切心情。可是，谁人合适这职务呢？

“哥，只要你为我找到一位好社长，我一定请你——请你逛一逛大沽炮台！”

“哈哈哈哈……”

范源濂大笑，倏然想到一个人：孙学悟。

孙学悟，字颖川，山东文登县威海卫孙家疃人。现年三十四岁的孙学悟，于 1888 年 10 月 17 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

威海卫是一个闭塞的穷乡僻壤。1905 年，未满十七岁的孙学悟就东渡日本留学，成为威海卫第一名出国留学生。这一年，孙学悟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接受了民主思潮的影响。十八岁时，孙学悟回国投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剪去了自己的辫子，然后回家又将侄儿辈的辫子剪了，以示对清朝腐败制度的反抗。不久，孙学悟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宣传民主思想。但是，他愈来愈感到，奔走宣传收效甚微，唯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才能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1910 年，他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和侯德榜一样，成为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1911 年，孙学悟入美国哈佛大学，一面攻读博士学位，一面任该校助教。1920 年，获博士学位的孙学悟回国，先是在南开大学任教，后又去到唐山开滦煤矿公司任总化学师。开滦煤矿公司是英国商人经办的企业，孙学悟在这家公司享有相当于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只是这与他科学救国初衷相违，因而时常对天长叹！

“太好了！”

听完哥哥介绍，范旭东欢呼起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不正是这位孙学悟吗？

“你呀，你呀，”范源濂警告说：“非得拿出三顾茅庐的劲头方可如愿以偿呢！”

范源濂回北京去了。他理解弟弟的时间比金子还珍贵。

这一天，是个天高气爽的好天气。范旭东有种预感，在这天要于的事准成功。他派人去唐山，到开滦煤矿公司给孙学悟去送礼。

送礼的人转天就回来了。要送的礼也原封未动地带了回来。

范旭东愣住了，“孙博士没说什么话吗？”

“孙博士说，这礼一定是瞒着您送的。”

送礼的人说完便走了。范旭东顿觉浑身火辣辣的，遭芒刺一般。

“我伤了孙博士的心啊！”

范旭东想到这，很觉内疚。论金钱地位，此时久大刚刚站稳脚跟，永利尚在艰难的建设之中，经济拮据，怎能与孙学悟所在的英商公司相比？他是个不为名利所左右的学者啊！范旭东已对孙学悟肃然起敬了。决定亲赴唐山会晤他所敬仰的人。

由天津开往唐山的火车在华北平原上慢慢腾腾地爬着。范旭东临车窗前而坐，望窗外，绿的树，绿的草，绿的田，组成一股绿色的浪滚滚奔向车后。唐山是盛产煤的。“倒煤去唐山”本来是指倒买倒卖煤去唐山，不知怎的却借喻为“倒霉去唐山”。想起这。范旭东深感人言之可畏。中国煤炭储量十分丰富，并且是世界上最早开采煤利用煤的国家。战国时期将煤叫作‘石墨”，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有这样的记述：“女床之山，其阳多亦铜，其阴多石墨。”到了汉代，已开始用煤炼铁；到了宋代，已具有完备的采煤技术设施。难怪，元代初年，那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国，看到煤这种燃料大为惊奇，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契丹（指中国）全境中有一种墨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力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燃火，次晨不息，其质优良，……盖火力足而价廉也。”有资料记载，其时中国已发现煤将近三千年！而那位来自欧洲的旅行家还不知道煤是一个什么东西。

可悲的是，三千年后的今天，煤和其它中国宝贵资源一样，被列强装上轮船、火车、飞机，运出国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会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都会义愤填膺的。何不就用这打动孙学悟那颗充满爱国热忱的心呢，范旭东充满信心。

唐山开滦煤矿公司实验楼。考究的大楼，紧闭的大门，大门上木牌冷冰冰几个字：实验重地，未经许可不准入内。

范旭东上前敲门，门不开，只听见门内一个声音问：

“你是谁，来干什么？”

“我是天津来的范旭东，专程拜访孙学悟博士。”

范旭东对着大门喊。大门内传出的还是那个毫无表情的声音：

“孙博士吩咐了，今日不见任何人。”

任范旭东再怎么敲，大门内也无声音。

范旭东找附近一家旅店住下。第二天又来敲门，门还是紧闭，还是那个声音传出：

“孙博士已知您是天津来客，并知您的来意。他告诉您，此事不会谈妥的，请您返津，还望鉴谅。”

范旭东真没办法，不开门，不见面，不谈心，准备好的一肚子话说不出，这便如何是好？范旭东搜肠刮肚，冷丁想起一句典故，朝门内喊：

“告诉孙博士，我是专程来请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句古话的！”

范旭东又住进了旅店。转天一早，范旭东就奔向实验楼。老远就看到，实验楼门前站着一位大个子，双手抱肩，脸上浓眉紧锁，怒目圆睁，虎视着步履匆匆的范旭东。范旭东早已猜出，此人一准是山东大汉孙学悟。范旭东上前问道：

“先生是孙学悟博士吧？”

“如此说来，您就是天津客人范旭东喽！”

礼节性握手，范旭东感觉出那股气已影响到手。孙学悟出语生硬：

“怎么，先生是来请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古话的吗？——我正要

向您范先生请教这句古话呢！”

显然，两个人都清楚这句古话的尖刻含义。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一语出自《孟子·离娄上》，原话为：“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这是孟子在谈论治国道理，桀纣失掉天下的原因时讲的话。孟子认为，祭纣所以失掉天下，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人心，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正如，替深池把鱼赶来的是水獭，替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鹞鹰一样，替商汤、周武把人民赶来的是夏桀与殷纣。

由此而来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话，范旭东向孙学悟说出，无异是在讽刺孙学悟替外强做有害于中国自己的事情。孙学悟岂能不气从心头生呢？

“孙博士息怒，我料定博士决非那种助桀为虐的人，才故意用此话激您的。因为，要见博士实在是……”

孙学悟寓所。范旭东和孙学悟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

窗上，传来隆隆的轰响，是列车装满了中国唐山的煤喷着粗气吃力地开走了……

“我们的煤，被他们运走了。”

范旭东说，眼睛里充满仇恨的目光。

“身为炎黄子孙，却为掠夺自己祖国资源的人服务，您理解这种苦痛吗？”

孙学悟这话是真诚的。这位三十几岁的汉子眼内饱含的是企盼的泪花。沉默片刻，孙学悟又说道：

“时政腐败。请问，中国的科研机构在哪里？哪里是颖川报效祖国的地方？”

仿佛有一条火红的丝带，将两颗热爱祖国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

范旭东向孙学悟讲了他就要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讲了他科学研究先行、调查分析资源、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培养技术力量的主张；讲了中国化学工业的未来。最后，范旭东诚恳地说：

“孙博士，黄海在期待着您！”

孙学悟被感动了，“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吗？”

“只是，您现在的月薪是三百银元，黄海每月只能给您二百银元，这……”

见范旭东面带难色，孙学悟提高嗓门，大声说：

“范先生，您为颖川解除了心中苦痛，岂是几百银元能买到的？”

范旭东兴奋得周身热血沸腾，“让我们一言为定，我立即回津，在塘沽恭候孙博士！”

唐山开滦煤矿公司总经理是英国人，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因为他嘴头整天不离“无烟煤”仨字，所以人们就送他个中国名字吴焉。

总经理室，吴焉坐在宽大的字台前，眉头紧锁。一纸辞职书摆在字台上，字台的另一侧坐着态度坚决的孙学悟。

吴焉舍不得孙学悟辞职。在他的眼里，面前这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能听令在他的帐下，无疑是一种自豪的资本。在中国，干苦力的人可说是一抓一大把，而像孙博士这样的人才，简直是凤毛鳞角一般，倘若从他的公司走掉，那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用中国人的“人尖”为

他的大英帝国服务，这算盘珠子怎么拨拉怎么合适。一定要留住孙博士，吴焉暗下决心。

吴焉笑了，笑得很和善，很友好，“孙博士，有什么不愉快吗？我正要提你的薪，为月薪……月薪六百银元！怎么样？”

“谢谢总经理好意，这的确是高额报酬，只是……”孙学悟话锋一转，“钱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说来并不重要。”

“这点我何尝不知啊？”吴焉用胖乎乎的手指弹了几下辞职书，“科学家需要的是应有尽有的图书室，设备完善的试验室，这一切唯我公司敢引为自豪的！”

“本人初衷就是振兴我中华民族的工业。中国人的良知告诉我，到了和总经理先生道一声拜拜的时候了！”

孙学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总经理室，离开了唐山开滦煤矿公司，踏上列车，奔向塘沽。

1922 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在塘沽成立。孙学悟任社长。

研究社一个富有的名字：黄海。

研究社诞生于塘沽，塘沽面临渤海，渤海汇合百川，朝宗于黄海。海洋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是化学工业的广阔天地，是大好的实验场所。取材于黄海，以海洋为研究对象，“黄海”这名字真是饱含了范旭东的良苦用心。

范旭东这样说：

“我们把我们的科研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①

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门外，一片掌声中，范旭东和孙学悟携手举起了研究社社徽。灿烂阳光中，那是怎样美妙精致的社徽啊，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去——

圆形社徽，外圈是代表工业动力的齿轮，内圈是互相涵抱的三个部分，寓意“致知”、“穷理”、“应用”的学术态度。互相涵抱以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把“致知”所得，“穷理”所到，拿到实际“应用”，以断定所“致”的“知”，所“穷”的“理”，是否可靠。

社徽饱含了范旭东深切的期望。

社徽堂堂正正地挂在了研究社的大门口。

“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它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的独立的化工学术研究机关。”[1]接着，范旭东又饱含深情地说：“学术研究，是种神圣工作。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头脑明晰，把世俗所谓荣辱得失是什么一回事，看得通明透亮。拿研究的对象当做自己的身家性命，爱护它，分析它，安排它，务必使它和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这种任务，岂是随便可以完成的吗？无怪乎牛顿那样的资质，那样的成就，他还叹息学海无涯，一步一步一代一代地向前走着。为不世出的伟才，预任披荆斩棘之劳而已。这是黄海同仁的心愿，也是我黄海的学风。”[2]

大家鼓掌，请孙学悟讲话。孙学悟有些为难，这位山东大汉，未曾开口，脸先红了。范旭东拉他到众人面前，说：“孙博士是一位精通西方的圣人，就请他讲讲我们东方的研究社怎么个办法吧！”

---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69 页。

[2]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31 页。

“好吧。”孙学悟憨厚地笑笑，稳稳当当地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我想从今以后，不久的将来，还会多出一家，这便是东方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带头鼓掌，为孙学悟高远的理想，为孙学悟不凡的抱负。

孙学悟还用诙谐的语气说要在黄海社内养出千万头牛来，大家轰的一声笑了，孙学悟认真解释道：

“我们习惯用牛耕田，其实细菌也正像牛一样地为人类工作着。千千万万的细菌，就是千千万万的牛。要发展发酵菌学，丰富人类的生活。”[①]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建在久大精盐厂附近，耗资十万余银元，是一座能够供给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室。研究社包括有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附有图书馆，购到各国有关化工等方面的书籍五千余种，专门杂志十余种。这个研究室的规模当然是可观的。

此时，永利碱厂刚刚开始进行机器安装工作，只有久大盐厂能盈利，经济是十分困难的。范旭东花费这么多钱办研究社，并且还得继续花钱维持研究社进行工作，难免一些人不理解。

“要维持‘黄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①]

范旭东听了，付之一笑，并不与这些人去论理。他目光所看到的是辉煌的将来，中国化学工业的将来，而这些人鼠目所见的是眼前利益。将来与眼前相距十万八千里，用语言是没办法说到一起的。

但是，范旭东相信这些人终究会改变看法的，使“黄海”成为心目中不可分割的、倾心爱护的“黄海”。

在一篇文章中，范旭东这样写道：

“第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也。”[②]

倘若中国的化学工业没有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怎能发展起来呢？

“尤当为最先”的研究事业是需要经费的。经费，愈来愈成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难题。

必须解决“黄海”的经费问题，否则，黄海也会枯竭。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重要性，从道理上已经讲了不少，应该再从实际行动上捐助黄海社了。

范旭东拿定了主意。

这是一次久大、永利联合股东大会。两个厂的股东们难得有一次聚会机会。会场内，你唤他，他喊他，说着日进斗金，道着恭喜发财，猛的一嗓子“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有人竟唱上了京戏诸葛亮借东风。直到范旭东出现在讲台上，会场才变得鸦雀无声，各自就坐。

范旭东讲了久大，讲了永利，接着就把话头引向黄海：

“常常听到冷言批评，说某社某人不顾民生疾苦，这个时候还在实验室里搞洋八股。这种论调实在是错的。他们硬把学理和应用分作两起，要先应用而后学理。凡是研究学理的就被认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这又是一个实

[①] 《天津文史资斜选辑》23 辑第 124 页。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116 页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60 页。

在的错误。”[1]

范旭东停顿片刻，接着讲道：

“学术研究，是近代工业的基础工作，任何人都无从否认。华德的发明，如其不得格拉斯可大学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他未必能造成工业革命的伟绩；法国的酿造工业，如其不是巴斯德肯从根本研究酵菌，说不定到今日还要闹酸败的恐慌；五金工业，如耐高压高温的特殊钢，和许多在低温之下可熔化的合金，在近代工业占极高的地位，何一不是先学术研究而后工业化的？……”[2]

会场内静悄悄的，都被范旭东深入浅出的讲话所吸引。那些说过风凉话的人，恨不能把脑袋扎在椅子底下，以避开范旭东那灼热的目光。

范旭东微笑着说：

“人的认识总要一个过程，我是支持黄海的。我已决定，将久大、永利发给我的创办人酬劳金全部捐赠黄海！”

会场内先是一瞬间的静寂，接着便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情景，使许多人坐不住了。

“我也全部捐赠！”

“还有我！”

“我！”

范旭东欣喜若狂。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唤人拿来纸、笔，铺纸挥毫，满怀豪情地书写了四个大字：

“云天高谊！”[1]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经费有了保障，从此，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孙学悟将黄海社视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将黄海社办成永利、久大两个公司的科学智囊、技术参谋部，有力地支援和指导了一些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在以后的几年中，还对发酵与菌学、化学肥料、有色金属冶炼和制盐化学与医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对于酸、碱、盐和化肥这些重化工课题的研究，在黄海社占了很大比例。

科学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山东大汉孙学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孙学悟决定，黄海社研究人员可自由选择研究课题。研究报告可汇集出版，然后分送国内各大学、各大图书馆。并决定创办《黄海发酵与菌学》双月刊，进行技术推广，搞好科学普及工作。

历史证明，黄海社的发酵与菌学研究方向，表明了孙学悟的远见卓识。中国悠久的酿造史，在世界享有得天独厚的地位。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弥补了对中国酿造史历来缺乏现代科学化的发掘、整理和提高的不足。

孙学悟认为，“弄清我国的科技发展史，可以树立我们的信心和爱国心；研究外国科技发展史，则可以了解各国科技发展的因素、前后次序，给我们搞科研以启示和指导。……在我国应研究农副产品的加工，解决广大农村的实际问题，同时要调查研究工业原料，为发展工业做准备。”[1]

正是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孙学悟领导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对中国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0 页。

[2] 引自范旭东文章《祝中国科学社第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69 页。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125 页。

的工业、农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永利、久大、黄海工业团体形成。范旭东胸怀他的“永久黄”事业不无感慨地说：

“孙博士，无名英雄也！”

十五

凡事待人而兴

噩耗！噩耗！噩耗！

1927 年，范源濂在北京病逝，年仅 52 岁。

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绝情，竟夺走英才！哥哥啊，为什么这般狠心，竟撇弟而去！倘若真的有人世间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倘若弟弟的手臂能够加长、再加长，那么，弟弟一定要伸长手臂从另个世界中拽回哥哥——哥哥呀，弟弟不能没有兄长给与的温情，弟弟的事业不能没有兄长做坚实的靠山。

天昏了！地暗了！苍天瞎眼了！苍天绝情绝义了！范旭东昏倒在哥哥的灵柩前。

旭东……旭东……

这呼声仿佛从溟濛的天际传来，随之天际飘来一朵祥云，祥云上一匹白色骏马，骏马上坐着意气风发的范源濂。范旭东笑了，眼睛内滚出泪花，扬双手去迎接哥哥，谁知哥哥却不理睬弟弟；哥哥与弟弟擦肩而过，那骏马去了，祥云去了，哥哥亦去了……

旭东……旭东……

“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哈哈哈哈，……

这分明是哥哥的话声笑声，是哥哥在冥府中提醒“摄像立誓”之事吗？

范旭东将悲痛深埋心底。他的“永久黄”事业需要他用坚强、用力量去领导去发展。

下一步，范旭东有何打算？

范旭东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刊名都想好了，叫《海王》，每十天出一期，“黄海”不是“永久黄”工业团体的神经中枢吗？那么，就让《海王》成为“永久黄”工业团体的喉舌。

范旭东把这想法和侯德榜讲了，侯德榜憨厚地笑了，说：

“嘿！范先生啊，您想得太周到了。团体嘛，哪能没有喉舌？”

范旭东一和陈调甫、李烛尘商量，这两个人更是举双手赞成。

范旭东又将创办《海王》刊物的事征求全体职工的意见，职工们明确表态：

“拥护！但是，《海王》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永久黄’工业团体的四大信条。”

这也正是范旭东所想的。

“永久黄”工业团体的四大信条是经过全体职工讨论确定的，即：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

荣。”[1]

《海王》的内容提倡“庄谐并重”、“雅俗共赏”，反对板起面孔说教。

1928年9月20日，《海王》旬刊创刊号出版。

黄昏时，范旭东拿着散发油墨香的《海王》旬刊创刊号，兴致勃勃地走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大门。刚才孙学悟拿到《海王》旬刊创刊号，那爽朗的笑声仍响在心头，孙学悟高腔大嗓地称赞：“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呀！”

闻着油墨香，范旭东心中格外甜。

“范先生……”

忽听有人怯生生地唤他。范旭东朝门外一侧望去，不由喜出望外，唤他的人，竟是那个跛脚的孩子张谦——

这就是当年那个穷孩子张谦吗？

新理的短发，齐齐的，黑黑的，亮亮的。一对出神的大眼睛，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脚上是一双精心缝制的新鞋，针脚连着针脚，一看便知是出自女人的一双巧手。身上穿的是新裤新褂，海风吹来，新裤新褂蓬起，好不得意十分哩！

张谦已长成膀阔腰圆的小伙子了。

“范先生……”

张谦木讷地又唤了一声，“然后嘿嘿笑着，再说不出话。

“我认出了，认出了，你就是那个小张谦，呀！哈哈哈哈……”

范旭东笑着，捶打着张谦肩膀上那块块硬梆梆的肌肉。他们虽同在“永久黄”团体，却难得见上一面呢。

范旭东真高兴，“张谦，你怎么在这里？”

张谦仍说不出话，只是咧嘴笑着，涨红的脸像个紫茄子，吭吭叽叽好半天才说道：

“俺……俺搬出工友集体宿舍了。俺……住进工人新村了，俺……”

范旭东突然醒悟，一双手拍着张谦两个肩头，惊喜地说：

“这么说，你是要娶媳妇了吧？”

“俺是想俺不配……可俺还是想要您……您的事很多……俺只是想给您敬杯酒……您不去俺也高兴，让您知道俺成家了，今晚……俺知您的事多……”

张谦终于把要讲的话讲完了。范旭东弄懂了，张谦今天成婚，请他去喝喜酒。

范旭东真的有事。他从天津来塘沽，是要听听各方面的人对第一期《海王》的反映，可他望着张谦那双渴求的目光，把到了嘴头的谢绝的话又咽回了。倏然，范旭东心头展现这样一幅画卷——

白花花的盐碱地，一个跛脚的穷孩子，撕破的衣服在海风中飘着，远处的海和天际连在一起，那跛脚踏出的印迹极深极深的……

转眼十几个年头过去了。他是“永久黄”工业团体的总掌舵，他是最基层的普通工人，他们之间已无可奈何地出现了一条沟。他能够勇敢地站在这里等候，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啊！

“范先生，俺知您的事多，俺猜想您也是去不了的。俺只想告诉您，是您给了当年那个穷孩子……一生幸福！”

---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辑第70页。

张谦走了。他是兴高采烈地走的。范旭东直到望不见那个一瘸一瘸的身影，才转身去忙自己的事。

天黑了，范旭东好不容易忙完《海王》旬刊的事。他不由又想起张谦，忙朝工人新村匆匆走去。

路上，一个挑担的老人用嘶哑的声音吆喝着，“甜枣——甜栗子——”

“枣、栗——早立子……”

中国古老的习俗，善良人们美好的祝愿。范旭东兴趣盎然，叫住了老人：

“老人家，我买枣、栗子。”

“嘿嘿！枣。栗子，甜着哪！”

啊，张谦有家了。一个当年的穷孩子，今天不光有事做，有饭吃，而且还娶了媳妇成了家了！

范旭东有一个温暖美满的家。他祝愿张谦的家同样美满又幸福。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像张谦一样的工人们，都能够获得一个幸福的家，欢乐的家。

范旭东打听到了张谦的住处。他推开门进院，朝新房屋内望去，跳入眼帘的，是何等热烈的情景啊——

新房的正面墙上贴有一张画像，范旭东听当地灶户们讲过，这画像是天地爷神像。灶户们笃信“盐是天地爷对人世间的恩赐”；神像前，供桌上，供着白面蒸成的元宝，元宝是用剥净的芦苇串起来的，一个摞一个的直摞到屋顶，最上面的元宝系一条红府绸布……

传出张谦浑厚的喊声：“洪福齐天，白盐盖地，久大盐业年年大丰收——”

盐工们齐声附和：“洪福齐天，白盐盖地，久大盐业年年大丰收……”

范旭东没敢弄出声响，唯恐干扰这带几分庄严的情景。待到屋中传出欢笑，开始逗新郎逗新娘时，范旭东才一脚迈进屋去。

立时，屋里的人愣住了，刹那间鸦雀无声。当张谦明白眼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后，一把拽过新娘子，跪地便给范旭东磕头。

“不得了，不得了。”范旭东扶起一对新人，笑着说，“我是来闹洞房的。工友们，大家说让新郎新娘出个什么节目？”工人们不语，只是恭敬地望着自己的顶头上司笑。他们不敢放肆，尤其是在上司面前。

“好哇，我看哪个不语，就罚他先演个节目。大家说，让新郎唱支歌子怎么样？”

范旭东盯住一个工人问，那工人怯生生的表示反对：“张谦的嗓子像破锣！”

“那就让新娘子唱支歌子，怎么样？”

见范旭东这样说，新娘子早已羞得用双手捂住了脸。

“那就让张谦介绍搞对象的经过吧！我们这么多工友没结婚，都急着听介绍经验吧？”

工人们被范旭东这话逗乐了，紧张的神经松弛了。都觉得这位上司原来不可怕，挺可亲的。他们齐声支持范旭东：

“对，就听介绍经验！”

“张谦，你快讲呀！”

“讲呀！”

“不讲不让入洞房呀！”

张谦笑着，眼内闪着泪花。他讲不出话来，只是对着范旭东、对着工友

们一个劲儿地鞠躬，再鞠躬……

闹新房到很晚才结束。张谦执意要亲自护送范旭东回寓所，被范旭东坚决拦住了。

“张谦，快回去，我送的礼品在床上。”

“嘿嘿……枣、栗子……”

“对，咱‘永久黄，事业需要接班人。”范旭东硬赶走了张谦。张谦刚毅的脸被泪水打湿了。

范旭东抬头望去，星光亮，月光亮，洋溢着喜气。

范旭东的家是和睦的、甜美的。可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给予他无限的温情与欢乐。他没有把家视为避风的港湾，家是促进他事业发展的加油站，因而他视家为事业成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年前，”当他被李景林绑票关进天津驻军兵管善后清理处时，他想到了他的盐厂、碱厂，想到了中国的化学工业，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家。那时，他十分清楚，李景林的目的是讹诈钱，因而决不会轻易要自己的命的。只是当他孤独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面对凶神恶煞，面对无窗的狱墙的悲惨时刻，“家”这个字眼竟似滚滚热流一样强烈地冲击着心扉！

家的温暖，妻的温情，一双女儿带来的天伦之乐……孤独之中的他向往着，企盼着。或许，李景林正是看清了他钢铁意志下的这种心思，才恶狠狠地摔了那两匹扬蹄奋疾的彩塑马——那是送给女儿的礼物啊！

回忆往事，范旭东的心里不觉又有几分昏暗几分凄凉起来。

同仁们用八万元赎出了范旭东。刚刚起步的中国化学工业决不可没有范旭东。李景林的讹诈目的达到了，当他将大把钱票装人自己的内衣口袋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吞噬民脂民膏的民族蛀虫，是决不会想到中国需要发展化学工业的。

那时，哥哥范源濂从北京赶来天津，看望刚刚获救的范旭东。兄弟俩抱头痛哭，难言苦衷尽在这辛酸泪水中。

“在中国……真难啊！”

哥哥就是带着这种痛苦的感慨，于两年后离开人间的。范旭东何尝不知个中味道？

中国犹如莽莽沧海中的一片残叶，拖着被虫噬过的残体，在动荡中漂泊，国之稳定的根基在哪儿？民之何日能安居乐业？

范旭东鲜明地举起“工业救国”的旗帜，迈上一条“难上加难”的道路。

军阀的枪口并没能使他在这样的道路上退缩半步。

还清楚地记得，范旭东逃离李景林魔掌回到家后，那一夜，妻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丈夫的手；接连几夜，妻一次次地梦中惊醒，惊呼她发现有无数只魔掌伸向她的丈夫……

留在心灵的伤口永远不会消失，范旭东至今想来仍隐隐作痛。范旭东将自己全部交给了中国的化工事业，“永久黄”工业团体不可阻挡地蓬勃发展起来。妻许馥真为丈夫高兴，一次次为丈夫流下了欢乐的泪水。

“我的好妻子呀！”

星光，月光，寂静的路。范旭东的心在呼唤着妻的名。

银盘似的月被一片乌云遮住，连星光也显黯淡。为什么，朦胧中出现一双迷茫的眼睛？

是妻的……

那是不久前，范旭东披着月光回到家。女儿睡了，妻仍在等着他。

“馥，你要早睡，注意休息。”

“我没事的。”

许馥无声地一笑，那笑有几分勉强，显得惨然。

范旭东注意到了妻的细微变化，不觉心生疑虑，他握住妻的手，凑近妻，轻声问：

“馥，是哪儿不舒服吗？”

“你看……”

许馥的目光视向床，范旭东看到了，两个女儿睡得甜甜的，小酒窝里盛满洋洋喜气。

“是啊，我们的女儿。”

范旭东说，将妻揽进怀。妻的惨然神情仍没有消失，为什么？

“可是……”

许馥欲言又止，或许，就是一刹那间，妻发现了自己丈夫的憔悴与疲惫，才咽下要说的话的。

许馥为丈夫往脸盆内倒了水，让丈夫洗了脸洗了脚，让丈夫上床休息。范旭东头刚挨枕头，深沉的鼾声便响起了。

许馥望着丈夫，望着女儿，真挚的爱意荡漾在心田。丈夫和女儿，是她的全部，是她的无价之宝，是这个甜美之家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只是，许馥越来越感到这个家缺少什么，丈夫已经四十五岁了，丈夫还没有儿子，丈夫尽管不赞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可是作为妻子的许馥，却愈来愈觉得对不住丈夫，医生又警告她不能再怀孕，看来唯有请丈夫“纳妾”才能了却心头的遗憾了。

为什么，今晚，话到嘴边，没能出口呢？

哦，割舍爱是这般苦痛啊！

就这样思前想后，直到天将亮时，许馥才睡下。待醒来时，天已大亮，身边空了，丈夫已去忙工作，女儿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

果恒笑眉笑眼地，“妈睡懒觉了哟！”

许馥坐起，忽然发现屋中的地板擦干净了，东西收拾得利落了，果恒对妈妈说：

“这是爸爸早起干的。爸爸说，以后他每天都要帮妈妈干活，不能惹妈妈不高兴。”

许馥的心倏然一热。丈夫误解了她心中的秘密啊。她下定决心，等丈夫晚上回来，等孩子睡熟，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要笑着说，以使丈夫乐于接受。

终于等来了夜，等来了丈夫，她与他对面坐着。她开口了，话语似涓涓细细流一样甘甜轻柔：

“东，为我找个妹妹吧。我喜欢有个伴儿，为……也好为我们家生个男孩儿。”

范旭东终于清楚了爱妻这些天情绪低落的原因。他紧紧地握住妻的手，急切地问：

“为什么有这想法？馥啊，是我不喜欢我们的女儿吗？是我对你不好吗？”

“不不，不是，都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应该再有一个儿子，你应该……”

“不！我的好妻子，请别说了！”范旭东将妻的纤细的手放在自己的心上，“馥，你感觉到了吗？我的心在跳，怦怦地……那是对爱妻在表达誓言：今生今世，范旭东只爱他的好妻子许馥，倘有二心，天不容，地不容，雷轰他，电劈他。馥啊，让我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倘有那么一天，我躺在将死的病榻上，我会骄傲地说，我范旭东无愧于中国的化工事业，无愧于我同甘共苦的好妻子许馥！”

许馥扑进丈夫怀中，已然是泪流满面了。

一场风波过去。许馥将香唇贴近丈夫的耳边，悄声警告道：

“只是，家中的半点话计，也不许你再摸，你只管忙你的大事去！”

范旭东全身心地投入到“永久黄”事业中。事业上的每一个发展，每一项成功，都会给范旭东全家带来一片欢乐！

他的家和“永久黄”事业已溶为一体。

看到张谦建立了家，范旭东想起了自己的家。幸福伴随甘甜注入范旭东的心坎儿里。

范旭东走着想着，不觉到了厂门口。正要推门，冷丁听到身后响起脚步声，范旭东吃了一吓，忙回头看，敢情是那几个闹洞房的工人们尾随在后。

“范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来护送的。”

范旭东不由感到心头热乎乎的。抬头望，星儿亮！月儿亮！

后来，范旭东为《海王》“家常琐事”栏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写了一篇短文：

“……最后大家要求报告恋爱经过，新娘俯首微笑，新郎鞠躬不已，鼓掌越紧鞠躬越深，几达九十度以上。反正这位先生抱定宗旨，只鞠躬不说话，大家毫无办法。过后大家才明白，他是以行动来表示他恋爱经过的，就是如此如此。”[①]

或许，这写的就是张谦吧？

《海王》一年出三十六期，像本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作为“永久黄”的喉舌，它完成了学术研究的公开讨论，本团体消息的传递和同仁精诚团结策进的三项使命。

《海王》自 1928 年创刊，范旭东亲自主持了四年《海王》的出版工作。

1932 年，塘沽事业蓬勃发展。被国民政府聘为中国氮气公司筹委会委员的范旭东，正与英、德两个公司千方百计地抢办中国第一座硫酸铵厂的权利。因此，范旭东决定在塘沽成立“永久黄”工业团体联合办事处，旬刊《海王》一并归联合办事处主办。这就需要物色一个人，一个既能掌管联合办事处工作又能主办旬刊《海王》的人，范旭东选中了阎幼甫。

阎幼甫是湖南长沙人，比范旭东小七岁，整四十二岁了。阎幼甫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入同盟会，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拥护者。1924 年时，阎幼甫任上海中华周报总编。当他看到范旭东创立的久大、永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颇受鼓舞，便毅然辞去中华周报总编职务，离开大城市上海，来到尚带几分荒凉的塘沽，投奔了范旭东。

阎幼甫长得身材高大，秃头顶，留着牙刷式的小胡子。两道粗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人见了“望而生畏”，因此人们送他个外号叫“阎王”。其实，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幽默善谈，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他写的关于文

[①] 《范旭东传》第 69 页。

字改革的文章就发表在《海王》旬刊上。

范旭东和阎幼甫讲了，阎幼甫愣了，几分疑惑地问：

“先生，您敢把喉舌任务交给阎王？”

范旭东满怀信心，“这是因为，阎王管喉舌一管一个准儿！”

果然，阎幼甫把《海王》办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1934 年，范旭东决定创办个永利碱厂艺徒班，以培养出大批的、合格的年轻技术员。他派李烛尘、陈调甫去招收各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并决定叫阎幼甫担任人事处长管理艺徒班。

有人担心，叫“阎王”管小艺徒，就不怕把小艺徒管趴下？

范旭东胸有成竹。“阎王”凶像是其表，菩萨心肠渊博学问是其内。用其内而非用其表呀！

有个十五岁的艺徒叫张荣善，南昌人，去拜见“阎王”时，腿都哆嗦了。阎幼甫对张荣善大声问：

“你个儿这么瘦小，穿件长袍马褂儿，像个白面书生，是来当学徒的吗？”

张荣善吓得不敢开口，阎幼甫反倒大笑起来，直笑得牙刷式的小胡子颤，阎幼甫道：

“小孩子嘛，应该到工厂训练训练，学点真本事，受点苦是不会吃亏的！”

这话，把张荣善说得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话，让张荣善记了一辈子！

艺徒班有三十多人，河北人、山东人、湖南人、江西人、江苏人都有，大家住在厂内一间大屋子内，睡上下铁床铺。屋外有个小操场，艺徒们休息时可以在小操场打排球。艺徒们一日三餐，由工厂免费供应，另发每人每月十五元生活费。白天，艺徒们在工厂实习八个小时，边讲边干，理论结合实践；晚上再上课三个小时，巩固白天所学的知识。到工厂实习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机械及电工的制造和修配，材料的应用、工作程序等方面。分车工、钳工、锻工、模型、翻砂、电焊、马达和电机的修配等工种，由一个师傅带领一名艺徒教授，从做杂工擦洗机器等粗活做起，然后慢慢地再学技术。另外，还要请老师教艺徒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学习工程材料、机械及英文等。

就这样学习三年后，艺徒的水平当然要超过那些大专学校的学生。人们赞扬“阎王”管理有方，更赞扬范旭东发现人才知人善任。

用人才去培养更多的人才，人才便会源源而来。范旭东正是这样的高瞻远瞩。

陈调甫建议，“招聘大学生，用大学生替代车间工头，负责车间的技术生产工作。”

范旭东听罢沉思，取消工头制度，已属创举；工厂直接去学校招聘大学生，更是开了一代先河。范旭东了解陈调甫，每提一项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范旭东笑道：

“调甫，我愿闻其详，你继续讲啊！”

“哈哈……”

陈调甫也笑了。

原来，一次夜里，陈调甫来到碱厂吸铵车间巡视。在轰鸣的机器声中，陈调甫听到一种异常声音，“呼、呼”他不十分明显。他寻声找去，看见一青年工人躲在角落睡着了。

工头在车间另一头见到陈调甫，殷勤地大步跑来，一见睡着的工人，大声斥骂着：“混蛋！”随即抬脚踢去。

陈调甫一把拦住，“不准打人！”

陈调甫算了算，这位青年工人需要顶岗十四个小时，怎么吃得消？化学工业，工艺复杂，稍一疏忽就会造成损失或事故，要求顶岗工人要全神贯注。鉴于这，陈调甫建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范旭东同意了。然而，渐渐地，陈调甫感觉到，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不够，那个工头，对那位青年工人抬脚就踢的情景无论如何忘不掉。一个取消工头，由大学生代替工头的想法成熟了，并向范旭东提出这建议。

范旭东听着在理，很痛快地同意了。

陈调甫亲自到天津、北京、苏州，去招聘大学生；陈调甫亲自为招聘来的大学生讲授生产工艺课，讲授生产管理课；陈调甫终于实施了自己的管理方案，将碱厂制造部与工程部的白灰、蒸铵、碳化、吸氨、干燥、机修、铸造、木型、电工等车间的工头，统统换为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陈调甫逢人便说：“范先生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支持我的主张。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一件事！”

范旭东把人才作为心目中的无价之宝。范旭东认为，办事业，人才、资金、技术、管理是四大要素，“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①]

“永久黄”工业团体中人才济济，范旭东倍觉自豪！他的脑海中时常如过电影一样，闪现一个又一个可亲可爱的面庞：侯德榜、陈调甫、李烛尘、孙学悟、余啸秋、阎幼甫，还有傅冰芝……

与“西圣”孙学悟相对，傅冰芝是被称为“东圣”的。傅冰芝是江西人，十七岁时便成为廪膳生员。廪膳生员是明清两代对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的称呼。傅冰芝虽然享有这样优厚待遇，但当他看到清政府腐败后，便毅然放弃了这，东渡日本留学，于 1912 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造船业。1915 年傅冰芝在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 1916 年傅冰芝又考上了清华官费留学美国，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当美国政府制造航空母舰征求设计工程师时，傅冰芝应征合格，成为美国最大两艘航空母舰的设计绘图者这一。永利碱厂刚筹建时，经济十分困难，在美国留学的博冰芝听说后，毫不犹豫的把他为设计航空母舰得到的大部分酬金寄给了范旭东。从那时起，傅冰芝就和“永久黄”工业团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傅冰芝载誉而归。他谢绝了一切对他的聘请，投奔了爱才如命的范旭东。

范旭东赞成对傅冰芝这样的评价：

“一肚子学问，不为名利，埋头苦干。他一生业绩，为同仁们所称赞。他的为人为同仁们所仰慕。”[①]

范旭东称赞侯德榜：

“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死拼。”[②]

永利硫酸铵厂设备齐全的试验楼落成后，范旭东为表彰侯德榜的卓越贡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1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33 页。

[②]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44 页。

献，特以侯德榜字“致本”命名此楼为“致本楼”。[3]

范旭东对陈调甫、李烛尘、孙学悟、余啸秋、阎幼甫等，都能够一一道出长处。

难怪，侯德榜万分激动地说：

“范先生遇事功归于人，过归于己。”“吾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4]

范旭东深有体会地说：

“创业难，带有革命性的创业尤难！……凡事待人而兴。”[1]

一次次，范旭东遥望烟波浩淼的大海，轻吟着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范旭东率领中华民族的这些精英们，创办了中国第一座精盐厂，第一座碱厂，第一座硫酸铵厂，第一座民营科研机构。“永久黄”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这事业是辉煌的！这事业是美好的！

但是，遮住这辉煌，打碎这美好，便是一种悲哀。

仿佛一曲交响乐，低沉的旋律悲壮的乐声正滚滚而来……

---

[3]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3 页。

[4]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3 页。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11 页。

第五章

灾难降中国

国将亡的苦滋味
谁人肯向死前休
蜀道难
人生的路啊漫漫
留取丹心照汗青

十六

国将亡的苦滋味

从 1937 年 6 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连续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准备发动吞并全中国的侵略战争。7 月 7 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提出进城搜查和撤退中国驻军等无理要求，遭到当地中国驻军拒绝，日本军便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当地驻军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从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早在两年前，即 1935 年 11 月，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就在通县宣布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了。

殷汝耕是浙江温州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殷汝耕当过广东军政府驻日特派员，当过南京政府交通部航政司长，当过冀东蓟密行政区督察专员。“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使殷汝耕控制了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等冀东各县。殷汝耕割据的地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塘沽属冀东范围，这下子，塘沽的日本洋行、日本酒馆、日本人不断增多，日本军也经常借口清查，闯入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进行骚扰。

汉奸殷汝耕死心塌地的充当日本人走狗的可耻行径，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强烈义愤。“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后不久，伪冀东保安队便于 7 月 27 日夜在通县起义。保安队活捉了汉奸殷汝耕，打死了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但是，由于日军派了二十四架轰炸机轰炸起义军，使起义军难以支持，只得放弃通县突围。在突围时的混战中，日军把殷汝耕劫走了。

战事发展极快，至 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

“每天有许多日本兵车，由东北开往天津方面。长长的列车上罩苫布，车尾都架有高射枪炮。日本军舰也开来塘沽停泊，事态在恶化。……工厂为防空袭，在南北楼中间以厚钢板及碱袋筑成防空洞。时局越来越紧，高级职员有的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工厂。铁路交通截断，原料不能进来，产品无法运出。”[①]

“停厂！人员疏散！”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88 页。

范旭东痛苦地做出决定。但他自己，摸着久大精盐厂厂门，许久了，也不愿离去。

永利制碱厂、久大精盐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同仁们，依依难舍地离开了他们日夜生活工作的地方。有人在流泪，有人在咬牙切齿地骂着："狗日的日本鬼！"突然，从久大精盐厂的院内传出近乎疯狂地嘶喊：

"俺不离开厂，死也不离开呀！俺……和狗日的日本鬼子拼了！"

"是谁在喊？"

范旭东问久大盐厂厂长彭久生。为保护工厂彭久生这条硬汉子已几夜未合眼，他道道血丝的眼睛含着泪，瓮声瓮气地告诉范旭东：

"是一个工人。"

"找人，把他拖走！"范旭东命令。

"可是……"彭久生的热泪夺眶而出，"他已经疯了，谁拉他走，他就用头撞谁。"

范旭东快步向院内走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倏然跃进他的双眼——那疯狂的人是张谦。范旭东大叫道：

"张谦！张谦……"

张谦先是一愣怔，随即"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悲愤地大喊：

"先生啊，这是我们的工厂啊……"

范旭东潸然泪下，猫下腰，双手轻轻地搀扶起悲痛欲绝的张谦，安慰着，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

"莫哭，莫哭，你的话对，这是我们的盐厂，我们的碱厂，我们的黄海社，我们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决不让日本帝国霸占的！我们走……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收回的……"

范旭东把张谦劝离开了厂。

形势愈来愈危急。

"……停泊在塘沽日本大院海河边的军舰，在房顶执旗人指挥下，向海河对岸的东西沽发射炮弹……"[①]

"轰……"

"轰……"

远远望去，大沽造船厂的烟囱，在"轰"声中被打倒，立时冒出一股浓黑的烟直冲向蔚蓝色天空。

"久生，吩咐护厂队员，全部撤离！"

范旭东不得不下了这命令。彭久生痛苦地合上眼，再睁开眼时，已是泪流满面。彭久生清楚护厂队员撤离工厂意味着什么，望着强压悲愤的范旭东说道：

"先生，我们护厂队员已作好最后准备，我们……"

"别再说了！"范旭东声色俱厉地打断彭久生的话，"我们手无寸铁，去对付强盗的大枪大炮吗？"

"可是，铁路交通已断，公路上处处是烧杀抢掠的日本兵，我们无路可走！"

"那就从水上走！到天津，到公司集合待命。你想办法搞条船来！"

海河中，小火轮利箭般地驶向天津。翻起的浪花打湿了范旭东的衣服，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90 页。

范旭东仍无查觉，仍望着水面。他的心中一片凄凉，海河水变红了，是因为流进了人的鲜血！海河水变浑浊了，是因为漂浮着人的尸体啊！

日本军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倾刻间吞噬了范旭东茹苦含辛创办的塘沽这座化学工业之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了日本运输司令部，工人新村成了养马棚，被日本军劫走的汉奸殷汝耕死灰复燃，和他的日本主子在塘沽大街上耀武扬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妄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他的长期的殖民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①

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最后号召：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①

毛泽东发出号召：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②

1936 年 12 月 12 日，由张学良、杨虎诚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此时，在日本侵略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紧急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日之间的殊死之战爆发了……

天津法租界，水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和李烛尘、孙学悟焦急地研究面临战争的应付措施。

彭久生进来向范旭东报告：“门外有个叫孙仲立的要求见您。”

孙仲立？范旭东想不起此人是谁。在此危难时刻，这个叫孙仲立的来做什么？范旭东对彭久生说：

“请他到客厅，我见他。”

孙仲立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细高的个子，小脑袋瓜，像刀尖拉成的一对小眼睛，闪着几分狡黠，几分得意。孙仲立迈进客厅，对着在沙发上坐着的范旭东趾高气扬地说：

“兄弟孙仲立，受英国卜内门华行总经理吉勒理派遣来见范先生。我卜内门公司念念不忘与先生的旧日情谊，决意在此危难时刻拉范先生一把，将水利碱厂改为英、中合办，以共同对抗日本。为表我行诚意，吉勒理总经理愿以其日行押金三十万银元作为投资资本。范先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别错过此良机哟！”

范旭东微微冷笑，立时洞悉到这是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玩弄的“一箭双

---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第 20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317 页、322 页。

雕”之计。这样，他们一方面保全了在日本的押金，一方面参加了永利投资，成为战后合作办厂的根据。

孙仲立往沙发上一坐，翘起二郎腿。即使这叫“趁火打劫”吧，范旭东唯束手就范，又有何选择呢？孙仲立想。

面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德国和意大利支持，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英国则同美国一样，既不同于德、意，也不同于苏联，而是在“中立”和“不干涉”的幌子下，采取阴险狡猾的两面政策。他们愿意借中国的力量削弱日本，以保持他们在中国和远东的优势；他们也愿意借日本的力量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把战争引向苏联；他们还愿意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正是在“中立”“不干涉”政策的统一步骤下，打起水利碱厂算盘，来坐收渔人之利了。

“您在考虑吗？仍然拿不定主意吗？”孙仲立挨不过这寂寞了，“只要您点头，答应英、中合办，您便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范旭东霍地站起，“孙仲立，孙先生，您的话说完了，使命完成了吧，可以回去向主子交差了。恕不远送！”

“真……真是的！一片好……好意……”

孙仲立放下翘着的二郎腿，起身，灰溜溜地走了。

李烛尘和孙学悟走进客厅，劝余气未消的范旭东，“先生，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呀！”

“对，此处不是久留之地。”范旭东已意识到，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制造的灾难不会很快过去的。“我们要立即南迁！”

“对，我同意南迁。”

李烛尘表态，又眼望着沉思的孙学悟，孙学悟说：

“只能如此了。”

“现在，我决定，烛尘为南迁总指挥，指挥永利、久大、黄海的主要科技人员，带好关键仪表，带好上万张图纸南迁到抗日后方。”范旭东握住孙学悟的手，“孙博士，您第一批南迁，等我们在南方汇合时，再研究重建黄海社。一路上，要多多保重啊！”

孙学悟的眼睛湿润了，一片深情地说：

“先生，您也要保重，千万……”

范旭东从眼镜片后射出刚毅的目光。他用力握了握孙学悟的手，又用力握了握李烛尘的手，然后，沉着地说：

“我去上海，然后奔南京卸甲甸。德榜还在卸甲甸那里。‘宁举丧，不受奠仪’[①]，这话，让我们‘永久黄’全体同仁共勉吧！”

范旭东又派人火速奔赴青岛永裕盐厂和江苏久大分厂，通知那里人员南迁转移。

范旭东起程去上海。上海已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卸甲甸的情况如何？

南京，卸甲甸，自 8 月 10 日起，永利硫酸铵厂已先后三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铵厂已没水没电，到处漆黑一团，连食堂做饭都成了问题。

有消息传到南京，上海打响了，上海失陷了，日本军占领了上海城；日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68 页。

本军开始进攻南京了，国民党政府处于炮火纷飞中。先是常熟、苏州、无锡、江阴、武进相继失守，接着是丹阳、句容被攻陷，日本军三面包围了南京。

“南京政府啊，你们不是说南京……固若金汤吗？哪里是金城汤池啊！”

水利硫酸铵厂车间内，侯德榜扑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机器上，悲愤地高喊着，喊着，突然又放声恸哭起来：

“铵厂，我的铵厂啊！心血啊，中国人多少年的心血啊……呜呜……”

侯德榜愤怒了，疯狂了！他不吃不喝，叫着吼着指挥着，和工人们一道，把重要的机器埋藏起来，又派人日夜兼程去上海，“黄汉瑞和南开大学教授张子丹到上海见范旭东，带回范的一封信。范希望至少要准备一套图纸带到湖南。”[①]

范旭东的亲笔信指示侯德榜带好铵厂图纸去湖南，与正在奔赴那里的‘永久黄”人员汇合。

“我不走！我不走！给我和工厂一块开追悼会吧！”

侯德榜生平第一次违抗范旭东的指示。他已做好准备与工厂同归于尽。

上海。范旭东火了，啪啪地拍着桌子，斩钉截铁地喊道：

“我要我的铵厂，更要我的侯德榜！”

范旭东不顾随行人员的阻拦，冒着枪林弹雨乘车急奔南京，急奔卸甲甸，突然出现在侯德榜的面前。侯德榜立时火了，疯狂地喊：

“先生，先生呀，您为什么来呀！这里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您不知道吗？”

范旭东不语，双目似喷火一般目不转睛地瞪着侯德榜。敌机在头顶上盘旋，炸弹在身旁爆炸，侯德榜大叫：

“先生啊，我求您，快走啊！”

范旭东固执地丝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或是让‘永久黄’同仁给我给你给厂一起开追悼会，或是你跟我走！”

侯德榜哇哇哭着，跟范旭东走了。

永利硫酸铵厂起火了，火光映红了天。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铵厂，对铵厂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让厂里的汉奸引路，挖出了埋藏的设备，把硝酸厂的全套设备劫运到日本九州，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这套设备有八座吸取塔、一座氧化塔、一座浓硝塔。合计二十八套，一千四百八十二件，总重五百五十吨，全为高级合金钢板制成，其中仅作催化剂用的铂金网，就值四万美元。”[①]

南京被日本军占领了。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其中央机关纷纷逃往武汉。国民政府曾扬言死守南京六个月，但结果只守了六天。

历史真实地记下了——

“12 月 13 日日寇大举进城，首先以清扫战场为名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肆搜捕我无辜之军警宪官兵，他们呼之谓搜捕‘逃散兵’。当然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放下武器投降俘虏者，一律捆绑；对于光头者，头额有日晒痕者，手上有老茧者，口音是北方人者，都在被检查之列，尤其是年龄在 20 上下者很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22 页。

[①] 《天津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22 页。

难幸免！”[②]

“12 月 13 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五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毙。怀胎九月之孕妇肖于氏、16 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 63 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三人轮奸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侣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又在中华门外土门头有少女二人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①]

“12 月 15 日下午一时我军警两千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解赴汉中门处，用机枪密集扫射后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同月 18 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在幕府山之军民 57418 人，用铁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刺刀戳杀，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又日军官二人以杀人为竞赛：其一杀 105 人，其一杀 106 人获胜。”[②]

“自 12 月 12 日至同月 21 日间在日酋屠杀刽子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驻军期间，计中华门外花神庙至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 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③]

尸骨纵横，阴风惨惨。紫金山为之动情，莫愁湖水默默哭泣。绵绵历史长卷永世记下这悲惨的一页。

天津。李烛尘暗中指挥着“永久黄”的科技人员南迁武汉。表面上，这位“永久黄”南迁总指挥仍像没事一样每天到水利化学工业公司上班。英国人以“中立”姿态算计永利碱厂，结果是碰了软钉子，灰溜溜地走了。日本人则是以强硬的占领者嘴脸，向永利碱厂伸出了罪恶的手。

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下属的兴中公司：立即夺取永利碱厂产权。

兴中公司的刀根接到这指令后暗自思忖，永利碱厂是范旭东创办的，在国际上可是享有盛名。“九·一八”的事借口是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一·二八”的事借口是日本和尚被打；刚刚发生的“七·七”的事借口是一个士兵失踪，“八·一三”的事借口是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不让日本兵闯入。以此汲取经验要夺取永利碱厂产权，还是“先礼后兵”为上策。他要“名正言顺”地占据永利碱厂。

刀根的主意拿定，忙活着洗澡理发刮脸，将自己的“门面”修饰一番，又差人从正兴德茶庄买了一斤碧螺春茶，然后，刀根提着碧螺春干干净净地去到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客厅内，李烛尘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

“我叫刀根，代表大日本帝国兴中公司专程来拜访李烛尘先生，这点小意思，实在不成敬意，请笑纳。”

刀根将碧螺春茶放在李烛尘面前的茶几上，然后毕恭毕敬地坐在了李烛尘身旁。

碧螺春的清香沁入李烛尘的心中，李烛尘若有所思，“刀根先生，您知道这碧螺春产在何处吗？它产在我们中国的南京……”

[②] 《文史资料选辑》18 辑第 144 页。

[①] 《文史资料选辑》18 辑第 145 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18 辑第 144、145 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18 辑第 144 页。

“是啊是啊……”刀根只觉脸上的遮羞布被揭下，干笑两声，“啊哈……哈……战争，是他们军人的事。日中亲善，就从您、我开始做起，让兴中和永利合作经营永利碱厂，这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吗？”

“即使战争是军人的事，可是，中国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杀戮却是铁一样的事实。值此战火纷飞，还有何合作经营可谈啊？”

李烛尘强压胸中怒火，不急不躁地与刀根周旋。刀根打个沉儿，压低声音说：

“我来拜访李先生，带来的是碧螺春，若是那些军人来……恐怕扎在茶几上的，就是滴血的刺刀了！”

“哈哈哈哈……”李烛尘大笑，提起茶几上的碧螺春，“若是刺刀，我就把刀折断；若是这茶，就请刀根先生带回。我是从不喝别人送的茶的。尚有公务在身，恕不能奉陪了！”

刀根自觉没趣，提着碧螺春走了。不一会儿，闯进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几个日本兵来，日本兵大喊着抓“逃犯”，闯进办公室，把窗户上的玻璃砸了；又闯进客厅，用枪上的刺刀朝沙发捅了几个窟窿，之后叽哩哇啦地叫着说“逃犯不可能躲进沙发里”，耀武扬威地走了。

李烛尘望着沙发上的窟窿，心里十分清楚这是刀根耍的软硬兼施鬼把戏。他已断定，事情没完，还会向更严重方面发展。

“总指挥，您此时不离开天津，还待何时啊？我们的门外已有人在监视了！”

急忙忙走进客厅喊这话的是李祉川。李烛尘心中一动，他正要找李祉川的。

李祉川这个三十岁的大小伙子，急得几乎落泪了。李祉川原籍广东，却是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后来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再后来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1933 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34 年参加了永利碱厂工作，成为“永久黄”工业团体中的一员。正当他满怀信心地为中国化工事业竭尽全力时，日本帝国主义打碎了他的美好理想，仇恨的烈火燃烧在这个正直汉子的胸内。

“总指挥，南迁人员只剩我们几个了。您下命令撤离吧！”

李祉川又一次催促。李烛尘先是关上门，然后看着客厅窗外的情况，这才拉李祉川坐在沙发上，极秘密地说：

“祉川啊，情况你都清楚了。日寇强占我碱厂是迟早的事。我们一定不给日寇留下一座完整的工厂！”

李祉川明白了，“我知道该怎办。可是，您会十分危险的！”

“不怕！”李烛尘淡淡地一笑，“我在天津与刀根他们周旋，你带几个得力人秘密潜回塘沽。万一在碱厂内遇见敌人，你就说是为了日中亲善合作经营碱厂，来搞测绘了。”

李祉川心领神会，带领几个人，立即去往塘沽了。

刀根碰壁，心中十分恼火。想到“先礼后兵”的既定方针，他才将心中火气压了又压的。刀根向日本军部建议，换日本三菱公司出面，让三菱公司以民间财团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向永利碱厂投资，以此“日中亲善”“合作经营”，兴许李烛尘会点头的。

李烛尘同样没有点头，“早在 1920 年，中国政府农商部第 475 号文就已明文规定，公司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这是丝毫不能更改的。”

与此同时，刚刚到达香港的范旭东立即被日本爪牙盯上了。一个日本人闯进范旭东的寓所，他不愿通报自己的姓名，双手叉腰劈头盖脸地说道：

“日本兴中公司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塘沽的永利碱厂。兴中，就是要兴旺中国嘛，请讲个价钱吧！”

这还不是个阴谋吗？好借此宣传范旭东自愿将工厂交给日本国管理。范旭东看穿这把戏的背后文章，不无讥讽地说：

“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①]

这冷冰冰硬梆梆的话，直噎得这个连姓名都不敢通报的日本人，再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这个日本人一跺脚，杀气腾腾地走了。

范旭东余怒未消，立即电嘱李烛尘：

“宁肯玉碎，不求瓦全。”[②]

天津，李烛尘接到范旭东的电嘱后，倍受鼓舞。李烛尘清楚，刀根接连碰壁后，必将下狠毒手。李烛尘从思想上已做好各种准备，他必须想方设法拖延刀根强硬占厂的时间，已使李祉川顺利完成“测绘”任务。

刀根差人送信给李烛尘，“李先生，我正在拟订协议书，到时您只需签字就行了。”

李烛尘也使人捎去信应付着，“刀根先生，拟订协议节可要字斟句酌，否则只有枉费心机噗！”

李烛尘的心在塘沽，在碱厂，李祉川那里的情况怎样了？

李祉川正在日夜紧张地“测绘”。名为进行“测绘”，实际在搞“破坏”。一想到是破坏自己的碱厂，李祉川的心犹如被针扎一般的难受！泪水禁不住滚出眼眶。

三年前，李祉川满怀豪情的从美国归来，一颗火热的心便扑进了水利制碱厂。那情景，仿佛是昨天的事……

初到碱厂，李祉川便大显身手！他设计了锅炉房连续排污回收余热装置，使管垢减少了，使煤耗降低了，受到同仁们的好评。

碱厂的艺徒班开课后，李扯川成为艺徒班称职的英语教师。

正当李祉川全身心地再次投入到盐水精制的试验时，日本侵略者将罪恶的战争之火烧到了中国，将灾难降给了中国人民……

李祉川不得不痛苦地破坏自己的碱厂。为不泄密，李祉川把一部分蓝图集中在烧碱炉内烧毁了；设计先进的石灰窑顶的分石器也被拆卸，分散处理了；蒸馏塔顶的温度传感器，是新型仪器，更不能落入敌手，同样被李祉川拆除了。李祉川只秘密地保存了一套完整的碱厂设计资料，以备将来宏图再展。

李祉川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流泪的离开永利制碱厂的。回到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李祉川向李烛尘作了汇报。李烛尘沉默片刻，自言自语地说：

“总有一天，我们重建永利碱厂！”

李烛尘要李祉川做好准备，离津南迁。

刀根来了，又坐在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客厅内。刀根看一眼被刺刀挑破的沙发，故作惊讶地问：

“咦？这是怎么了？”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9 页。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9 页。

李烛尘冷笑，“闹老鼠！”

“好厉害的老鼠呀！”刀根双目闪出阴险的凶光，从随身带的皮包内拿出协议书，“我说过的，您只需在上面签字就万事大吉了。”

刀根将“万事大吉”四个字说得意味深长，李烛尘当然听出了弦外音的威胁恫吓。再看那协议书，第一句就十分霸道的写着：“中国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自愿将永利碱厂交给日本国兴中株式会社接办”的话。李烛尘勃然大怒，多少天来，强压在胸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一拳砸在茶几上，目光似利剑一般刺向刀根的五脏六腑，李烛尘喝斥道：

“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物主签字之理！你们作强盗太无勇气了！”[①]

刀根恶狠狠地将协议书撕得粉碎，朝李烛尘的脸拽去，然后挟起皮包，拂袖而去。

“买”不行，“合作”不行，那就将掩盖强盗嘴脸的“遮羞布”扯掉吧。强占，是用不着遮羞的。

日本军强占了永利碱厂。

黄昏，乔装成满脸胡须阔老的李烛尘，登上英国轮船“岳州”号。李祉川一副仆人打扮，手提一只考究的皮箱，紧随李烛尘身后。皮箱内是宝贵的碱厂全套设计资料啊！

李烛尘站立船头，凭栏远眺塘沽方向，顿然觉得万箭穿心一般……

“永久黄”事业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啊！光永利碱厂这时期就拥有工人一千多人，职员一百多人，其中老技术员都具有二十年的制碱经验。新进厂的技术员也都是阵容整齐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旧的机器设备，能制造出比进口还强得多的产品。 1936 年产碱量已达到了五万五千四百一十吨，烧碱年达四千四百四十六吨，是建厂以来最高的记录啊！

久大精盐厂同样被日军霸占了，整个长芦盐区都被日军霸占了。日本军用刺刀逼着盐工回厂上班，在大沽设立了“盐田办事处”，控制着盐田及其副产品苦汁硝土。从此，长芦盐输往日本每年平均高达三十多万吨，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岳州”号将驶往香港。李烛尘准备由香港转道广州，再奔赴武汉。

“永久黄”的辉煌事业被毁了。中华精英创建的化工事业被毁了。范旭东的心在滴血，他仰首苍天，难道中国的化学工业就此消亡吗？灾难中的大鹏鸟啊，何时能雄风重振？

“只要我在一天，就为本团体的事业努力一天，除死方休。”

范旭东心中立下这铮铮誓言，从香港飞赴武汉。

十七

谁人肯向死前休

蒋介石召见了范旭东。

“范先生，您的事业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我深表不安……”

蒋介石像是痛苦得再说不下去，从裤兜掏出手绢一劲儿地揉眼睛。

[①] 《天津碱厂七十年》第 28 页。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早年曾在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他从事过证券交易买卖，或许，正是这种经历，使他锻炼成为一个善于心计的人。 1923 年，蒋介石离上海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转年被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归国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1926 年，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以排斥共产党人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如今，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已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铁腕人物。尽管，蒋介石采取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积极态度，但是内心深处，要亡共产党之心一直不死。只是，对于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对像范旭东这样享有盛誉的人，蒋介石从来是带着几分恭敬，讨着几分小心，极尽拉拢之能事的。

“主席，我‘永久黄’人员撤离天津时。都抱定一个宗旨，这就是‘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国难当头的今日，抗日乃第一需要。倘若沦为亡国奴隶，还有什么事业可言？”

范旭东慷慨激昂地说。他的由衷支持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恰似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是啊是啊……”蒋介石表示赞同，“我已命令实业部拨款一百万元，请范先生在大后方重新建厂。打日本，是军人的事嘛！”

国民政府实业部就对久大公司补助，作了四项规定：

“一、特许该公司在南方添设新厂，所有用盐免税及成品免税均援照该旧厂办理；二、旧厂如有自行毁灭必要发生时，新厂建设费，政府准在补助保息预算下，每年补助一百万元，以三年为限；三、旧厂如无自行毁灭必要时，仍照第二项办理，但自第四年起，该公司应按年退还补助金，每年五十万元，分六年还清；四、上项特许利益，自该公司新厂计划呈复核定实施时，分别给予。”[①]

1938 年春，“永久黄”工业团体的技术人员三百余人和内迁工、眷属一千多人陆续到达汉口。

汉口有很多空房子。因为传说汉口这里同样不太平，一部分人已离乡背井去逃难了。这里人心惶惶，担心日本军突然打过来。

作为总指挥的李烛尘，忙得脚不离地。安排大家住，安排大家吃，又极力地安慰大家放宽心。他清楚，此时大家的心情异常地坏。

范旭东来到汉口，才使大家的心稍许安定些。人们期待的目光投向范旭东，似是问：

“我们怎么办呀？”

范旭东立即召集了李烛尘、侯德榜、孙学悟等首脑人物开会。这是一次非常会议，是在“永久黄”处于最黑暗时期的会议，是决定“永久黄”将来命运的会议。

或是人员疏散，各奔东西，逃命、保命；

或是维持现状，福祸共担，坐吃山空；

或是克服“逃难”思想，在华西创建“永久黄”的新事业。

几条道路摆出后，范旭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散，但也决不坐吃山空，更不能有一丝一毫颓废的杂念。行为要更加纯洁、勇敢、自不待说，必当尽心竭力，从种种角度创造新的环境，救国兼以自救。我们有位同仁写下这样诗句，我读后很为鼓舞，我读给大家听——谁人肯向死前休？……”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4 页。

“谁人肯向死前休？”[1]。

这充满大无畏精神的诗句深深地鼓舞了大家，孙学悟乐观地说：

“反正我们这伙人是劳作惯了的，四海为家这个理想，在我们倒不难实现。支起锅伙，到处好干，乡土观念本来就不厚，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劳逸得失，可谓了无牵挂。硜硜自守的，只在‘为国’两个字的信念。”[2]

“他们能毁，我们就能重建！”

侯德榜挥着拳说。忽然，会场响起轻轻的鼾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去——是李烛尘，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皮上，睡着了。

他太累了。从天津奔香港，从香港奔武汉，他指挥着大家安全撤退，安排着一千几百口人的吃、喝、住。

范旭东示意大家不许出声，示意大家轻轻地离开这间屋换个地方开会。正此时，李烛尘醒了，眨着熬红的眼睛问：

“怎么没人讲话了？我听着哪！我同意重新建立我们的化工事业。不过，汉口不太平，应该及早转移。”

会议统一了思想，“永久黄”事业要继续前进。会后，范旭东立即派人去湖南、四川两地勘察厂址。

经调查研究决定，因四川有盐，制碱工业设在四川；湖南化工原料比较丰富，可设硫酸铵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选定在湖南长沙水陆洲。

有了前进方向，“永久黄”团体滞留汉口人员开始了紧张的迁移准备工作。

有消息传到武汉，日本军进攻到山东了！

闹不清是真是假，反正无风不起浪，既传就有影。街上出现一群一群的难民，一打听，有山东的，有河北的，也有江苏的，南腔北调哭诉着不幸。外省的难民往武汉逃，武汉的难民往外省逃。

过几天，消息传到武汉更具体了，日军第十师团向山东南部台儿庄地区发起攻势。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优势兵力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日军第十师团。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临沂增援，同样被击退。中国军队取得了歼敌两万余人的辉煌胜利！这消息是千真万确的。这便是载入史册的“鲁南会战”。“鲁南会战”胜利之日，正是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四中全会召开之时。胜利的喜讯无疑给会议注入了兴奋剂。会议在武昌召开。蒋介石刚刚被推选为总裁。他以能够代行总理职权的总裁身份和中央执、监委员 152 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其中指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该会定员 150 人，任期一年，正副议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可延长。

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都是由国民政府聘请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大多数。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均被聘为参政员。

国民政府考虑到范旭东的巨大影响，将范旭东也聘为参政会参政员。

就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范旭东又义正辞严地击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29 页。

[2]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14 页。

委员会妄图吞没危难时的“永久黄”事业的阴谋……

行政院要把给久大、永利迁厂的三百万元贷款改为政府投资，纳“永久黄”于“国营”之中，并将“当毁不毁，当迁不迁，当建不建”的三大罪名扣在范旭东的头上。意思是说：北方久大当毁不毁，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当迁不迁，川西新厂当建不建。

范旭东驳斥道：

“抗战前，经建机关分设在多头之下，各谋所事，此时国难当头之际，经建机关更是职权混淆，各自为谋。我们‘永久黄’的脚跟尚未站稳，我们要埋头研究，我们要追求进步，我们根本谈不到讨论国营与民营的争论，我们还是去多干实事吧！”

范旭东去干实事了。他要指挥他保存下来的宝贵人才去四川、去湖南重建中国的化工事业。

在四川建厂，需要大批水泥。范旭东不顾身体疲惫，亲赴云南指挥运水泥。

侯德榜于心不忍，“您已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这些事何劳您亲自出马？”

“我要多干实事。”范旭东笑了笑，“谁人肯向死前休呀？”

侯德榜注意到，范旭东已是两鬓斑白了。

永利硫酸铵厂、黄海化工研究社起程去长沙，久大盐厂、永利碱厂起程赴四川。大家挥泪相别，道着“平安”，道着“再见”，鼓励着为早日建成华西化工事业去努力。

“永久黄”工业团体汉口会议，是中国化工事业的转折点。“永久黄”团体的同仁们不会忘记，历史同样不会忘记。

四川，岷江，滔滔的江水拍打着两岸石壁，先是涌起朵朵浪花，继而以锐不可挡的气势滚滚流去。

岷江畔，响起坚实的脚步声。范旭东和侯德榜在四川盐务局长缪剑霜陪同下，踏平杂草荆棘，翻越巨石险滩，去勘查新建永利碱厂厂址。

“剑霜局长，这岷江岸，有座二郎庙吧？”

范旭东的兴致极高，手中举根拐杖，时而用拐杖拨开丛丛杂草。侯德榜几次想扶他，都被他坚决拒绝。

缪剑霜早知道范旭东大名，只是无缘相识。意想不到的来川建厂，缪剑霜真是忧中见到喜。缪剑霜恭敬地回答说：

“二郎庙在灌县境内，岷江的东岸，我们这里是犍为县。”

“德榜，你知道二郎庙里镶有一副令人拍案叫绝的联语吗？”

范旭东扭回头，招呼侯德榜。

侯德榜去过二郎庙，只是一时竟将看过的联语忘记了，便向缪剑霜求援。缪剑霜笑而不语，心中在想，范旭东老人真是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啊！

“哈哈哈……”

范旭东兴奋地笑了。“七七”事变以来，很难听到他这样痛快地大笑了。或许，二十五年前，当他第一次踏上塘沽海滩时，他就是带着这样必胜信心起步的吧？侯德榜想。

范旭东登上一块大石，那湍流的江水尽收眼底，范旭东高声道：

“那联语便是：‘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这是何等宏伟的气魄啊！李冰父子就是凭借这种气魄修建了都江堰。古人能做的事，难道我们今人不能吗？”

明白了范旭东的真正用意，侯德榜和缪剑霜很是感慨。

碱厂厂址选定在犍为县岷江岸五通桥附近的老龙坝。

老龙坝这里，附近食盐、烟煤、灰石、耐火土料等，都有出产。据调查，甚至煤气、石油都有发现的可能。化工原料，很是齐备。虽然产量还不能确定，但比起别处，是多少有些把握的。这一带岷江水深，地势宽阔，上二十多公里可通嘉定，下二百多公里可达重庆，再归入长江，因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

但是，这里巨石纵横，满目荒凉，建厂谈何容易！

“当……当当……”

“当……当当……”

凿石的声音响起了。在这人迹稀少的旷野丛林，压过轰鸣的江水，惊飞沉睡的群鸟。

移山、垫土、修渠，整理厂地，修筑码头道路，建造员工宿舍，动员了四五千人力大干起来。

需要试探地下盐质到底怎样，可达六千尺深度的开凿深井机运来了；需要石灰矿，在乐山县乾溪沟购买到了，其储量丰富，足可供六十年使用；建造期需要石灰甚多，自己动手小规模地开采、烧制，也解决了。

工人们把山丘地一锤锤地凿平，切取条石去盖房，还造成了蓄水池。一锤锤地凿平了山丘，一块块地运走了条石，蓄水池形成气势，汪汪洋洋的水望不到边际，工人们起了个很好的名，叫“百亩湖”。

百亩湖，人意志与力量的象征！

“当……当当……”

“当……当当……”

这又是凿石声。厂门前左侧巨石上，镌刻了崭新的三个大字：新塘沽。

将老龙坝改名“新塘沽”，多少情，多少爱，还有多少仇多少恨，都凝聚在这崭新的三个大字上啊！

荒芜的山区矗立起永利川厂。它包括制碱厂、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瓷厂、土木工程处、煤矿、六百千瓦发电厂、试验厂、深井工程处等十个单位，这是何等壮观啊！

但是，它还不能生产出碱来。这是因为需用井盐作原料，能划得来吗？

老龙坝是岷江上一个半岛，坝北端有一道士观。此处是著名险滩，站在半岛尖端，俯视岷江湍流，遥望道士观险滩，好不惊心动魄！石上固定有铁链，是为拯救江中遇难人预备的，而拯救中国化工事业的铁链在哪里？

范旭东苦苦地思索着……

制碱需要盐，久大川厂还没有建立起来。

还是在缪剑霜陪同下，范旭东和侯德榜等几个人去勘察久大盐厂川址。

刚下过雨，一行人从重庆南渝中学起程，天渐渐晴了，人们的心情才开朗起来。

沿途风景，分外鲜明。花黄豆紫，鹭白松青，真是一幅绝好的国画！

人们先是呼吸到一股盐味十足的空气，接着便踏进了山国盐区——自贡。

缪剑霜介绍说：

“自贡这名是早年两口著名盐井的合称。一口是位于东场的那个能够自行喷涌卤水的‘自流井’，一口是位于西场的那个朝贡过皇帝的‘贡井’，

两口井合称而得名‘自贡’。大家请看——”

范旭东率先朝自流井走去，只见这里木架连云，竹管交错，盐卤从三千多尺的地下吊上来。绳索是用竹蔑编的，牛拉竹蔑，吱吱呀呀的，吊上盐卤可真是不易！大竹筒舀盐卤，再放入锅中，用井下同时产生的天然气煮。将稀卤水煮干，费时费工，得来一点盐太不易了！更令范旭东惊讶的是，这盐井竟是人力一分一寸地凿成的。哎呀！范旭东感叹这耐力奇迹的同时，又不能不可怜这落后程度。他对身旁的侯德榜说：

“我们一定帮他们改变这落后！”

侯德榜点头赞同。

缪剑霜领路来到张家坝。这里距本地盐场仅十多里地，不但靠近公路，而且还沿着威远河，交通很方便。见这里堆积着零乱的砖瓦砂石建筑材料，范旭东问：

“这要建什么？”

缪剑霜指着只砌了几尺高的烟筒叹口气，颇为惋惜，“本来我们已经着手在这里建食盐厂了，可是，去年 8 月 13 日日本军打上海，我们的机器正巧运到上海，机器运不来了，建厂成泡影了！久大如能重建，我想最好是利用此地了。”

范旭东被缪剑霜的热忱感动，兴奋地说：

“有剑霜局长支持，久大重建有望了。我琢磨着就定名叫‘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我们一要改良川盐制作技术，二要公开技术，援助川盐同业。还请剑霜局长宣传我们的主张，我们的决心。”

侯德榜进一步说：

“我们仿效欧美先进国家的制盐装置，是不能改变川盐制造的落后状况的。”

“哈哈……”缪剑霜开心地笑了，“好！我相信此处盐商们会举双手拥护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

缪剑霜估计错了。这一带的盐商们举起双手指向范旭东选定的张家坝厂址，坚决反对建“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

“啥子模范食盐厂，是抢饭厂！”

“抢钱厂！”

“难道我们是孬种不成？”

“打……”

这是在一个露天茶棚内。有的喊，有的叫，有的拍桌子，拍得茶水从碗中溅出来。拧眉瞪眼，杀气腾腾。然而，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望着一个人，这个人年近花甲，头发和白花花的盐面一个色，这头发固执地扭在一起，在后脑勺拖出一条长辫子。他手不离嘴不离一条水烟袋，咕噜噜……咕噜噜……那威严的神情尽在这“咕噜噜”声中显赫出来！

“阿大，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待“咕噜噜”声响过后，被唤作阿大的撩起眼皮，底气十足地问：

“他们的头目叫范旭东？我们就拽着那个范旭东，去到太清观，在瘟祖面前去论理，看范旭东何言以对？”

“咕噜噜”声又响起。

这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要举行十天的瘟祖会。届时将在太清观中祭祀瘟祖梓橦帝君。传说曾有一人不洁净而赴道场，这法事场所本该十分洁净，

这人很是自责，说他应该当众受到土地神的谴责，于是就趴在地上受杖责，杖责后臂部已变青肿。人们心中都十分敬畏。自此一旦遇有争执不下的事情，如一方说要在瘟祖前诅咒，无理的一方必心内惧怕而认罪。

太清观中香烟缭绕，进香跪拜者川流不息。阿大坚信自己真理在手，亘古以来盐商有地盘为界，他范旭东突然插一杆子岂不是违背古训？因而阿大以权威的语气表态，拽范旭东到瘟祖面前去论理。不料权威语气并未起到权威的作用，有个满脸横肉的盐商抢先反对了。

“论理管啥子用？小日本为啥能在大中国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个——胳臂根硬！我们就得给姓范的来点厉害的，打——”

满脸横肉晃着胳臂，抓过桌上的水碗，一口气喝了个碗底朝天。

“对，打！”

“打吧！”

满脸横肉越加得意起来，瞥一眼阿大，抹一把嘴角的水，趾高气扬地说：

“你们知道独雄庙会吗？正月时，我路过羌族的土门正赶上哩！好家伙，由十一人组成的跳神队，手举三叉棒，头戴鸡毛花冠，聚集在独雄庙前跳神，好不威风凛凛啊！到晚上，庙前烧起夜火，跳神队巡游各村地跳，接连三天啊！散会后，大家分神火，各家各户把分到的火把带回灶中。知道为啥有这节日吗？传说古时候，独雄大王做土门地盘的业主，八大王打四川时，打到土门东面，独雄大王哥七个，摇身一变，变成了黄蜂，把八大王的士兵蜇得屁滚尿流，败退而逃。为纪念独雄大王，人们立了独雄庙，年年举行独雄庙会。为保卫我们的地盘，我们不能像独雄大王那样变成黄蜂，难道我们就不能变成蚊子吗？有种的，跟我走啊，去重庆砸他们设立的华西办事处！”

满脸横肉的煽动起到作用，一些盐商挥动拳头表示响应重庆，“永久黄”华西办事处。盐商们要来打砸的信儿传到这里了，侯德榜真不理解，几分委屈地说：

“我们并无伤害他们之意啊！”

范旭东拍拍侯德榜肩膀，安慰他莫着急。中国盐务的引岸制根深蒂固，久大就是在和旧盐商搏击中生存下来的。当年塘沽建厂，久大受到的是盐商盐官沆瀣一气的反对。而今则是盐官支持，仅盐商反对，这也可算是一种进步吧。

满脸横肉带领一群人，聚到“永久黄”华西办事处门前。他们举着拳头，挥舞棒子，但是，就连满脸横肉也没敢迈进办事处的门，也没敢碰华西办事处那块木牌子。满脸横肉猛地意识到，打砸无论怎说是不在理的，更何况，他们的对手范旭东是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这岂是儿戏之事？想到此，满脸横肉颇为感慨姜还是老的辣，他比老谋深算的阿大到底是略逊一筹。

满脸横肉等一群人耀武扬威而来，到头来只能是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还是那座茶棚，还是那显示威严的“咕噜噜”声。

“阿大，这回听你这块老姜的吧！”

“我们就是变成蚊子，也不敢去叮去咬那个范旭东啊！”

在一片恳求声中，阿大这才道出他深思熟虑的话：“井不出租，地不出佃，坚壁清野，逼其自退。”[①]

这是抵制范旭东在川建厂的方针啊！盐商们点头称是。但是，范旭东能

[①] 《塘沽文史资料选辑》3 辑第 72 页。

自行撤退吗？见各位盐商目光疑惑，阿大将水烟袋“咚”的声朝茶桌上一放，高腔大嗓地道：

“我们要告状，到成都那个川中军政当局去告，让范旭东吃官司。要知道，日本军四处为患，可谓是大敌当前也。这倒悬之际，国民政府担心的是啥子？担心的是内乱啊！吾等就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哩！”

阿大说着，就连那根辫子梢也得意十分地抖着。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蒋介石不顾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下令炸毁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军前进。结果日军仍迂回前进，进攻武汉，而黄河在花园口改道，滚滚黄河水造成贾鲁河及颍河泛滥，淹没豫皖苏所属四十四个县、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八十九万人死亡，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

难民潮涌向重庆，难民潮涌向成都。天悲地泣，怨声载道。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中国人，花园口决堤却是中国人害中国人。天下之大，哪里还有百姓的立椎之地？

满目凄凉，范旭东不由潸然泪下。为中国百姓的悲惨命运，为国民政府的昏庸无能，也为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厮杀……

日本人跑到中国抢地盘，中国人和中国人关起门来争地盘。阿大雄纠纠气昂昂，率盐商们来到成都，状告到川中军政当局。阿大高就高在联系“危急形势”告状。

“外敌当前，最该防的是啥？是国人暴动啊！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异埋下暴动之隐患，再加久大要在川建厂，导致大批盐工失业，恰似雪上加霜，这个中厉害……”

阿大的话着实具有蛊惑力。这关联到社会治安啊！成都川中军政当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将此案上报国民政府军委会，并建议：“为绥靖地方，久大可予停工，再行计议。”[①]

难道，久大川厂要建不成吗？

范旭东伫立老龙坝半岛尖端，久久凝视那条救人的铁链，心中一遍遍地呼唤：

“铁链啊，救中国化工事业的铁链啊……”

夜幕降临。漆黑的天，漆黑的地，漆黑的山，漆黑的水，仿佛世界无一丝光明。突然映入范旭东眼帘的是火把，喷着熊熊烈焰的火把，一只，两只，三只……无数只火把照红了天，照红了地，照红了山，照红了水，整个世界一片光明……啊，这是火把节！

四川火把节，包含着彝族的动人传说：

古时候，有一年的七月，天上骄横的大力士斯热阿比与人间勇士阿提八拉进行摔跤比赛，最后斯热阿比输了，他上天后在天王面前搬弄是非，天王大怒，便派害虫到人间吃庄稼。一片片的庄稼被害虫吃了，庄稼是农民生存的希望，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怎么办？怎么办？

聪明的人间勇士阿提八拉点燃了火把，火象征光明，一切害人虫都会惧怕光明。

人们学习阿提八拉，千万只火把点燃了，终于烧死了害虫，保护了庄

[①] 《塘沽文史资料选辑》3辑第72页。

稼……

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流传下来，火把节中有善良人们的美好祝愿。今年的火把节不同于往年，熊熊烈焰要烧死的害人虫是作恶多端的日本侵略军！

老龙坝上同样燃起一只火把，这火把和满山遍野的火把遥相辉映，高举这只火把的正是坚如磐石的范旭东。

十八

蜀道难

这些日子，四川盐务局长缪剑霜可真够忙活的！

盐商们告到成都川中军政当局，成都川中军政当局又转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委会便派来专员到自贡调查。缪剑霜陪着专员，一是照顾好吃好喝，二是替久大说了不少好话。

“这么说，你是同意久大在自贡办厂喽？”

餐桌上，专员啃着肉骨头问。缪剑霜为专员往杯中斟满了酒，陪着小心回答：

“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久大建厂的。”

“这么说，我要是不同意就是什么……没头脑喽？”

专员手指甲抠着牙缝，一丝瘦肉夹进牙缝挺别扭。

缪剑霜慌忙解释，“军人例外，军人例外。军人要是没头脑怎么和日本打仗啊？是这么个理吧，专员？听说……黄河水没能挡住日本军，日本军围住了汉口，汉口即将……”

“你呀你呀！”专员一皱眉头，“我们这里不是很太平吗？再说咧……打……打不过，就降嘛……你呀你呀，真是个没头脑。还是当你的盐务局长吧！你出个主意，一个让久大川厂办成了、盐商们又不反对的主意。战时嘛，要保持地方安静！”

专员离开餐厅，找个旅馆喷着酒气睡大觉去了。

在缪剑霜斡旋下，久大和盐商们达成协议，即久大产品不在原川盐销区销，可运至鄂汀西部原淮盐销区行销。

一场风波总算平静了。

这结果范旭东得知后，只是默默的一笑。风波从发难到结束不算费时，然而范旭东却想了许多许多……

“在盐业界混了这二十多年，阅历自然很多。盐务在中国不仅是极端保守，一部分人甚至把它当做秘室，照例我们一有新的动作，无论如何检点，如何防范，如何态度鲜明，总归要惹风波，好像宿命既经注定，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唯一秘诀，就是忍耐和含默。认定目标，拼命前进；时过境迁什之九，不过大家不畅快，逼着新的计划，打些折扣完事。”[①]

“九·一八”是个悲痛纪念日，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在这一天举行了开工典礼。

盐的问题总算解决了，那么，碱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要知道，中国锦绣河山，已半壁沦陷日军之手。国民政府的“武汉保卫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27 页。

战”，支撑了不足三个月，便土崩瓦解了。日本军以疯狂攻势打到了汉口， 10 月 25 日，武汉失守。国民政府从武汉搬到重庆，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日军又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登陆，广州同样失守了。日军进攻长沙，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烧长沙……

在长沙重建的永利硫酸铵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只得丢弃建筑一半的房屋设备，转迁四处，改在新塘沽重建。

“永久黄”工业团体人员重见于新塘沽，大家满腹辛酸，以泪洗面。但是，要重振“永久黄”事业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照迁川拟定原则，本是酸、碱、炼焦三个单位重新设计，只因时机未成熟，制酸和炼焦还不能就动手，只好先上马碱厂。不料井盐制碱，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用这样来之不易的井盐制碱，无异于泥沙淘金，太金贵了！

“只有去一趟德国了。”

侯德榜对范旭东说。范旭东点头。这说明苏尔维制碱法不适用于用井盐制碱。德国已发明了查思法制碱，盐的利用率可达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用于川厂还是可行的。

“去柏林！”

范旭东下了决心。

但是，范旭东哪里知道，在柏林等待他们一行的将是陷阱。

早在 1936 年，德国就同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1937 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这样，德、意、日三国就结成了反动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为了分散英、美两国的力量，达到独霸欧洲的目的，一贯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德方既不想伤害日本利益，又想在范旭东身上赚到大钱，因此表示，用德国的查恩法制碱技术可以，先决条件是制出的碱不准在东北三省出售，因为那里已是“满洲国”，不是中国的版图了。对这种公开支持日本侵略行径的谬论，范旭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还记得，1933 年春季，范旭东到上海，住进南京路华安大厦。可巧，一个常驻青岛永裕盐业公司的日本商人也住进华安大厦。这个日本商人进了范旭东住的房间，搭讪着说：“满洲国已成立了，‘九·一八’事变是个‘地方事件’，现在无碍中日两国邦交。”

范旭东的爱国之心受到伤害，立即用日语怒斥道：“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范旭东像一头愤怒的雄狮，把这个日本商人推出屋去。……

这是只日本豺狼，而柏林这里，有的是豺狼的帮凶。真是一丘之貉啊！

柏林的大街上，范旭东和侯德榜谁也不说话，就这样肩并肩的默默地走了好一段路。

是个阴沉的天，没有阳光，处处是阴影，阴影直遮到人的心上。一辆洒水车驶过，车并不躲避行人，水照样喷洒过来。

“天就要下雨了，还喷什么水？哼！”

侯德榜发泄着胸中闷气，抹着打在头上的水滴。范旭东并没让洒水车打断思绪，深思熟虑后说道：

“德榜，我看是时候了，我们自己干！比利时苏尔维弟兄能搞出制碱法，德国查恩能搞出制碱法，难道我们不行吗？”

这话正说到侯德榜心坎上，“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

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1]

“说得好！有志气！”

范旭东深情地望着侯德榜这个得力助手，有多少难关，都是在他的努力下渡过的呀！他是个“宝”，中国化工事业之“宝”。这次难关，有了他，同样能够渡过去的。

范旭东准备返回中国，侯德榜经法国飞往美国。

美国，纽约。李国钦永远是以火一般的热情迎接“永久黄”团体中的人。在李国钦的帮助下，纽约设立了永利办事处。侯德榜利用这个办事处，一面为永利川厂采购设备，一面开始了他的制碱法试验。

范旭东坐在归国的飞机上，仍在想念着侯德榜。愿这块“国宝”丰富的头脑在科学的海洋中任意地驰骋吧。

范旭东还倍加思念远方的“永久黄”团体的同仁们，像转动电影胶片一样，他们一个一个地出现在头脑里：李烛尘、陈调甫，还有孙学悟……

李烛尘自 1918 年由日本返回祖国，投入到“永久黄”团体， 1919 年开始，便多次到四川、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进行盐碱资源的考察。长途跋涉，四海为家，是件异常辛苦的事！这次“永久黄”内迁四川，李烛尘当年对四川的考察情况成为建厂的主要依据。多亏烛哥啊！范旭东饱含思念之情的在心内背诵起一首诗，这诗是李烛尘当年考察四川钾盐时写下的——

大江日夜向东流，我独扬帆上益州。

巫峡银涛腾逸马，新滩换练缓牵牛。

复舟逐岸知江险，列炬联村识匪忧。

动魄惊心念九日，青天难上蜀难游。

字里行间一个“险”字，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

陈调甫和永明漆厂怎样了？

忘不了，陈调甫研制的鹤牌磁漆成功，一举占领市场，真似鹤立鸡群，使日本的鸡牌磁漆黯然失色，销量大减！

“哈哈哈……”

陈调甫开心地笑啊，笑得范旭东和他一起流出胜利的泪花花。

当灾难降中国，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永明漆厂同样厄运难免。“永久黄”团体南迁的消息，范旭东告诉了陈调甫，陈调甫因要处理永明漆厂善后事，没能够同走。

那时，陈调甫坐在永明漆厂办公室中，眼睛呆呆地盯着柜橱里存放的油漆样品。调和漆、永明漆、鹤牌磁漆、铁桶、马口铁罐、玻璃瓶罐在大红丝绒的衬托下，静立在玻璃门里，与陈调甫默默相对。

陈调甫的眼前腾起一片红雾。

窗外的街上突然传来一片慌乱，一辆吉普车停在永明漆厂的门口。一阵悠闲的皮鞋声，嘎嘎地，由远而近。门拉开了，走进一个穿日本军服上衣、中国便服裤，留分头的中年

男人，他径直走到陈调甫桌前，伸出手说：

“陈总经理，本人贱姓于，干钩于。”

陈调甫将本来前倾的身子仰靠在椅背上，打量着面前的人，两手交叉，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5 页。

放在腋下。

干钩于抽回手，冷冷地笑了笑，扬起两道秃眉毛，“是啊，陈总经理是工商界的名人嘛，怎么会对于某感兴趣？”干钩于在屋中以主人的姿态踱着步子，走到样品柜前，打开柜门，伸手拿出一小罐磁漆，在手里掂量着，斜视愤怒盯着他的陈调甫，语调依然柔和，“皇军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并不计较你的仙鹤顶了日本鸡。”干钩于踱到桌前，把那罐鹤牌磁漆放在陈调甫面前，掏出一条雪白的绢帕，擦着手指得意地望着陈调甫，“只要陈总经理肯同皇军合作，漆厂便可立即复工，你依然是陈总经理，不管什么牌的油漆，让日本人来卖，永明不就照样生存了吗？”

陈调甫仍然对他怒目而视，眼前的红雾变成稠稠的红漆，遮住他的视线。他抱定主意一言不发。

干钩于俯下身，盯着陈调甫视而不见一动不动的瞳孔，关切地说：

“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已替陈总经理答应下了，不然日本人会以抵制大日本皇军为名，嚓——凭这罐鹤牌磁漆就可杀头啊！”

陈调甫终于忍无可忍，抓起桌上那罐磁漆，用力掷出，“那你就拿去向日本主子领功好了！”

“哗啦”一声，玻璃柜橱被打破了，油漆罐铁盖飞出，鲜红的磁漆像血一样愤怒地飞溅，屋内一片狼藉！

陈调甫拍案而起，“滚！永明漆厂是我陈调甫的，你给我滚！”

干钩于脸上的肌肉抽动着，嘴中一面恨恨地说着，“好，好，你陈调甫既然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一定替你在皇军面前多多美言，大大地美言！”一面三步并作两步，嘎嘎地跑出门，钻进吉普车走了。

当晚，陈调甫于天津码头登船，离开了天津城，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永明油漆厂。

客轮缓缓行驶。渐渐远去的天津城，残月下，城郊荒凉的景色依稀可辨。烟霭笼罩着荒芜的原野，没收割完的庄稼在秋后的夜色中低下枯干的头，一声声乌鸦哀鸣传来，压过船下的哗哗水声。

四十九岁的陈调甫，仿佛一瞬间头发已然全白。唯他那双眼睛，依然燃烧着永不熄灭的希望。强盗的炮火是永远摧毁不了中华民族的化学工业的。此时，尽管黯然销魂的是“别”字，但是，只要热爱祖国之心不动摇，待到消灭强盗之日，不就是重建民族化学工业之时吗？陈调甫充满信心。

夜风习习，月光寒凉。陈调甫站在船头，倏然记起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不觉低声吟唱起来：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永明油漆厂同永利、久大、黄海化工研究社一样，也被日本强盗占领了。日本兵用刺刀一刀刀地戳着散落在地的一张张印着仙鹤的商标，发泄他们心头的积怨。

陈调甫避居到上海寓所。他感情凝重地将一盆梅花摆置案头。殷红的花瓣儿，似片片血迹散开。每见梅花，都会使他涌起一股喷薄奋发的力量！

范旭东说过，陈调甫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人。陈调甫在家中潜心研究起油漆主要原料树脂、丙酮、丁醇等。没钱购置必要的研究仪器，他就变卖了

家中几乎所有财产，身边只剩范旭东送他的怀表了。

陈调甫还召集了十多个年轻人，在他的家中学习和研究化学，每天坚持授课两个小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将来，会有无数个碱厂酸厂漆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起来，你们就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希望！”

当屋中只剩陈调甫一人时，陈调甫便许久地许久地盯着那块怀表，思念与范旭东朝夕相处的日子，祝愿范旭东在川平安……

蓝天，客机内，空中小姐为范旭东送上一杯热橙汁，范旭东微笑致谢，脑海中绵绵思绪仍在延伸……

啊，孙学悟，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眨着聪慧的眼睛，道出幽默的话语，他可真是一个能“守寡”的人。“守寡”？就是不图升官不图发财。他的同学宋子文请他去国民政府做官他也拒绝，一心搞他的科学研究。孙博士啊，这时候，你又在研究什么哪？

中国，四川，新塘沽。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靠近江边，是个很大的宅院。一问大房子当实验室和图书馆。大迁徙中，由于交通混乱，十几年辛苦收集的宝贵资料，损失了一大部分，真是痛心！零星小院当职员宿舍，看起来像个大家庭，家长自然就是仁厚可亲的孙学悟了。

这些日子，孙学悟一直是眉头紧锁。他在为一件“人命关天”的事茶不思，饭难咽。

这一带常闹一种奇怪的“趴病”，这病来得很快，很怪，从脚下开始麻痹，慢慢往上身扩延，人虽神志清醒，却全身软绵绵的不能动，待麻痹转到心脏，人就死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孙学悟苦苦思索。

从乐山一带传来消息，又有人患“趴病”了。孙学悟决定去看看。

乐山是以乐山大佛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在乐山县城东南凌云山前，面临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汇流处，是就山岩凿成，高达七十一米，造像气魄雄伟，堪称中国之最！乐山大佛始建于唐开元元年到贞元十九年，即公元 713 年到 803 年间，至今约一千一二百年。乐山大佛乃弥勒佛。弥勒是梵文的音译，意译“慈氏”。弥勒佛袒胸露腹，笑口常开，将仁慈甘露洒向人世间，可是，为什么，弥勒佛也无奈何“趴病”呢？

乐山的人们问弥勒佛，这老人家不语，只是笑……

孙学悟奔到乐山，已是星月满天时分。他向路人打听患

有“趴病”的人家，路人犹如谈虎变色，望一眼孙学悟这个不速之客，驻足举手指点，“先生，那人多灯明之处就是，正施巫术渡关哪！”

“渡关？”

孙学悟不懂，那路人见孙学悟个头虽大，却十分斯文，并无歹意，便热情地解释道：

“患‘趴病’的是畲族人，这里的畲族人很少，畲族人说，男 16 岁时、女 60 岁时，都要过六六三十六道关，巫师说，患‘趴病’是因为犯了‘关煞’，巫师正帮渡关哪！”

孙学悟谢了那路人，向灯明处走会。

这是一家大院宽宅，正堂中摆着两张八仙桌，两桌间留有可穿过一人的空档，上架有一纸扎做“鬼门关”，“鬼门关”上画着各路神明画像；有造物神盘古、女娲，有方域神天神、地祇，有自然神风伯、雨师，有人杰神大

禹、鲁班，有物主神门神、灶神，有动物神龙王、马王、牛王，等等。

渡关仪式开始，病人的母亲、父亲还有家中其他人，在巫师扮成的“开路先锋”带领下，穿越“鬼门关”走啊走啊……

“开路先锋”扯开喉咙，“百日关口开莫开？”

另一手持铜锁巫师高声回答，“百日关口重重开！”

角号长鸣：“呜——”

锣鼓大作：“冬咣——冬咣——”

“开路先锋”再问：“千日关口开莫开？”

持铜锁巫师再答，“千日关口重重开！”

接着又是角号长鸣，锣鼓声声。

“铁蛇关口开莫开？”

“铁蛇关口重重开！”

没等角号鸣，没等锣鼓响，躺着病人的屋中突然传出惊叫声：

“人死了……”

那当妈的，做爹的，不顾一切地跑进屋，撞倒了八仙桌，弄破了“鬼门关”，各路神明都被压在桌底下，屋中响起撕心裂肺地哭：

“儿啊……”

再看那几位巫师，早收拾好家什，三十六计走为上，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乡邻们闻哭声而来，一个个流下伤心泪。他们对生活在四川的这户畲族少数民族，寄与无限同情。

按畲族丧事习俗，要吟唱“哭歌”。“虽亡人入敛，不举哀，乃以歌代哭。”便是对“哭歌”的形象写照。相传，盘瓠王在凤凰山行猎，一只山羊将盘瓠王从高山上撞下，盘瓠王的身体挂在悬崖的树枝上，遭受到群鸟啄食，畲族男女为了给盘瓠王赶鸟，就吹打乐器，编唱哭歌，自此，“哭歌”便相沿成俗了。

孙学悟和乡邻们一道，向死者致哀，听婉转凄凉的“哭歌”唱起——

儿啊儿啊你命苦，
一十六岁你就走。
儿啊儿啊好心狠，
撒手闭眼撇娘亲。
儿啊儿啊最勤快，
挑罢饮水就砍柴。
儿啊儿啊真可怜，
临走吃碗蛋炒饭。
……

“蛋炒饭？”

孙学悟听在耳里，记在心上。莫非是这蛋炒饭中有致命原因吗？

孙学悟按当地习俗，向死者行了礼。死者的亲人们见来了陌生人，都愣住了。孙学悟自我介绍说：

“我是新塘沽的技术人员，路过此地，适逢您遭不幸。请问，您孩儿吃的蛋炒饭，还剩下了吗？”

善良的死者亲人们，视孙学悟为贵客。那位唱“哭歌”许久的母亲，强抑悲痛，立时挽起袖管道：

“客人想必是赶路饿了，我这就给您下厨烧碗热汤来！您能够登门为我

儿行礼，也是这死鬼的福气了。”

孙学悟忙拦住，“老妈妈不必下厨，我只要蛋炒饭去研究化验，寻找这病的原因……”

死者的母亲似懂非懂，但还是满足了孙学悟的要求。不过，老人也要求孙学悟道：

“您是最珍贵的客人，就劳您为我儿烧老鹊窝吧！”

孙学悟尽管不懂“烧老鹊窝”是何习俗，但依然是点头应允。早有人在距屋十多步远的东面，用三根木柴搭成了架子，架上铺几张草纸，然后有人将一只用白纸剪成的喜鹊夹在上头，爆竹三响后，死者的母亲对孙学悟道：“客人请点火！”

孙学悟点燃草纸，那白纸剪成的喜鹊立时化为灰烬，被风吹得飘向天空，围观的人群发出欢呼，老母亲脸上露出惨淡笑纹，自言自语地说道：

“喜鹊到天上报信，我儿要升天了……”

告别可怜的老母亲，孙学悟把蛋炒饭带回新塘沽。经过化验，原来蛋炒饭中放了川盐，川盐中含有大量的钡，而钡是有剧毒的。

悲剧！悲剧！这悲剧上演无数幕了，终于被孙学悟和他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找到了原因。

“儿啊儿啊你命苦，

一十六岁你就走。……”

老母亲凄凉的“哭歌”声在孙学悟的心中回荡，孙学悟悲愤地大声疾呼：

“乡亲们啊，所谓‘趴病’，实际就是钡中毒啊！这钡，就搀杂在一些川盐中啊……”

孙学悟带领黄海化工研究社的技术人员，主动为川盐盐厂安装了用硫酸钠除钡的装置，从此，再不会出现“趴病”悲剧了。

老百姓千恩万谢，当地政府大加赞誉，就连那些反对过新塘沽久大川厂的盐商们，也不得不由衷地说了句：

“让他们来这里，也有好处哩！”

乐山，老母亲面对一座新坟焚烧纸钱，嘴中依然凄婉地在唱：

“儿啊儿啊你中了毒，害死儿的竟是娘的手……”

泪如泉涌，落在火苗上，噗噗的。

孙学悟一鼓作气，又领着黄海化工研究社的技术人员为当地盐工制作了“枝条架”。刚到新塘沽时，范旭东和侯德榜就和孙学悟讲了，牛拉竹蔑绳索打上稀卤水，用天然气煮干稀卤水得少许盐的落后工艺。孙学悟当即就把改变这落后工艺的任务揽了过来。只是由于当地盐商的敌视，这任务一直未能完成。现在是时机了。

“枝条架”是参照国外资料设计的。制作方法是用杉木搭一个几十米高的大架子，架上铺着细竹枝，层层叠叠，像茅草房顶那样。卤水引上架顶，喷洒下来，落在层层的竹枝上，慢慢滴落到地面池子里，从而达到用风力浓缩卤水的目的。稀卤经几个架子喷洒蒸发就成了浓卤，再放进盐锅里煮，很快就结晶成盐粒，大大降低了成本。

盐工们乐了，“这下，省大劲儿哩！”

盐商皱眉了，“这，得重新研究价钱！”

黄海化工研究社有三个研究室，即菌学室、有机室、分析室。早在塘沽时，黄海化工研究社就为永利、久大解决了大大小小许多问题，孙学悟亲自

出马，帮助永利碱厂做了碳酸塔的查定工作，测定温度，提出改良意见，增加了塔的产量。

特别是发酵菌学工作更为突出。黄海化工研究社培养、保 存了大量菌种，就像养着“千千万万条牛”啊。

到四川后做的五棓子发酵工作，已逐渐发展，形成五棓子综合利用的研究。利用五棓子试制了丹宁酸、焦性没食子酸、鞣酸蛋白、次没食子酸铋、五棓子染料等，收获非浅啊！

孙学悟常在心头想的是，决不辜负范旭东的知遇之恩，为创建中国化工事业去拼去搏！

范兄啊，听见学悟在呼唤您吗？

范旭东回国后，立即来到新塘沽，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说：

“因有辱国权，我们不再购买德国的查恩制碱法。我们要搞出中国自己的制碱法！”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是啊，“永久黄”工业团体的人就应该有这气魄，搞出中国自己的制碱法！

范旭东立即派两名技术人员，去美国做侯德榜搞试验的助手。又指示在新塘沽单独设立侯氏碱法试验室，全力配合侯德榜的试验。尽管，此时的“永久黄”团体经济十分困难。

永利川厂开不了工，经济困窘。搞侯氏制碱法试验需要钱，购买设备需要钱，几百名技术人员吃喝同样需要钱。已经是每人每月只发三斗白米、三口人花一块银元的地步了！

1939 年 3 月，范旭东领到国民政府补助金一百六十万元，这点钱，如同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范旭东需要更多的钱，他要保证中国的制碱法尽快成为现实。

范旭东向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提出借款法币二千万元，被拒绝；他提出以工厂全部资产作担保借款仍被拒绝；他提出用年息八厘、每半年结付一次的条件借款，依然被拒绝。

范旭东感到心痛，但并未灰心。宏伟事业的蓝图在激励着他。他以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在参政会上，在社会各界，用他那深挚的爱国热情大声疾呼：

“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已到‘得之则存不得则亡’的阶段，……在今日中国，创办一件工业，不论事的大小，着手筹募资本，已经有登天之难……”[①]

范旭东闯入国民政府行政院，请国民政府饬令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借款。迫于社会舆论强烈，国民政府财政部按范旭东的要求办了。

拿到借款，“永久黄”团体经济困窘的现象暂时得到缓解。范旭东只觉头晕目眩，浑身似散了架子般地疲乏。他真想躺下来，好好地歇一歇啊！可是，不能，侯氏碱法尚未成功，水利碱厂、永利铵厂尚不能恢复生产，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啊！

范旭东迈起坚实的步子。

十九

[①] 范旭东著《祝中国科学社等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

人生的路啊漫漫

转眼间，侯德榜已在美国进行了一年紧张的制碱方法试验。虽取得初步成效，但距成功还相差甚远。为扩大试验规模，获取准确数据，侯德榜决定在对外联系方便、材料仪器充足的香港再设立试验室；为最终用于实际生产中，范旭东已在新塘沽设立了试验中心，这样，一个循环试验班子形成，由侯德榜在美国遥控指挥。

侯德榜对试验的要求极严，他规定同一条件要做三十遍。起初有的技术员认为这样做费时耗功夫，重复太多。可是，后来发现试验到二十多次以后数据都非常稳定，几乎小数点后两位的数也相同，这时技术员才认识到做三十遍的意义。

有了四行借款，有了成功在望的侯氏制碱法，这样，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的事便成了当务之急。器材、设备去一趟美国就能买到的，但如何运回四川却成为一大难题。要知道，正是炮火连天的时候啊！

按常情，从美国运器材、设备到四川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一条是用火车，从海防到同登，再用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四川重庆。

但是，由于法国在越南崩溃，日本军占据了这两条道路，永利已经有五百吨机件被日本军拦截去了。这两条路也就不可能再被利用。

那么，唯一办法是改道缅甸。这是一条更长、更崎岖难行的路，范旭东选定了这条路。怎奈，官办的运输机构不接这活儿，他们不愿去玩命。

要走这唯一的路，只能自买汽车，自办运输线了。范旭东下定决心。

买设备、买器材、买汽车，范旭东不顾自己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了，担起这任务，要亲自远征去美国。

范旭东“于 1940 年春经香港乘飞机到菲律宾，再乘海轮渡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这是范氏第一次美国之行。”[①]

夜色覆盖的海，更显得莽莽苍苍，神秘莫测。客轮行驶海上，点点灯光，仿佛萤火虫一般。一切物体，只要拥入海的怀抱，立刻就显得这样的渺小！

海啊，真是伟大！

那年，也是这样漆黑的夜，哥哥范源濂把他藏于船舱内逃往日本，或许，就是那时候开始，他与海便结下不解之缘吧？

他敬海、爱海，把“永久黄”事业的兴旺寄与海，把海视为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他称赞海对任何民族都一视同仁，绝无亲疏之别，等待人类的开发；他告诫同仁，海洋中有无尽宝藏，不仅得盐，且可取镁、碘、镍各副产品，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鲜明地提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

太平洋水面的气温降低，天气愈来愈冷。

范旭东亲赴美国采购器材、设备、汽车的事，已电告在美国的侯德榜了。侯德榜又告诉了李国钦，两个人非常高兴。他们计算着轮船行驶的日子，盼望和范旭东相逢在美国的那一美好时刻。

“范先生喜欢喝什么酒，啊？”

李国钦问候德榜，侯德榜憨厚地只是笑。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3 页。

太平洋汹涌的浪花将轮船推向峰巅，迅疾又抛下深渊。轮船顽强地搏斗着，和汹涌的浪花，和无边无际的太平洋……

轮船终于到达旧金山。侯德榜和李国钦望着范旭东疲惫的神情，心疼地说：

“您……太辛苦了！”

范旭东拥着侯德榜和李国钦两个人，笑呵呵地说：

“我特地乘船而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尝试一下海的力量啊！”

纽约，李国钦豪华的寓所里，李国钦举办酒会为范旭东接风洗尘。柔和的灯光下，李国钦举着一杯酒走到范旭东面前，微笑着说：

“先生是第一次到美国，我与您是第二次会面。我为有您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总盼着能在家里迎接您，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

范旭东记想，1936 年 12 月，为了表示感谢李国钦对“永久黄”事业的支持，曾邀请李国钦回国参观了天津、南京的工厂，并专为他召开了欢迎会。……

那时，范旭东喜形于色地说：

“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①]

谁知好景不长，日本军的入侵，使中国化工事业两只脚再难起步。

往日情景历历在目，范旭东感叹道：

“豺狼的践踏，已使昔日‘永久黄’辉煌盛景不见了，一切需从头做起。这杯酒，就敬给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祝愿祖国强盛！”

范旭东、侯德榜、李国钦举杯向东方，一饮而尽。凝重的情感，已使人人热泪盈眶了。

到纽约的第二天，范旭东要侯德榜去忙他的制碱研究，又婉言谢绝李国钦想陪他游览美国风光的邀请，他自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美国的冬季，似乎格外的冷。天下起鹅毛样大的雪片，狂暴的风发着淫威，将雪片吹打到人的脸上、身上。

恶劣的天气，使大街上行人骤减，唯范旭东这位远方来客在踽踽独行。瘦小的身躯抗拒着大风大雪，每迈前一步，付出的都是艰辛！范旭东猛然意识到，自己执著追求的“工业救国”之路不正是如此吗？

他购买了机器设备，发货地点：仰光。

他购买了深井器材，发货地点：仰光。

他迈进福特汽车公司准备购买福特牌汽车。这家公司的老板福特在美国被称为汽车大王，可见其实力的雄厚。

在接待室，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接待了范旭东。范旭东说明来意，那年轻女郎一副趾高气扬模样，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

“喔，中国人……”

“我想见福特先生，可以吗？”

范旭东请求女郎。女郎先是觉得这要求意外，唐突，接着又觉可笑，她连声道：

“不必了，不必了，有这个必要吗？福特先生是不见一般顾客的，何况一个中国人……”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39 页。

范旭东被这骄横的态度激怒，转而又原谅了她的年轻，起身说道：

“那好吧，回头您告诉福特先生，中国的范旭东来看望他，被您打发走了——我保证福特先生会开除您！”

范旭东转身欲走，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害怕了，忙拦住范旭东，“慢走范先生，我为您通报。”她拿起了电话机。

通报后，听筒里立时传出福特的欢呼声：

“上帝呀，范旭东先生到底来了，让他稍候，我就去迎接他！”

福特的热情把年轻女郎更吓傻了。她胆战心惊地望着范旭东，双眼射出的是乞求的目光，范旭东无声地笑了，轻声说：

“请放心，对您我不会说半句坏话的。”

福特推开门进来，张开双臂向范旭东兴奋地欢迎道：

“哎呀！尊敬的范先生，当真是您吗？”

范旭东也高兴地伸出双手。

原来，六年以前，范旭东就和福特打过交道。福特为争夺中国汽车市场，到中国拜访了范旭东。福特准备在中国开设一个汽车装配总厂，由美国运来零配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福特看重范旭东的威望，想请范旭东投入少量资金，担任这一合营企业的总经理。但被范旭东婉言谢绝了。福特真不理解范旭东的谢绝，送到眼前的发财路他为什么不走呢？

范旭东志在创办中国自己的企业，以达强国救国之目的，丝毫没想过自己去发财。对这，福特当然不会理解。

福特不死心，将这条“发财路”永远摆在了范旭东的面前，“范先生，一旦您想通，可随时与我取得联系。无论是一年三年，还是十年八年。”

此时，范旭东突然地出现在福特面前，难怪福特喜形于色了！

“我想过，您一定会来的，迟早会的！”

福特说，挽着范旭东手臂步入他的豪华客厅。范旭东笑着说：

“我是把您作为朋友记在心里的，所以一有机会便找上门来——我需要向您购买汽车，一种能适合崎岖山路行驶的汽车一百辆，并且是急需！”

福特终于弄明白了范旭东的来意。福特虽然倍觉遗憾，但不得不更加佩服范旭东强烈的爱国热情。他答应了范旭东，风趣地说了句开心话：

“我和您到底搞成了一笔交易。”

“哈哈……”范旭东握住福特的手，“我们的友情是长青的，请您不要忘了，发货地点是——仰光。”

范旭东离开美国，转赴仰光。仰光，美丽的仰光。这里草木常青，郁郁葱葱。蓝天下，绿树间，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佛塔参差耸立。镀金的佛塔，白石的佛塔，于灿烂阳光中，溢彩流金，熠熠生辉！那世界驰名的大金塔，可与印度尼西亚的“波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寺”齐名。大金塔位于圣山上，居仰光最高点。塔身高 326 英尺，塔顶上有一把金属宝伞，重 1250 公斤，宝伞上挂有宝铃 1065 个和银铃 420 个，风吹铃响，声声传四方。宝伞下有镶嵌着 7000 颗各种罕见的红蓝宝石的巨大钻球，霞光中，一片珠光宝气！据说那塔身贴纯金箔 1000 多张，用去黄金七吨多！

仰光，缅文意是“战乱平息”，故有“和平之城”称谓。遗憾的是这里同样难保和平，日本军贪婪的目光也在觊觎这里。只是在眼下，从这里到中国云南是范旭东可利用的最后一条国际通道了。

等福特的汽车运到，设备、器材便可随到随运，以求迅捷。那么，还有

一个关键问题是沿汽车行驶路线一定要设立自己的修理站，还需要雇用起码二百名汽车司机，还需要雇用装车的工人……

范旭东细心安排着这一切。

1941 年春，伴随和畅的春风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吹遍了“永久黄”团体。侯德榜制碱法经过分析两千多种样品，做五百次循环试验，终于宣告成功！

侯德榜制碱法可将原料盐的利用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同时可以直接得到氯化铵充作肥料；可与合成氨工业相联系，连续制造碱和氯化铵两项成品，把两种重工业——制碱与合成氨结合起来，增加制造效能，成为联合企业。

3 月 16 日，范旭东来到了新塘沽。同仁们笑啊唱啊，欢庆中国自己的制碱法诞生。滔滔作响的岷江水，清澈见底的百亩湖，映现了这难忘的时刻。

范旭东集会宣布：

“我决定，就将此制碱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并在适当时期，将侯氏制碱法与学术界见面。我愿真诚地感谢侯德榜先生为中国化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侯氏制碱法”使苏尔维制碱法、查恩制碱法、路布兰制碱法都相形见绌，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转天，一封聊表崇德报功之忱的电函发往在美国的侯德榜。接到电函，侯德榜这条硬汉子不禁双眼涌出激动的泪。范先生啊，您遇事总是将功归于人，过归于己，这制碱法走过的哪一步，不浸透您的心血啊？

在美国定购的设备、器材、福特牌汽车即将发出，范旭东筹办运输工作更加紧张。

“战时的交通，无论在哪一国，都是恼人的。中国平时既少准备，战时海口被封锁，困难更多……”[①]范旭东计划的运输路线是：

“……由缅甸仰光进口，……运抵缅甸北部曼德勒，再由中缅公路运到云南昆明，又经川滇公路运抵四川泸州转往各地。”[①]

范旭东组织了永利员工到运输沿线守候，以保证运输线按计划畅通。

但是，范旭东适逢多事之秋，注定命运处处坎坷。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这唯一的运输路线又控制起来。

多难兴邦。范旭东早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他迈进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正心情不佳。

自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后，他一直担心共产党的势力会愈来愈壮大，时至今日，这种担心到底是兑现了。共产党员已由四万人左右发展到八十万人；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新四军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十万人；各根据地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万人！在反日军“扫荡”中，共产党的队伍不仅毙、伤、俘日伪军达四十万人，而且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这岂不是令人万分震惊的笔笔数字吗？

蒋介石极力控制着心中的恐惧和仇恨，思忖该如何对付共产党。日本对他的诱降，德国对他的劝降，他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只是他必须扫清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231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2 页。

投降的障碍，这障碍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毛泽东棋高一着儿，及时识破了蒋介石这一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

“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②

1941 年 1 月 7 日，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被公布于众。尤其是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人已当作檄文朗诵；继而，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参政员又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使蒋介石深深感到无论是军事进攻还是政治诱骗，共产党都没有屈服，相反倒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

“要团结，要和平……”

这话，蒋介石自己喊着也觉心虚了。

蒋介石就是带着这种复杂心理接见了范旭东。范旭东是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参政员，若挡回去，无疑会再给他的脸上抹一道黑的。

范旭东被请进贵宾室，蒋介石显得很愉快很热情，一面请范旭东坐在沙发上，一面和蔼地说：

“范公一向可好啊？急匆匆而来，必是有事了？”

范旭东落座以后，便开始直截了当地陈述自办运输的理由，他情绪激昂：

“我的工厂墙皮早已建起来，只等设备、器材……”

蒋介石只听了两句，便无心思再听，自顾自地想他的心事。蒋介石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眼前这位年长自己四岁的老头子，为什么甘心于跑这些操心费力的事，竟然拒绝六年前请他出任政府实业部长的肥缺？[①]

蒋介石走了神，范旭东的话讲完了他也不知晓。范旭东提醒他道：

“委员长，我需要运输线！”

“那当然。”

蒋介石含糊其辞地应付。范旭东立即起身说道：

“您答应了，那我就告辞了。”

争取到运输线后，范旭东回到香港家中。日本军占领北平、天津后，许馥便迁居香港居住了。许馥盼来了丈夫，真高兴！

一个美好的夜，一个充满馨香的夜，一个甜甜的梦……

路，大路，小路，盘山路，平坦的路，坎坷的路，弯弯曲曲的路……一百辆汽车啊！车上装满了机器设备、深井器材，车队浩浩荡荡地从仰光出发了，汽车开得好快啊！车轮下一会儿是乳白色的云，一会儿又是湛蓝色的海，一下子车队从横跨岷江的铁链上开过来，驶入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新塘沽。看啊！机器设备装起来，深井凿下去，“侯氏碱法”

用到了生产上，洁白洁白的碱哗哗地流出来……

“轰……”

“轰……”

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宁静的夜。

许馥推醒范旭东，“快醒！你听……这是怎么了？”

[①] 范旭东曾两次拒绝蒋介石邀他出任政府实业部长职务。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8 页。

范旭东睁开眼睛望去。窗外，划破夜空，炮声隆隆，火光冲天。

“安静，让我再听听……”

范旭东说，注意力集中到窗外。

“轰——”

“你听你听，这炸弹的爆炸力有限，可见这种炸药并不怎么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追过这样炸药的！”

范旭东说。许馥有些着急：

“战争又打到香港了，快想办法啊！”

岂止香港？整个世界都已经卷入了空前规模的战争之中。

德、意、日法西斯为了称霸世界，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德、意支持日本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并保证在战争中互相援助。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单独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12 月 8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使战争范围扩大到太平洋三分之二的海面。

日本军潮水般疯狂地冲入香港。

“在短短几天之内，一个歌舞升平的美丽城市顿时变成死沉沉的死城，所有商店关了门，日用必需品买不到了，满街都是垃圾、废报纸之类的东西。每个市民欢乐的笑脸不见了……居民最困难的是粮食恐慌。所有粮店都关了门。……在偏僻的地区，小孩失踪，出卖人肉的事也时有所闻。……为了减轻港九数百万人口的粮食负担，日军占领当局有意识地疏散人口……”[①]

趁着混乱的机会，范旭东和妻子许馥以难民身份领取了离港证，踏上了艰难的归来路。

范旭东的心死灰一般地暗淡，仰望天空，几缕劫后残烟，在半空中飘荡，如站在海边排成长蛇阵的难民一样，死一般地沉寂，毫无生气。记得，那两万箱鸦片，就是在这里焚烧的。当年那漫天黑烟，虽然早已经无踪无迹，可中国人心上的创痕，能够泯灭吗？无情的历史又使已经刻上创痕的心，重新受到刺激，灾难深重的中国啊……

几经周折，范旭东和妻子许馥终于到达重庆。

“范先生脱险了！”

“范先生活着回来了！”

“永久黄”的同仁们欢呼雀跃，一直赶到重庆迎接范旭东夫妇。

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范旭东，一束束鲜艳的花举向范旭东，一句句滚烫的话语说不完，一行行喜庆的泪水涌出来！

大家需要范旭东，“永久黄”的事业需要范旭东，中国的化工事业更需要范旭东。

范旭东的心中热乎乎的，望着朝思暮想的各位同仁，顿

觉百感交集，他激动地说：

“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①]

[①] 《文史资料选辑》98 辑第 8 页。

[①]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3 辑第 42 页。

劫后余生的范旭东马上开始了工作。从美国定购的设备、器材、汽车已到达仰光，需要马上运回。这时，日本军已开始攻打仰光，范旭东再去仰光，无异才脱虎口，又赴狼窝。怎奈同仁们没办法能阻挡住他。

范旭东安顿好妻子，义无反顾地起程飞往仰光。

仰光，一个红日东升的早晨，范旭东亲自押车指挥的一百辆装满器材的福特牌汽车上路了。像浩荡的江河，像蜿蜒的巨龙，车队前行，向前行！

开拓者的路，从来都是与危险为伴，从来都是披荆斩棘。这车，随时可能跌进山壑，人亡车毁。范旭东抱定这信念：生，就为中国的化工事业奋斗；死，就为中国的化工事业英勇去死！

路，人生的路，好难行啊……

一双穿针引线的手，勤劳的手，是母亲的。像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母亲用一生的辛劳哺育孩子，教孩子做事，做人，教孩子为国，为民。哦，还有，哥哥的笑脸，哥哥的言行。哥哥疼弟弟、爱弟弟，急弟弟之所急，难弟弟之所难把支持弟弟的事业作为己任……

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谢世作古了，为什么此时竟一古脑儿涌上心头？

天黑下来，又下起了雨。所有车灯都打开，光柱划破漆黑的盘山道，与黑洞洞天空的闪电交相辉映。

路。人生的路，就是难行啊……

如果人生的路，是起自母亲温暖的怀抱，那么他的事业之路，正是起自塘沽那片荒凉的海滩。步步是血，步步是泪，步步是艰辛与抗争。屈指二十九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九年？而无穷无尽的正是事业之路。

就在新塘沽附近，有一家为凿深井，已历世三代，现在还要继续下凿。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说的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立志要挖平门前的山，而华西这里祖祖辈辈立志开凿下去的是取盐卤的深井。祖先为鼓励后代矢志不移，竟择井旁做埋骨坟墓，这是何等悲壮的胸怀！何等诚毅的心志！

汽车上装载的就有凿深井的先进器材，那人工祖辈凿井的悲壮历史就要结束了。后人永远不忘的是那胸怀，那心志。

时光，岁月，像这车轮吗？咕隆隆咕隆隆地驶去……

时光，岁月，瞬间即失，岂能是车轮的速度可比？

请逝去的时光、岁月重新再现，苦难的历史如在眼前……

1889 年，即光绪十五年，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叫东乡的小村庄。

干裂的地皮，寸草不生。河沟干涸，木桥断裂，枯树枝上几只乌鸦发出嘶哑的哀鸣。

纸钱沾上火苗，在干燥的空气中忽啦忽啦地烧，黑絮一样的焦灰在火辣辣的阳光中飘飘袅袅，招展的白幡在灰色调中格外醒目。

这一年小旭东 6 岁。

新坟内先是埋下了小旭东的爷爷，接着又埋下了小旭东的父亲。

爷爷曾任直隶省大兴县知县，知县的薪俸虽不很多，也足能使小旭东的家过上小康生活。小康生活，已使乡里羡慕十分，年幼的小旭东因此神气了一阵儿。

父亲学识渊博，以教书为业。挣钱养家，使小旭东的家境在没了爷爷之后依然不错。

如今，爷爷和父亲先后谢世，断了经济来源，小旭东的家因此一落千丈，过上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盖的日子。

“妈，我饿……”

小旭东哭着求母亲。母亲的泪似断线的珠子滴落到胸前衣襟上。锅空了，米缸空了，人的肚子更空了。

“来，跟我走！”

哥哥源濂哄着弟弟，拉起弟弟的手朝门外跑去。哥长弟四岁，像个大孩子。

起风了，扬起黄沙土，天灰蒙蒙的。小旭东揉着眼睛问：

“哥，哪里有吃的呀？”

其实，小源濂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吃的。他只是担心弟弟惹母亲伤心，才将弟弟哄出了门的。

大街上，有的老爷爷拄着棍子，有的老婆婆背着孩子，张着手向过往的行人要吃的。一群破衣烂衫的人，哭啼啼的，朝村外走去，朝天边走去，去找能够活命的地方。

“哥，他们，怎的了？”

“穷……”

听到哥哥的回答，小旭东并不满足。幼小的心灵上画起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为什么穷啊？

小源濂领弟弟敲开一家台阶很高的大门，开门者是一个横眉立目的壮男人。

“大叔，给我们一点吃的吧！”

小源濂乞求。那横眉立目的壮男人不说话，“咣”的一声关死了大门。

“哼！”

小旭东向大门射去愤怒的目光。

母亲小跑着，一路来寻找两个儿子。

“快，孩子们，跟妈回家，有吃的了！”

小旭东跟着妈妈、哥哥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才发现，家中的箱子、柜子、摆设都不见了，锅中正熬着热气腾腾的米粥。

“吃吧！”

母亲为两个儿子往碗里盛米粥。

望着空荡荡的房屋，小源濂似是已猜中了什么。只是，小旭东不知家中要发生什么事，问母亲：

“妈，咱家的东西哪？”

“东西……咱家不要了。”母亲异常平静地用手指梳理着小旭东发黄的头发，“咱们去长沙。”

长沙保节堂，这是个挂着“慈善招牌”的寡妇机构，专门收容寡妇，规诫寡妇们心祛掉“邪念”，保持“贞节”，以修筑起自己的百世流芳的牌坊。

“范母……在贫困处境中，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那个‘慈善事业’机关的供养度日。”[①]

但是，保节堂不可能供给寡妇们米面，要吃饭需要自己去赚。

母亲操起针线，为人家缝补衣服。刚刚 11 岁的小源濂便开始为人家干起杂活。小旭东的姑母居长沙，家境尚可，也经常尽可能地帮助母亲，才使小旭东的家境稍有好转。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32 页。

母亲下决心，让小旭东去读私塾。母亲和故去的爷爷、父亲有相同看法：人不读书，无知识；无知识，便不能有大用。

迈入学堂，端起书本，小旭东落泪了。透过书本的字里行间，小旭东分明看到的是母亲和哥哥含辛茹苦的身影……

时光流逝，路在延伸。人生的路啊……

范旭东的眼前，蓦地闪现一员英雄武将，身着血染战袍，手举锋刃宝剑，浩气冲天，气贯斗牛，威风凛凛地杀向倭寇 11 岁时的小旭东，便记下了这员武将的名字：湖南巡抚，湘军统帅吴大澄。

那是 1894 年，岁值甲午。日本发动了侵吞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吴大澄率兵出关抗敌，结果战败。与此同时，海军亦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清政府被迫于 1895 年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小旭东听哥哥和母亲谈论此事，幼小的心灵同样被蒙上一层耻辱。不过，这幼小的心灵像记住英雄一样地记住了吴大澄。正是这个吴大澄，战败回湖南后，立即手谕湖南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诸生，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以报效祖国，雪洗奇耻。吴大澄还将省中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院”，广招天下人才。

吴大澄这种以失败为动力的奋发自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小旭东的心。小旭东常去到求贤书院阅读报纸，与众书生们共同讨论时事，指点江山。这一年是 1895 年，小旭东刚满 12 岁。

就在这一年，哥哥加入了长沙时务学堂，小旭东也因此时常出入时务学堂了。小旭东接受了更多的新潮思想。那是五月里，从北京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实际上已成为三年后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的新开端。

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在求贤书院，在时务学堂，小旭东听书生们慷慨激昂地议论北京的事。有的他听懂了，有的他不懂，但是他预感到北京要出大事了。

1897 年梁启超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出色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小旭东和哥哥听得入迷了。

北京变法的事紧锣密鼓。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改革。政治方面：准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删改则例，革除不合理的成法条规；……经济方面：准许私人开办各种实业，奖励创造发明，颁发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军，为建设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创造条件。

哥哥范源濂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哥哥是积极拥护这变法的。

小旭东也笑了。他十分敬佩哥哥，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变法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哥哥的思想能与这些人物“合拍”，当然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母亲没有笑。世态炎凉已磨炼了她的心。母亲用自己的感触告诫两个儿子：

“说与做之间，像近在咫尺，又像远在天边啊！”

9 月 21 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对变法者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小旭东心目

中了不起的人物，转眼间成为“罪犯”。

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变法只生存了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

“百日维新”掀起了强烈的冲击波，重重地刺痛了小旭东的心。

哥哥范源濂受到了牵连，不得不告别母亲和弟弟，到上海躲起来。

母亲刚刚稍许松弛的心弦又绷紧了。一颗慈母心分系两地：在湘江，在黄浦江。

1899 年，有秘信从上海给母亲带来，哥哥秘密去往日本，投奔梁启超去了。

母亲的心又飞向日本。

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小旭东想。哥哥呀，你可要警觉着点，滴血的屠刀时时都可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哥哥呀，弟弟在回想和你共同讨饭的日子，在想你日夜做杂工供弟弟读书的日子，在想听你评论天下事的日子。哥哥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小旭东落泪了。

一年后，一个漆黑的夜。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窗棂上，叭嗒叭嗒的。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过后，接着便是轰隆隆一声巨雷响。

母亲没有睡实，日本的雨也是这样凶吗？

旭东睁着眼望着窗，雨水，闪电，雷……

突然，一个黑影，在敲窗：啪啪……

是谁？在这漆黑的夜，在这电闪雷鸣的夜。

旭东折身起床。他已是 17 岁的男子汉，足能够和恶魔较量一番了。

母亲立即起来拦住旭东，做母亲的天性就是要保护儿子。

敲窗声：啪啪啪……

母亲警觉地，“你是谁？”

“妈，我是您的儿子，源濂——”

母亲和旭东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旭东迅速地拉亮灯，拉开门，范源濂迈进屋，雨水已将他的全身打湿打透了，他迅速地又将灯拉灭。窗外，有狗叫声传来。

“哥，你回来了？”

旭东扑上前，紧紧握住哥哥的手。母亲已是泣不成声了。一双老手在黑暗中抚摸着儿子削瘦的脸蛋，梳理着儿子湿漉漉的头发，老人家猛想到儿子还浑身精湿，忙吩咐道：

“东儿，快给你哥拿干衣服！”

范源濂从日本潜回湖南，身负重任。他要秘密联络湖南、湖北时务学堂的师友，图谋推翻满清，恢复中华。

“哥，让我和你一起干吧！”

范源濂答应了弟弟的要求。但是，不久，范源濂和范旭东的秘密活动便暴露了。清政府派兵缉拿范源濂，范源濂不得不二次东渡日本。这一次，他带走了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的弟弟范旭东。

白云飘浮，海鸟低飞。船鸣叫着翻起一朵一朵的浪花。

——像一幅风景画，却是一幅令母亲心酸欲碎的风景画。

孩子们真的大了，母亲想。孩子们走上应走的路……

路，事业之路无穷无尽，而人生之路，终有终点。这就是此时母亲和哥

哥一古脑儿涌上心头的缘由吗？

倘有一天，他范旭东随母亲、哥哥去了。他会说他范旭东无愧人生，他会告诫后人要继续事业，他会在九泉之下企盼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国泰民安……路，绵延连接天上的云。范旭东指挥他的车队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呀，终于抢运回来一部分设备、器材。“冒着千难万险抢运，再过两星期，即可圆满结束。然而出人意外，战局急转直下，日军进入缅甸，抢劫破坏了滇缅西路沿途的车辆器材……历尽千辛万苦，最后还是功亏一篑！……”[①]

二十

留取丹心照汗青

1942 年 9 月 28 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新塘沽传出：

“永利开凿深井终于成功了！”

为确定新塘沽地下是否有浓厚盐卤存在，试凿深井工作自两年前就开始了。因深井器材短缺试凿深井工作一直不能正常进行。范旭东抢运回来的深井器材解了燃眉之急，终于使深井已凿至三千五百尺深。除发现天然气、石油及淡卤外，期望找到的黑盐卤找到了，并且产量极丰！

那世代相传凿井的悲剧该结束了。黑卤的出现预示井盐生产的新纪元。

1943 年，是个令范旭东高兴、振奋的一年。先是传来斯大林指挥的保卫战，歼灭德国精锐部队三十三万人的喜讯，接着又传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连续粉碎了日本军的一次次的“扫荡”的喜讯。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前夜，小日本霸占中国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范旭东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目光，开始考虑战后的中国化工事业。为此，范旭东在重庆沙坪坝南园家中，彻夜不眠，写字台上的灯彻夜亮着。

他已是 61 岁的老人了。多年辛劳已使他看上去较实际年龄还老。头发花白，常觉身体乏力，要看字一刻不能离开花镜。但他的事业之心丝毫未老，永不间歇地跳跃着强劲的节拍。他的战后宏图更是雄伟辉煌，宏图似火，使他的热血沸腾，浑身是劲。范旭东抓起字台上的笔，饱醮墨汁，倾注全部深情写去……

战后第一年要复兴的旧厂、建设的新厂：

1、扩充塘沽永利碱厂；

2、修复南京卸甲甸铵厂；

3、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

4、建设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及硫酸厂。

战后第二年、第三年要建设的新厂：

1、湖南株州水泥厂；

2、青岛食盐电解厂；

3、株州硫酸铵厂；

4、株州炼焦厂；

5、株州玻璃厂；

6、南京新法制铵厂。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92 页。

这十大工厂复兴、建设起来，就好比建筑起了中国社会的经济顶梁柱。那时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啊？民富国强，欣欣向荣，外国列强不敢来侵略，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一幅好景象啊！

毕生追求的“工业救国”之路，不就在眼前吗？

范旭东欢欣鼓舞，他要拼出有生之年去建设“经济顶梁柱”，他爱恋自己的祖国，用毕生的心血。

战后宏图——修建十大工厂啊！范旭东开始寻找资金。

“1944 年 9 月，范旭东与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民生实业公司经理卢作孚等人，以民族工商业者代表身份，参加在美国召开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与会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集团的代表人物。范氏等作为中国的代表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持有外交使团护照而与会的。当时，范氏拟向美国出进口银行签订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以引进一系列技术设备，实现他在湖南办厂的计划……”[①]

1944 年，范旭东接受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制硝酸新法，并着手在美国建立实验室，由侯德榜负责进一步试验。

1945 年 1 月，范旭东接受巴西政府邀请，派侯德榜赴巴西协助筹建碱厂；同年 6 月，范旭东由美回国，经印度时，又派侯德榜协助印度塔塔公司改进纯碱生产。

世界各国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

1945 年 6 月范旭东离美返国之前，美国出进口银行因钦佩范旭东的高尚人格，同意向范旭东贷款美元一千六百万元。范旭东回国后，立即将这一贷款事报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长是蒋介石兼任，主持工作的是副院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是宋子文。这些“大人先生”只要一点头，通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一签字，一千六百万美元货款就成了。宏图即可大展，中国社会的“经济顶梁柱”即可矗立于神州大地。事情似乎就这么简单，但是办起来却又不是这么简单。

等。宝贵的时光便在“等”中流逝。

一日复一日，一周又一周……

为什么，美国人拼命往前赶，唯恐时间不够？为什么，在中国似乎嫌时间多余，拼命地浪费？

范旭东真想当面向“大人先生”说个明白。或许，从蒋主席那里为头就忙得难顾“小百姓事”。

蒋介石的确在忙。

正忙着制定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忙着摘取抗日战争后的胜利果实。

在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苦难的祖国，新的国内斗争就已经开始了。

范旭东感到心痛，几次对孙学悟忧心忡忡地说：

“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爵的老友，伸长两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①]

范旭东说着，顿觉有一个盛满五味的瓶，一下子倒在自己的心中！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4 页。

[①] 选自孙学语文章《追念范兄》。

日本国接受中、美、英三国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裕仁于 8 月 15 日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范旭东为抗战的胜利而欢欣；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这个方针已定，正在加紧准备。饱经战乱之苦的范旭东不能不为祖国的命运担忧；

国民政府对从美国出进口银行借款担保一事迟迟不予批复，范旭东又为此心急如焚。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于 1945 年 8 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是：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通过谈判来消灭革命力量，并争取时间，准备内战。

毛泽东以革命大无畏精神，率周恩来、王若飞于 8 月 28 日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揭露蒋介石真面目，团结、教育广大人民，尽一切可能地争取和平。

1945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于重庆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

这是个令范旭东感触颇深的日子。

范旭东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始于 1944 年。那时，经一位同仁介绍，范旭东结识了化名龚再僧的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为帮助范旭东实现“战后宏图”筹集资金，龚饮冰经领导同意，以个人名义和范旭东达成协议，办私营建业银行，注册资本是法币一千万元。不久前，建业银行已如愿以偿地在重庆开业了。

范旭东或利用国民政府召开参政会机会，或通过私人关系，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多次交往过。这次和毛泽东见面却是第一次。

毛泽东，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一个伟大的人。他以海一样的襟怀，革命家的胆识，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为的正是中国的未来。

望着毛泽东高大身躯，微笑面孔，范旭东的心中燃烧起希望之火。未来啊，中国的未来啊，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啊！

忽然，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朝范旭东这张茶桌走来。范旭东连忙站起。

毛泽东微微含笑，恭敬地对范旭东说：

“范先生，您老好呀！”

“您好！毛先生好！”

范旭东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温暖，一股敬佩之情。周恩来风趣地说：

“你们是老乡嘛，彼此不必客气。”

“哈哈哈……”

“哈哈哈……”

毛泽东和范旭东都大笑起来。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真诚地说：

“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去办工厂！”

范旭东心中激动，再说不出话来。他深有感触地想，“中

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1]

等。依然是等。范旭东的借款担保一事依然毫无消息。

忽然，消息来了。宋子文给范旭东捎来了话：“如果让他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2]

天啊！这是什么屁话？依然是老调重弹。难道我范旭东是为哪一个人，哪一家财团办工厂吗？小百姓尚且为国之富强而奔波，难道大人先生想的却只是个人发财吗？

我范旭东毕生从事实业，视救国救民为己任，誓不做官，决不与腐败同流，也决不允许官僚玷污我洁白无瑕的“永久黄”事业！

“天啊！”

范旭东义愤填膺，一腔悲恨，倏然想起了宋代文天祥的一首彪炳千秋的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范旭东已然是泪湿襟衫了。

范旭东预料之中的最坏结局成为现实，国民政府行政院对他要求借款担保一事给予了答复：不予批准。

范旭东病倒了，倒在重庆沙坪坝南园那间简朴的卧室中。

许馥坐在床边，长久长久地望着丈夫蜡黄蜡黄的脸，手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日夜繁忙的丈夫，此时，终于实实在在地就在自己的身旁了。她生怕丈夫再次离开。

范旭东强打精神睁开眼，目光与妻子的目光交织一起。他们心心相印、相敬如宾三十几个年头了，彼此能够通过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探视到对方的心灵深处。

许馥的眼神分明是在问：

“我的东啊，你很痛苦吗？”

泪水，模糊了范旭东的视线。妻子听到了他心灵深处的强烈的呐喊：

“我更痛苦的是，战后宏图化为乌有啊！”

沉默，只有彼此交织的目光，彼此紧握的双手。范旭东的目光在问：

“我的好妻子，你的手为什么在抖？是想起你的东被军阀绑架的往事？还是你的眼前又闪现战火硝烟？”

强烈压抑的情感终于冲破堤岸，无声的泪水从许馥眼中夺眶而出，射穿泪水的目光分明在说：

“假如有一天，这个世界没了你，你的妻子活着又有何用啊！”

“不要这样啊！”范旭东的目光微弱了，充满歉疚之情，“要是为了吃饭、享福，把永利和久大收拾收拾，就足够咱们享受几辈子呢……只是为了国富民强，我没能给你留下什么财产，你和女儿的生活……同仁们会很好地照顾的……”

两双手握得越加紧了。依然是沉默。两颗怦怦跳荡的心，他与她都听得

---

[1]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8 页。

[2]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44 页。

十分分明。

范旭东的目光转向墙壁，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悬挂的一张全家合影：他们的一双女儿偎依爸爸妈妈身旁，幸福地甜蜜地笑着……

“是在想我们的女儿吗？”许馥明白了丈夫的心，“我们的女儿在美国留学情况很好。是啊是啊，为了筹措女儿的留学费用，可真是难为了你啊！”

范旭东的目光忽然看到桌上的两匹彩塑瓷马，嘴唇哆嗦着，似是在说：

“那一年，李景林把我送给女儿的彩塑马打碎了……后来，我就买了这两匹大瓷马送女儿，女儿……我对她们关心得太少了……让女儿莫恨我这个父亲……”

“快别这样说啊……”许馥的手在抖，“女儿为有你这样的父亲骄傲，女儿爱父亲，她们常常是睡梦中也唤着爸爸呀……爸爸……”

李烛尘来了，孙学悟来了，傅冰芝来了，余啸秋、阎幼甫来了……

同仁们满怀深情地望着朝夕相处的领路人，战友，不由得心碎了！

突然，范旭东挣开妻的手，用青筋绽出的老手拼力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

“铁链——”

同仁们泣不成声了。先生啊，岷江上横跨的铁链是拯救危难人的，此时，您仍呼唤着拯救中国化工事业的铁链，呼唤着拯救中华民族的铁链……您为什么一刻都不愿安宁？

范旭东望着共患难共甘苦的同仁们，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他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齐心合德，努力前进……”[①]

历史铭刻下这个天悲地泣的日子：

公元 1945 年 10 月 4 日下午二时，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逝世。

这颗心脏艰辛地、顽强地搏动了六十三个严寒酷暑，用生命奏响一曲可歌可泣的交响诗篇！

他去了。他仅在病榻上躺了两天，走得如此匆忙！

他去了。带着一生辛劳、一腔愤恨、一幅壮丽的事业的蓝图去了……

他是睁着眼睛去的呀！

江水呜咽，山峦哀鸣。远在异国的侯德榜听到噩耗，悲痛欲绝，他面向祖国方向大声哭道：

“吁嗟夫！棘地荆天，百废待举，巨星忽殒，公司失此领导一人，其何以堪。……呜呼！泰山可崩，大地可裂，范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乃工业斗士，建设导师，不仅公司之领导，实民族之英雄。先生当此紧急关头，又何以死耶？岂造物忌才，文章惜命欤？同仁继承范先生遗志，遵范生所计划进行，一切无变动。将来惹有小成就，非同仁之力，乃范先生擘划之功。若其无所成就，非范先生之计划不善，惟予等小子无良。”[①]“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②]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3 页。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81 页。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80 页。

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悲愤地喊道：

“这不仅是工业界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他在美国借得一千六百万美金的借款，计划在胜利之后，来一个巨大的建设，把中国的化学工业雄壮地在远东建立起来！可是，回来之后，他得到什么回答呢？很干脆的四个字——‘未予批准’！范先生的获得借款完全以他的成绩为根据，而这种借款又是为发展中国的化工事业的。不应挫折的事情，却终于挫折了。这是怎样说的呢？！”③

郭沫若先生在1945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沉痛地写道：

“范先生的事业，其目的在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建国要靠和平，要靠自己的学问和生产能力，不能靠人家的飞机大炮，范先生虽然死了，每个工业界人士，都要追随范先生先苦后乐，粉身碎骨，不折不回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下去。”

范旭东一生为了中国的化工事业鞠躬尽瘁。他的死引起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巨大的反响！

“1945年10月21日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会后，重庆各界余哀未息，奋然发起二十个团体再次组织追悼会，……在11月13日召开了‘陪都工业、文化界人士痛悼范旭东先生大会’，沈钧儒、郭沫若、章乃器等著名人士参加。”①

毛泽东送挽幛赞誉范旭东是：

“工业先导，功在中华。”③

周恩来、王若飞送挽联哭范旭东：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②

朱德、彭德怀送了挽联：

“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经济战线恍佛犹闻海洋歌。”③

郭沫若送了挽联：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④

胡厥文送了挽联：

“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竟全功。”⑤

蒋介石送了挽幛：

“力行至用。”⑥

一位没留姓名的工人写下这样挽词：

“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①……

---

③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75页。

① 均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4页。

③ 均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4页。

②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4页。

③ 见《永利厂史资料》第三卷。

④ 见1945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

⑤ 见《湖南文史资料》第17辑。

① 《湖南文史资料》第17辑。

天，下雨了，是天在哭泣吗？

地，起风了，是地在呼号吗？

1947 年 11 月，范旭东的灵柩由重庆经南京，溯江北上至塘沽，由塘沽转火车，抵达北京于香山安葬。

灵柩到达塘沽时，一个癫狂的汉子一面蹦着跳着一面朝灵柩当当当地磕响头……

他就是张谦。当年在海滩上给范旭东带路的跛脚的穷孩子。如今他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汉子了。

贫困，艰辛，痛苦，已将张谦摧残得老态龙钟模样。腰弯了，头发白了，脚更跛了，眼睛昏花无神了。他赤着脚，一条破裤，破了一个一个的洞，露着一块一块的肉；一件破袄，还剩下多半截的袖，在海风中呼嗒呼嗒的。

肮脏的脸，肮脏的手，肮脏的脚，他纯粹是一个乞丐了。

张谦曾有过欢乐。那是他结婚一年后，媳妇为他生了一个胖儿子。那个胖儿子，一张大脸庞特像张谦。美得张谦整日的合不上嘴。

“嘿嘿嘿……俺有儿子了！”

张谦见了工友们就说，见了工友们就笑。他甚至面向大海，近乎疯狂地唱喊：

“俺有儿子喽——”

大海掀起波涛，大海也在欢笑吗？

张谦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爹亲妈，是一个拣破烂的老头从垃圾堆里拣到的他。老头用稀粥、糨糊养活了他，老头姓张，他也就随了这位救命恩人的姓。张谦十岁那年，张老头染上了重病，临终前，张老头向张谦讲述了这一切。张老头还流着老泪说：

“孩子，俺……有件事……对不住你。你的……脚是俺……不小心摔的……没钱治……别记恨……”

小张谦早已是泣不成声了。他一面为张老头擦拭老泪，一面哭诉道：

“爸啊，你是俺的亲爸……”

张老头闭上了眼。在邻居帮助下，小张谦卖了和张老头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土坯房，发丧了亲人。从此，小张谦跛着脚，开始了流浪儿的生活。

“俺有儿子了……”

张谦说着喊着，面向大海哇哇地哭起来。张谦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张大海。

大海五岁了，能走路了，会说话了。张谦领着儿子去到一座孤坟旁，让儿子和自己一起给这座孤坟磕头。张谦含着泪告诉儿子：

“这就是你的爷爷！他姓张，没有名……”

张谦又领着儿子，朝着盐厂、碱厂磕头，张谦感情凝重地对儿子讲：

“这是范先生办的厂。没有这位范先生，就不会有俺，更 不会有你……”

1937 年“七七”事变，苦 难降中国。苦难也降到像张谦这样的百姓的家。

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的技术人员南迁了。日本军占领了盐厂、碱厂、黄海化工研究社。在刺刀逼迫下，大部分工人不得不回厂上班。生产出的盐和碱，装上轮船，运往了日本国。

坚决不回厂上班的人中就有张谦。

“小日本他小奶奶的，瘸爷爷就是饿死也不给他小日本干！”

张谦骂。他开始喝酒了，喝醉了接着骂。直骂得两只眼睛血红，唾沫星

儿在嘴角滚泡。

狗仗人势的汉奸把张谦抓了起来，说张谦损害了日本皇军尊严，用皮鞭抽张谦。张谦依然是骂。

后来，工友们联起来为张谦求情，说张谦平日就疯癫癫的，怎能抓这样的疯子呢？

迫于工友们人多势众，汉奸放了张谦。

张谦摇摇摆摆地往家走。身上的鞭伤疼得钻心，他顾不得了，三步并作两步走。他惦念儿子大海，惦念大海的妈，他被关押了三天，这三天这娘俩是如何度过的？

到了家门口，张谦忽然听到从院里传出哧哧的笑声——是男人的那种得意的笑，疯狂的笑，肆无忌惮的笑。张谦只觉得毛骨惊然，猛意识到什么，他顿时像一只暴怒的狮子，向家中冲去！

从屋里出来三个日本兵，三个日本兵一面哇哩哇啦地说着什么，一面哧哧地笑，一面用手整理着裤腰带出了院，扬长而去。

张谦冲进屋，天啊！他看到什么样的情景啊——

炕上，妻子的嘴被一团棉花堵住了，双手被绳索反绑了，身上的衣服被扒光了，张谦大喊一声：“大海妈——”

大海妈毫无反应。豺狼的暴虐将她蹂躏得昏死过去。

“大海妈呀……呜……”

张谦失声恸哭起来。他为妻子拿出嘴中的棉花，解开罪恶的绳索，穿上遮体的衣服。

大海妈苏醒过来。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的脸像已经死了。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却如此残酷地面对这样的事实，天理何在？

她为什么不讲话？是在想……归宿？

“快去找海儿……”

她提醒丈夫。张谦这才想到儿子不在家。大海去了哪里？

张谦跑出屋，跑出院，来到街中心。街中心，几个日本兵骑着高头洋马冲过，不管街上有没有行人，马蹄踏在地面上嘎嘎的响。

工人新村成了养马棚，处处可见这样的大洋马。

张谦冷丁想到，他曾经在儿子的衣兜内发现过煮熟的黑豆，日本军喂养他们的马就用黑豆作饲料，儿子饿了就去马棚中偷吃这黑豆，此时儿子是不是又去了？

张谦追随高头洋马的方向，心急火燎地向养马棚赶去。

张谦突然听到，从养马棚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张谦走到养马棚，霎时，一副不忍目睹的惨相跳入他的眼帘：

马棚内，高头洋马的铁蹄下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那正是儿子大海的脸！

张大海的嘶喊声先是变弱后来就停止了。张大海脑浆被马蹄踏得四溢，幼小的生命结束在强盗的马棚内。

仿佛天砸下来！仿佛地陷下去！一刹那间天宇间没了太阳，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大海从人世界消失了。大海妈用一条绳子到另一个世界与儿子作伴去了……

张谦的精神崩溃，变得语无伦次，真的疯癫了。

人们说，张廉倘若不是疯了，也会到那个世界去的。为什么，疯了多年

的张谦，见到范旭东的灵柩后，竟一下子变明白了？

“范先生回来了！范先生回来了！”

张谦喊着，文突然朝海滩跑去，“噗”地面向大海跪在海滩，他质问汪洋大海：

“范先生为什么又走了啊？为什么？”

大海掀起浪花，哗哗……

张谦用手朝海滩刨啊刨啊，海滩曾留下先生的足迹，此时为什么不见了先生的身影？

张谦的十指淌血了，仍在刨！

他怀疑，是海滩挡住了先生吗？大海掀起浪花，哗哗……哗哗……

啊，是大海，是汪洋大海，挡住了先生。嘿嘿！俺要到大海深处去找范先生！

张谦向大海走去，走去，走去……

尾　声

中国化工先导范旭东呕心沥血毕生追求的“永久黄”事业，历经三十六年劫难，终于在1949年获得新生。

1949年10月 1日，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天津分会主任委员及市工商联主委。

1950年11月，李烛尘领导天津工商界四万余人举行抗美援朝爱国大游行，这一全国工商界先锋作用的大游行，立即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致电欢迎。

1952年水利化学工业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为全国公私合营第一家。5月，李烛尘被任命为中国贸易促进会委员；6 月，李烛尘被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在“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这一年12月，李烛尘又被推选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烛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继而，李烛尘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后食品工业部归并轻工业部，李烛尘改任轻工业部部长。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

侯德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侯德榜于1951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 1952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任总经理，1953年当选为“民建”中央常委，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 1956年担任中国化学会筹委会主任， 1957年经何长工、赖际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同年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1961年，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大连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大型“侯氏碱法”工厂并通过国家鉴定。是新中国，使“侯氏碱法”得到应用。“侯氏碱法”的应用，不仅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同时将世界制碱技术推向了新高峰！

侯德榜的著作除了《纯碱制造》一书外，还出版了近80万字、分为上下两册的《制碱工学》一书。这些著作是他一生从事制碱科学实践的结晶，是中国及世界制碱工业的伟大的经典之作。

侯德榜因患脑溢血，于1974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陈调甫于1959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另外，他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天津分会理事长等。

1961年12月25日凌晨，陈调甫因心肌梗塞逝世于天津家中，终年 73岁。

案头瓶中的梅花，几片花瓣突然折落，梅花亦有情吗？

1976年，美籍华人、美国普渡大学工学硕士、美国鲁姆斯公司技术顾问张荣善先生回中国省亲、观光。张荣善先生是南昌人，但他却未在南昌逗留多久，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了他向往多年的“观光活动”。

张荣善向中国旅行社的先生打听如今“永久黄”工业团体的情况。中国旅行社的人告诉他，塘沽的久大和永利已合并，先是叫“公私合营永利久大

化学工业公司沽厂”，后来又叫“化学工业部前进化工厂”，如今正式定名为“天津碱厂”了。“海王星”和“红三角”依然享誉市场。当年的永利硫酸铵厂，如今的名称是“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已成为以生产氮、磷、催化剂等为中心的大型联合化工基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已并入中国科学院。范旭东的“永久黄”工业团体，像摇篮一样，为中国的化工事业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在党的培养下，这些人才任工程师的几十个，总工程师十几个，院、所、厂、司、局长有八九个，任副部长、部长的各一人。

难怪，周恩来总理感慨道：

“永利是个技术篓子！”[①]

“能否安排我去永利硫酸铵厂……不，是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参观？”

张荣善诚恳地提出这要求。中国旅行社的先生虽感意外，但还是满足了张荣善的要求。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中国旅行社的人陪同下，张荣善来到南京卸甲甸。一下汽车，张荣善几乎是再不能迈动脚步，他扑在工厂的大门上，双肩抽动，激动得失声痛哭起来！

有十几位永利的老同事闻讯赶来厂门口，他们一下子认出了张荣善——

1934 年永利艺徒班开班，第一个来报到的艺徒就是他——张荣善，那时，不满 16 岁的张荣善身材瘦小，穿长袍大褂，战战兢兢地去拜见外号“阎王”的阎幼甫……

“学点真本事，受点苦是不会吃亏的。”

阎幼甫的这句话，四十三年来，张荣善一直牢记心头！

后来，“永久黄”工业团体培养张荣善上了武汉大学机械系，张荣善又考取了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如今他已是美国鲁姆斯公司的技术顾问了。

但是，张荣善念念不忘的还是“永久黄”工业团体这个“老家”。

张荣善采摘松枝、野花，编织一个鲜艳的花环，将花环放入江中……

以此纪念故去的先辈：

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阎幼甫、余啸秋……

留在心中的，是永放光芒的花环。

1995 年元旦于天津重华南里

[①] 《化工先导范旭东》第 146 页。